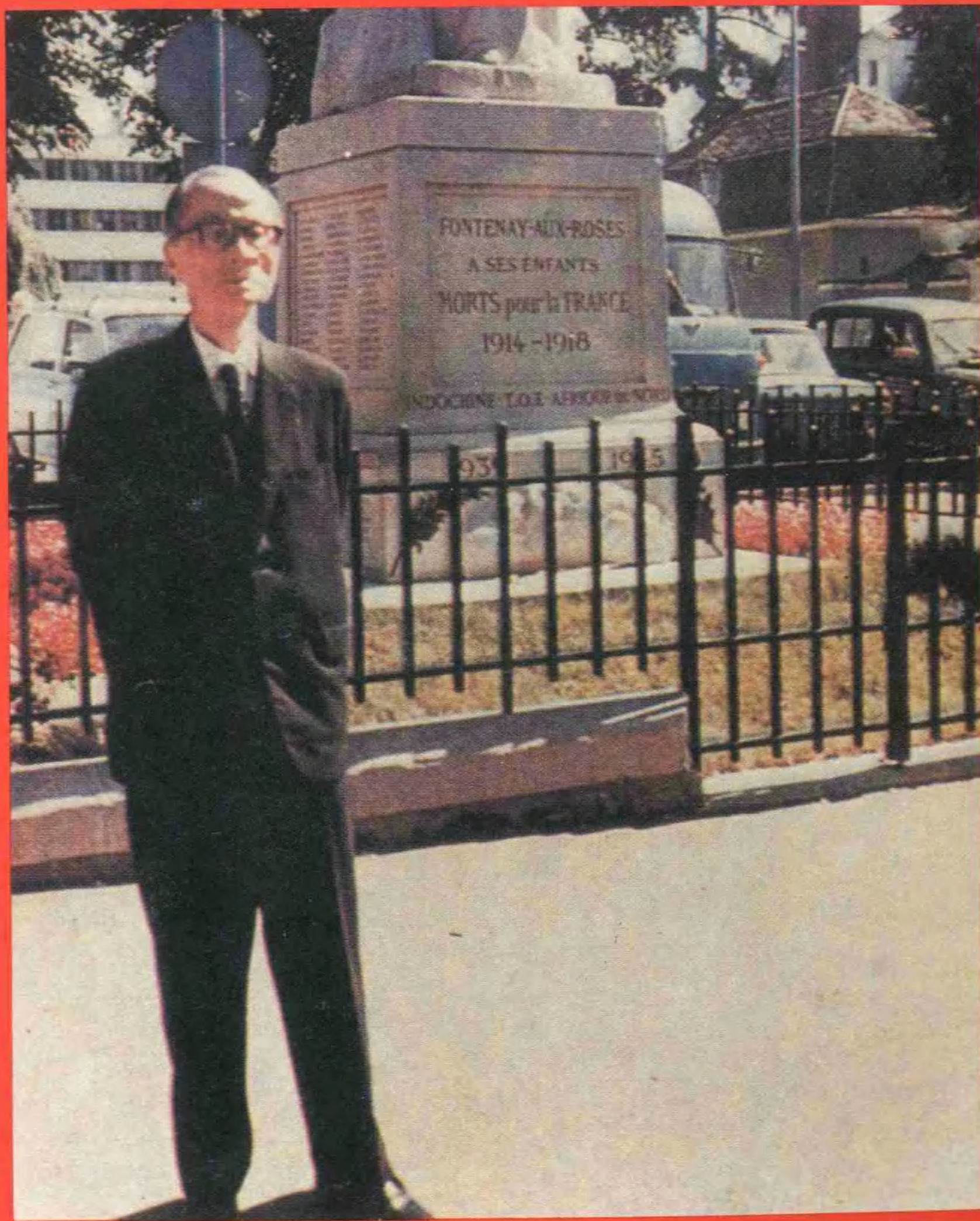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二輯

# 新路半月刊

陳正茂 編



國史館印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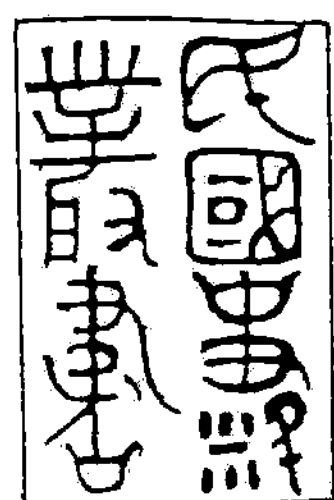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二輯  
陳 正 茂 編

# 新路半月刊

國史館印行



新

史略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二輯

新路半月刊：自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八期

國史館印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定價 每期大洋壹角

發行處 上海英界安南路泰威坊一〇一號

代售處 各大書局



#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 序言

### 一、「中青」成立簡介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於法國巴黎成立的中國青年黨（以下簡稱「中青」），在民國政黨及政治史上，無疑有其一定的歷史地位。「中青」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五四時代的「少年中國學會」之國家主義派，其後由於山東臨城劫案的發生，引起國際共管中國鐵路之議；兼以旅歐中共黨團的興起，為謀與之對抗，乃由曾琦聯合旅歐愛國青年如李璜、何魯之、胡國偉、張子柱等人於巴黎近郊之玫瑰城共和街所發起。其成立宗旨為：「本國家主義之精神，採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

### 二、重要經過階段（含主要代表刊物）

「中青」成立於民國十二年，迄今已屆七十年，此七十年中經過之歷程，約可分為十個階段，茲略述於下：

（一）海外建黨時期：從建黨日起，到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醒獅週報」在國內出版止。「中青」甫告成立，隨即與中共在歐洲展開激烈之鬥爭，雙方初以言辭展開唇槍舌戰，後且演成流血衝突之爭，故謂「中青」為中國最早之反共團體實不為過。此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刊物為「先聲週報」。

（二）擴大宣傳及統一組織時期：從「醒獅週報」創刊起，至民國十四年十月十日發表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宣言主張及簡約止。隨著國內外環境形勢的遽變，民國十三年起，「中青」黨務由海外轉移至國內，是年十月，「中青」於上海創辦了「醒獅週報」

爲言論之機關，該刊之立論，主要在闡述國家主義之理論，兼亦嚴厲批判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之非。於此期間，「中青」雖然遭受國、共兩黨之夾擊，但仍能吸收廣大優秀之知識青年，黨務拓展甚速，茁壯亦快。

(三)反對聯俄容共及外人干涉中國政治教育時期：從民國十四年「五卅運動」起，迄於民國十六年七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止。此期間主要工作爲極力糾正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之謬誤及提倡國家主義的教育，最終目標則希望收回外人在中國之教育權，表現刊物除「醒獅週報」外，尚有與「中青」關係頗深的「中華教育界」。

(四)反對一黨專政爲民主政治奮鬥時期：從民國十六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起，到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前止。北伐統一後，中國國民黨主張訓政，高唱「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中青」深以此舉不符合民主政治原則，故反對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及堅持民主政治之決心。此時期的主要代表刊物爲「新路雜誌」。

(五)單獨抗日運動時期：從「九一八事變」起，至民國二十四年七月苗可秀殉國死難止。爲「中青」提倡「野戰抗日」，組織義勇軍單獨抗日時期，主要代表刊物則爲陳啓天所創辦的「民聲週報」。

(六)精誠團結及擁護抗戰時期：從苗可秀死難後起，到民國二十七年九月發表第九次全國代表宣言止。「七七」變起，「中青」體會到國難方殷，各黨派宜捐棄成見，共赴國難，故由左舜生主動致函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取得諒解，不分朝野，精誠團結，共同抗日。此時期的主要立論刊物有「國論月刊」、「國論週刊」、「國防線半月刊」及「國光旬刊」等多種。

(七)促進憲政運動時期：從民國二十七年七月第一次「國民參政會」召集起，到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召集止。八年抗戰，「中青」始終與政府同甘共苦，一面協助政府抗戰到底，一面在抗戰中推進民主。此時期的主要刊物除「新中國日報」外，重要的有「國論半月刊」、「中青半月刊」和「民憲半月刊」。

(八)調停國共衝突促進全國和平時期：從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左舜生等六參政員訪問延安起，到「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以後。時值抗戰甫結束，國、共內戰卻有一觸即發之勢，然全國人心望治，「中青」以第三方面之身分，負責爲調解國、共衝突而努力，惜功敗垂成。此時期的主要刊物有「青年生活半月刊」及「青年中國週報」。

(九)共同擔負國事時期：從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參加制憲國大起，至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止。此時期國、共內戰已起，中共竊國之心已露，政府一來需要戡亂，再來欲推行憲政，還政於民。處此艱困時期，「中青」始終扮演與政府共進退的角色，爲反



共戡亂貢獻不小。此時期的主要刊物除「中華時報」外，尚有「中國評論月刊」及「風雲半月刊」。

(十)遷臺反共時期：從民國三十九年一月政府遷臺迄今，「中青」一則不幸發生黨務分裂；再則仍善盡在野黨職責，監督政府，維護憲法，貫徹反共國策，厲行民主法治制度。此時期的主要刊物，在香港有「自由陣線」、「聯合評論」，在臺灣則有「青年臺灣」、「民主潮」和「新中國評論」等。

### 三、蒐集經緯始末

編者爲已故「中青」史學家沈雲龍先生之門生，早在「政大」求學時，即對「中青」產生研究興趣。茲因彼時資料有限，故碩士論文乃以「少年中國學會之研究」爲題，雖非直接研究「中青」，但仍與「中青」略有淵源。雲龍師仙逝後，編者不僅沒有遠離「中青」，反而承蒙諸多「中青」前輩友人之提携鼓勵，其中尤以李璜先生的知遇之恩，更令編者感激不已。職是之故，承李璜之託，編者一方面蒐集曾琦文章，欲編纂「曾琦先生文集」（現已由中研院近史所編印中）；再方面亦處處留心「中青」史料。初時因兩岸學術交流尚未開放，故所獲有限，其後兩岸學術交流頻繁，成果遂頗爲豐碩。其故何在？緣因「中青」追隨政府來臺之際，諸多大陸時期之重要史料文獻均未及携出，全部留在大陸，而港、臺、美、日各地，平情而論，存有「中青」原始史料鮮少，幸編者因緣際會，兩岸大通後，方有此便利，蒐集不少資料，而解決史料闕如之難題。經編者窮數年之力，復承甚多國內外友好之鼎力相助，編者現已蒐集之「中青」史料，計有「先聲週報」、「醒獅週報」、「新路雜誌」、「民聲週報」、「國論月刊」、「國論週刊」、「國光旬刊」、「國論半月刊」、「民憲半月刊」、「青年生活半月刊」、「青年中國週報」、「中國評論月刊」、「青年臺灣週刊」、「風雲半月刊」、「薊共半月刊」、「國防線半月刊」、「中青半月刊」、「國魂週刊」、「時代文學半月刊」、「探海燈週報」、「自由陣線週刊」、「聯合評論週刊」、「民主潮半月刊」、「新中國評論月刊」、「現代國家月刊」、「民主國家半月刊」、「全民半月刊」等。其中除民國三十八年來臺後之刊物較易尋獲外，其餘大體上均甚難於國內各大圖書館覓得；因此，編者遂透過各種管道從大陸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四川成都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江蘇無錫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史丹佛大學胡佛圖書室等地蒐集而來。

綜觀「中青」七十年的歷史，可謂集愛國、民主、反共於一身，就身爲在野黨立場而言，不愧爲中國國民黨之諍友；就對國

家而言，患難與共，耿耿孤忠。以如此的一個政黨，奇怪的是國人對其瞭解的不多，研究者亦少。有人只知譏其為「政治花瓶」；有人諷之以「泡沫政黨」；甚且有人還誤以為其乃近年在臺成立之小黨。就在編者數度前往大陸蒐集資料，目睹大陸研究民主黨派（包括「中青」）甚為興盛的今天，國人對「中青」及在野黨派瞭解之淺薄，實讓人感慨萬千！正因如此，才讓編者發憤欲蒐羅「中青」原始史料，編纂成冊，以供國人研究參考之願，此乃編者蒐集「中青」史料之經緯梗概及心路歷程也。

#### 四、編輯綱要

國人對「中青」瞭解之淺薄，緣於所知「中青」史料之不多，既然編者擁有上述彌足珍貴之史料，何不公開於世，付梓發行。幾經交涉，蒙國史館朱文原先生初步之慨允幫忙；復承遲景德先生之精心審查，國史館原則上答應影印出版此批史料。今依照遲景德先生之審查意見，擬以史料價值、缺期情形及（影）印刷狀況三方面為編輯之考量標準。

封面設計：擬以各期刊特色，配以相關之照片圖案。

名稱：擬以「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名之。

版面：以十六開為主，力求版面畫一。

冊數：擬分十二輯，每輯再依照篇幅字數細分若干冊。

編輯順序：按史料之時間先後為之，缺期情形，則評量其史料價值而定；（影）印刷狀況，除若干些微史料較模糊者外，大體上均甚良好。

準此而言，茲將編輯綱要簡述如下：

**第一輯——醒獅週報：**醒獅週報為「中青」最具代表性之刊物，「中青」又稱為「醒獅派」，其故在此。醒獅週報於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創刊，共發行二六六期，編者蒐集由創刊號至一九五期，約近五分之四，當中雖有些許缺頁，但可說仍甚齊全，此週報可謂研究「中青」必備之重要基本史料，按篇幅字數，酌情以四冊出版。

**第二輯——新路雜誌：**新路雜誌為李璜與張君勱所合辦，創刊於民國十七年二月一日，一共只發行至第一卷第十號即停刊，編者蒐集有一至八號，恰好五分之四。本刊立論主要為批判共黨暴動路線之誤及中國國民黨一黨訓政之非，為一相當珍貴之史



料，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二冊出版。

**第三輯**——民聲週報：民聲週報為陳啓天於民國二十年十月「九一八」國難發生後在上海所辦，該刊物主要言論立場為鼓吹「野戰抗日」及反對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總共發行三十八期，編者蒐集有二十三期，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四輯**——國論月刊：國論月刊為「中青」繼醒獅週報後，最有深度內涵的刊物，內容包羅萬象，頗為可觀。該刊於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創刊，至盧溝橋事變後停刊，共發行至第二卷第十期，編者蒐集第一卷有十期；第二卷有六期，由於該刊份量頗多，按篇幅字數，酌情以兩期併為一冊，分八冊出版。

**第五輯**——國論週刊：國論週刊為國論月刊停刊後，於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在成都出版，共有三十四期，編者全部蒐齊，內容以闡揚抗戰到底為宗旨；另有重慶版三期，可以附錄方式放於後面，本刊份量適中，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六輯**——國光旬刊：國光旬刊為左舜生於抗戰初期，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在長沙所辦，共發行十二期，編者全部蒐齊，內容以激勵民心士氣，報導抗戰消息為主，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七輯**——民憲半月刊：民憲半月刊為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中青」於抗戰末期加入「民盟」後所辦之刊物，故該刊物頗具第三方面色彩，主要言論為鼓吹民主憲政，並對中國國民黨於戰後行憲有所期待及建言。「民憲」總共發行至第二卷第六期，編者蒐集至第二卷第二期，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二冊出版。

**第八輯**——青年生活半月刊：「青年生活」係「中青」於戰後，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七日在上海重新復刊之刊物，主要內容為報導戰後國內之消息，兼亦披露江浙一帶之人文動態，為一本綜合性之刊物，共發行至第二卷第十二期，編者蒐集至第二卷第五期，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九輯**——青年中國週報：青年中國週報係「中青」於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上海所辦，該刊取材多樣活潑，政論、藝文、小說、詩詞均有。總共發行五十期，編者全部蒐齊，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十輯**——中國評論月刊：「中國評論」為徐漢豪於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日於南京所辦，主要內容以有關政治、政黨、經濟、軍事、外交之評論為重點，一共發行十期，編者全部蒐齊，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十一輯**——青年臺灣週刊和風雲半月刊：時值政府戡亂失利，時局動蕩不安之際，「中青」與國家共患難，先後於臺灣發

行青年臺灣週刊及在上海創辦風雲半月刊。青年臺灣週刊創刊於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由朱文伯所發行；風雲半月刊創辦於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一日，由夏濤聲所負責。兩份刊物內容相似，主要以評論時事為主。青年臺灣週刊共發行十五期，編者擁有十四期；風雲半月刊一共只發行至第一卷十二期，編者全部蒐齊，唯兩份刊物篇幅不多，性質相近，酌情可以合併一冊出版。

第十二輯——其他：包括「劇共半月刊」、「國防線半月刊」、「中青半月刊」，這些刊物因蒐集有限，篇幅不多，但又深具史料價值，故不擬按時間順序編輯，酌情量之，綜合為一冊出版。

綜而言之，此批珍貴史料，為編者窮多年之力，費盡千辛萬苦，得來委實不易，於國內可謂絕無僅有，倘蒙不棄，能由國家最高史政機關國史館影印出版，讓珠沉滄海終有重見天日之刻，此舉，相信不僅嘉惠士林，裨益學界，亦編者衷心能聊以告慰先師沈雲龍及李幼老（璜）知遇之恩也。

編者陳正茂謹識於臺北蘆洲

民國八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 編者說明

新路雜誌爲李璜與張君勱所合辦，於民國十七年二月一日在上海創刊。由於受當時國民政府之取締，故發行非常困難，流行亦不廣。一共只發行十期，編者曾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影印前八期，唯後二期遍尋不著，甚感遺憾。此次蒙國史館慨允影印出版，使此一珍貴史料能行銷問世，深感欣慰。惜第一期有缺四頁；第二期缺兩頁，此皆影印時已如此，尚祈讀者見諒。

編者陳正茂謹識於臺北蘆洲

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新

路

第一卷

第一號

THE NEW WAY

No. I Vol. I

Ist. February 1928



# 目錄

發刊辭

粥與僧的問題

論共產黨之流寇策略

共產黨在廣東利用農民運動摧殘民團的小史

民主政治與階級政治

月之初昇

蝸居客

春木

柳遒

叔耘

諧庭譯

# 發刊辭

國必一體焉，有中央政府，有行政分區，猶人之有腦神經與五官四肢，其立意動作，有爲之主帥者，故單一國如日本如法國，聯邦國如美如德，其國家之人格一而已。吾國四分五裂，政出多方，尙得爲國家乎哉。

國必有法紀焉，所以憑之以組織國家，以定權利義務之界，個人之生殺，財產之予奪，尤爲國家所應鄭重將事者。而法之立也，出於團體之必需，爲守法者所應參與，今也少數人持威福之柄，擅生殺予奪之權，尙得爲國家乎哉。

國必能養民教民焉，工商百業，所以使民裕其謀生之途，學校教育，所以使民曉然於物理人情之故。今也有田而不耕，有宅而不勝轉徙之苦，百工輟於肆，商旅阻於途，學士大夫雖欲安心求學而有所不可有所不許，尙得爲國家乎哉。

國必能外禦其侮焉，今也外蒙隸俄版圖，爲聯邦之一，日本於滿洲大建鐵路，以遂其侵略之謀，英兵據守上海，遊行街市，鼓鑼喧闐，尙得爲國家乎哉。

凡此所云，以吾國較歐美，無在不有吾國非國之感矣。環顧國中所謂政治主張者，錯綜紛



聲，無有倫比，帝制派有焉，無政府主義者有焉，割據有焉，聯邦有焉，賢明政治有焉，平民政治有焉，乃至以資產階級之民主爲不屑學，而欲直達於俄國式之共產政府者亦有焉，國事尤亂，思想尤紛，未有如吾國今日者矣。

共產政策，何等大事乎？奪民用，搶工廠，關係千百萬人生命之安危財產之得喪，乃輕輕定議曰容共矣；及其流毒數省，民不堪命，則又一紙宣言曰反共矣。全國之大，自命討赤者固於立國大計，茫然無知，即號爲新派，又豈有真知灼見，持以熱心毅力，能導民於正軌者哉。其大多數則以人命爲兒戲，以國事爲試驗者也。嗚呼國人經此鉅創深痛，當知今後之政治，不徒國家存亡所關，實個人性命繫也。

愛國義務，不敢後人，一得之愚，不敢自閤，謹本平日所思索所抉擇者，發爲文字，就正國人。關於立言標準，所欲自勉者有四。曰持論務求平實；實業尙未發達，而空言貧富均等，國內尙未統一，而高唱世界革命，躁等之舉，即令成功，而進銳退速，已有明驗，同人所力戒者一也。曰手段必加選擇；國內革新，甘爲外人作傳，鼓動青年，不惜金錢釣餌，但圖成功之速，不計貽害無窮，同人所力戒者二也。曰立法期於久遠；民主政治以人人發展爲指歸，反是者階級專政與一黨專政，必因一部分人之反對而發生反動。軍人不得干政，爲民主國之通例，依

「黨軍」之說，軍人與黨爲緣，因政見幾微之差，必有以武力相逞者，縱令一時快意，行見來日大難，同人所力戒者三也。四曰主張持以堅定；凡所標舉，本於良心之主張與制度之比較研究，豈謂日月不刊之文字，免爲暮四朝三之狙公，同人所力戒者四也。本此四義，而又外察大勢，內審國情，得政治主張十二條，錄之如左，繼以說明。

- 一、主張民主政治，反對帝制及一階級專政一黨專政。
- 二、主張國家在國際間之獨立與平等，反對外力侵略及一切賣國與誤國之舉動。
- 三、主張言論結社等自由，反對以黨治或軍治之名義剝奪人權。
- 四、主張以自治精神謀統一，反對一切征服式之武力統一。
- 五、主張開發生產，改進農工生活，反對階級鬥爭及其他妨碍經濟發達之運動。
- 六、主張昌明本國文化，發揮科學精神，反對漫無擇別之守舊與生存活剝之贅新。
- 七、主張實施預算與財政統一，反對無預算之浪費及橫征苛斂。
- 八、主張教育在養成健全國民，反對教會教育及黨化教育。
- 九、主張確立文官保障制度，反對事務人員之任意進退及黨化。
- 十、主張司法完全獨立，反對司法之黨化及軍法裁判之濫用。



十一、主張軍隊應用於國防，反對軍隊供私人或黨派內訌之用。

十二、主張國家進步應注重和平建設，反對只圖破壞之革命。

一、永久之國體 謀吾國永久之建設，而置之於不拔之基礎者，惟民主政治而已。全國人民，同有參政之權，民意不至鬱而不伸；言論結社之自由，得所保障，至不同之人心，各有所發揮；而政權之掌握，屬諸政黨，甲在朝，乙在野以監督之，及乙在朝，甲所以監督之者亦如之；人民既有自發自動之機會，而又常立於負責之地，故不至為放言高論，以自誤而誤國；且人民心中咸知有國家，故衛國禦侮之念，油然而生；凡此者近百年來英美法瑞諸國之政績，彰彰在人耳目，而不待吾人之侈陳者也。或者以為此誠歐美諸國政治之優良，奈其與我絲毫無涉何，十六年來，號為民國，而十年九亂，憲法廢棄，議會罷黜，此制之不能植基於吾國，有斷然者。應之曰：不然，民主政治，在吾國會未經一度真正之試驗也。選民資格，曾無正確之表冊，選舉舞弊，曾無監督官之防止，政黨之組織內閣，曾無元首之推誠相待，予以充分之自由，袁世凱輩方利表冊之不確選舉之舞弊，更從而腐化議員，使議會不能自存，使內閣短命以彰議會之過，夫合此種種以妨害民主，則民主其能任咎乎。今而後一反所為，開誠心，布公道，各方相輔以促成民主，力矯前此之傾軋以陷害民主，何患憲法之不能守，議會之不能運用。一八七〇年前，人咸以



爲法國不適於共和，而今何如，亦曰拿破崙輩之障礙已去耳；一九一八年前，人咸以德不適於共和而今何如，亦曰德皇威廉第二與其他王侯之障礙已去耳。今而後去軍閥之障礙，去一黨之把持，以靜待全國人民發抒民意，取決多少，則憲法議會之安全進行，可以預決者也。且試問國人，公等誠不以民主爲然，所以代之而興者爲何制，如曰君主也，則歐美之革命何爲者，吾國之排滿與反對洪憲又何爲者，既不甘於已成之帝制，乃坐待『正命天子』之復生，國人心理當不至若是矛盾也。如曰俄列甯與意莫梭里尼之制也，政權屬於一黨一階級，是背全國人民自由平等之義，已獨是而人盡非，無復硃砂磨之益，同黨爭爲雄長，有自相殘殺之險，皆以不公政權於民不願他黨批評有以致之也。此二制既非吾國治安之大計，何如明白認定民主爲鵠的，而以全力奔赴之乎。夫各國通行之民主外，尙有二種附以冠詞之民主，曰勞動民主，實無產專政之異名耳；曰社會民主，以社會主義爲內容，而其政治機關一仍民主之舊，亦同於民主政治耳。故曰

主張民主政治，反對帝制及一階級專政一黨專政。

二、目前之障礙 同人以民主政治爲治國之總綱領，或者聞而疑之，曰此治國之制也，若吾國四分五裂，暴力相尙，障礙不除，何足言民治乎？應之曰否否，土地之所在，人口之所集，從而組織之，則力因以發生焉。所以組織之者，曰教育以啓民智，實業以厚民生，取民有法，勞民有



主張實施預算與財政統一，反對無預算之浪費及橫征苛斂。

四、文官之保障 民主國中必有議會，必有輿論，政府因議會之從違以進退，議會又因輿論之從違以進退，此所謂變動之因子也。然政策因議會與輿論而變更，其他事物，應使其超然於政潮之外，若軍隊其一也，學校教授其二也，文官其三也，此之謂固定之因子。第一事與軍人不干政之原則相關聯，上文已稍發明；第二事關於教育黨化問題，下文再申論之；今所欲論者爲文官。一國之中必有政務與事務之分，如外交政策之爲聯俄聯美聯日，陸海軍之或擴張或縮減，財政稅源之爲直稅或間稅，教育之或重文科或重實科，此之謂政務。各部之分司分局辦事，或外交部之駐外館員與領事，或財政部之收稅官吏，或鐵路郵政之職員，或學校之教員，其所執行不出乎按日循例之事，此之謂事務。政務因國內輿論之變而變，隨議會之意爲進退，此內閣之所以有更迭也；事務則不受政局之影響，如爲領事者聯俄政策之下固須保護僑民之人，即在聯美政策之下，亦復如是；如關卡人員，保護貿易之下固須關員，自由貿易之下，亦復如是；推之其他交通教育各都，亦同此理。歐西各國認定此二者之界，以政務屬之議員，以事務屬之文官，凡爲文官經考試之後，入選爲候補練習員若干年，在部辦事雖有升降，然不得撤去，在職滿數十年者，優給以養老金，使之久於其位，熟習舊案，安心任事而已。雖然今之主張黨治者，以黨籍之原

則，推而及於文官，其弊之無可逃者有五：不經攷試之撰拔與練習之期限，則辦事不得適當人才一也；文官隨時更動，則部中永無熟悉例案之人二也；文官因黨進退，大張奔競之風，以入黨爲獵官之途三也；既隨時進退而不免於失職，則更迭之日，必多舞弊；冀免閒散時之坐困四也；除議員之外，更增數千百小政客，挑撥是非，乘隙而動，因一二小官之所求不遂，而影響於政治領袖人物之感情五也。總之文官制之不立，則政務事務之界不分，而政黨政治永不成立矣。故曰

主張確立文官保障制度，反對事務員之任意進退及黨化。

五、司法之獨立 立國方針如俄國，以階級以黨派代社會上善惡是非之標準，則「『傑克』」（俄國之革命非常審判所）足以了之，非然者承認人類之價值，承認人類生命財產之自由，則善惡是非之標準，當求之於法，求之於法官之判斷。俄自生計政策實行後，內地貿易自由恢復，於是種種法典，隨以頒布，法廷隨以組織，此可以知個人自由與司法之關係矣。歐西各國久知此義，有法律以定個人權利義務之界，有獨立之法官以爲之判決，蓋權利義務之典，既超於國民情感之外，而爲永久不易之經制，則爲法官者應使其居於安全之地，不受外界干涉，而後能秉公判斷也。吾國號爲民國，個人生命財產自由，應受嚴格保障之念，始終未入於人心，故戒嚴也軍法也



，可以限人自由，置人死地，而社會絕少有非之者，即非之者，亦徒然而已。近更以革命反革命之標準，或威嚇或逮捕或處死刑，快報復之私心，背人權之公義，去口含天憲之帝主能幾何哉。竊以爲民主政治之下，權利義務與夫有罪無罪之辨，應決之於法律，而其爲法官者，予以終身職之保障，除溺職者外，不輕黜退。不徒法權獨立已焉，政治清明之氣，亦賴之以維持，如選舉訴訟政治賄案與夫憲法爭議，如有威權久著之法院，固不難了結於心氣平和中也。故曰

主張司法完全獨立，反對司法之黨化及軍法裁判之濫用。

六、國民人格之實現 國家之基礎，在乎民智民德民力，人民而發達也，斯國家隨而發達，人民而阻滯也，斯國家隨而阻滯，以歐洲今日之政治學術工商，較吾國之政治學術工商，亦曰國民智德力之差爲之耳。自十七世紀以來，歐人起而主張之要求之，乃有天赋權利之學說及憲法上自由之規定：曰生命之自由，所以限制國家之任意侵犯也，其以殺人爲驅除異己之手段如俄所爲，尤爲文明國所不許。曰財產自由，所以使人稍稍資財，不因饑寒之迫，而至於搖尾乞憐於人也；國家因正當目的，而有沒收財產之舉，亦必經法律規定，然後據以執行。曰言論自由，所以使人傾其胸臆直言無隱也；人各有心思，各貢獻其說，即爲一國文化之公積，故除至不堪之謗毀與誹淫之書外，其他立說，概從而優容之。曰結社集會之自由，一人表示之不足，合多數人以



表示之，其屬於一時者爲集會，其屬於永久者爲結社，除明目張胆以傾覆國家爲目的者外，概不在禁止之列。至於參政之權，尤爲左右政策之關鍵，故爲人民所必爭矣。此種種者，苟自黨治或軍法之立點以限制之剝奪之，不獨無集思廣益之效，反側之禍因以立見，專制國之所以革命，而俄共產黨之所以內訌也。雖然國家之地位，不徒許人民以自由，使之發展其人格，尤在培植人民之人格，以運用其自由，則教育之功不可缺矣。教育之陶鑄與自由之賦予，在於人格之完成一也，然有絕不相同者，教育在教人民以未知未能，施之於未成熟之前，自由發揮人民之已知已能，享之於已成熟之後，教育尊個性而重在人民互同之發展，自由不應侵及團體，而重在人民互異之發展，因是而教育方針可得而列舉焉：一曰就可能之範圍，使人人有同等之智識同等之技能同等之道德，入學有義務，而學費貴於輕減，所以使凡爲人民咸受同等機會之訓練而已。二曰使人人爲獨立自動之公民，灌輸以智識，使其判別事理，養其自治之習慣，使人人有公共團體之觀感，同居一國之內，應時以共存共榮爲念，故愛國也顧全大局也尊重對方也容忍異己也，皆應有以灌溉之，而後全國乃得相安。夫如是學校教課當取公認之材料，不應取互異之意見，如歷史地理國文數學其他科學，此盡人所應知，故列之於課程中可也。反是者，甲曰革命乙曰秩序，甲曰財產私有乙曰財產公有，甲曰推尊本國乙曰廢除國界，甲曰三權乙曰五權，甲曰聯俄



自謀之；而生齒之輸出，若以科學方法改良養置，何難倍今之一萬五千餘萬而爲三萬萬以上；則每年二萬萬兩左右入超之數，何患不減，而何漏卮之有哉。然工人農民之智識日益開發，自不能安於今日之地位，所以應付此問題者，有一根本義，曰階級鬥爭之無益，而勞資之應協調是矣。工人而推翻工主，是爲工人之自殺，俄之工人自管工廠，是其明證；工主人拒絕工人之請，不令與聞廠事，是亦專制帝王之拒開國會而已；惟其應相需而不相仇如此，最近英工黨領袖有勞資調和之議，德於革命後，亦早有勞資兩方之平等協議會矣。至所以改良工農生活者，就工人言之，曰工價以時更訂，曰工會組織權，曰勞動保險，曰工人參與廠中管理；就農民言之，曰農田水利，曰農民銀行，曰生產協作社，曰租地法，皆應一一舉辦者也。以云共產黨之口號，曰工廠屬於工人，土地屬於耕者，徒以紊亂社會決非所以謀永久安甯之道也。故曰

主張開發生產，改進農工生活，反對階級鬭爭及其他妨碍經濟發達之運動。

八、國際地位 吾國受國際勢力之壓迫，於茲數十年，昔之所謂變法自強，今之所謂打倒帝國主義，皆其反響也。若租借地，若租界，若外兵駐札境內，若外人不立於吾法權之下，若外人建造鐵路，而有所謂附屬地之行政，此政治方面之喪權也；曰關稅不能自主，曰內河航權，曰外國銀行鈔票，此生計方面之喪權也；凡此束縛，使吾國在國際團體之內，不得爲平等獨立之分子，



故國人朝夕思所以解除之者矣。然十餘年前，國人心目中國權恢復之法，曰自強，先修明內治，繼爭對外地位，如普魯士之三戰而統一德意志，日本之經中日俄兩戰而爲世界強國，其前事之師也。自俄列寧之革命告成，凱麥爾復土之獨立，於是世人以爲國權之爭回，有終南捷徑，一曰勾結外國，二曰撤銷條約。勾結外國之舉，不自今始，李文忠嘗行之於甲午戰後，而斷送三省之地；段祺瑞行之於參戰之際，而失膠徐順濟之路權；最近孫中山以俄爲平等待我之國，意謂與俄聯合，必能免於李段之覆轍，孰知鮑羅廷輩濫施威權，煽動內亂，竟陷東南數省於共產革命之禍而不可收拾。撤銷條約之說，亦似是而非者也，俄所撤銷者，若占領君士但丁之約，若瓜分波斯之約，此皆利俄害人之約，雖撤銷而世無抗議之者；至於對法債務，俄雖不認，然近正商議分年歸還之法，可知俄政府自悔其前此之孟浪矣。凱麥爾之解除債務撤銷治外法權，皆一規定於羅石納條約之中，非單方之行爲。故吾人之意，國家地位之增進，在乎內治之修明，若國內治安，若法院改良，若市政自治之振興，此數者既盡其在我，何患不平等條約之不撤除哉。至於旅大之租借，東三省之主權，台灣香港之割地與朝鮮之獨立，非決以一戰，無完壁歸趙之一日，然則整飭國防，爲對外戰爭之準備，尤今日不容少緩者矣。故曰

主張國家在國際間之獨立與平等，反對外力侵略及一切賣國與誤國之舉動。



九、文化方針 同人所欲努力者，不僅如上述之政治各端已焉，處此東西互通之世，正吾國文化更新之機，舊政治不適用矣，舊家庭制度不適用矣，乃至舊學術舊文體，亦有厭棄之者。竊以爲文化之大部，與人類競爭生存有至密之關係，他人造貨以機器，而我以手工，不可得焉；他人旅行以火車輪船，而我以帆船小車，不可得焉；此工商技術之不能不與時更進者也。民主政治，謀及庶人，自勝於一人之擅作威福，義務教育，啓發人民之智識，自勝於羣氓之蚩蚩。然降而下之，飲食衣服之微，等而上之，學問藝術與文字之精，若非盡棄固有而追隨人後不可者，此今日大多數人盲從之心理也。其從而反對之者，除君主外不知有他政體，除聖經賢傳外，不知有他學說，世事之日新月異，視若洪水猛獸，而相與坐愁行嘆而已。夫物質之造作，有物理學生計學之公例以支配之，固非人力所能左右。至於文化之精神，因歷史上之傳授，固有不能與他國強同者，如德人之尙先天，英人之尊經驗，法人之多特創而好言直覺，此哲學上國民性之不可以互易者也。英人好循序漸進，歐陸各國好一時激變之革命，此政治上國民性之不可以互易者也。以吾數千年之古國，經驗之多，教訓之富，崇儉尙勤之習，耐苦持久之性，因父母而愛及親屬，因君臣而効忠社稷，薄功利，尊道德，豈無立國之精粹，可爲子孫永寶者乎。當此新舊交替之日，舊者爲之基，而後新者乃能建立，舊者爲之本，而後新者乃能滋長，猶之地味既宜，加

以灌溉，而後根深葉茂矣。以同人之淺陋，何敢標舉文化原則，以範圍今後，而就其大體言之有二，一曰昌明本國文化，表揚國民性之特長，探求古人立言之精義，而尤貴乎去糟糠，擷精英，以存古人之真，以矯後世之僞。二曰採取科學精神，科學之關係人生日用者，受供求原則之支配，因國際交通以俱至者，不必言矣；本實驗之方法，以修正古人成說，以研究宇宙秘奧，則於吾國古義與世界學術，必有特殊貢獻；而謂以吾國人之腦力，不能在世界文化系統中，求一獨立之地位乎。故曰

主張昌明本國文化，發揮科學精神，反對漫無別擇之守舊與生吞活剝之驚新。

十、萬應如意油之革命論 革命論可謂今日最流行之學說矣，軍閥何以不倒，曰不革命故；政治何以不良，曰不革命故；貪官污吏何以充斥，曰不革命故；財政何以混亂，曰不革命故；教育何以不振，曰不革命故；農工商何以坐困，曰不革命故；總之由革命之道，國家治，不由革命之道，國家亡，一切解決皆有待於革命，則革命論非百病俱効之萬應如意油乎。雖然，國人盡讀近百年之中外歷史乎，法之革命，亦曰殺君主除貴族而已，美之獨立，亦曰驅英軍而自立而已，辛亥之革命，亦曰清廷遜位而已，革命要義，以掃除特定之惡政府惡階級爲限，其凡百設施，非革命二字所能概括焉。故政治之良不良，有待於國民智德之修養，非革命所能奏功焉；財之理不



理，有待於財務行政之整頓，非革命所能湊功焉；教育之振不振，有待於教師之訓練，學風之整飭，非革命所能奏功焉；實業之興不興，有待於國家之獎勵，非革命所能奏功焉；至於變更工廠與土地之所有權，尤爲百千萬人生命所繫，豈旦夕之沒收所能濟事；故同人之意，除打倒軍閥一事，可用武力革命手段外，其凡百行政，無一不在革命範圍之外者也。如今日所爲，一切歸之於革命，而革命又爲一黨之專利品，黨外而有爲政治活動者曰反革命；黨外有辦教育者曰反革命；黨外有辦實業者曰反革命；此種革命一元主義，徒破壞而已，擾亂而已，必不足以措國家於治安與進步也。何也國家之革新，必在平心靜氣之中，啓發民智，培養人才，調查實情，決定方針，積以歲月，羣策羣力以圖之，今除打倒推翻外，不承認其他活動之有益，除本黨黨員外，不承認他人之愛國，除旦夕達到外，不承認時間之作用，率此道以往，而謂新國家有成立之日，雖刀加頸槍指胸，同人以爲期期不可而已。同人認爲方今救國之策，厥惟停止專事破壞之舉動，昌明循序漸進之學說。故曰

主張國家進步，應注意平和建設；反對只圖破壞之革命。

同人敢掬胸臆爲國人告者，立國原則，在乎兩黨或多黨政治；各出心思，以待判決於國民，則人人有所貢獻；彼此互相監督，立朝之黨，有所憚而不敢爲惡，在野之黨，有所待而展其懷抱

，誠各方心思才力有所發揮之良制也。反是者以一黨秉政，而他黨在排斥之列，則一部分之民意，鬱而不抒，一黨自居天上地下惟吾獨尊之地位，而國事之貽誤者必不少矣。俄之共產黨嘗於革命後禁止他黨之參政，而本黨至今內訌不絕，德之社會民主黨五十年來負革命之重任，於革命中革命後，未嘗禁止他黨之活動，且不斷與他黨合作，或讓人組閣，自居野黨，而共和憲法，已立於牢固不拔之基，此可以知一黨與多黨之利害比較矣。

同人等不忍國家之危亂，將竭其言論之力，以爲挽救萬一之計，其以爲謗言亂政耶，其以爲干犯『以黨治國』之原則耶，雖冒萬死，所不辭焉。蓋秉良心之主張，評國政之得失，不獨國民之權利，亦國民之義務也，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對同胞爲不誠，對國家爲不忠，非同人所以自盡其天職也。不有格里蘭氏，何以彰思想自由之可寶，不有漢姆頓氏，何以知抗稅權之當然，全國之自由，實一二爭自由者之犧牲有以啓之，自由國者，自由人造之也。同人等區區之愚，其爲國人所共諒也，幸何如之，如其否也，亦各國自由奮鬥史中之常事，非同人所敢避焉。

（完）



# 粥與僧的問題

蜩居客

俗語說僧多粥少就是說物產不夠供養人口。中國今天的問題沒有別的，亦是一個僧多粥少的問題罷了。中國於二三十年來一天一天貧乏起來。其原因很多，如生產方法未改良，即未採用機器作大規模的生產，自然是一個重要原因，而外來經濟勢力的壓迫亦是一個原因，至於年加甚的內戰尤是重要原因中的最重要的。這些原因互相交織，不是能單獨抽出來的。於是遂愈演愈甚，遂終於成為比例上僧愈多粥愈少的現象。

僧多粥少原是就比例而言，究竟僧多到何種程度而粥少到何種程度呢？據近來的人口調查中國現在的人口實在不到四萬萬。我想這話是很有理由的。所以我們可以說僧多沒有多到很厲害的程度。然則問題是在粥少了。據五六十年前的生活狀態的記載似乎當時的生活是十分便宜。然而却不可把生活便宜即認作物產豐富。由此我疑心中國的僧多粥少的現象不自今日起，恐怕數百年來粥就沒有多過。本來貧乏問題是人類永久的問題，當然不限於中國。人類所以永久努力以求有些解決的本來就是這個生活問題。不過中國人從前似乎粥少僧多的比例不甚大，雖則物產本沒有十分發達而供養人口却不致如今天這樣的相差太甚。因為中國物產大部分



在農業，人民只要有得吃，亦就可以過得去了。照這樣說，豈非單就人口講，中國人口沒有十分增加麼？豈非單就物產講，物產本來沒有發達麼？然則所謂僧多粥少純粹是一個比例的關係了：就是本來十個僧分九碗粥，而現在變了十個僧分六碗粥罷了。

對於這個問題共有好幾種解決法如下：

第一、是一方面極力使粥增加，而他方面對於僧亦聽其自然增加。就是使粥的增加務必超過僧的增加，則僧雖亦在那里增加而總仍是在比例上僧少粥多。這乃是最理想的辦法。無奈事實上辦不到。所以辦不到的緣故因為物產的增加是有限制的，決不能無限地促進。所以要想追及人口的增加而反超過之，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第二、是一方面極力使粥增加而同時他方面却對於僧設法制限其增加。這亦是一種理想的辦法。因為照這樣去辦至少現有的僧數不致於減少。不過事實上有時亦辦不到。因為增加粥是比較上不容易，須有相當時期；在未達到這個時期以前依然是僧多粥少了則僧必定要搶粥吃，一旦搶奪起來即致演成打仗，而在打仗的時候則對於粥更無法使其增加了。

第三、是因為一時無法使粥增加只好把僧減少。這個辦法亦不行，因為減少僧不是漫然可以做的。若是一味專從減少人口上想法子，法子固然很多，但實際上必是玉石俱焚。換言



之，即是有生產能力的人與無生產能力的人一同淘汰了。則僧固然減少了，而對於粥的製造却亦發生影響了。

第四、是一方設法增加粥而他方設法減少僧。這個法子亦是一個理想，因為減少僧的問題是最困難的；如果減少僧而辦得不得法，則增加粥的話便無從談起了。不過這幾種方法各有各的困難，雖難點不同，而要其為難則是一樣的了。

以上四種是遵照邏輯來推定的。至於實際上却不是照着邏輯，去作甚麼有意識的解決。於是有所謂事實的解決法——其實並不是解決，只是變化的結果罷了。這種事實的結果是：

第五、是聽僧們去搶粥。最初是因為搶粥而僧互相殘殺，繼而因為僧的爭鬥更把粥碗打破了。這便是僧愈爭而粥愈少。本是十個僧而八九碗粥，後來却變了八九個僧而只有二三碗粥了。換言之，即是因為自然亂爭的結果，粥的減少反比僧的減少來得大而且速。於是僧多粥少的比例率只有增大而無減小。中國今天的狀態就是如此。

順着這樣下去，弄到最後勢必粥都破壞完了，僧亦同時大減少而特減少了。但這樣下去却亦須若干年，不是立刻能變到的。於是共產黨便設法使他加速度起來。他的方法是：

第六、是推進僧們的搶粥，而索性使粥破壞完了，僧亦殘留得無幾了，那時再重新造起粥來



。或許這即是共產黨的毒計。不過我們不必怨恨共產黨，須知共產黨只是把一個鐘頭走二百里的火車加快爲一個鐘頭走六百里罷了，把十年縮短爲二年罷了。至於說大破壞以後再重新來過，那是騙人的話。

以上共六種方法。因爲前四種方法不能實行，所以中國現在只是採取第五與第六。其實第五與第六只是一個方法不過有快慢之別罷了。

總之，不論軍閥也能，黨閥也能，野心家也能，如其能對於這個問題有法子解決，總可算政治上成功。否則無論他們赫赫的聲勢霸佔政權若干年，亦終是一個失敗者。

至於這個問題若想去解決却不僅是經濟方面，乃是政治全部與社會全體的問題。你說中國生產不發達，須知其不發達的原因有在政治上的有在教育上的有在社會上的。所以若不從全部政治上根本刷新，則單純獎勵生產仍是不中用的。我現在且把他的條件略舉幾個如下：

甲、必須去掉戰爭狀態。這就是說必須平和。不過在平和中防禦的武裝却不限定必須撤廢

乙、必須有充分維持秩序的實力。

丙、必須把主宰這個區域的實力，其自己先納入法律的正軌。



丁、必須執政的人們先律已極嚴，不但不許屬僚妄爲，並且不許自己一派在社會上的有甚麼特別地方。

戊、必須有根據言論自由原則的健全輿論。

己、必須有根據社會需要原則的自由教育。

庚、必須有較完全的法典與真獨立的司法。

辛、必須把一切阻礙生產的惡稅與苛斂完全廢除。

壬、必須整理交通。

癸、必須對於人權有切實的保障。

除這些條件以外，再加以經濟方面促進產業的政策，例如：

A 以法律的力量解決產業上爭端； 如對於罷工與怠工須加以禁止而於合作及紅利予以提倡，如設工資協定局與強制調處等總之使工人一方面得益，他方面阻止其妄動；

B 以立法的手續獎勵生產；

C 設法改良關稅；

D 從國際投資上着眼歡迎外國投本以及技術人材。

照以上的辦法去做，固不限於以全國的單位，即使在一隅之地而只須能關起門來不受外力侵入，亦未嘗不可酌量採用。不過其間還有一個大注意的地方就是必須除暴方能安良。這個除暴却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須知中國今天已成了遍地土匪遍地流寇遍地強盜的局面。所以非先把土匪流寇強盜以及性質和土匪強盜一樣的人們完全掃除乾淨不可。

試問這些條件從軍閥上看有些相合麼？必是沒有。因為軍閥根本就沒有覺悟到有開發生產的必要。從國民黨看如何呢？國民黨所以起來是由共產黨抬出來的，後來却半途上又被一披新軍閥來抬去了。所以國民黨自身沒有一個本錢，一次是借共產黨的錢來入賭場，入了場以後便借了軍閥的錢來維持下去。可見國民黨在實力方面是軍閥；在黨務方面仍然是共產黨的組織與其活動方式。他的條件更是不相合，自不必多說了。然則要解決這個僧多粥少的問題非有另外一部人起來不可。這部分人的任務必有下列幾種。

一、必須竭全力打倒共產派及準共產派以及其他軍閥黨閥等的破壞產業的行爲，務使固有的這一些產業暫得保全。

二、必須作大規模的宣傳，使全國皆知開發生產的必要。

三、必須把有產階級喚醒起來，使其有強固的組織以與破壞的活動相抗。



四、必須勸告國人宜從世界經濟上着眼與各國企業界於技術上資本上應有合作的覺悟。

五、必須自己有組織有紀律絕對不得有參加那些搶飯吃運動的嫌疑。

總之，今天中國的問題只是一個吃飯問題。誰能添造飯碗，誰就是中國的功人，誰去滅毀飯碗誰便是中國的罪人。所以共產黨是天字第一號的大罪人，而國民黨與軍閥次之。要挽救這個毀飯的潮流，非另有一部分人來以性命相搏不可。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稿

# 論共產黨之流寇策略

春木

近月以來，共產黨人到處勾結土匪流氓，謀做殺人放火的勾當；于是兩湖蘇粵先後有共產黨人焚城劫市，擄括珍寶而逃之舉：是直與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楊秀清諸流寇之行徑無異，不得謂爲政黨應有作戰之策略也。——東西各國自有政黨以來，未聞有公然以殺人放火爲手段而求達其目的者！共產黨人此舉適足以犧牲其目的，明白言之，自殺而已。因是如論共產黨近來所採此種流寇政策之意義與價值，則可謂毫無意義與價值之可言。此篇所欲言者，（一）共產黨人何爲而竟採此種自殺政策？（二）共產黨人此種流寇策略所影響于國家社會前途之處將至何許？是亦有心人所應注意而樂與探討者也。

共產黨在歐洲各國不但號稱政黨，而且有明瞭之學說，一定之手段，其宣傳與其作戰，或取議會式之鬥爭，或取罷工式之威嚇，或密謀醞釀政變，或佔領生產機關，自溫和之哥特斯基以至激烈之列甯託羅斯基，中間雖實現幾次之巨烈革命運動，或失敗，或成功，皆不似今日中國共產黨人之戰略，有意勾結土匪流氓，專門從事劫掠焚殺，而毫不計及如此破壞之後將何爲者！中國共產黨人竟出此下策，不但非泉下之馬克斯列甯所及料，即在歐西之共產黨人聞之亦當驚歎何至



于此，中國共產黨人不幸而竟至于此，其造因有四。

(一) 中國人無法了解共產黨主義之故

大凡一種主義，在一社會，欲求相當發展，必需多

數人之相當了解。但欲求多數能相當了解，絕非文字或口頭宣傳所能單獨奏效，而事實上之教訓絕不可少。所以反對專制之君主或軍閥，必須被壓迫之人民，經專橫事實之教訓，自身覺悟其痛苦之原因與解除之能力，然後共起圖存，始收民主革命之實效。馬克斯所謂「階級覺悟」

亦是此意。現代之中國人民自身已感覺君主及軍閥之萬惡、且自信其有推翻之能力，故民主革命遂賴以日益發展而有結果。若夫「階級覺悟」或「階級意識」，則因國家工業未興，大工廠不多見；且農業亦屬小農制度，多係自耕自食；生產工具不必外求，生產本領不必賤售，亦可生存；故資本階級與勞動階級并未嚴格的對立，而在此際言階級鬥爭或階級革命，絕不能使多數人有相當之了解而覺其必要也。因是共產黨之來中國，遂不能不藏身于國民黨內，假國民革命之名而行其事。但在宣傳上終不免於露面；稍一露面，立遭誤解。中國多數人民對共產主義之解釋大抵是此二語：「你的錢便是我的錢，我的錢還是我的錢」。此種誤會，何堪推想：不待今日之行事，而國人多數已認共產黨為騙子，為強盜。共產黨亦竟被此種社會心理之暗示，而真正日入於騙子與強盜之城！歐美各國多數人之於共產主義不遂認為共產主義，而歐美各國共產黨人亦

不顧公然以強盜自居，而忍心到處殺人放火。橋過江成枳，第三國際之俄人強將共產主義移植中國，地不宜遂不但失其精華，只存糟粕，而且含毒殺人矣。

(二)爲情感所驅迫，而入於變態心理狀態之故

有自廣州及海陸豐來者，告余以共產黨殺

人放火真實狀況，彼云：「青年學生，男女參雜，十百成羣，各手執人頭一，高歌過市。行經

一廣廈前，有指此屋爲某巨紳所居者，則立爭取煤油等引火之物，就門前放火焚屋。有居人自屋

中高呼逃出，放火者立以手鎗迫之復入……」。彼云「青年學生」，而有是舉，余不之信；彼誓

言皆其所識，曰：「有使之者」。誰實使之？至於此極！曰：「某某，留日學生也，某某，又留

法學生也」。此種人至少皆曾讀書識字，而略經理性所陶冶者，又何爲而至於此極？是不能不

於變態心理中求其故矣。蓋嘗思之，國民黨及國民革命之有今日如此成績，共產黨人爲之犧牲

頗不少。國民革命既非彼等素志，而竟爲之斷脰洞胸，彼等已苦不可說。彼等既親見其朝夕相

處，患難與共之同志爲國民黨奮鬥而死疆場，今又見其同志爲國民黨所棄，而一一置之死地，彼

等之憤慨爲何如？死者已矣，而彼等自身在通逃中，亦且朝不保夕。彼等此時能不悲憤欲絕！

怨與恨俱，勢且欲得其仇而甘心，不能得，則橫決至以殺人放火爲快。心情至此，不得以平常

狀態論之矣。不然，以青年學生而殘忍至於此極，中國人不列於野獸之林，亦將倒退幾十萬年



，成爲原始人類矣。

### 三、中國社會流氓階級足以助其爲惡之故

中國社會向來無明確階級之分，即在專制舊社會中，亦取機會均等，所謂「庶民之子可爲公卿，公卿之子可爲庶民」。蓋小農制度之社會，如能自食其力，且勤儉克家，則未有不興家立業者。反之，有不願操作正業，而游手好閒，且無先人之餘蔭，而思巧奪適意之生活；其人在家庭認爲不肖，在社會認爲流氓，自成一無業階級，以與有業階級對抗。若從階級鬭爭着眼，則中國社會只有無業階級與有業階級向來立於鬭爭地位。且此種無業階級之增加，非如馬克斯所謂「社會制度有以使之」，或「生產工具有以困之」。其原因大半皆教育未敷，所謂「父兄之教不嚴，子弟之率不謹」，而益以近來都市生活外國繁華化，鄉村生活仍舊窳陋，使秀黠者流多不能復安本分，守其故業，而有時因兵荒連年，田園破壞，亦實無法安其舊業。故無業階級日益增多，而全社會被其禍矣。試閱報紙所載，共黨暴動破壞之人犯，大半皆土著之流氓，非真正了解主義之共產黨人也。真正之共產黨人既見中國之農工，其階級意識非常薄弱，無法使之鬭爭而生甚大影響，遂爲其自身洩憤與出頭計，而利用流氓。流氓之階級鬭爭自然表現李闖洪楊之成績。——毫無理由之殘殺，即平民亦遭野火，又豈共產主義者之素志，有業之農工階級不助之，而無業之流氓階級被其利用，遂生此惡果也。

(四)陰毒俄人不擇手段，而威嚇利誘使出此途

蘇俄被困於英法諸帝國主義者，無法生存

，已早棄其共產制度，而採新經濟政策。但爲報復英人及擴張勢力起見，遂取東進政策而來赤化中國，中國有識者早見之矣。不幸國民黨人不悟，容之至今，既使蘇俄犧牲若干金錢與精力，數年於茲，一旦被絕，全局推翻，其懊惱爲何如！彼陰毒險狠之俄人向來侵略人國皆不擇手段，即狡黠之英人亦畏之者，今思一逞以洩憤，其立意命令中國共產黨人勾結流氓，四處暴動，已有確證，毫無疑義。且鮑羅廷輩即屬流氓之尤，深入中國社會數年，已了解中國有業階級之習於偷安，素性怯懦，而無業流氓，因失教及喪亂之故，到處皆是，狡馬思逞。故鮑氏甫歸國報告，而中國共產黨利用流氓暴動之總策略遂宣布於其機關報上。中國共產黨本俄人第三國際之一支部，第三國際無有命令，使其四處殺人放火，則中國共產黨人絕不敢專斷爲惡，至於此極！容共聯俄所獲之效，至於此日，可謂患深而創巨矣！

雖然，創巨矣，患深矣，將奈何？國人豈能坐視流氓之禍復見今日，而延頸以待新式李自成張獻忠之惠顧！國人亦當思有以共起而禦之！但在一黨專政之下，國家事早視爲一黨之專利品，雖國難如此，動輒禍及國民全體，但國人而非同志，敢於過問，立稱叛逆，罪在不赦。無已，略陳共產黨流氓策略之影響，而暗示防禦之方策，俾專國政者，念吾民生家性命之危亡，而能獲



萬一之變態

以中國此日社會之亂，失業或無業者日益增多，而社會又毫無組織，真能防患未然，則如明末清季流寇之禍已存在有復起之可能。何況有共產黨人有俄人有俄人金錢及鎗械爲之後盾，多數有智識青年爲之指揮，且該黨領袖諸人，自經前次清黨事起而遭失敗，其操心愈危，慮患愈深，組織愈加嚴密，運動愈加激烈，則凡國內政治不清明，兵禍日加甚之地方，共產黨皆有暗中囑聚流氓，陰謀暴動之可能。據共產黨所宣布之暴動策略，是欲以「散亂的暴動形成儘可能的大範圍的總暴動。」故其志在四方囑聚，流而爲一大勢力。以今日官兵，無訓練，無修養，時時與匪爲伍，且忙於自相火併，欲求其四處防止暴動，其勢已不可能；況以中國地方之大，交通之不便，官兵究使能盡力防匪，亦已不敷分布。故近來共產黨暴動不數處，已使官兵處處相驚伯有，草木皆兵，而有防不勝防之勢。——且共產黨故意散布謠言，擾亂人心，造成恐怖；結果處處軍民皆信共產黨暴動之必來，皆畏共產黨暴動之竟來，而欲求共產黨暴動之不起，又安可得！

觀乎清季流寇之起，官兵之不濟事；又鑑乎洪楊之滅，實曾左羅李諸人提倡人民辦團自衛之效果，故爲今之計，共產黨既効法洪楊，則民衆只有効法曾左，能四處爲堅壁清野之防，則流寇式之共產黨戰略自無所施其計。

雖然，民衆辦團賴有武器，民衆防匪賴有實權，不知厲行一黨專政者，能分其權於民衆，而使各自爲防否也？





# 共產黨在廣東利用農民運動摧殘民團的小史

柳 遺

最近有位朋友拿一張海陸豐旅港難民上國民政府的呈文給我看（聽說上海各報也有同樣的登載），其中歷敘共產黨人彭湃在廣東海豐陸豐兩縣屠殺人民的事實，有許多真是我們平日所萬想不到的，今將他撮要擇錄一段於下面。

「……第三次設蘇維埃政府於海陸豐城，三個月來，無兇不窮，無惡不極，以殺人焚屋之多寡定各區蘇維埃辦事人成績之高下，故不燬田屋契據者殺，不毀阡陌者殺，住大廈者殺，着長衣者殺，有資產五百元以上者殺，商店不放棄管理權者殺，曾爲官吏者殺，年在四十以上者殺，受強迫參觀其父兄受刑而號泣者殺，收斂親屬陳屍未及三日者殺，妻哭其夫母哭其子者殺，經過刑場而太息者殺，不赴聽宣講者殺，聽宣講而不終席或不鼓掌者殺，男女十四歲以上不遵令刺一赤字於臂上者殺，……」

我們看了以上海陸豐人民親口述出的事實，不由我們不發生疑問，固然張獻忠式之屠殺行兇，本是中國歷史上數見不鮮的事實，此種蠻性的遺留，每當天下亂時，必要發作一次，狗抓地毯

，本性難移，彭湃雖係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生，亦復不能外此。然共產黨人何以遽然能在廣東發展如此的蠻性，則不能不追溯之於數年以來共產黨假借國民黨農工政策——所謂三大政策之一——之名義，在廣東農村造成潛勢力之經過。共產黨在廣東所做的農民運動，到處所遇見的勁敵，並不是政府，官吏，和軍隊，而却是人民自動組織的民團。因為當時政府已大半為共產派所把持，不但對於共產黨這種運動不加干涉，而且反處處幫助共產黨摧殘民團的自衛運動，官僚和軍隊更不是共產黨的對手，只有民團是當時地方上一大勢力，這種勢力是普遍的，聯合的，也有相當的組織。共產黨要到鄉村中去擾亂，便不能不處處和民團碰頭。碰頭之後，便不能不起衝突。雖然共產黨屢次假借政府的力量來摧殘民團，然至今廣東民團的潛勢力仍然還不小，不過有些地方如海陸豐之類，民團勢力被摧殘殆盡，因此共產黨所率領之農民——彼等美其名曰農民自衛軍——遂乘間猖獗起來。我們要想研究共產黨在中國擾亂的詳細事實，便不能不對於這種共產黨與民團的爭鬥事實注意一下。因為通常共產黨自稱為民衆運動，雖然有時不斷為政府，軍閥，官僚所壓迫，人尚可為之原諒，因為民衆與當局者之衝突本是不能免的，獨有廣東的運動，共產黨却幫着政府去摧殘民衆自衛的民團組織，這種舉動雖欲不謂之為反民衆，反革命而不可得。共產黨這種摧殘民團的舉動不祇在廣東一省，如湖南等處也有相類的事情，不過本文因材



料關係，只限於廣東一省的情形。可惜著者非廣東人，所述內容當然不敢說十分正確，然大半皆根據文件章程等正式材料，尙不致有多大疑點。且所根據者皆爲共產黨假國民黨各義所發表之文件，就此種對民團不利之文件中，猶可發現一二廣東人民反抗政府及共匪之真精神，可見事實所在，非一手所能掩蓋天下人耳目的了。

以下我們分幾節來敘述他。

### 一、廣東民團發展的經過

民團是甚麼？照共產黨講起來，是土豪劣紳地主階級把持的工具，是壓迫農民的武裝階級。

然而事實上是否如此呢？各地的民團領袖者主持者誠然多是紳士和地主，其中也難免有不肖分子把持作惡，但把紳豪看作是一個特殊作惡階級，以致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已經講不過去，而謂民團完全是紳士私人的工具，尤爲不通。民團是一種地方有身家的人民——共產黨所謂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幾乎全部都是有家可保——聯合自衛的組織，有智識有資格的人當然多被舉爲領袖，猶如共產黨的領袖也多有智識的人一樣，不得謂之把持。

• 民團分子除領袖是紳士居多外，團丁均係普通農民，不得謂爲無農民參加。所負之責任爲保衛地方，爲全體村民生活秩序的保障，假使地方無民團保衛，一遇匪亂，大富之家固然受害，

農民之小有儲蓄者亦一樣受害，甚至貧無立錐之家，但使有妻有女，雖無財產之危險，亦有名譽之損失，乃至孑然一身之光棍，既有此身，即有被殺，被傷，被拉夫，被奴隸之虞，故民團之組織，決不能謂爲只保護富豪之家而已。尤其如廣東的民團，不但對於土匪有防禦之能力，即對於惡政府之苛捐雜稅，濫軍隊之擾亂地方，也都有反抗的運動。中國他日不要全民武裝，全民革命則已，如要全民革命則舍以此全民武裝之民團爲根據外別無他道，乃共產黨對於廣東市有萌芽之民團組織，則利用政府及農匪上下夾攻之力，極力摧殘，以致廣東人至今猶呻吟於軍閥之此爭彼奪，及共匪之殺人放火行兇之下。階級鬥爭說之分化革命勢力，阻礙民衆運動顯然可見了。

廣東民團發展的史略，據廣東國民政府後方政治工作聯席會議對農軍與民團糾紛解決方案決議案所載，約可分爲幾個時期。

第一是幼稚時期。廣東因地方變亂屢經的關係，故人民感覺自衛之需要，遂有民團之組織。最初規模很小，每村中只有幾個更夫巡丁之類，具備幾桿土槍，防備小賊而已。這種更夫謂之更練，即民團之最初雛形。

第二是較發達時期。近幾年來，土匪日多，一般民衆，感覺更練之不足保衛，遂漸漸改辦保衛團，招雇無業遊民，充當團丁，置新式洋槍，以抵禦盜匪，其勢漸張。



第三是農商聯合時期。自孫陳競爭，陳炯明失敗以後，廣東政府爲楊希閔劉震寰諸軍閥盤據，橫征苛斂，無所不至，以至引起人民的聯合自衛運動。同時失敗的軍閥如陳炯明等，也想利用這種民衆勢力作政爭的工具，遂以經濟和武裝充分接濟民團。民團得了這種接濟，遂大大發展起來。各重要縣份均有民團成立，各重要都市亦均有商團成立。而各地民團又有聯團的組織，在廣州市有城北聯團；城東聯團，英德翁源二縣有英翁聯團；西江方面有廣甯，德慶，高要三縣大聯團；有封川，鬱南，蒼梧大聯團；中路有台山等五邑大聯團，有南海，番禺，順慶等縣大聯團。這些民團既有犀利的槍械，充足的經濟，又有雄厚的聯合勢力，當然不肯受政府的無理壓迫，所以屢起反抗運動，最後還有商團事變發生。論商團的事變其中誠不免多少有失意軍人及香港政府之勾結行爲，但主因仍在政府欲解散民團勢力因而激起的反抗，當時廣東政府乃不惜用最殘酷的手段，火燒西關，屠殺民衆，真是無理已極。廣東民團經過此一番大摧殘，遂無復從前的勢力了。

第四是民團恐怖時期。自商團失敗之後，廣東政府即用嚴厲的手段去收繳廣州，佛山，及附城各地民團，商團的槍械。各地民團受此打擊遂入於恐怖狀態，政府對待他們，不是要罰款，便是要繳槍，以致領袖人物紛紛赴港澳，民衆失了指導，無法進行。安孫派的意思竟欲將民團

澈底剷除，不許人民有武裝自衛的組織，幸而當時該派與劉楊之暗鬥正烈。沒有餘力對付民團，且民團勢力亦非一味高壓所能消除，遂改取和撫政策，設立民團統率處專管民團事宜，下令統一民團，將商團一律改爲市民團，保衛團一律改爲民團。「因爲民團統率處主持者不了解政策的結果」，反佈告全省一律舉辦民團，佈告的開始兩句便說：「官衛不如自衛」，「以辦民團爲貴」，這兩句話依我看來本是表示民衆自衛精神最好的話，但是共產黨在敘述這兩句話的時候，却不勝太息之至。

第五是民團復振及與共產黨衝突時期。民團在這種情勢之下，遂漸漸恢復了勢力，以前的主持人物，也紛紛回來，重振旗鼓。這時候恰好共產黨正在積力做所謂農民運動，在國民政府保護之下，到處組織農民協會，鼓動農民作抗租運動，打燒地主的家，搶劫財物，於是民團與農會遂發生惡感，而亦到處有打農會，捉農運領袖之運動。共產黨知道徒恃農會尙不足以抵抗民團的武裝，遂創設農民自衛軍。現今廣東一般人都呼之爲農匪，佔據山林，專做打家劫舍的行爲，這次彭湃之佔據海陸豐，即利用此種勢力。

## 二、廣東民團的組織

據修正廣東全省民團條例所規定，各縣民團分爲鄉區縣三級，以鄉民團爲基本組織，鄉有鄉



團局，區有區團局，縣有縣團局。區團局由各鄉團局代表組織，縣團局由各區團局代表組織。

縣團局直隸於民團統率處。各團局得聯合組織聯團局。廣州，佛山兩處為特別民團局。

各民團每團丁十名編為一分隊，置分隊長一員；三分隊為一小隊，置小隊長一員；三小隊為一中隊，置中隊長一員；三中隊為一大隊，置大隊長一員；三大隊為一團，置團長一員；若干團為一總團，置總團長一員；由各該團局遴選。此係政府所規定之組織，實際上各縣的民團組織，當不能如此整齊劃一。到十六年四月，政府又將民團統率處撤銷，改歸軍事委員會團務委員會接管。各縣團局之組織，除總團長，團長，隊長，團丁之外，又有團董，督察，文牘，會計等名目。各縣聯團有常備團丁至數百人以上者，教練官多係退伍軍人。

### 三、共產黨在廣東做農民運動的經過

據民國十五年十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報告，廣東的農民運動約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國民黨改組以前的農民運動開始期。民國十一二年之間，海豐農民發生減租運動，組織海豐農民總會，繼有陸豐，惠來，惠陽，紫金等縣相繼組織，又共同組織廣東農民聯合會。共產黨在中國組織農民從廣東海豐縣起，大約即是受彭湃等指揮，故今日海陸豐受禍獨烈。



，其禍因非止一日。至民國十二三年之間，順德，花縣，廣甯等處，亦相繼組織農民協會。

第二時期是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後到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的時期。自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後，共產黨把持了國民黨，乃制定農工政策之口號，以發展共產運動。由黨部分派農民運動特派員於各地，從事運動。這些特派員大多數俱為共產分子，雖假國民黨農工政策的名，實際上却是專做挑撥階級鬥爭的工作。以後各地農民協會相繼成立。自十二年之始到十四年五月，全省有農民協會之縣共二十二縣，會員人數據說達二十一萬以上。十四年五一節，舉行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一百七十七人，通過農工聯合，及加入赤色農民國際，及其他重要決議案七條，成立全省農民協會。這時候農民運動已經彰明較著地赤色化起來，而各地的衝突搗亂事件亦遂層出不已。

第三時期是全省農民協會成立以後到十五年五月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的時期。自全省農民協會成立以後，已有中心機關，發展更為迅速。自十四年五月到十五年五月，一年之內會員人數據說由二十一萬增至六十二萬以上，有此項組織之縣，增加到六十四縣。中央黨部先後派出特派員八九十人，分赴各地宣傳組織，皆為共產分子。全省農民協會之組織與活動亦愈進步，全省分為六辦事處（東江，北江，南路，西江，中路，瓊崖）以指揮各地之工作進行。宣傳品有各



種壁畫，標語，宣傳大綱，小叢書，定期刊物（犁頭週報）等。到十五年五月開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二百餘人，有廣西等十一省均有代表參加。共產黨在這時期用盡力量去到民間去宣傳組織搗亂破壞，一方面固然得到不少的成績，一方面却也激起有業良民的反感，而民團與農匪的衝突遂日見激烈，但是共產黨因有政府作護符，故仍為所欲為，毫不忌憚。當時人民因厭惡共產黨的關係，遂連帶而厭及國民黨，一般輿論有「農會是土匪」，「農會要解散」，「農會是兒子，國民黨是父親」，「農會是抬轎的，國民黨是坐轎的」等語。

第四時期是自十五年五月到清黨以前的時期。此時期中共產黨在社會上之勢力已經普遍，遂到處利用所謂農民自衛軍者向各地良民搗亂。於是民團與農軍之衝鋒遂有加無已。農軍成立之經過可於此略述之。自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後，共產分子大起活動，又有汪精衛，廖仲愷，甘乃光等在上贊助，故共產式之農民運動大興，及與各地民團一再衝突，共產黨因無武裝往往吃虧，農會被毀，農運人員被打之事，常常發現。因此共產黨乃感覺武裝宣傳之必要。其初僅招收土匪，盤據山林，遇事報復，其後得政府正式之許可，乃有農民自衛軍之名目出現。

據共產黨自己宣傳農軍之三大優點，一編制除土匪民軍壓迫特別利害的地方有警備隊外，大多數均是義勇隊，有事才出，無事耕田；二因此他們的經費可縮少，不需要苛抽；三領袖均是最勇敢

最覺悟的純粹農民，也多數是本黨（指國民黨）黨員，其中間雖有少數智識份子，多為鄉村中覺悟青年；四農軍隊員非農民不准當，所以完全是農民。其實農軍的基本隊員盡是土匪，有事則出而禦敵，無事則藏伏山林，經費全從劫掠而得，當然不必有經常經費。領袖者多是土匪頭目，即所謂最勇敢最覺悟之農民是，此外則十六七歲至二十左右的高小畢業生佔大多數，即所謂鄉村中覺悟的青年是。

#### 四、民團和共產黨衝突的原因和事實

廣東人民反抗共產黨的精神和事實只有在民團和農團的衝突中表現得最真切。論廣東的事件須注意當時支配廣東的三大實力，第一是國民黨政府的勢力，國民黨政府因當時為共產份子所把持，沒有人敢公然反對此種農工政策，故共產黨得肆行無忌，且政府因從前商團事件，對民團頗少好感，因此形勢上于共產黨有利。惟民團勢力甚大，領袖多地方有力人物，政府亦不敢十分得罪，且政府中彼時已有反共派存在，雖不知利用民間勢力，然對於共黨多少總有打擊。第二即是共產黨的勢力。共產黨除把持國民黨各級黨部及在大都市做工人運動外，又極力從農村下手。但農民大多數是有產業的，不容易受階級爭鬥的宣傳，所以共產黨的農民運動不得不全部建築在土匪及流氓地痞身上。這樣才能專門做破壞地方秩序的工作。第三是人民的勢力，



這種勢力在都市即是普通住民及商人，在農村即是普通農民及紳士。共產黨的破壞計畫直接受害者就是這一般普通人民，故人民之反抗也最甚。共產黨不得已，遂想盡方法去破壞他，於是對都市運動之領袖則詆之為買辦階級，對鄉村運動之領袖則詆之為土豪劣紳。幸而廣東的民氣發揚最早，商團民團之組織最完備，故雖經共產黨與政府之聯合壓迫始終不會失敗。這一場人民武裝自衛與具備政府走狗及土匪化身雙料資格之共產黨爭鬥的歷史是值得我們注意研究的。

民團和共產黨把持下的農會農軍起衝突的原因，兩方當然各有理由。據共產黨講：民團的罪惡有四種：一民團剝削農民；二民團壓迫農民破壞農民組織；三民團幫助惡地主剝削農民；四民團不准農民自衛。在一般人民的意見，則以為共產黨式的農民運動的罪惡有七種：一農民運動常以減租免稅等口號向地主搗亂，而對於政府的加租稅却極力贊助；二農民運動常利用流氓地痞欺壓良善人民，稍有土地財產者即指為土豪劣紳，結果引起農民許多糾紛；三農民協會不安本分，干涉司法行政，及地方上種種事情；四農民協會是土匪流氓的組織不是農民的組織；五共產黨專門利用下流無智識的愚民以便其操縱；六農民自衛軍常與民團衝突，衝突之後即利用官廳勢力來壓迫民團；七許多貪吃懶做的農民，藉組織農會為噱飯地，故農會成立日多，農村生產力亦日弱。（此係共產黨所舉的例，故口氣尚多未盡如實之處）。以上兩方的理由依我們看起來，



都有道理。民團因爲要維持常備名額，經費自然不得不多向人民征取，而其間也難免有土豪劣紳把持漁利，倘若共產黨的農民運動祇是對這班豪紳作攻擊，一面訓練農民的自治能力，一面監督豪紳的作弊爲惡，則未嘗不可收得一部分效力。無奈共產黨根本觀念並不如此平易近人，他們的根本觀念是無產階級專政，站在無產階級的地位看，不但土豪劣紳應該被攻擊，即畧有資產的小資產階級亦在被剷除之列，（如海陸豐蘇維埃政府之下，有五百元以上之財產者即應被殺，試問五百元財產能算得資本家嗎？有十畝田的自耕農即已有五百元以上之財產，能謂之資本家嗎？）但是農民大多數都是小資產階級，無由受共產黨的利用，因此共產黨要找純粹的無產階級就非找到土匪流氓地痞的頭上不可。一找到土匪地痞，則不但紳士受擾，即普通人民也不得不受擾了。在舊式民團制之下，雖然紳士權柄很大，但普通人民仍有表現民意的方式，紳士如果作惡太甚，人民也有監督的方法，土豪劣紳固然有之，但公正紳士也還很多，舊式的地方自有一種公認的軌道，故紳士之作弊不能超過若干範圍。至於共產黨所利用的土匪地痞，則平日即已肆無忌憚，又得到學說上的公然鼓吹，和政治上的公然援助，更該胡行亂作了。在當時我們講這種話，共產黨尙可用表面的話來敷衍辯護，但是到了今日，共產黨的真相業已大露。一面彭湃等在海陸豐等地公然作張獻忠式的屠殺，一面共產黨總部又公然宣布流寇式的遊擊戰略，並在宜興，



無錫，黃安，茶陵，廣州等處做出燒殺焚掠的運動，可見共產黨農民運動的目的，並非僅僅要打倒土豪劣紳，而却是要打倒一切略有資產的良民，這樣人民爲自衛起見，只得把他們當作土匪流寇一般看待，而用抵禦土匪流寇的唯一工具民團來抵禦他們，雖然人民多出幾個錢，雖然有時被劣紳土豪所利用也顧不得了，也只得忍痛去做了。這叫做『毒蛇螫手，壯士斷腕』，民團之與匪之不斷的發生衝突，其真原因在此。

民團與農會農軍等衝突情形，因爲無詳細的材料可根據，但據共產黨的報告，一年之間已有二十餘起事件發生，恐怕實際上尚不止此。雙方起初或尚有主義或公理之觀念，其後愈演愈烈，成爲兩絕不相容之團體，於是見面即殺，逢人即鬥，不問青紅皂白，與廣東普通之械鬥無異，全然成爲無意識的蠻動了。

#### 五、共產黨利用政府摧殘民團的策略

單是社會上的戰鬥，共產黨一時尚無抵抗民團的能力。因爲民團的宗旨正大，分子都是有身家的良民，不比農軍之土匪行徑，故容易得人信仰，而且民團的發展歷史也較長，雖然屢受摧殘，潛勢力究不可侮。教練者多係退伍軍官，非土匪之漫無紀律者所能抵禦。因此雙方衝突發生，共產黨多是吃虧。共產黨知道單從社會方面下手，決不足以消滅民團，於是利用當時政

府容共之政策，假政治力量，摧殘民團。今將共產黨在後方政治工作聯席會議議決的農軍與民團糾紛解決方案中所決定的對付民團的辦法鈔錄於下，藉以見共產黨摧殘民團策略之一斑。

(A) 對雙方的：

(1) 凡已經政府準可成立之民團農軍，應在可能範圍內隨時互相聯絡不得歧視而生糾紛。

(2) 民團農軍不幸而起糾紛的，應該立刻設法制止，服從團務委員會公平之解決。

按以上兩條，第(1)條係門面的話，不必注意，第(2)條所謂團務委員會者，實際為共產分子所操縱，名為公平解決，實際當然偏袒。

(B) 對民團的：

(1) 民團有帝國主義買辦階級無聊政客失意軍人士匪等勾結謀反革命者，或摧殘農會者，一律解散。

按若實行此條，則凡一切民團與農會發生糾紛時，皆得以摧殘農會及勾結帝國主義等之罪名加之，尙何有公平解決之可言？

(2) 聯團早經團務委員會取消，當再通令各處縣屬執行。

按聯團取消，則人民聯合之勢力不大，政府即得以任意剝削人民。



(3)縣團局區團局之組織於治安無補，每爲土豪劣紳及一班反革命派所把持利用，抽剝人民，要挾縣長，橫行鄉曲，流弊絕多，當一律取消，繳械解散。

(4)對全省民團舉行一次精密的調查和統計。

(5)對已成立而未有犯着(1)(2)(3)條例的民團，須由政府每縣酌添專員若干去施行政治訓練及監視行動。

(6)民團組織手續要嚴密，使一班豪紳無法混入，使民團成爲真正的人民自衛團體。

「附」民團組織的手續……(一)在未籌備之前須先開該地全體人民大會，得大多數之同意，並選出籌備委員，將要組織民團的理由計劃和該地狀況詳細報告到團務會；(二)經團務委員會審查認爲有組織之必要及准許其組織時才委任籌備員專責籌備；(三)既得團務會之許可，籌備時方得呈請團務會代行購置槍枝抽收經費設置團丁；(四)籌備妥當時再行將籌備經過，職員團丁名冊，槍枝清冊，預算清冊等呈報團務委員會，經再次審查批准，認爲可以成立之時，方得正式選舉職員，開幕成立。

(7)縣長不得擅准民團立案，不得擅委民團職員，所有民團立案均須到團務委員會立案，以歸統一。

按縣區團局取消，則民團領導無人，自然名存實亡。組織立案須經團務委員會裁可則共產黨人可從中操縱，酌派專員施行政治訓練則所派必皆共產分子，民團就不得不全入共產黨掌握之內了。

(8)在已有農軍組織的地方不準再設民團，以免糾紛。

(9)在已有農會組織的地方，組織民團，須得農會的同意，如民團成立在先於農會者，該民團得由農會請求改為農軍。

(10)民團團董一律改委員制，從新召集人民公選過。

按根據(8)(9)兩條則民團之生死幾全受農會農軍之支配，與帝國主義者之亡人國家後所用之監督人民方法相似。委員公選名似公允，其實人民漫無組織，全受共產黨之操縱，無異於共產黨指派。

(11)，(12)略

(13)農村民團以鄉為單位，鄉以外不準另有其他組織(禦匪得臨時聯合)

按如此則民團勢力非常微弱，臨時烏合，安能禦匪？不過削弱人民武裝力量之計而已。

(14)，(15)略。



(16)爲使上述計劃施行有效，我們承認必有一個專責機關，應該把現有的團務委員會擴大他，給他獨立權；但必要絕對受中國國民黨的指揮，由中央黨部農民部，省黨部農民部，國民政府，總司令部，總政治部，省政府，各派員組織之。

按所謂農民部等機關幾全爲共產黨人把持。即如當時廣東省政府農工廳廳長甘乃光即是共產黨的工具之一。他在農工行政人員講習所講演，有一段話說：

「……拿一個縣長來說，他起初很革命，後來站在紳士方面，辦了民團，便不革命，我們很容易看得清楚，但他自己是看不清楚的。本來該處地方多土匪，防軍太少，地方遼闊，只可靠人民自己組織軍隊自衛，防禦土匪，這是最好不過的方法。驟眼看來，這種辦法似乎很對，其實大錯特錯，因爲民團是在紳士的手上，與農會作對，全是反革命的。何以他會這樣辦民團基幹隊呢？我本來是要負一部分責任的，因爲當時南路縣長會議，曾討論過民團基幹隊的問題，後來才知道這個民團是和農會相對的，是反革命的，這是我任了農民部之後才認識清楚的，現在我的思想已經進步，而他尙未進步，故他雖立心革命也革不來了……」

又道：

「……有一個縣長，也確是很革命的同志，我便派他去。初時，他確實幫助農會，全縣農民都稱贊他；但後來便辦了民團基幹隊，便漸漸站在紳士一方面，漸變成不革命，甚至反對農民協會了……。」

這位縣長不知是誰，大約是不肯賣了天良去恭維農會，因此甘乃光便叫他是反革命了。但是爲什麼反農會便是反革命，甘氏並沒有告訴我們理由。農工行政操在這一一般人手裏，當然共產黨要主張擴大團務委員會權限來干涉民團了。

共產黨對於民團採取如此嚴厲的態度，現在我們再轉回頭來看看他們對於農軍提出的辦法。

### (C) 對農軍的：

(1) 我們認定農軍的組織還未完滿，槍械子彈缺乏極點，政府應當廉價賣給他，使他軍實充足，增加禦敵能力。

按此策若行，則共產黨有了充實武器的農軍後援，便可以一舉而顛覆國民黨政府，建設蘇維埃政治了。

(2) 對於農軍訓練，黨部應該增添軍事政治訓練人員去專責訓練，擴大農民自衛的組織，使成爲中國國民革命的基础勢力。



按中國國民革命而全以土匪式之農軍作基礎，則中國全國都將變為海陸豐第二，彭湃之徒將大得意，人民除每日高呼蘇維埃萬歲三聲以外（現在海陸豐是這樣做），也就可以不必再有何動作了。

統觀以上共產黨對付民團和農軍的各種策略，完全是襲用戰勝國對付戰敗國的手段，其用心狠毒，可謂達於極點。此決議案成立後未知切實執行否？大約當時國民政府忙於北伐，無暇解決民團問題，不久清黨事作，共黨匿跡，決議案更無從提起。這也是廣東人民的福氣，否則倘若照此計劃，將人民自衛的武裝完全解除，七八年來苦心培植之民團勢力一掃而盡，不但共黨猖獗無法抵禦，即在平日何以反抗駐防軍隊？何以防禦土匪蹂躪？更何以憑之與害民的政府作戰呢？幸而天假之便，共黨匿迹，民團至今仍然存在，將來廣東民衆有了對政府，對軍隊，對土匪，對共產黨作戰的武器，全民革命之實現，或者仍在這一班人手裏呢。

### 結論

就上面所述的看來，共產黨之摧殘民衆武力可謂毒極。惟我們有可引為安慰的，即廣東民團經共黨與政府之雙方壓迫，仍能始終保持相當實力，不至全歸失敗。此次廣州敗後，共黨四竄，幸賴有民團截擊，才不至蔓延過大。共產黨此後所採策略，係純用流寇戰畧，欲防止此種

流寇戰畧，尤非正式軍隊與民團合作不可，單靠軍隊尾擊是絕不成功的。惟有處處容人民發展自衛的組織，實行堅壁清野，使流寇無處可逃，無物可搶，則結果自然作鳥獸散了。不過可惜現今掌握政權軍權的人們，一面雖曉得怕共產黨的復起，一面却又處處對於防共利器的民團加以疑忌，這樣首鼠兩端，舉棋不定，結果非失敗不可，失敗以後，共黨復起，政府人民，同歸於盡，前途就不堪設想了。言念及此，不寒而慄。我們且舉一段近來有關民團的記載以證明上面的話，就此作個結局。

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申報第三張載云：

### 「廣州商民組織自衛團之波折」

廣州自此次慘受共產黨徒糾率農工團焚殺劫掠後，商場損失，數逾千萬，事後痛定思痛，共籌亡羊補牢之方，僉以及時組織市民自衛團爲唯一急務。迭經省市兩商民部督促五商會，迅速進行。并由五商會一再假座安公街總商會所，開各商會聯席會議，并於十九日通過廣州市民自衛團章程全部（原文見二十六日本報），散會後，即於二十日用各商民團體名義連同章程，呈請政治分會核準備案。政分會據此，當於二十日晚政治會議席上提出討論，是日出席委員，陳公博，陳樹人，甘乃光，李福林等，即席互相討論，多數意見以原章程規模擴



大，有所謂區隊大隊，統計當有槍械數千桿，以之捍衛商埠，利益雖大，但既聲明不涉政治意味，自無需政府委員統率；惟丁此糾紛時期，地方正值多事之秋，若以一個社團具有數千槍枝勢力，不幸或爲一二野心家乘勢利用，則未來糾紛亦屬可慮。某委員主張可准其暫行設置，一俟地方甯謐，即飭令撤銷，以免引起工商糾紛。某委員謂既准暫設，則各商民必備款領械，每家所費不貲，若屆時又令停辦結束，未免予人以難堪。結果卒因多數意見，現在省市治安，已異常甯謐，軍警實力，實足以保護周全，組織市民自衛團之舉，似可暫行從緩，以免引起工商間之糾紛。遂將本案議決暫緩辦理，大約日內即有明令飭知各商會知照矣……。」

以上是最近廣州商民自辦商團的一段波折史，大家看了之後，作何感想？

（完）

# 民主政治與階級政治

叔耘

## (一)導言

民主政治總算是近代人的中心思想了。但是支配牠的平等觀念是否正當，是否切實，在某部分人的心目中，仍不免成爲一個問題。最近數十年中，專政心理特別發達，一部分青年——民主政治最修明底國家的青年也在內面——回憶以前的政治制度，夢想未來的社會組織，對於人權實言所包含的種種原理，不但發生疑惑，並且感覺厭惡，因而從事極端底政治活動，在充滿了自由平等思想的二十世紀，公然主張各種專制，公然主張階級政治，這種現象，在表面上看來，可說出人意料之外了。但是我們如果仔細考究一番，就覺得現在的反民主政治潮流，不是沒有根長久底醞釀的。現代反民主政治運動的派別起因及其目標，雖非常複雜，而其手段却有不少相同底地方。就是說：近代反民主政治者見到今人每以科學裁制道德行爲，於是利用生物學的教訓來駁斥民主政治。因爲近世生物學的三大柱石：遺傳論分化論與競擇論，在表面上確與主張平等自由平和的民主政治衝突，確與主張消滅階級制度的民主政治衝突。自然界不是一個鬥爭不息的戰場麼？不斷底鬥爭又不是進步的條件麼？生物學告我們：弱者應該消滅強者應該



獨存。生物學告我們：後天底性質必漸變爲先天底性質。生物學告我們：動物愈高級則其組織愈複雜，則其官能愈分化愈不自由。所以「生物的競爭」，「性質的遺傳」，「官能的分化」，似乎就是表現進化的三個公式，恰恰與民主政治的精神相反，因爲有許多說近代民主政治日趨於社會主義，實有阻止自由競爭的弊病；因爲有許多說近代民主政治極力廢除階級制度，似乎太不注意遺傳的勢力；因爲有許多說近代民主政治的平等要求不容含有等級性分歧性的制度存在。既然如此，民主政治的精神與自然界的現象豈不是完全相反麼？

這種衝突的事實，據許多自然科學家說，是毫無疑義的。大家都知道赫克爾(Haeckel)在進化論的證據中曾聲明「進化論是荒誕底烏托邦底平等思想的最好解毒劑」。史密德(O. Schmidt)說：「假使社會主義者是機警底，那末，他們非撲滅達爾文的學說不可，因爲此種學說明言社會主義不能應用(註一)」。綏格勒 (Nieber)更爲痛快，他把社會民主政治的種種理論與達爾文的種種學說一一比較，使他們成對抗形勢(註二)。所以法人納法爾格 (Bataillon)有一次極沈痛地說道：「今日的學者都變成達爾文的信徒了。他們甚至利用此種達爾文主義爲資產階級說話。現代人不以上帝的名義把窮困加於勞働階級的身上了，但是他們却用科學的名義去懲罰他們」(註三)。

其實生物學所反對的，不僅是社會主義而且是民主政治思想。赫胥黎（Huxley）說：「人生而自由平等這句話，在科學的立場上講，是異常可笑的。假使人永久是人，社會永久是社會，平等亦必永久是一種夢想。所以假設有平等存在，是一種事實上的錯誤，所以建築在此種假設上的政治學說，絕不可能（註四）」

人種社會學者（anthropologists）反對民主政治原理的言論比較赫胥黎否認平等的言論更為徹底，更為激烈。拿蒲石（Vacher de Ripougat）稱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發端的十八世紀為歷史上『最反科學底最空想底世紀』，並且用種種事實證明『民主政治制度是自然淘汰的最惡條件（註五）』。阿托亞孟（Otto Ammon）說得更有精神：『社會秩序是建築在不平等之上的，不平等是一種不可消滅的事實；牠如生如死不能與人類離開，牠的不變性與數學真理一樣，牠的永久性與星辰運轉的定律相同（註六）』。所以著人種社會學與社會科學一書的托皮納爾氏（Tippinier）竟為他們下一結論曰：『科學的客觀事實和人類的主觀願望兩相衝突』。科學以不平等的事實教訓我們，而我們偏要主張民主政治，偏要希待平等，這不是違反自然麼？

有了這許多科學家的宣言，那些反民主政治的政治家與黨派，自然囁嚅萬分了。他們說：我們以神學反對民主政治，你們一笑置之；我們以哲學反對民主政治，你們仍然否認；現在你們



自己迷信的科學也反對民主政治了，你們還敢強辯麼？所以近代法國的復辟黨竟以真正底實證論者（Positivistes）自居，並極力推崇孔德，稱他爲他們的政治導師。他們的首領摩哈斯（Ch. Mauguin）竟依據「科學」，大呼其口號道：「R' inégalité ou la mort R' inégalité ou la décadence! R' inégalité ou l'anarchie!」，意謂人類有兩條路：一條是不平等；一條是衰頹，混亂，滅亡。希望「衰頹」「混亂」「滅亡」的人，主張平等好了，主張民主政治好了。

所以總括反民主政治者的策略，完全是以科學——就是說生物學——駁斥平等觀念。他們利用近代自然主義的三大柱石——遺傳論分化論與競擇論——構成一種自然主義的社會學（Sociologie naturaliste），從三方面向民主政治思想進攻：有時她教訓我們本着自然科學的精神，對於個人間的經濟競爭採取絕對底放任態度，普通以社會底達爾文主義（Darwinisme social）稱之；有時牠以社會與機體比較，勸我們造成非常分化底，與機械類似底政治社會，這就是社會的機體說（théorie organique de la société）；有時牠闡明遺傳的萬能，要我們在社會份子間定出順序底等級，劃出森嚴底界限，這又是什麼人種社會學（Anthroposociologie）。這些反駁民主政治的學說，都是有討論的價值的。我們現在且提出人種社會學所挾持的遺傳論來談，看牠究竟有無打

## 倒民主政治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十九世紀的著作，無論是屬於那一方面，都是充滿了遺傳的概念的。自然主義派的小說如左拉的幾十部 *Rougon Macquart* 固然極力描寫這一類的因果事實，就是當時的歷史家，也特別注意「種族的天才」，以「種族」與「血統」兩點去解釋歷史事變，於是種族即國家之說宣告成立。但是不久大家公認國家的成分實在複雜，世界上並無純粹種族的國家，所以一般人種社會學者——反民主政治者的一派——也毅然拋棄國家界限，進而在國家內面，以種種測量法分出不同底人種來。拉丁族，日耳曼族，中華民族，固是一些不合科學的名詞了，然而短頭族 (*brachycephale*) 長頭族 (*Race dolicocephale*) 確是與實際相合的。這些生理底差異在心理上不是沒有影響的；這些生理底差異不過是種種心理底差異的表現，不過是優種與劣種的記號，一國的強弱盛衰，看這些份子的分配如何而已。

所以據人種社會學者看來，社會組織就是種族的疊置。社會的價值全依此疊置之式樣而定。假使某個社會中的優良種子果得其所，果居主人地位，果未與惡劣種子混合，那末，這個社會必定興旺無比。反之，則必衰敗。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欲明瞭一國的進化，是非運用此種生物學底解釋不可的(註七)，因為階級鬥爭就是種族鬥爭，法蘭西大革命就是高羅人 (二)



gaulois) 的子孫對法郎人 (Ras Français) 的報復。這是人種社會學者郭比羅 (Gobineau)，塞克 (Otto Seeck)，勒賈爾 (Reibmayr)，拿布史 (V. de Rapouge)，阿托亞孟 (Otto Ammon) 等所公認的幾點。

像這樣的一種理論自然極力反對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平等主義，假使果然名實相符，不是要化合全國人民麼？不是要消滅種族界限麼？不是要掃除舊制度作遺留下來的種族階級等次麼？所以據人種社會學者看來，平等思想是一種反自然底願望，是短頭人的夢想，是劣種的自利計算；他們完全不懂得物種進步的基本條件。換言之，他們因為不明白遺傳的勢力而否認遺傳論。不過反民主政治者對於遺傳的概念，不能一致，決不能籠統地加以批評。假使他們相信父母傳予子女的是職業習慣，是專門技藝，是後天底才能，則他們必以為印度式的職業階級制度 (Re regimedes Castes) 最適合自然的傾向；假使他們相信世界上有所謂天生成的優良種子，而且父母傳予子女的是這些先天底資質，不是後天所得的種種才能，則他們所贊美的僅僅是貴族政治；假使他們以為人種有隨時吸收新成分使社會上的精華流動的必要，則開放底貴族政治，就是說近代的資產階級政治是合法底，自然底。

不過無論他們是為職業階級制度辯護，為貴族階級制度辯護，或為資產階級辯護，人種社會

學派的立腳點總是遺傳論，他們所要推翻的總是民主政治思想。我們現在分三段先後說去。

## (二)職業階級制度是否合乎科學？

人種社會學者爲職業階級制度辯護的起點，就是父母的後天才能可以變爲子女的先才能這一個概念。我們的祖先對於某種職業的經驗豐富，則我們自己必更長於此項職業。托皮納爾說：「一個苦力能舉若干基羅，並且因習慣而三倍此數；他的兒子如果與他相似而又繼習此業，必能達到比較大底重量，並能以舉起更重物件的資質，傳予他的兒子(註八)」勞力的職業如此，勞心的職業也是如此。德國的經濟學者史摩勒(Schmoller)似乎也承認此種論斷；他相信幾代不斷底專業可以構成不同底人型(註九)，在社會上發生身分與財富的差別。因此，一般貴族論者如摩納斯之流，竟斷言『人生而爲商人，軍人，農人或海員』，並稱商人之子如果繼其父業必爲更優秀底商人……所以根據這種理論，欲求社會進步之速，各繼祖業，不相錯亂，最爲重要。這是生物界給我們的暗示。斯賓塞不曾說過欲求組織物之進步，必須使構成各器官的單位不變位置麼？(註十)

所以這些推理的前提都是納馬爾克的遺傳論。假使納氏的學說果無絲毫破綻，則這些推理當然可以存在。不過近代生物學的進步早已把納氏的學說推翻了。我們實在不能聽人種社會



學者及一般反民主政治者繼續利用所謂科學定律來愚弄羣衆。

(甲)納馬爾克的遺傳論自達爾文的學說發生以後，不知受了多少打擊；納馬爾克派與達爾文派互相攻擊的事實充滿了近代生物學史，是大家所知道的。納氏以後天性質的遺傳解釋物質變化，達氏則以競擇現象代之，於是他們的弟子遂大起衝突，而尤以達派之威斯曼(Weismann)攻擊最烈。他宣稱遺傳論無從証實。據他研究的結果，生物的細胞有兩種，一種屬於個體，一種屬於種類。屬於個體的爲組織細胞，各種器官都由他們構成；屬於種類的專司傳種之職務與組織細胞沒有關係，是爲生殖細胞。這兩種細胞既是完全分開底，所以我們肉體的組織上雖因職業活動而生某種變態，也是不能影響及於生殖細胞上去的。因此，遺傳之說不能成立。

固然，納馬爾克曾舉出種種實事爲他的學說作證。不過這些實事經過試驗以後均認爲不確。而且足供反証材料的實事更多。中國女子纏足不是有幾百年了麼？而女孩之天足並不成馬脚形式。處女膜不是代代因性交而破裂麼？然未有處女而無處女膜者。這些普通事實已足証明後天性質，才能，與變態之難遺傳，何況有許多實驗的結論全與納馬爾克氏的學說相反？例如威斯曼氏曾將二十二代老鼠之尾切去而每代所生之幼鼠仍是尾長如其始祖；雷格利氏(Ruggley)曾移山中植物二千五百餘種於Michigan植物園內，一年以後，牠們全具平原植物的特徵，可見遺傳

之不能盡信。

(乙)納馬爾克的遺傳論雖不能盡信，威斯曼分細胞爲二種之說亦不過是一種假說，後經他人駁斥，他自己亦不得不退讓幾步，承認組織漿液(plasma constitutif)所受的變動有時亦能影響及於生殖漿液(plasma germinatif)而發生遺傳作用。不過這類的變化是非常稀少底而且是例外底。所以遺傳這個問題迄今尙未得最後底解決。

近代生物學既未能證明職業技藝或後天才能的遺傳性，亦未能絕對否認牠，那末，職業階級制度的辯護者，豈不是不可厚非麼？不然。納馬爾克的遺傳論經過這次反證與反駁以後，已失其絕對性質。以前大家以爲後天才能的遺傳性是一種物理底定律，現在大家公認這是不確底。

遺傳是一件例外底事。欲求遺傳發生，非使機體受絕大之變動以至深切地影響全部不可。

所以根據這一點觀察而遂聲言各人生平所得的一切都可以傳予子孫，成爲種類的特徵，未免一步跳得太遠。我們現在知道能遺傳者不過是影響及於機體組織及細胞核心之病態底變動而已。

這決不是職業習慣或技能所可比喻的。所以聲言職業所給子宮能的種種變動可以復現於子孫的機體之內，完全是無稽之談。加爾頓(Carlton)研究體材與眼色之變遷以後，稱巨人之子女不必碩大，矮人之子女不必短小，藍色眼珠不必產生藍色眼珠。他以爲生殖恰有調和極端，回復



中庸之作用(註十一)。近代生物學上有所謂回復中庸律(Loi durement à la moyenne)，就是根據他的實驗定出來的。生殖有如海潮；海潮每次奔至的時候，岸上的沙灘均被牠的波浪掃平。● 生殖也有掃平個人的異點使新生命回到種類的水平線的機會。所以由此看來，縱令一個家庭專作某項職業甚久，自然也是不許牠變為一個特別種族或階級的。

再有一個心理學底定律可以解釋我們從職業所得的習慣或技能如何很難遺傳。徐爾幹(Émile Durkheim)說：「心靈現象的簡單性與其遺傳性成正比例。牠們愈複雜，則愈易分解消失，因為牠們的複雜性使牠們常立於不定狀態之內(註十二)」。由此可知複雜如我們的專門知識和技能經過生殖變化以後，必定消失殆盡。人類愈進化，人的活動愈需智識的支配，像排字工作，修理機械工作那樣複雜的手術，豈有變為「本能」的道理！豈有變為「遺傳動作」的道理！

所以人種社會學者的錯誤，君主世襲貴族世襲政治者的錯誤，職業階級制度擁護者的錯誤，都是迷信遺傳萬能。其實生物所遺傳的不過是種類的普通稟賦，最多亦不過種種方向未定尚待造就的資質與傾向而已。至於技能是萬難遺傳的。這樣底事實未嘗不是人類的大幸，因為假使什麼都可以遺傳，那智力還有作用麼？後世子孫還有個性麼？還有力氣應付新環境麼？社會的組織決不能像機體的組織那樣機械。不然，還有進步可言麼？

從學理方面談，技能或職業習慣無遺傳性，似乎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我們還要在人類社會裏面求出實證來，纔可以駁倒一般以生物學嚇人的反民主政治者。歷史上不是有名人才人的家族麼？這或許就是才能有遺傳性的證據。我們就拿關於此類問題的調查來考究一番罷。

研究名人家族的學者以加爾頓，德崗多爾（De Candolle），阿丹（Odin）三人爲最著名。

加爾頓所考查的三百家族，一共生了名人一千。赫爾姆（Herschel）一家出了三個天文學者；達爾文一家出了三個自然科學者；柏爾魯意（Bernoulli）一家出了八個數學者；巴史（Bach）一家生了二十二個音樂師，諸如此類的巧事實不在不少。

不過這些例仍然證明不了什麼。因爲無論牠們是怎樣多，總跳不出例外的範圍。一般天才都是從平常環境中顯露出來的。密勒（Smith）的父親固然是一個經濟學家，然而康德却是一個馬鞍工人的兒子；巴史的父親固是一個音樂師，然而項德爾（Handel）却是一個外科醫生的兒子；郭斯（Gauss）的祖先中並找不出一個數學家來，巴斯特爾（Pastour）的後裔中並無化學家。所以縱令「名人朝統」「名人家族」這類名詞是有實義的，也不過表示這種家族中每代所傳的是比較優秀底普通資質而已。這種優秀底普通底資質，並不必施用在祖業方面，始有成效；施用在仍何方面，都是有成效的。法爾巴克（Fouerbach）德之名哲也，其家曾產著名畫家及法學家



各一人，可見由遺傳而來——假使有遺傳的話——的資質並不限於祖先的職業範圍以內。這點更可用德崗多爾氏（註十三）的調查證明；他研究英法兩國醫學院院員家世的結果，知道這些著名醫學者中僅有極少數的祖先是習醫的。

再者，我們各人的才能中，至少一部分是教育與環境造成的。假使沒有環境與教育，任憑你從遺傳得來了多少天分，也沒有作用。所以一個音樂師的家庭偶能產生幾個音樂家也不能完全用遺傳去解釋。與其用這個方法解釋，倒不如用家庭教育與藝術環境去解釋之為切當了。

所以在動物界已難證明的遺傳論，在人類進化史上更難證明；人類自幼至壯所受的社會影響——教育還僅是其中的一種——不知多少。遺傳縱然是真實底，也缺乏表現的機會了。

（丁）技能的遺傳性不能在普通社會裏面記實，已如上述了。但是印度自古即有所謂職業階級制度，可以拿來與人種社會學者對證。一部分人種社會學者不是深信遺傳萬能，主張人各繼其祖業，使每代所得的優良技能，積集起來，構成一代較一代完善的人才麼？不是主張血統與職業永久聯合，使社會包含許多職業種族或階級，各司一種任務，像器官那樣固定，那樣機械麼？所以假使後天才能的遺傳性是真實底，假使人種社會學者據此所提倡的政治制度是合理底，那末

，受了這類思想與制度支配至數千年之久的印度人必定因職業之不同而分爲若干種族，在生理與心理兩方面，都顯出種種區別，以至人各官能化，機械化而不能交換職守，並且人各得發展天才的機會，造成一種事半功倍的進步社會。豈知事實上並不如此。印度人在西人未侵入以前，雖各繼續祖業，並依職業而分階級，不相往來。然結果不但不能得遺傳之功效，使每代所得的技能積集而更精進，並且造成絕對守舊底社會，使大部分天才限於階級制度不能自由發展，以至日漸衰頹，這是大家所公認的。再者，這種制度並未造成許多只長於某項職業的人種來。奉行祖業至數千年久的印度教士，軍人，商人，僕役，在解放了的現代社會中，並不是除了傳教，從軍，經商，服侍以外，就不能幹旁的事；幾千年的職業遺傳並沒有把他們的生理與心理組織根本變更，使他們永爲本能的奴隸，永受祖業的束縛。在現今法律以前人皆平等的印度社會裏面，我們看見往日的下層階級忽然變爲上層階級，而且在心理與生理兩方面，並不弱於素居上層階級的任何一人，這又是大家所公認的。

印度職業階級制度的歷史，證明人類的精神是有彈性的；人類既不是種族的囚犯，也不是祖先的囚犯。所以人種社會學者根據不能證實的遺傳論，要我們永久繼續祖先的職業，形成種種階級，雖困苦亦不應怨怒，雖不平等亦應以適合自然的傾向自慰，雖不自由亦應以服從科學律令



民主政治與階級政治

自安，是不能成立的一種學理，假使這就叫做學理。

六八

（未完）

# 月之初昇

愛爾蘭葛來格里夫人作

諧庭譯

劇中人物

警官

警察甲

警察乙

一個檻樓人

布景： 海港碼頭之一邊。 木樁鎖鏈

等物。 一個大桶。 月色瀟瀟

，三個警察走了過來。

警官，比其餘兩人年紀大些，踱過舞

台到右端，向梯階下望。 其餘兩人

新 路 第一期

放下了一個漿糊缸，打開了一捲的布告。

警察甲： 我想這裏倒是一個張貼布告的好地方。

（手指着大桶）

警察乙： 最好問他一聲。（向警官喊）這裏

張貼布告可好？（沒有回答）

警察甲： 我們在桶上貼一張布告好不好？（

沒有回答）

警官： 這裏有個梯階，從此可以走下水去。

此地極應加以注意。 假如他逃到此地來

，他的同黨也許備好了一隻船，從外面划

進來迎接他。

甲： 這只桶可是貼布告的好地方呢？

警官： 好罷，你可以貼一張。（他們就貼

六九



起一張布告)

警官：(讀布告)髮黑，——目黑，面平，五

尺五寸高的身量，——這於我們偵察上沒有多少幫助——真可惜，他在沒有越獄之前，我沒有機會見他一面。他們都說，他真是一個奇才，全部計劃都是他一個人布置的。像他這樣的越獄，在全愛爾蘭可以說沒有第二個人了。看守監獄的人，一定有幾個是他的同黨。

甲：政府爲了緝拿他，懸賞一百鎊，這真不算多。不過我們警察中無論誰若是能捉到他，必定可以昇官了。

警官：我自己也要留心這個地方。說不定他就許走到這裏來。他就許從那邊偷偷

的來，(手指碼頭一邊)，他的朋友就許在那邊等候他，(手指碼頭的梯階)，他若是從此一脫逃，我們再捉他那就無望了。他也許藏在漁船的海貨堆裏，也許沒人幫我們緝拿獲賞。

乙：我們若是親手捉到他，國人將要咀咒我們，我們自己的親屬都許怪罪我們。

警官：但是，警察的職守也不能不盡。全國的法律秩序，還不是要靠我們來維持嗎？要不是我們，豈不要盜賊蜂起，犯上作亂？好了，快走罷，還有許多地方要貼布告呢，貼完了再到此地來。你們可以把燈籠帶去。快點回來。此地只有月亮和我作伴，怪寂寞的。

甲：沒法子，我們不能陪你。有「他」在獄

裏，又趕上這審判的日子，政府真該多派些警察來。看守着罷，願你好運氣。

（他們走了）

警官：（走來走去，望着布告）一百鎊，并且必定升官。一百鎊倒是很夠用一下子的。誠實人那裏好有一百鎊！

（一個體瘦的人從左邊出現，想又偷走過去。警官忽的轉過來。）

警官：你到那裏去？

人：老爺，我不過是一個窮唱曲的人。我打算把這些（捧出一捲曲譜）賣結水手們。

（向前進）

警官：站住！我沒有令你站住嗎？不准過去

。

人：啊，好好。窮人總是苦。誰都是欺侮窮人。

警官：你是誰？

人：我告訴你也不要緊。我是吉美瓦爾施，一個唱曲的人。

警官：吉美瓦爾施？我沒聽說過那個名字。

人：恩尼司地方的人都曉得這個姓名。你到過恩尼司嗎？警官？

警官：你為什麼會流落到此地來呢？

人：就因為此地正是開審的時候，想賺幾個先令罷了。我正是同巡邏審判官同車來的。

警官：你既是從遠處來，趕快走遠開去，不



准在此逗留。

人：我就走。向我方纔要去的地方走。

（走下梯階）

警官：走回來，今夜無論誰也不准走下梯階。

。

人：我只想坐在梯階上，看看有沒有水手來，買我一兩只曲子，賺幾個錢吃晚飯。

水手們時常很晚的纔回船。我在考爾克

常看見水手們用手車運回碼頭。

警官：走開！不准閒人在此逗留。

人：我走就是。窮人受苦！警官，你也許

喜歡我的一只曲子。這張就不錯。（揭

開一頁）知足與煙斗，——這不算怎樣好

。警察與山羊，——你一定不愛這個。

約翰尼哈忒，——這個曲子才可愛呢！

警官：走開！

人：你聽我唱給你聽聽，（唱）

「洛思城外住有一位富農的女兒；

她向一個高原的兵約翰尼哈忒求婚；

母對女說：「你將把我氣瘋，

假如你嫁給那穿方格袍的大兵。」

警官：閉口！

（那個人把曲譜收拾起來，走向梯階）

警官：向那裏走？

人：你叫我走，我只得走。

警官：不用裝傻！我沒叫你向那地方走；我

叫你走回城去。

人：走回城去，是不是！

警官：〔捉住他的肩頭，推着他〕我告訴你走的方向。滾開去！停在這裏做什麼？

人：〔注視着布告，用手指着〕警官，我曉得你在這裏是等什麼。

警官：干你什麼事？

人：我知道你所守候的那個人，我十分的知道他。——我去了。（向前走動）

警官：你認識他嗎？你回來。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人：你叫我回來，是不是？你想治死我？

警官：爲什麼這樣說？

人：不要緊。我要走了。懸賞就是再加十倍，我也不想和你搶。（向舞台左端走）再多十倍我也不想。

警官：〔追他〕回來回來！（拉他回來）他究竟是什麼樣人？你在什麼地方見過他？

人：我在家鄉克來村見過他。告訴你罷，你不會喜歡看他的。你若和他在一處，你會嚇怕的。什麼樣的武器他都會使用，講到他的力量，他的肌肉像木板一般的硬。

警官：他是那樣的兇嗎？

人：誰說不是呢？

警官：你可是說實話？

人：從巴利凡來的那個警官，死得慘叫可憐，——他是用一塊石頭打死的。

警官：我從沒聽說過。

人：你當然也許沒聽說過。不會什麼事都



登在報紙上的。還有一個便衣警察呢！

——那回他是在利莫理克……那是在攻擊基

瑪洛警察署之後……月色濃麗的時候……

如現在一般……在水邊上……究竟也不曉

得是怎樣。

警官：真的嗎？誰在那裏纔倒霉。

人：真是的。你在那裏站着，望那邊看，

你以為他從碼頭這邊走來，（手指），他就

許從那邊來，（手指着），他撲上你的身，

你還許不知道呢！

警官：簡直應該派整隊的警察來捉他！

人：你若是願意我陪伴着你，我可以在這面

替你守望。我也可以坐在桶上。

警官：你准認識他嗎？

人：一哩外就可以認准他。

警官：但是你不要分享賞金罷？

人：我一個窮人，命該在路上跋涉，在市上

唱曲，還想什麼賞金嗎？不過你不要我在

此，我還是進城去妥當些。

警官：你可以不要去了。

人：（爬上桶）好罷。警官，你整天走來走去

的，也該疲倦了。

警官：倦是倦的，不過也慣了。

人：你今夜也許還要有工作呢。不要着急

。桶上的地方很寬綽，你坐上來，還可

以望得遠一點。

警官：也許是的。（爬上桶，坐在他旁邊

，面向右。背靠背坐着，向不同的方向

守望〕你說話令我覺得有一點古怪。

人：警官，借我一根火柴。（給了他，他

燃着煙斗）你也吃一袋煙？可以安你的心。  
。等我給你劃着一根火柴，你別轉身，  
你可把你的眼睛釘住了碼頭那邊。

警官：不怕，我一定目不轉睛的望着。（燃

着煙斗，兩人同吸煙）做警察也是苦事，  
半夜出來，冒着危險，誰也不知情。人  
民還是痛恨我們，我們只能夠服從命令，  
被派去做危險的事，也不能問你究竟有沒  
有室家的負擔。

人：（唱）

「我穿山越嶺，遙望着莽原，  
在山水明媚的地方我停了步，

豐谷下我疑視一位好看的姑娘，

她在歌唱，唱着干奴哀的荒唐。」

警官：停住罷；這時候還唱什這歌？

人：唉，我只是唱着寬解自己。我想起他

來我真胆寒。想想，我們兩個在此，他  
從碼頭爬上來，就許要害我們。

警官：你可在用心守望嗎？

人：是的。并且是不要報酬的。我該是

傻子罷？我見人爲難，總想幫忙的。唉  
呀！是什麼破了我一擊？（揉胸）

警官：（拍他的肩頭）你將來上天之後會有報  
酬的。

人：我知道，我知道。不過生活究竟是可愛  
。



警官：你要覺得唱着可以鼓起勇氣，那麼你就唱罷。

人：（唱）

「她的頭露着，手脚上了鐵銹，  
她的哭聲悲聲，和着狂風怒號，  
她淒慘的唱，我是老干奴哀。  
她的香唇，帝王都想吻……」

警官：唱錯了。……「她的衣裳染了血污」  
……這纔對，你忘了這一句。

人：不錯，你說得對。我遺落了這一行。（  
重唱這一句）像你這樣的人還記得這樣的  
歌！

警官：有許多事物，我們不想知道，但是我們會知道的。

人：想來你年青的時候，也許喜歡坐在牆頭，如現在坐在桶上一般，身旁坐着旁的孩子，你唱着干奴哀的歌兒？

警官：那是有的。

人：還唱山奔豹，

警官：唱過的。

人：海角綠呢？

警官：也唱過。

人：也許你今天想緝擊的人，年青時候和你同坐牆頭，同唱着歌……世界上是無奇不有……

警官：唏……我看見有什麼走過來了……

啊原來是一隻狗。

人：你說這世界怪不怪？……也許是你年

青時候同玩同唱的小孩子，正是你今明天要捉拏送進監獄裏去的人。……

警官： 真是這樣。

人： 也許有一夜，你唱過之後，別的孩子們告訴你一個計劃，圖謀國家獨立的計劃：……你也許就加入了他們……也許是你現在被緝拏受苦難了呢。

警官： 誰能說得定呢？我年青的時候，血氣是很盛的。

人： 唉，世界是真怪，嬰兒地上爬的時候，做母親的真不知道他將來長大，一生的遭遇怎樣，到頭來誰的結局如何。

警官： 這話聽來奇怪，卻是不錯。等我想想看……假如我不是因爲一時的糊塗，

因爲家室妻兒之累，假如我那時不入警察，也許我自己現在正幹越獄潛逃的勾當，也許現在越獄潛逃的人正坐在我現在坐的地方……也許是我自己想偷逃，而是他在維持法律，我也許正如你方纔所說，像他一樣的用槍彈用石塊殺死他……啊，我真能如此……（喘息，略停）是什麼響？（握着他的臂）

人： （從桶上跳下來，靜聽，向水上望）沒有什麼。

警官： 我以爲是一隻船。我疑心有他的朋友蕩船由這裏來。

人： 警官，我以爲你年青時候，你必是幫助民衆而不是幫助法律的。



警官：那時候也許是那樣的優，現在這時期已經過了。

人：你現在雖然着了制服，有時候心裏也許又起了舊時的念頭，也許步了干奴哀的後塵。

警官：我心裏怎樣想那就不關你的事了。

人：也許你還愛你的國家呢！

警官：（跳下桶）別這樣說。我有我的職責，我知道的。（四顧）是一隻船來了，我聽見漿聲。（走到梯階，俯視）

人：（唱）  
「告訴我，歐發來，  
到什麼地方去嘯聚！  
就在江濱老地方，  
你我早就知道的！」

警官：別唱！我告訴你，不准唱！

人：（高聲唱）

「再打一個暗號，  
吹起進行的調，  
矛槍放在肩頭上，

明月正在初昇。」

警官：你若再不住聲，我就要逮捕你了。

（下面應了一聲呼嘯，和唱這個調）

警官：這定是暗號了。（立在那人與梯階中間）不准你走過來……向後退些……你是誰？你不是唱曲的人。

人：你不用問我是誰，看這張布告就知道了。（手指布告）

警官：你正是我要捉拿的人。

人：（脫了帽子和假髮）（警官捉住了他）我正是。捉住我有一百鎊的賞。底下船上有我的一個夥伴，他送我到一個平穩的地方去。

警官：（還戴着帽和假髮）笑話笑話，你騙了我，騙得我好！

人：我正是干奴哀的夥伴，懸賞百鎊捉拿我。

警官：真是笑話。

人：你讓我過去，還是要我強迫你讓我過去？

警官：我是警官，不准你過去。

人：我本想用口舌說服了你。（把手按胸）什麼聲音？

警察乙：（在外面）就在這裏，是在這裏我們和他分手的。

警官：我的同伴來了。

人：你可不許賣了我……干奴哀的朋友。（敲在木桶後面）

警察甲：這是最後一張布告了。

乙：（兩人走進來）他就是逃脫，他也不會無聲無色的逃脫。

（警官把帽子與假髮藏在身後）

甲：有人從這邊來嗎？

警官：（稍停）沒有。

甲：一個都沒有？

警官：一個沒有。

甲：我們沒有回署的命令，我們陪你在這罷



警官：我不用你們，此地沒有你們的什麼事。

甲：是你叫我們回來陪你守望的。

警官：我又願獨自在此處。你們在這裏談

起話來，誰還走過來？還是寂靜些好。

甲：好，把燈籠留給你能。（交給他）

警官：我不要，你們帶去罷。

甲：你也許要用。雲起了，夜裏恐怕要黑暗。我把燈籠放在桶上罷。（向木桶走）

警官：你們帶了去，別多說話。

甲：我以爲有個燈籠你舒服些。我總喜歡手裏提個燈籠，到處黑角裏照一照（提着燈照）好像坐在家裏火邊，看着柴木一亮

一亮的燒着。（用燈到處照耀，照了桶，

又照了警官）

警官：（怒）滾開去，連人帶燈一齊滾！

（他們走了。那個人從桶後走出。彼此對視。）

警官：你還等什麼？

人：帽子和假髮，那還用說？你一定不願意

我看涼罷？（警官給了他）

人：（向梯階走）再會罷，夥伴，謝謝你。你今夜對我有恩，我感激你。將來打倒強橫扶起弱小的時候我也許可以同樣的報答你。……將來我們的位置都要改換的，等到

月之初昇……（招手而逝）

警官：（背向觀眾，讀告白）懸賞一百鎊！一百鎊！（面向觀眾）我現在有點懷疑，我果然是像我所想的那樣愚蠢嗎？

（完）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新

路

第一卷

第二號

THE NEW WAY

No. II Vol. I

15 February 1928

# 目錄

- |    |                            |     |
|----|----------------------------|-----|
| 一、 | 國民黨的新提案                    | 鐵豆  |
| 二、 | 一黨專政與吾國                    | 立齋  |
| 三、 | 爲國民黨計論一黨專政之利害              | 純士  |
| 四、 | 甚麼是應該清除的共產黨理論和由此理論下產生的實際行爲 | 君房  |
| 五、 | 從思想自由到政治自由                 | 春木  |
| 六、 | 民主政治與階級政治(續)               | 叔耘  |
| 七、 | 獄門                         | 謝庭譯 |



# 國民黨的新提案

鐵豆

國民黨在他的四次全體會議中，有蔣中正的提案與繆斌的提案，其原文雖已早登各報，然仍不妨撮錄在這裡，以便讀者易於參照。（其中有特別可注意的字句用圈號記出）

甲、蔣中正第一次提案原文：

（上略）吾國爲產業落後國家，八十年來，因不平等條約所束縛，日蹙日瘁，不能恢復主權，自由發展，至今尙列於次殖民地，言之痛心。自民國以來，列強之政治侵略與經濟壓迫，着着逼進，復以政治經濟軍事種種之力量，援助軍閥，破壞國民革命，務使我國永成爲無統一政治組織之國家，以便其宰割之私。我雖有依據公理之要求，彼終認爲利益之舐觸，華府會議之決議案，本爲狙公愚人之技，猶一再延宕而未能實踐，其他更可知矣。猶憶歐戰告終，總理一面以國際平等之正義，昭示列強以放棄侵略之必要，並以偉大之目光擬具國際資本計畫，主張用外國專門人才及機器借款，以開發吾國實業，同時致書其當局，代爲解決大戰後之失業工人與退伍兵士，以無形消滅無產階級之革命。如此深謀遠慮，卒不足以動列強之一顧，且變相侵略，層出無窮，勢力連綿，羣思宰割，乃不得不別求對外

策略，以謀實現我民族之獨立與自由。其時蘇俄革命告成，列甯高唱東方革命政策，以援助弱小民族及殖民地反對帝國主義者爲號召。越飛東來，明白表示援助國民革命之誠意，而蘇俄復有首先放棄不平等條約之表示，總理本廓然大公之抱，秉與人爲善之心，遂與蘇俄聯合戰線，以進行國民革命。然蘇俄之在土耳其阿富汗波斯之共產宣傳，可爲殷鑒。故總理又於民生主義演講中，以中國若行共產，猶廣東人穿皮衣、希望翻北風爲喻。可知總理聯俄，實爲進行國民革命衝破列強陣綫之必要採取一時之策略，當時一部份同志，稍明國際常識，不諒總理苦衷，反對之後，繼以破壞，平心而論，有今日軍事之發展，便不可謂當日聯俄之錯誤。靖共以後，苟非蘇俄在吾黨範圍內有主持暴亂破壞革命之行爲，吾黨自不至與之決裂，今則首先來犯，發縱者俄署，指導者俄人，攜貳敗盟，其曲在彼，無所逃於世界公論。經此次創鉅痛深之後，聯俄政策，誠不得不暫告結束，蘇俄如能澈底悔悟，停止共產宣傳，雙方之關係仍有恢復之可能，講信修睦，此異日事。鄙意以爲本黨此時，一面宜擴大三民主義之宣傳，俾世界各弱小民族及殖民地，向爲資本主義之國家所控制，而急於需要民族革命者，咸得進謀解放，共循正軌。一面警告列強，放棄政治與經濟之侵略，自動廢止不平等條約，還我主權，另締新約如其不納，亦可別籌策略，以爲應付。自來外交方針，須視





形勢爲轉移，以後中國之國際地位，當視吾黨之外交運用爲何如耳。此應注意者一。總理創造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制定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孤詣苦心，無非爲解除民衆疾困，增進民衆福利，離開民衆，便無所謂革命。然軍事區域之民衆，當革命進行之際，或不能不忍痛須臾。訓政開始區域，何以人心亦未能安定，昔之箠食壺漿惟恐不及者，今則呻吟苦困，莫敢誰何。進求其故，則共雖去而共產化之工作未盡去也。共產主義爲階級鬥爭，與我三民主義謀各階級聯合以求共同利益者截然不同。容共產時期之各種打倒口號，至今發現流弊，而襲用如故，奉行者不識不知，知之者亦不能自爲風氣，無怪乎社會不安，對本黨漸失信仰。要知革命之成敗，繫乎人心之向背，後方之民衆，既未能解除疾困，前方之民衆，將何以表示歡迎？因錯誤而召懷疑，併宣傳亦失效用。今軍事進展而使民衆失望至此，未免有負歷史之使命，此吾輩皆應引咎者也。鄙意宜將從前混淆不清之口號，爲共黨所遺留而不適用者，概行撤廢；一面盡力闡發本黨主義，爲有統系有組織之宣傳，復對黨內外之有用人才，昭示大公，一律平等吸收，使受本黨訓練，爲國宣力。全國區域，由軍事平定進爲政治訓練，詎非事半功倍，總理主張以黨治國，而遺囑又主促成國民會議，用意何等深遠，吾人日讀遺囑，何可不急起直追？至於民衆運動，原爲國民革命進行中所必需，但自



共產黨侵入以來，把持民運，遮斷本黨，對於農工，則割裂分化，鼓吹鬥爭，用爲工具，使自戕殘，以搗亂社會之秩序，而造成產業之停頓。對於青年，則以讀書求學爲反革命，以蕩逸貪縱爲覺悟分子，誘之以本身利益之異說，驅之於叫囂凌轢之歧途。對於婦女，則利用其單簡之感情，脆弱之判斷，百計鼓動，使之破壞家庭，以圖顛覆社會。諸如此類，已成泛溢之狂瀾。今雖清黨以後，而餘毒竄伏，尙未淨除，又因本黨民運工作人員訓練之未周，一切方法策略，不免沿襲共黨之師承，以訛傳訛。民衆未獲其實利，社會首蒙其弊害。若不暫停進行，澈底整理，確立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之方略，從新作起，則民衆樂利，將無實現之時，此宜注意者二。本黨領導國民革命，有一不變之主義，而無死守不渝之策略。以主義與策略較，自然策略爲輕。往前容共，特策略耳，繼續運用策略，至主義被動搖時，惟有變更策略之一法，否則黨且不保，更何以對總理，此義今日已極明顯無俟贅言。顧自民國十三年改組以來，經無數之經驗與教訓，其最大癥結，無非共黨作祟，既已一致反共，便須一致尊黨。個人見解，縱有異同，果一切以黨爲立場，又有何誤會之不可祛除，感情之不可恢復。鄙意宜將過去糾紛作一結束，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凡容共時期共產化之組織與工作，一概廢止，以求本黨根本之改造。於此須有鄭重注意



者，一須認清總理遺留之主義學說與馬克斯學說及列甫政策，根本不能相容；二須明曉本黨之固定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不盲從蘇俄之國際共產革命；三須確認三民主義爲世界最新穎最中和亦最澈底之主義，勿惑於似是而非之說，爲共產作先鋒隊，令其乘機再入。故闡明本黨之理論，乃爲根本清共之方法，必如此而忠實黨員方能團結，不再爲分化離間之術所誤，亦不爲思想落後所愚。否則目前清共而共何能清，無辜學子，誅戮可哀，被壓農工，犧牲堪憫。長此自亂，國民革命不能成力，共黨必有捲土重來之日，此宜注意者三。

乙、蔣中正第二提案原文：

中正目擊本黨前途叢脞，艱危已達極點，其原因不僅爲共產黨搗亂操縱，中央同志意見之不一致，態度之不忠實，處理黨務之不明不敏不勤不誠，均足使本黨分崩衰落，以至於滅亡。清黨時期，倏逾半年，共產黨逆跡固已大暴國中，本黨精神亦日就湮沒。說者謂容共時期，本黨之病如中毒，清黨以後，本黨之病如虛脫，此實不然，至今日本黨毒仍遍於全身軀，逐少數共產分子於黨外，而沿用其所執持之理論，所採取之方法。故昔者以共產黨操縱國民黨，今則以國民黨繼承共產黨，如此清黨，是僅顧瑣細，坐忘遠大，是僅治皮膚，益害膏肓，本黨前途焉得而不叢脞艱危，本黨精神焉得而不湮沒耶。中正痛念及此，



決然信欲保障本黨生命實現本黨黨綱完成總理建國方略建國大綱遺訓，非將容共期中理論方法一舉清之不可。此中正下列提案意義一。本黨對於民衆，爲實現全民政治早開國民會議計，自應繼續其宣傳組織訓練等工作，但此種工作，應隨對象時期及論的而變更，昔在軍閥壓迫下，本黨民衆運動對象爲軍閥，故以革命的立場，對軍閥所統治一切，無所不用其破壞，破壞工程越大，建設障礙越少，爲建設而破壞，非爲破壞而破壞也。今在本黨統治下，各省區舊有對象既經消滅，建設時期又在目前，若復以破壞爲目的，何異自毀其棧而悲其玉。故今後本黨在民衆中，其目的爲建設的組織建設的宣傳建設的訓練。不特共產黨方法應澈底肅除，即本黨青年黨員幼稚行爲亦須根本糾正。此中正下列提案意義二。本黨一年來，一方因共產黨徒之勾煽，一方因投機份子頂冒，黨籍混亂，無可究結，共產黨徒之殘留在黨內及農工團體中者，投機份子之頂冒黨籍者，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勾結，而各自經營窟穴於黨中，狼狽爲奸於國內，甚至割裂黨章黨綱一部，爲叛黨擾民護符，以致在本黨統治下各省區，非特設計計劃無從實施，即行政統系小康景象亦備受摧殘。若不切實整理黨籍，重建本黨基礎，則暴民專制，部落專制政治等，勢必冒黨治之名，潛長勃興，而黨員負全國惡名，斯須以亡。此中正下列提案意義三。農工商學集團與各級黨部之關





係，各級黨部與各級行政機關之關係，各級行政機關與農工商學集團之關係，雖條文未具，亦經中央黨務會議中央政治會議等大概規定。乃近今所一再不斷發現者，實足使黨務政治同觀走頭無路之尼。例如農協籌備委員之使命，祇謀農協本身之健全，而彼則不待籌備之完成，即皇然以農民代表自居，干涉政治黨務，修復私怨，把持地方矣；工會組織，本以增進工人地位扶助工人生計，而本黨同志因意見不一，派別多門，欲厚植己派勢力，遂以工運爲地盤，始則互訐終且相詆矣。中下級黨部本爲本黨之基礎，基礎之惟一原則爲健全，而今則朝易其人，暮更其名，不足則更互相抵拒破壞，使黨外民衆見之目眩，黨內同志聞之痛心。嗚呼，以本黨之基礎工作，而形成循環報復之乘除，以此治黨，安望統一。此中正下列提案意義四。本黨復活，生命實寄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民國復活，生命實寄於全國國民會議。第三次大會而不舉，黨的基础不能奠定，國民會議而不舉行訓政憲政不能完成，本黨今日所急須籌備者，爲此兩個會議。而籌備之共同條件，爲整理產生此兩會議之各級基本組織。此中正下列提案意義五。根據上述意義，列舉提案條文如下：（一）關於基本理論者，在共黨把持操縱本黨期內，其所採理論之原則爲破壞，爲階級鬥爭，爲反科學，爲虛偽不擇手段，爲以民衆爲工具，爲分裂三民主義爲三個一民主義，爲造成全民

衆恐怖，爲使中國產業由落後而至於絕滅，爲遮斷中國在國際間取得平等優裕之機會，爲打破國民革命軍的基本力量以培植其瓜牙。共黨所採用者如此，則今日而欲改善本黨之理論基礎，應一反其義。其爲破壞者代以建設，爲階級鬥爭者代以全民衆平等互助，爲反科學者代以科學建國，爲虛僞不擇手段者代以仁愛篤敬，爲以民衆爲工具者代以爲民衆服役，爲三個一民主義者代以一個三民主義，爲造成恐怖者代以安生樂業，爲使中國破產者代以造產，爲遮斷中國在國際間平等優裕之機會者代以國際間之平等互助，爲打破革命軍力量者，代以團結革命的武力。凡此數點，皆基於總理之遺訓，中正認爲荷理論的基本不徹底糾正，則凡宣傳組織訓練等均無是處，故首先言之。（二）關於組織者，甲，取消省黨部以下一切畸形殘破的黨部。乙，省黨部未正式成立時，由中央指定各省登記委員專辦全省黨員登記，限期完成整理黨籍工作。丙，廢止中央各級之農民工人婦女青年商民等部，祇設組織宣傳訓練三部，於必要時，得設特種委員會輔助之。丁，於登記時注意黨員之質量，甯少毋濫，登記中分黨員資格爲二，候補黨員無黨的選舉權，戊，厲行監察委員會職權，監察委員會得指導中央及地方特種刑事臨時法庭。己，各省市縣登記委員指定，舊存代行省市縣黨部職權之機關，立時撤消，（三）關於宣傳者，甲，根據建國大綱以政治的建設爲一切



宣傳的中心，乙，制定管理黨部及黨的一切刊物條例，並規定其經費。丙，在國府統治下各行政機關及中央黨部所承認之黨務機關，有犯法濫職行為時，可依法解決，不得為反宣傳對象。丁，在外交問題中，宣傳標準，應適應於政府政策，戊，容共時期慣用之口號標語，一概廢除。其例如：一，妨害黨的統一者，二，影響於黨的系統及民衆治安者，三，破壞政府政策者，四，含混影射，跡近匿名揭帖者，五，與中央決議案抵觸者，六，違背總理遺囑者。（四）關於民衆運動，甲，即速製定頒布農會法，及其他關於農工經濟教育等法規。乙，廢除容共期內一切民衆運動方式，依所頒法規，由各級政府主管機關提倡指導進行之。丙，農工商學間黨的組織宣傳訓練，各級黨部指導之，但其指導員須經中央或各省黨部之訓練。丁，未正式成立黨部區域，不得有政治性質之農工集會。戊，未正式成立之農工會，如籌備處等，不得有政治性質行為，並不得自居代表其區內農工之地位。己，各地畸形農工集團一概取消，重行組織，庚，農工間宣傳要點，一，經濟，二，教育，三，其他實際利益之增進，辛，嚴厲取締農工間武裝集團，及潛伏暴動性之秘密結合。壬，即速籌備農村合作，農民銀行，農村教育。癸，於學生運動中提高科學地位，使同勞力建設事業。子，廢止農工商學等補助金，養成其自動能力，革除收買操縱惡習。丑，



設立大規模學校，培植實施建國方略人才，以上所舉，專言黨務，且爲應立即實施之黨務。

丙

經斌提案原文：

「（一）建設的民衆運動，自從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後，『民衆運動』四個字，好比野火燎原，光燄日盛。民衆運動的意義，是喚醒民衆來參加革命，什麼叫革命，是去舊布新，除暴安良的工作，所以當時人民聽見這種口號，都踴躍歡欣，爭先投入革命軍的旗幟底下，不到一年工夫，便能驅除軍閥，統一江南。不可謂非民衆運動的奇效。但自從革命軍勢力到了長江以後，人民對於本黨的信用，反而逐漸減少，乃至發生『黨軍可愛黨人可殺』等語。這是怎麼道理呢，簡捷的說，還是斷送在民衆運動的手上，因爲自從共產黨混跡本黨以來，民衆運動便變成了共產黨和野心家利用的武器，去實行達到他們大破壞和政爭的目的。他們所指導的是些賄買的民衆，他們所號召的是些強奸的民意，他們所宣傳的祇有階級觀念，沒有國家觀念，祇有私人觀念，沒有社會觀念，弄到結果，農民運動，只落得抗租廢耕，工人運動，只落得工廠倒閉，商民運動，只落得商業停頓，學生運動只落得終年罷課，凡在青天白日旗幟底下的人民不但得不到好處反而受盡荼毒。這種民衆運動，不是

喚醒他來革敵人的命，簡直是喚醒他來革自己的命。雖中間經過幾度清黨，却始終沒有把這種假的民衆運動清去，如果仍舊這樣下去，民衆對本黨的信仰，必有喪盡的一日，軍閥亂國，譬如強盜佔據了一所精美的房屋，肆意搗毀蹂躪，做主人的百姓們，無力抵抗，祇好含冤茹苦的忍耐着，忽然來了打抱不平的革命軍，大施其俠義的本領，把強盜趕了出去，那做主人的，不消說是歡迎萬分了。但他所熱烈希望的，還要有人能替他整理破敗，撫恤痛苦，不料這俠客中間，也有強盜的化身，不但不整理撫恤，反而煽動呼囂，焚燒毀壞，毫不愛惜。那做主人的，不是苦上加苦嗎？他能夠不失望嗎？所以爲恢復本黨的信用起見，爲求革命的成功起見，爲謀真正民衆的利益起見，目下所謂民衆運動的方針，非大大的糾正不可。怎樣糾正呢，就是要由黨部指導民衆來努力從事建設的運動。老實說，真正的民衆利益，決不是單謀片面的利益所能達到的，是要通盤籌算，從根本上的互相調和養長，謀事業的發展，是實地的步驟，謀待遇的優渥，是誤事的空話。在農業未發展以前，農民的利益是根本上談不到的，工業未發達的以前，工人利益是根本上談不到的，所以真正的民衆運動，應如下述：（一）根本的義諦，是要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是要勉勵加工的，不是引誘懶惰的。中國譬如貧家，生產力既極薄弱，祇有克勤克儉，尚可漸望興旺，無論用腦



民衆經濟的緣故。而且中國生產力向來薄弱，國家財源又盡，被軍費吸收枯竭，遂致建設事業，概付停頓，言之實堪痛心。（二）從戰事上說 兵多則駁雜焚亂，往往從中有濫招的，有浮報的，有老弱罷廢鎗械不足的，弄得一個旗幟底下，到底有多少實力，也莫明其妙。這種殘缺不健全的軍隊，對於作戰，不但自己不能取勝，反牽掣了精銳的軍隊，以致大家受累，歷來戰役，都可證明的。（三）從軍紀上說，軍隊既多，紀律訓練難求整齊劃一，其中害羣之馬，往往而有，遂致全體軍譽，因之掃地，阻碍前途之進行，良非淺鮮。（四）從力上說，兵多則首領多，首領多則指揮不統一而力分，容易造成封建式，各自盤踞的局面，財少兵多，則分配不敷，大家都想拿這一份難得的財，去培養他自己的勢力。財愈少，則愈覺可貴，愈可貴則私心愈重，紛爭愈甚。所以說起兵數雖多，說起實力，反不如少數能受統一指揮的爲大。自從黨軍北伐以來，各處望風歸附，聲勢不可謂不大，兵數不可謂不多。但後來的工作，大半費在互相牽制爭奪的上面，人數多起來，成績反而少下去，這就是指揮不一勢力分裂的效驗。綜括說起來，革命的軍隊，是重在質，不在量，決不是空虛散漫殘缺焚亂多而不精的軍隊所能成功的。真正革命的軍隊，是要兵壯器利完健無缺，能受一個首領的指揮，爲唯一主義而戰鬥的精銳軍隊。所以目前救濟的方法，祇有裁兵，要裁





兵，非實行兵工政策不可，將全國陸軍全體改編，選取精銳，定爲五十師，受一個首領的指揮。只要這五十師中，人人能戰，人人爲真正革命而戰，難道還怕不能摧破軍閥嗎？其餘老弱無用的，鎗械敗劣不全的，一概改編爲工兵，派到各地作工，或築路，或浚河，或墾殖，薪餉仍暫由中央軍事機關發給。如是變消費爲生產，化散亂爲純粹，於軍事上，於國計民生上，定有大大的利益。

(三)明定外交政策，中國在國際上，不消說是一個落伍者，束縛的痛苦，欺侮的羞辱，都飽受了，但平心靜氣推想起來，究竟還是自己不能振作的緣故，須得自怨自艾，不能一味歸咎於他人身上。既然曉得我不及人，便應設法提高自己，希望站到和他人一樣的地位去，斷不能反去拖拉人家，要他也站到和我同一的地位來，譬如一個人，自己有了地皮，却沒錢去造房子，傍鄰幾個富家，接連不斷的蓋起高樓大廈來，這沒房子的人，眼看見這種光景，便應得自己奮勵立志，也要設法去造起畫棟彫廊和他們一樣的華麗弘敞才行，斷不是自己不知想法上進，却成日成夜的埋怨那富家，說『他不該到我窮人面前來擺富架子，』天天鬧着，要去拆他們的高樓大廈，希望他也化爲一片平地，然後甘心快意。中國對於各國，就是這個道理，自從共產黨混跡以來，他們的口號是『世界革命』『打倒帝國主義』，他

們所謂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形式，說打倒帝國主義，就是打倒資本主義，因此各國對於本黨的外交策略，不禁滿懷着重大的疑忌。倘本黨目前不求與共產黨爲經濟的分辨，則可無望於國際上得一交友。吾人須知國民黨是中國的，不是世界的，國民黨的工作，是國民革命，不是國際革命，國際革命者是蘇俄鼓煽的口號。他們想要『拆大瀾污』的政策，掀簸全世界的風潮，使勝過於他的國家，也固陷於恐慌不安的境地，而又稱快於心，他們是有作用的，這種『不自己造房屋，專想拆人屋』的策劃，是千萬學不得的，是有野心的。共產黨說起來，以爲『要中國弄好，須得國際革命，國際革命不先革，單想國內革命，是不行的』，這話完全與事實悖謬，理論上亦不通，試看土耳其的革命，何嘗經過國際革命的手續，然而成功却非常偉大，這種好榜樣，爲什麼不看，偏要去看蘇俄的壞榜樣呢？無論何事，總得有先後的步驟。一個人自己管不了，便休想去管他人，爲什麼一個國家，反可以不先管自己而去管他國呢？固然，中國果能完全自立，不受他國的援助，是最好的，但事勢上苟至必需他國援助的時候，我又何憚而不受之，再退一步說，就是不受他國援助，也無妨保存彼此的友誼，何必定要樹怨啓釁，使彼有不利於我的行爲呢？根據這幾種理由，本黨的外交政策，有不能不明定更正者，請分述如下（一）策略宜求切實，外





交上不可妄自菲薄，亦不可妄自夸大。妄自菲薄，則爲賣國，妄自夸大，必陷孤危。中國外交失敗，固不待言。但弱國無外交，千不是，萬不是，總是我自己沒有實力的不是。譬如一個孩子當家，無知識，無能力，被人家拐騙田產，佔奪房舍，也是意中之事，如果這孩子要想恢復損失，總得先培養自己的實力才行。到了年歲長大，知識充足，精力壯健，那時候人家自然不敢欺侮，從前喪失的物產，自然可以交涉順利了。倘不此之圖，一天到晚叫器着，說要打倒人家，這不是愚妄嗎。中國就是一個孩子，從前受了列強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一方是由於知識的不足，所以受其朦混，一方面是由於武力的不足，所以受其威懾。要想根本上解除這種束縛。須得切實從培養知識及武力着手。只要知識充足，自然朦混不去，武力一強，自然不敢威懾。到了這個時候，不必聲聲口口喊打倒，而他們自然會讓步了。倘只知空說大話，傷感情而啓仇怨，恐怕天天說解除束縛，却永遠無解除的日子哩。(二)步驟宜認清。本黨革命，是先求中國人的自由平等，雖對於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很表同情，但在本國人自由平等未實現以前，決無平等越俎之理。所以『世界革命』的口號，目下並非其時，宜加屏絕。(三)主義宜明定。國民黨所謂打倒帝國主義，是打倒侵略主義，並非打倒資本主義。先總理的三民主義裏面，已說得很清楚，各國只要不侵略我，便是



我的朋友，如果無理的侵略我，我便要用正義來抵抗他。（四）歡迎投資。外人投資中國，發展事業是雙方有利的事，所以先總理竭力主張之。目下中國百務不舉，財窮力困，果外人有誠意扶助，肯於相當條件之下，投資於我，那麼儘不妨讓他來築鐵路，來興工廠，來開馬路，來營商業，只要主權在我，他不過是借貸收息一般，何害之有。所以不患外資投入，只患不能利用外資，翻被外資利用。倘真能以他人的金錢，發展自己的事業，那麼正當歡迎之不暇，而何暇拒之。（五）宜站在國際的反共戰綫上。共產黨已成全世界共棄的公敵，我國內部固然厲行勦滅，國際上尤宜聯合反共各國，站在一戰綫上，以期斷絕這反科學的亂源，如意大利土耳其，皆反共最烈之國，應格外與之攜手。（六）慎擇先進友邦以爲榜樣，歐美各國，就過去事實而論，固然有可惡的地方，但平心而論，其中有幾國，他們的政治科學藝術等，到底不愧爲我們的先進，應當奉爲模楷，而倣效之。一個人交結朋友，須交益友，不可交損友，青年求學，須從名師，不可從劣師，國際上的名師益友，亦宜慎加選擇，而交之從之。這並不是媚外，乃是好勝，必如是而後進步有望，吐氣有日，苟有智者，尤宜出此也。」

綜合上列的三個提案其重要點有可得而言的不外乎下列幾點：

一、政治應當是謀全國人民的利益、各階級共同的利益，不能專謀一階級的利益。



二、外交應當是先從修明內政上着手，然後以合理的態度逐漸謀有以收回權利。

三、經濟應當是從開發生產（即造產）上着眼，即外人投資苟有利於增加產業亦應歡迎之。

四、教育應當是使學生專心讀書，將來為國家造出健全人才。

五、社會應當是於安生樂業中求平和的進步

六、軍政應當是統一的。

七、革命應當是一時的，且愈短愈好；因為革命自身是無好壞可言的，革命後的建設若不成功，則革命便是壞的了。

八、統一應當是先從一省一省自己整理做起，決不是一口氣吞了全國，然後再從事於整理的。

以上所主張的幾點，若有人來問我：是真理麼？我敢答應一百個「是」字，一千個「是」字，

一萬個「是」字。然而若又有人問我：這些主張是新發明麼？我敢答應一百個「不是」，一千個

「不是」，一萬個「不是」，乃至十萬個「不是」。因為這些道理都是在半年前國民黨所指示為反動

派人們的老論調。我們在二三年以前，在五六年以前，在七八年以前，乃至在十幾年以前，久

已這樣主張了，並且是說得舌敝唇焦，淚竭聲嘶。我們所以不教學生去動運，就是怕鬧得「終年



罷工；」我們所以不教工人去動運就是怕鬧到「工廠倒閉；」我們不教農民去運動就是怕鬧到「抗租廢耕；」我們不教商民去運動就是怕鬧到「商業停頓；」我們自己不去聯俄並且反對有人去聯俄就是怕鬧到『造成恐怖』，『掀簸全世界的風潮。』我們早知道若用共產黨的方法必致「民衆未獲其實利，社會首蒙其弊害。」我們並且早知道若利用一下蘇俄，將來不妨再翻過來，而總是自問良心，「無辜學生誅戮可哀，被騙農工犧牲堪憫」啊！

現在不說了！好了！好了！所謂反動派也者，他的理論完全勝利了。我們雖不得政權，而我們却爲眞理所眷顧。試翻閱人類的歷史。有時雖數年，數十年，而在史上只是半頁一頁二頁。因爲除了爭城奪地殺人放火橫征暴斂以外沒有甚麼事情可紀。有時雖僅是一個意思而未實現爲事實，却也在歷史上足以千古。就是因爲這個意思是有關於全國家全民衆的興亡禍福。所以我們之所爭只在眞理。

說到這里，我的話却又要說回來了。你以爲國民黨眞正覺悟了麼？我不敢說他絕對沒有覺悟，不過吾爲此懼。第一，我們中國人向來只會說好聽的話；我們中國幹政治向來只會出空頭期票。這是我們中國人的老脾氣。你看那一任軍閥登台不有愛國愛民一大篇的好聽的話麼？不過單講話的好聽，這個主義那個主義這個政策那個政策自然都可以順口亂說。然而須知現





在的老百姓却也經驗豐富，他們對於好聽的話早不相信了：須得聽其言而觀其行。這一點其實還不及下一點重要。

第二，我們的意思總以為政治只有兩條路：就是一條是蘇俄式共產主義的政治，另一條是英美式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兩個都是有整齊的系統，換言之，即都是整套的，決不能拆開來零買因。此我們要採用蘇俄式便須整個兒實行那種政治；既不採用蘇俄式便應當整個兒採用英美式。這其間決沒有第三條路。因為蘇俄式的政治已經過十年的試驗，雖然失敗，尚有相當存在的理由。至於英美式的政治則經過數百年的試驗，是人類智力的出產品。人類將來智力進步還有甚麼更新的政治方式發明出來在今天雖不敢懸斷。不過在今天而論，英美式的政治可以說是比較上最利多害少的了。也就是最合於政治學原理的，而為我們中國所最應取法的。所以若有人問我：假定一方面採用蘇俄式的一黨專政而他方面又採用英美的各階級合作，換言之，即一方面取了蘇俄政治的制度組織而他方面取了英美政治的政策內容，這樣可以成功麼？我敢答應一百個「不成功」，一千個「不成功」，一萬個「不成功」。因為這個道理是很明白的。須知英美式的基礎是建築在自由人權上的。若沒有自由人權則決不能實現其政策內容。所以一旦於一方面採用了英美式的政策內容必致同時把他方面所採用的蘇俄式制度組織也連帶起了搖動。這就是俗話所說

的扁担兩頭脫。結果必致既不像蘇俄又不像英美，完全成了一個畸形怪狀的東西。這個畸形怪狀或許就是中國歷史上舊有的那種混亂。總之，我們無論如何決不相信中國人在政治上這樣的後進，而竟會發明出第三條路來。所以我們敢大膽告訴全國同胞：中國既不能走蘇俄的路便應走英美的路，決沒有折衷其間的第三條路。

誠然，我們也不是瞎子，以民國十六年來，年年倒退的現象那里能希望一跳就上了英美的路呢！不過我們以為所謂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只是一個趨向，只是一種精神。這個趨向是能走一步即進一步，能走兩步的即進兩步；這個精神是能得一分即現一分，能得兩分即現兩分。試問民國以來，這個趨向與精神還是只有讓退呢，還是前進？以我們看來，軍閥固然是天天在那里殺這個精神，而共產黨却更殺得加百倍厲害。（今天以前的國民黨誠如蔣所說是共產黨操縱國民黨「故不另說」）。所以直到今天可以說中國是愈離民主政治愈遠了。我們的希望也並不是一跳就變成民主政治，乃只是以為總須辦到愈近民主政治愈好。因為民主政治是一條長路，只須你上了路口，你便可以長揚而走。

至於國民黨雖然深知蘇俄式是要不得的，然還不敢毅然決然採用英美式的緣故，以我們局外人的冷眼觀察，似乎他還捨不得一黨專政。所以要一黨專政無非是想維持政權。無論何人當局





總想多據幾時，這原是人的常情。不過中國的情形却不可不一研究。我以為一黨專政與維持政權在今天的中國是無關係的。須知中國政權的轉移不在輿論的向背，與民意的多寡，而在實力如何。如果實力是統一的，自己不分裂，沒有倒戈的朋友出現，總可以維持下去。所以只要須問你的實力能否維持你的政權。如其能夠，雖不主張一黨專政也不要緊。如其不能，則雖主張一黨專政也必專不成功。因此我有八個大字是：

軍權統一，政權開放。

這八個字是秉柄治國的秘訣。不但握一國政柄的人應如此，即握一省政柄的人也應如此。何以必須軍權統一，其理由自明，不必多說。何以必須政權開放，也是一說就可明白。須知取天下，取地盤不難，而取得以後能維持永久却不甚容易：必須向治理方向進行方能維持，否則日亂決維持不住。而要日向治理又必須使社會安生樂業。但這却不僅僅乎是經濟一方面的事情，必須與全盤政治有密切關係。試舉一例，如司法不獨立，產權即無保障，社會就不能達到安生樂業。所以要社會上人人能安生樂業必須將全部政治向民主方面去進行不可。斷不是蘇俄式的新經濟政策所能為功的。政治一旦開放，民意便可伸長了。有政治上意見的可以在正軌上發洩，用不着去陰謀顛覆政府。所以政權開放反足以消弭革命。至於慮到一旦政權開放，

執政者恐立被推倒。我以為這事的關鍵完全在執政者所施的政是否合理，是否有益於人民，是否有利於國家。如其是不合理，不利於人民，不利於國家，自然經不起攻擊。如其不然，在朝總比在野多得便宜，便不必十分害怕。所以我們可以從反面來說，若是軍權不統一而政權不開放，其前途必不堪問。可見維持政權與一黨專政全不相干。

以上所說似乎已太長了。現在再歸納一句：就是於萬分倉卒之間於無意識中要想開闢第三條路必是不行的。因為本來絕對沒有第三條路。至於我們所謂新路就是英美的舊路，不過在今天的中國實在是新的了。



# 一黨專政與吾國

立齋

自俄無產專政之制成立，傳至吾國，乃有『以黨治國』與夫『一黨專政』之說，究竟俄之所謂專政者，其理由安在，吾國之所謂專政者，是否有維持之可能，不獨一時治亂所繫，實國家能否建設所由決。

## 一、

俄列甯政府既成，自國法與政治觀之，有最顯著之特點四，

(甲)剝奪資產階級之參政權

(乙)立法權與行政權混而爲一

(丙)禁止反對黨之存在

(丁)一般人民不得有言論結社之自由

俄之所以爲此者，非出於一時之偶然，實有其師承之學說，彼等認爲社會之中，以敵視之階級組織而成，革命之後，勞動者取得專政權，則憑藉國家之力，以剝奪資本家之財產，以防止反革命運動，及階級既消滅，國家亦隨而歸於烏有，故其所以採專政之制者，有兩大目的，一曰，消滅

不平等之階級，二曰消滅強權之國家，惟其抱此理想之目的，乃敢逞其殘酷之手段，不觀恩格耳之言曰：

國家者，暫時的制度也，革命之日，所以利用之，以壓制反對者，所謂自由國或民意國，實不通之說也。當無產者需用國家之日，非所以實現自由，乃所以防止反對，無產者口中說到自由之日，則國家之所以爲國者，已失其存在。

列甯於其所著『國家與革命』一書，力言國家爲治者壓制人民之具，故在社會革命之後，不能不有專政一階段，而其最後目的，爲國家之死亡，亦與恩氏同一論調而已。

十年以來，俄之貧富階級如何耶？不獨不均等，潛滋暗長，而未有艾焉。國家之爲物，爲之天然基礎者有人口有領土，表現於人民心理者，則有理性，本非強權二字所得而概括之焉。彼等不察，妄懸此二事爲目標，人民犧牲雖大，而成效罕覩，故以俄言之，其所採手段與所抱目的之不相應若是，雖謂專政之制，徒以快執政者之私心可矣，與階級平等強權消滅之理想何涉哉。

二、

專政之制，剝奪財產，限制人權，其爲至殘極酷，雖共產黨猶承認之，故不得已而託於階級平等強權消滅之名義下，蓋謂人權之停止，正所以促進新社會之產生，吾國之革命，既未嘗宜有





以共產均貧富，又未嘗有去國家而代以自由組合之目的，何得藉口專政，剝奪全國人民之公權哉。

雖然，以當前之事實觀之，其所標口號，曰以黨治國，曰黨外無黨，曰反三民主義即是反革命，全國之是非善惡功罪，決之於革命不革命之標準。革命者是也善也有功也，不革命者非也惡也有罪也。政府之權，操之一黨，更以全國人民之租稅，餒餒數十萬之黨員，遇有稍不同道者，輒與之爲難。平日既不許國人發表意見，卽屆國民會議之日，安從而有真正自由之選舉，此則與俄之以國法明標專政者雖不同，其爲專政一而已。

以革命目的言之，曰掃除軍閥以謀國家之統一，曰修改條約以爭國家之獨立，執此二事以詢四萬萬人，雖盡四萬萬人而舉雙手可焉。其所以有革命不革命之異者，曰社會之多元的活動，甲以教人革命爲愛國，乙以教人守本分爲愛國，甲從事政治上之實際活動，乙投身教育爲國養人才，所以有此方向之異者一也。曰政治手段之歧出，因推翻軍閥之謀，乃有武力之需要，而生聯俄容共農工運動三大政策，甲曰容工，乙曰反共，甲曰聯俄爲世界革命之同志，乙曰聯俄爲外交上之同盟，甲曰鼓動農工以謀無產者之解放，乙曰吾國尙未入於資本主義時代，農工運動應俟異日，所以有方向之異者二也，夫以總目的言之，本無異同可言，而終於有異同者，可知社會本爲多方

面的，豈容以一元之革命主義繩之哉。

以國民黨之政策言之，十六年三月以前容共，三月以後反共，十二月以前聯俄，十二月以後絕俄，十二月以前，從事民衆運動，十二月以後暫停民衆運動，苟在三月以前有數共產黨之罪惡者，十二月以前有言聯俄之終爲俄欺者，有言民衆運動之徒以亂社會者，按之所定反革命治罪條例，正足以構成『推翻國民革命主義』或曰『宣傳與國民革命不相容之主義』之罪狀。然而真正之是非善惡果何如？昔之是者善者有功者，而今爲非者惡者有罪者矣，昔之非者惡者有罪者而今爲是者善者有功者矣，然則是非善惡之標準，豈容以革命不革命，代之界線限之。

因此而訓政之價值可知矣，以公民之義務言耶，則軍閥之障礙一去，吾國民不待告語，而自能執行選舉，參與中央地方之政治；以國家機關之運用耶，則最高之黨部會議，屢置屢廢，屢召集而不成，尙何以表率全國；以一般之行政言耶，立於革命旗幟下者十餘省，何以同爲革命省而不起戰爭，何以無一省有確實之軍事預算與民政預算，何以無一省能改良幣制者。黨內方自亂不暇，奈何抗顏與人民言訓政耶。

三、

吾人敢明白宣言曰，國民黨一年來之專政，失敗而已，失敗而已！比非國民黨之咎，凡施行



專政者，未有不蹈此覆轍者也。試臚舉以明之。

第一、專政不許旁人反對，政策易於反覆。政策之行也，不能有利而無弊，贊否兩方之意見，盡情發揮，則利多而行者，可以垂久遠，弊多而止者，可以燭機先。反是者已獨是而人盡非，無復有切磋琢磨之益，故俄之由共產而新新經濟政策者，專政爲之也，俄於西歐之德與東方之我，擲無量數之金錢，以運動共產革命，而終於無成者，專政爲之也。吾國之昨日容共今日反共，昨日聯俄今日絕俄，亦專政之明效大驗也。

第二、專政無國法上之根據，易起國內武力之爭。行專政制度之國，黨法之效力，視國法而上之。吾國今日只有黨法，不聞有國法，俄雖有國法，然最高黨權之誰屬，是黨法之事，非國法所能問。惟其決於黨而不決於國，如他國之根據國法以執行總選舉以交迭政府，以求法律政治兩方合一之民意者，爲專政國之所無，而同黨之內，獨憑軍權操縱之手段，以求我之多數人之少數，於是爭長相雄，並黨而破裂之。俄共產黨內有托勞基與斯達林之爭，國民黨內有唐蔣汪胡之爭，皆其至顯者也。及其情見勢絀，雖訴之武力而不惜，近莫司科以托氏之放逐而有軍隊叛變之謠，國民黨柄政以來，同黨干戈之爭，已及三次，一爲唐之東征，一爲白之西討，一爲粵張黃之舉兵。蓋誤信黨法之簡捷可以集事，國法之繁重而難於運用者，可以恍然悟矣。

第三、專政不知責任之所在，導人於無恥。近世立憲政治之原則，政治家犯政策上之錯誤者，引身以退，乃至國會之中，同派居於少數，亦以民心之不附，退居在野之列，惟其然也，其提議其執行，常慎之又慎，期於不至授人口實，而有以自解於國民。今以一黨專全國之政，敵黨不容其存在，政策而是也，由我主之；政策而非也，亦由我主之。故容共時代，爲領袖者我也，反共時代，爲領袖者亦我而已。政策之或彼或此，既無責任，因而無所謂賞罰，則又誰復出其精思妙慮，以去非而求是者。人人恬不知恥，以認錯了事，而千百青年生命之犧牲，全國人民之受禍，與國家威信之墜地，一概不問，獨其所謂黨與夫黨之領袖，傲然自居民上，自若焉。

第四、專政下之民意出於操縱，故人民政治能力，無發展之可能。近世國家在憲法上規定人民之根本權利，在選舉法上賦予人民以普通選舉之權，以求民意之發揮，由自發自動而進於自決而已。今之所謂民衆運動，曰農人運動，實國民黨少數人之運動而已。曰工人運動，國民黨少數人之運動而已。曰學生運動，亦國民黨少數人之運動而已。因黨部之紛更，各省黨部變爲整理委員會，工人總會變爲工會統一委員會，惟其基礎不築於真正民意之上，故由人顛倒，如弈棋然。園藝家之養花也，以火燭之，短時期間，花色爛然，然不數日之內，而枯黃憔悴以死。以其由於外逼而不出於自發。故由專政之道以爲之，是戕賊人民政治能力，非所以培植之也。



要而言之，專政之結果，名爲提高黨權，適以滋長內訌，名爲民主之過渡，適爲混亂之促成，名爲求治，適以得亂。

#### 四、

竊以爲今後救國之道惟有一端，曰民主政治而已。其應停止者二事；應舉辦者四事。

##### 一、應停止者

- 甲、停止黨部獨占的活動
- 乙、廢止訓政

##### 二、應舉辦者

- 甲、保障人民言論自由
- 乙、保障人民結社集會自由
- 丙、速議地方制，施行地方自治
- 丁、速議國憲，實行政黨政治

國民黨人信三民主義可以治中國，此三主義者，稍讀西歐政治學者所共見共聞，即令爛熟胸中，曾與治國之道無涉。蓋所以治國者，在乎人民熟習本國中央與地方之問題，而以議會政治之方法不在乎餽聞政治上之空論也，譬之讀德國思想史與意大利瑪志尼之書者，誰不知有民族主義，讀盧騷與英國憲法史者，誰不知有民權主義，讀馬克思之書者誰不知有社會主義，謂此三大思想之普及，還可以措吾國於治安，亦盡人而知其不然。一國之政治，有其實際問題焉，有其人與人之關係

偏焉，必人民熟知其利弊，而又能共守議會政治之規矩，然後政府安定，而能興利除弊，此在乎中央政治與地方政治之實際磨練，而不在乎空論之宣傳。一年以來，大江以南，可謂國民黨之獨舞台矣，試問其外灘轟烈者，於國民真正政治智識與能力之增進，能有幾何，夫亦曰盲從而已，感情衝動而已。總之不經他黨之辨駁，不經兩黨在選舉場上之角逐，不經兩黨在地方與中央之實際試驗，其所謂知識者非真知識，其所謂能力者非真能力，此獨占之政黨活動所以不能有裨於國事也。以此獨占之黨，居於訓政之地位，更於情爲不順，於理爲不通，所謂訓者，一方有能訓者，他方有所訓者，盡然兩階級，如帝王之於人民，師資之於後生，或以權力之差，或以智識之異，則一方誨之，而一方聽之而已，今以同時代同地位之國民，徒以其追逐黨後之故，而令其爲訓政者，而令國民爲被訓者，真所謂靦然面目而已，以黨內日事法與非法之爭，則黨魁之不守法可知，以各省財政之紊亂，則黨魁無行政之能可知，以各省之互鬥，則軍人無服從之習慣可知，下此之穢德彰聞更非吾人所忍述，循此以訓之，適以廣謬種之流傳，尙何建國之有哉。即令其所謂能訓者，賢如柏拉圖之哲人，依照建國大綱着手調查人口，教人民以選舉等權之行使，則其能否增進人民政治能力，猶爲疑問。西諺有之曰：學習由於實行，學游泳者必自入水池，學打球者必自上打球場，與其空言教人選舉，不如使人民直接行使選舉權，與其空言議會之議事，不如令人民直接參



加議會，積以歲月，人民之政治能力自養成矣。此可以知訓政之無用，而民治之應及早開始。

國人鑒於十餘年之往事，每懷疑於民主政治。竊以爲昔日之受病，在袁氏之非法與督軍之毀法，今而後但得兩重保障，一曰軍人之不干政，二曰選舉之合法進行，則政客雖搗亂於議場之上而不足爲患。不觀法國乎？內閣半年一倒，而不害其爲統一與治平之國，可知吾國之議會與內閣，欲其一躍而與英比美，此斷不可得者；然謂吾國人並運用議會組織內閣之能力而無之，非吾人所敢信焉。除此兩重保障之外，一切聽國人之自爲，而不煩政府之干涉，是之謂自由競爭，是之謂民主政治。

共產黨與國民黨人好引用法國前例，曰恐怖爲革命時代所不能免，獨不觀德國乎？一九一八年之革命期中，人民自由絕未消滅，他黨存在，絕未禁止，且各黨以公開之競爭，角逐於憲法會議之選舉場中。何以必以有理性之先例爲不足學，而必盲從他國之暴民政治乎？故曰今日之要務，第一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第二保障人民之結社自由，所以集合全國人之心力，互相批評，互相監督，以期有統一的是非統一的政策。第三議定地方制。第四議定國憲。所以超脫於現時武力狀態，置國家於法律與民意之軌道上，而此外之非法勢力（軍人與共產黨）自不得逞，此同人所認爲救國之惟一途徑也，望國人平心靜氣以思之。

## 爲國民黨計論一黨專政之利害

純士

一黨專政，本來是共產黨的主張，在共產黨的意思，原想於消滅國民黨以後，即師法蘇俄，實行由該黨執政。現在共產黨因中國環境的不許與國民的反對，既已全歸失敗；而國民黨因爲怕引起國際的誤解，且失掉國民的同情，也不得已而有反共絕俄的一幕；照這樣看，好像一黨專政之不能推行於中國，已成確定的事實了。但實際上不然。國民黨雖號稱已實行清黨，但該黨近年種種的主張，無一不確定於十三年容共以後；換言之，國民黨的自身本素來很少具體的辦法，有之，都是由鮑羅廷輩鼓煽當日該黨一部分的左傾分子所擬就。現在多數的共產黨員雖已從國民黨被逐，但共產黨一部分的主張却事實上已爲國民黨所接收。不用說，所謂一黨專政，當然便是這些主張中最重要的一種。不錯，今日國民黨的少數領袖，已感到清黨不僅是要清出共產黨的分子，同時還要清出共產黨的主張與理論，不過一黨專政這一項，是否會被國民黨決心拋棄，却還很難說就是了。據我看，一黨專政是否能在中國實行，不單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事實問題。質言之，假定事實上可以辦得到，理論上便不十分圓滿，勇於試驗的國民黨，仍不妨放胆一試；如果理論上既不可通，而事實上又害多利少，那末，爲國家前途計，便有充分考



慮的必要了。

從根本上講，在我們篤信民主主義者的眼中，所謂一黨專政，本來是一無是處的；但我現在仍願退一步，姑就今日國民黨的立場，從事實上一論一黨專政的利害。

請先從利的方面想。現在在名義上已隸屬於國民黨的地盤，已經有十五六省，該黨既以一黨專政相號召，則凡非國民黨的黨員，當然無參與實際政治的可能，甚至凡可以運用政治勢力直接干涉的任何事業，也非一一假手於該黨的黨員不可。跑上政治舞台的途徑已經窄狹如此，則凡屬懷抱利器而想急於登台一試的人們當然應以取得該黨的黨籍為第一步。舊日的君主很不客氣的說：『凡能從吾遊者，吾能富貴之』今日的國民黨正不妨委婉其辭的說：『必加入吾黨者，吾黨始能給以相當的工作！』能夠是這樣做，我想國民黨的黨員由五十萬一百萬，增加到五百萬一千萬，也不見得是不可能的事。可見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的第一個好處，便是可因地盤的擴大，同時為黨員人數的增加。

凡屬一個政黨，要求他主義的推行，政策的實現，當然以取得政權為第一義。并且這種政權的取得，無論中央與地方，一切大大小小的政治機關，或可由政治勢力直接支配的任何事業，愈能囊括無遺，則該黨政策實現的可能性乃愈大。假如如我上文所說，國民黨因以一黨專政相號召的結果，



居然能於最短期間吸收五百萬一千萬的黨員，而這五百萬一千萬的黨員，又能對於該黨所給予的任何工作都能勝任愉快，那末，孫逸仙氏在他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內所規定的種種，不是在三五年內都可一一實現於中國了嗎？可見利於政策的推行，要算是一黨專政對於國民黨的第二個好處了。

一個政黨，要能夠大有所作爲，他的立腳點不應該只限於政治的一方面，同時還要顧到社會的一方面。在社會方面樹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即令不幸在政治上時的歸於失敗，也還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一有機會，便可捲土重來的。民國初年的國民黨，所以一敗而不容易復振，原因雖很多，社會方面太沒有布得相當的勢力，要不失爲原因之一。假如這次國民黨以一黨專政的精神，運用政治，軍事的實力，對於一切社會事業，實行干涉主義，教育黨化，實業黨化，甚至一切公益慈善事業，凡成績可觀，基金充實者，也一一收歸黨有。所有黨員，凡不正式投身政治界者，即全體動員，令其受黨的指揮，從事各種社會事業。如此，只要三五年，當不難爲國民黨在社會上樹一不拔之基，以爲萬年黨治之計，這不算是一黨專政對於國民黨的第三種好處嗎？

更有進者，今日的國民黨雖因軍事上的成功造成一聲勢煥赫的局面，但各派各系的反對黨，仍然積極工作，在那裏暗長潛滋。假如國民黨不採一黨專政的辣腕，仍如民國初元容納舊官僚，十三年容納共產黨的故事，令許多反動派得藉政治實力爲掩護而暗中飛躍，以謀不利於該黨，這

不是糟透了嗎？所以用一黨專政的手段，勦絕異黨的根株，毋使滋蔓以爲己害，這實在是國民黨懲前毖後不得已的一種辦法，也就是一黨專政對於國民黨的第四種好處了。

純爲國民黨所謂『黨的利益』打算，就一黨專政好的方面想，雖有上舉的弊端幾大端，但以國家的利害爲前提，同時也爲國民黨的本身作根本的考慮，就一黨專政害的方面看，又是怎樣呢？

我覺得一黨專政的第一個害處，便是足以促國家的分裂。國民黨今日的革命旗幟是謀國家的統一，但因實行一黨專政之故，其結果必適得其反。何以故？人性惡同而好異，反對黨是殺不盡的。以中國這樣一個廣土衆民的國家，又有他悠久博大的歷史與文化，加以今日國內國際的種種關係更如是之複雜，當然應付中國這個局面的方案，一定是有各黨各派的不同。這是事實上的不得已，并且是必要的。如果國民黨挾其一隅之見，必強天下以從我，不得，則運用政治上的實力，屠殺異黨人之身體，干涉異黨人之自由，甚至對於異黨人所懷抱的意見，也加以種種束縛，使他們不能合法的盡情宣洩，照這樣的長此下去，我想只要今日不附和國民黨的人不是天生的弱種，斷未有對這種侮辱而不加以反抗的。今日在中國的南方，以武力，以宣傳與國民黨正式搗亂的，還只有一個共產黨，然而已經使得國民黨提騎四出，寢饋不安。假如因國



民黨對異黨的壓力與日俱增，一切反對黨也停止他們正當的手段，而以陰謀與武力相尙，正式與國民黨相周旋，國民黨除掉永遠維持今天這樣一個軍事局面以隨時戒嚴外，尙有何種其他的辦法？

這種軍事局面多延長一天，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必日甚一日，而反對黨可以運用的機會，也一定一天多於一天。到那時候，各派以武力相持，以陰謀相鬥，或者再有一種外力直接間接從而壓迫之，中國分裂的景象，恐怕求如今日而不可得。固然，使全國的政權握於一黨，法令出於一途，一切大大小小的機關，均爲一黨勢力所籠罩，令全國人屏息側足而莫敢如何，這誠然是一件再痛快沒有的事。但拂逆人性，違反國情，違於事實，背叛世界的潮流，即令國民黨領袖的本領超墨索里尼而邁列甯，也不能支持若干的時日，必使黨國同歸於盡，這是可以斷言的。

其次，一黨專政最不利於國民黨的，便是造成黨內的分派。孫逸仙以三個不同的主義，聯合而成一個所謂三民主義，其解釋本來是隨時代環境而變化，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的。充這種主義空疏敷衍的可能性，好像只要不反對『民族』而贊成『異族』，反對『民權』而贊成『君權』，反對『民生』而贊成『民死』的，都一一可以納之於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結果主義自主義，而各黨員的主張自主張，以『一黨專政』的空名，受『一派專黨』的實禍，甚至『一專派黨』也不能實現，即實現也不能持久，最後乃造成一『各派互殺』的局面，而使反對黨坐收漁人

之利，而黨亦隨之以亡。

我們推測國民黨的將來，竟有這種的可能性。即看目前的事實；已經是兩廣一派，兩湖一派，太原一派，開封一派，而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譚延闓，甚至陳銘樞，朱培德，也無不可以人自爲派；并且大派之內，有小派焉；甲乙兩派，可聯合以對付丙派，丙丁也未嘗不可聯合以抗甲乙。充這樣分裂的形勢，大概北伐全部告成之日，即國民黨完全瓦解之時，其所以有這種現象的原因，皆由於該黨主義的彈性太大，而又以一黨專政的硬性，驅形形色色不同的分子於一途，使各種不同的主張，不同的利害，莫不集合於同一的招牌之下，以人自爲戰。情勢如此，如果不改弦更張，其必歸於車裂以死，乃是無可避免的事實。

復次，我更感覺得國民黨這種一黨專政的辦法，足以獎進投機攀附之風，斲喪國民的志節。

本來國民對於一黨一派的贊否，應該訴於之各人的見解與良心，不該挾飯碗與武力以實行利誘威迫。我們回想民國初元，國民黨以炙手可熱的氣焰凌蓋一世，於是一般官僚政客，莫不紛紛阿附，以求入黨，其結果乃有趙秉鈞洪述祖謀殺宋教仁之一幕，以釀成二次革命，使國民黨全部歸於覆亡。我們再回想當國民黨的勢力未出廣東以前，一般人對於國民黨的感想是怎樣？今日國民黨備位國府的元老，不就是當日領銜通電請孫下野的人物嗎？國民黨重要的委員，不有徐世



昌段祺瑞時代的閣員嗎？至其他不甚重要的投機分子，學者名流，更何嘗有絲毫的誠意是爲贊成國民黨的主義與政策而來的呢？不過以國民黨的軍力已過長江，又以一黨專政的旗幟相威脅，別處無官做，惟此間有官做；別處無飯碗，惟此間有飯碗；甚至於不願加入，即以反革命，劣紳，學閥等等的罪名相加，故不得已惟有出於投降之一法耳。我近來看見國民黨的許多出版物，那班無行文人的小黨員，對於所謂黨國要人的恭維真可謂竭盡吮癰舐痔之能事，像這種卑鄙無恥的黨員，希望他們認識主義，希望他們推行政策，希望他們握有實權以後不藉黨營私，希望環境偶有變化而他們能效死勿去，那是如何可能呢？然而所以釀成如此的現象，也是一黨專政必有的結果，今後或者還要一天不如一天呢！

更就人才方面着想，要對付中國當前的局面，即集合全國的優秀，也還是不夠支配。國民黨如果不拋棄一黨專政的辦法，結果必使濫竽者充數，而黨的信用因以喪失無餘。現在已經有人對於國民黨的幹部人物加以種種分析，幾幾乎要求一經濟政治的專門人才而不可能；即戴季陶也垂涕而道，說要在國民黨的老黨員中求一專門研究教育的人也不可得。人才的消乏到了這樣的程度，而口口聲聲仍喊一黨專政不已，甚至異黨人辦事不許，辦報不許，辦教育也不許，天地間的滑稽戲，恐怕沒有比這個再滑稽了。

此外再有一點足以致國民黨之死命而結果國家亦將大受不幸的便是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以後，足以促反對黨之團結，在中國造成一種循環的革命。現在國民黨壓迫反對黨的手段，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反革命』一名辭，既所包者廣，可以隨意解釋以置人於死；反對黨的居住自由，通信自由，言論自由，也可以剝奪無餘；甚至縱容許多的小黨員四出胡鬧，使一個不隸國民黨黨籍而在社會上薄有位望的人，不出居租界，不逃亡異國，即隨時有被傾陷被逮捕之可能。在這種的情勢之下，凡一切反國民黨的黨派，除掉以某種程度的協調，造成一聯合戰線，以國民黨為唯一的革命對象外，尚有任何的辦法呢？革命本來是不得已的，現在因為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之故，致其他的各黨各派終有一天不能不出此最後的一途，其結果勢非由政見的爭持，演成意氣的仇殺不止，到了那種時候，還怕國家不同歸於盡嗎？

總而言之，不論是非，專談利害；不管理論，專顧事實；一黨專政的好處不可必得，而為害之大足以顛覆國家，却是很顯然的。國民黨如果永遠為共產黨的理論所催眠，不能接受吾人的忠告，不要說國民黨今日多行不義，已一天天失掉國民的同情，僅此一事，已可陷國民黨於無可救藥了。

一七、二、五、上海、



甚麼是應該清除的共產黨理論和由此理論下產生的實際行爲 四二

## 甚麼是應該清除的共產黨理論和由此理論下

### 產生的實際行爲

君房

國民黨自被共產黨把持篡奪以來，迄今雖經幾度的清除，終久未能澈底掃蕩，共產黨人物固然仍有許多潛伏在國民黨下層做特殊工作的，但這還在其次，最可怕的是共產黨式的理論尚盤據於許多國民黨員的心目之中，以致由此種不成熟之理論而發生出許多不成熟之行爲，影響及國家政治至爲不淺。所以社會上輿論都說『清黨以前共產黨把持國民黨，清黨以後國民黨繼承共產黨』（見蔣中正提案），可見國民黨理論所受共產黨影響之大了。最近國民黨的領袖對此似乎也有點覺悟，遂有清除共產黨理論的運動，這個運動如能切實努力作去，則於國民黨前途，於國家前途，都有很多好處。不過國民黨自身的理論基礎尙未經十分確定，胡漢民等出洋曾宣言向海外各弱小民族國家去找三民主義理論的基礎，則在胡等未歸國以前，三民主義之理論基礎暫時尙未能找到，本身既無明白確定之理論基礎，自易爲共產黨理論所乘，而到處發生矛盾之現象。少數領袖，日紛心於政治，未必就能將共產黨的理論件件都分析清楚。因此這種工作不能不有待於局外的人從

旁贊助。如今把我們局外人所認為曾受共產黨洗禮的國民黨理論和由此理論下產生的實際行為略舉幾件，以供該黨忠實信徒及一般國人參攷。

國民黨所受共產黨理論之影響甚多，今舉其犖犖大者，約有數端：

第一是「一黨專政」的理論。從來專制政體雖然實際上行之已久，但大抵均屬於保守的勢力，從來沒有以革命的政黨而主張專制的。蓋革命行為之發動均由於對舊專制政治之反抗，革命是代表人民的公意的，與專制政治是絕對不相容的。革命黨如果也主張專制，則結果成為以暴易暴，與舊政府何異？人民又何必一定舍舊謀新？因此凡是革命黨決沒有公然主張專制的，主張專制的政黨也就失掉了革命黨的本質。再從歷史上的往例看來，英國清教徒的革命，雖後來演成克林威爾的獨裁，但當革命之時，未聞以專制為號召，且彼時民權之思想尚未昌熾，然克林威爾已僅能以保國主自居，不敢自稱皇帝。雖然如此，後來的革命史家，已經覺得克林威爾的政治有背乎革命精神了。法蘭西的大革命，係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出發點，根本反對專制政治。故革命初起，尚係多黨共同協力。不幸米拉波(Mirabeau)死後，革命勢力失去領袖，彼此互相傾軋。始則君憲黨與共和黨衝突，繼則共和黨中又分激烈，溫和兩派，最後山嶽黨得勢，造成恐怖政治，而其領袖段敦(Danton)與羅伯士比(Robespierre)又互相猜忌，互相屠殺。法蘭西革命的演成如此



甚麼是應該廢除的共產黨理論和由此理論下產生的實際行爲 四四

不幸的結果，是很可惜的，但他們也並未會宣言過什麼一黨專政的主張。到十九世紀以來，民權自由的思想已經普遍於世界，所有的革命運動只聽見以自由平等爲號召的，沒有聽說以專制獨裁爲號召的。

直到最近歐戰以後，始發見了幾個以專政獨裁爲號召的國家和政黨：如俄之共產黨，意之法西斯黨皆是。但法西斯黨之在意，雖有一黨專制之實，且實際上不過莫索里尼個人之專政而已，但表面上猶容許異黨之存在，猶號稱有國會，有合法之選舉，有憲法爲之保障，並沒有敢以一黨專制自舉，蓋知一黨專制不是什麼好聽的名詞，甯可居其實而不願蒙其名也。惟蘇俄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因爲根據於馬克司勞動獨裁之理論，故公然反對異黨之存在，絕對干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堪爲一黨專制之模範。共產黨把持了中國國民黨以來，就將這種理論輸入國民黨，想利用國民黨的專制勢力，將一切異己者打倒，然後再一舉顛覆國民黨政府，建設清一色的共產黨專政的政治。不料事機不順，中道敗亡，然遺毒仍蔓延於國民黨中，中了這種封建遺毒——專制思想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共產黨就是代表這種封建思想的黨——的國民黨員，大發揮其專制獨裁之遺傳性，尤以小黨員爲最甚。於是中國人民平空添了無數的土皇帝，自由權利剝奪到萬分，與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根本極端背馳，國民黨軀殼雖在，精神已全爲共產黨所征服了。幸而幾位



稍有智識的領袖，能發覺悟到這一層道理，而毅然有清除共產黨理論的提議。我們以爲如果有真心澈底實行這個提議，便應當首先下令自認從前受了共產黨朦蔽，妄行一黨專政之罪過，從今日起，取消一黨專政及一切權力屬於中國國民黨等等封建思想的口號，實行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制定憲法，以政權公之於全國國民而不可仍爲少數黨人所把持。國民黨倘想繼續執政，則須努力於選舉運動，由人民公意選出，則『妾身分明』，有了參拜姑嫜的資格，不至如今日之『自起國號』，拾共產黨的唾餘以津津得意了。這是我們對國民黨清共運動的第一個貢獻。

第二是偶像的崇拜。自十八世紀以來，思想自由精神解放之運動已普遍於大地，而經過十九世紀科學的洗禮之後，更無宗教儀式，偶像崇拜存在之餘地。宗教和偶像都是封建思想的結晶，不能容於二十世紀的。二十世紀以來舊有宗教如基督教，回教，佛教之類，都已呈衰頹的現象，僅僅維持門面而已。不料自蘇俄革命以來，利用馬克司主義，爲蠱惑人心的工具，結果造成一種迷信式的政治運動。他的手段和形式都和中古回教大帝國相似，馬克司代替了謨罕默德的位置，列甯及以後的蘇俄執政者儼如當時的加利發，布爾什維克黨即是回教，俄羅斯變成了阿剌伯帝國，無產階級是新的阿拉（上帝），用武力來傳佈思想的手段完全和回教相同。這個新宗教一出現，就具有回教初出來時的氣勢，而也具有一切宗教所同具的惡德。中國今日之受這種新



宗教之侵蝕，猶如昔日波斯受其西隣回教帝國的侵蝕一樣。但是受過自由思想洗禮的近代人，是不會再長長維持這種中古式的迷信思想的了。不幸國民黨從前受共產黨理論的蠱毒過深，至今尚維持一部分宗教化的儀式和迷信。將中山先生硬裝成宗教教主模樣，強迫全國人頂禮膜拜，舉行許多讀遺囑，做紀念週等等宗教化，封建化的儀式。其實中山先生自有其偉大的人格，中山先生之偉大乃在領袖國民反抗專制政治，反抗封建思想，力爭民權與自由，今以力爭自由之中山，反被派成限制自由的宗教首領，真是褻瀆先賢已極，中山有知，能不大聲呼冤嗎？

第三是黨化教育的理論。自十八世紀以來，教育自由的原則已成爲世界公認的了。只有少數封建思想和宗教勢力較強的國家，才有時仍舊干涉教育的自由，然到十九世紀下半葉，這種封建式的思想也幾乎完全消滅了。不幸自蘇俄政府成立以後，繼承舊帝俄政府之弊政，又加上新宗教的外衣，有黨化教育的設施。到共產黨篡入了國民黨以後，遂將這種理論引進了國民黨，倡出所謂「黨化教育」之名詞。使國民黨蒙干涉思想之名，而共產黨得其實利。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反裝出正經面孔，大罵黨化教育是「醜化教育」，以表其與自己無涉，蓋共產黨也知黨化教育不是一個好名詞，不願躬蒙此惡名也。不料共產黨人尙知黨化教育之醜惡，而清共以後之國民黨人反不知之，至今仍維持此封建思想之名詞與政策。然又不能實行澈底，徒令許多投機分子大

做其黨化教育之書籍以驅錢混飯，結果黨化教育之所得，也不過在學校中多講幾句三民主義，多讀幾聲遺囑，多做幾回紀念週而已。而國民黨之聲譽即因此等封建式行爲而墜落，言之令人痛心。

第四是世界革命，大同主義的空想。大同主義是社會主義者的空想，而世界革命更是共產黨唯一用以鼓動人心的工具。共產黨的世界革命是以全世界無產階級作主體，以全世界有產階級作對象的，事實上雖不可通，而理論上尚可勉強站得住，自共產黨竄入國民黨之後，想赤化國民黨，乃以世界革命之理論加入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之中。不知民族主義與世界革命根本衝突，與共產黨的世界無產階級聯合之革命更相去萬里。民族主義是欲以整個的民族對外族抗爭，而階級革命則先欲將整個的民族劃分爲兩個或兩個以上之階級，從事對內的鬥爭。對內鬥爭一起，則對外鬥爭之力自然減殺，所以民族主義與階級鬥爭根本生衝突。若說國民黨之世界革命與共產黨之世界革命不同，另爲一種根據於民族主義爲出發點之世界革命，試問此種世界革命之主體爲誰？對象爲誰。若以弱小民族爲主體，則弱小民族之聯合對一強敵戰爭，歷史上偶亦有之，如希臘諸小邦聯合對波斯之戰爭，中古歐洲諸基督教國家聯合對回教帝國之戰爭，十九世紀初英俄普奧諸國聯合對拿破侖之戰爭，乃至一九一四年協商國聯合對同盟國之戰爭，在某一種意義



上皆得認爲是弱國聯合反抗強國之侵略，然歷史家對此等戰爭僅能認爲是一種國際戰爭，而不能認爲是革命。國民黨所謂聯合世界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者，充其量亦不過聯合中國，印度，朝鮮，安南……等小國以對英，法，日諸大國宣戰耳。此種舉動能否實現尙是問題，即使實現亦祇能認爲是一種國際間之戰爭而不能認爲是世界革命。況事實上強國與強國之利害衝突，弱國與弱國之利害也衝突。土耳其與希臘同是弱小民族，然土親法而希親英，試問在此等利害不同之關係上，將如何聯合世界弱小民族以完成世界革命之大業呢？共產黨之所以鼓吹弱小民族聯合，乃欲使弱小民族俱受蘇俄之護庇，而其所謂世界革命之對象則又集中於蘇俄大敵之英國。今國民黨無第三國際之野心，中國也沒有蘇俄的力量，空談世界革命，聯絡弱小民族，僅足以引起外交上的反感，於事絲毫無補。中國若欲反對外人在華權利，收回利權，只有站在自身地位，運用個別對付的手段。萬不能將一切列強都攏統的當作一個整個的敵人，以增加敵人的力量。蘇俄以世界革命爲號召，然鮑羅庭在武漢政府則禁止人民反對法日，而集中目標專對英國，是他們的世界革命也不澈底的。我看到許多幼稚的國民黨員，往往貪圖世界革命的美名，以爲中國擴大則爲世界，國民革命擴大則爲世界革命，這種無常識的言論，正有待於諸位領袖的指示啊！

以上所舉，不過其犖犖大者，藉以舉出共產黨在國民黨中所遺之理論之毒至今仍未消盡，忠實的國民黨員，如欲貫徹清共理論之運動，則請自取締一黨專制，廢止做紀念週，讀遺囑，打倒黨化教育始。忠實的三民主義信徒，快點努力，起來督促領袖們改變共產黨的封建思想的舊政策。



## 從思想自由到政治自由

春 木

近一年來，我們聽見許多朋友這樣的說道：「只要你們放棄了你們的那種想法和那種主張，去將就別人的那種思想的範圍，你們便自然的有了政治上的自由了。你們又何必那樣寶貴你們思想的自由，結果弄來行動都不自由了！」這許多朋友的話或者也有他們的是處。但是我們慚愧辦不到，因為我們認為沒有了思想的自由，是不會實現政治的自由。

近一年來，無論實行社會革命或國民革命的政黨，一旦當權，都是對於思想上的自由特別的壓抑。反革命而罪在不赦者，莫過於曾發表其思想，主張或批評，對於黨義黨政，有所抵觸，有所非難。故萬惡軍閥都可以恕饒，可以攜手，而在一黨專制之下，惟有思想主張敢出乎黨義範圍，言論批評敢反對黨政設施，則認為異類，為危險份子，為罪大惡極，必得要封禁其言論機關，妨害其身體自由，或甚至加以殺戮或驅逐。好像非把這類敢於思想自由的人們消滅了，然後共產革命或民主革命纔會成功一樣！——唉！假使歐洲十八九世紀以來，沒有思想自由的事件發生，或者禁止思想自由有如今日中國這樣的利害，則盧梭馬克斯的思想不會傳播下來，便不會有法蘭西一七八九年民主革命和俄羅斯一九一七年的共產革命，我們中國號稱革命的先覺者又



何處取法，又何處尋求政治自由階級鬥爭的論據呢？

在數千年習慣專制壓抑的民族裏面，多數人往往是不能重視思想自由的價值。在他們善於取巧，與世浮沈的時候，何嘗不隨時覺得是非不應是這樣定的，事理不應是這樣矛盾的；但他們阿世取容，仍舊唯唯否否，可以過得下去的。——他們的思想可以卷舒如意的去遷就有權勢的人們，無論他是君主，貴族，軍閥或黨閥。他們都可以一一順承鈞旨，而且爲之詮釋，非常周到。

他們認爲這樣辦法，個人的內心生活雖不自由，然而個人的政治生活却可以自由了；明白些說，這樣辦法，高官厚祿，所謂中國式的政治地位終是常在的。歷事四朝的不倒翁馮道老先生這種話。而今遍國中皆是。這樣焉能不使軍閥獨步，政黨專橫！這樣要求真正多數人的政治自由的實現，又何能得！

明知不合理由，而故意承迎，心口兩致，前後兩人，中國多了這樣人，固然必定使專制長遠存在，政治不得自由；但是即使有所主張，不妄附和，心口一致，前後一人，而使專斷國中，抹殺一切；自家的思想便千真萬是，便應神聖視之；別人的便千假萬非，便應打倒，便要禁止其發表而根本消滅之，這樣想法，究使確有所見，究使自家確據了相對的真理，其態度如是，也必定使政治不得自由。因爲假使兩方面均持此種態度，則只有彼此以武力解決之一法。武力解決



的結果，仍舊是不得其平，而將爭戰無已時。歷史上的宗教戰爭，翻來覆去，不知犧牲了若干人類，直至十九世紀，各文明國憲法宣布了思想信仰自由一條而始停止。這個歷史的教訓，司徒穆勒(Stuart Mill)在他的自由(On Liberty)一書裏面言之頗詳，而有深痛，他并且以往事証明這種以暴力壓制思想自由的辦法從來都是失敗了的。我們在這裏不必詳引，我們很悲觀的看見中國自五四以來，纔有思想自由的萌芽，政治自由的希望，而今反被號稱新黨握有政權者將此萌芽摧殘了去！固然這種壓迫，終如歷史往事，仍歸失敗，不過這個犧牲是太值不得的！

但是不幸，這種太不值得的犧牲，——壓迫思想自由，因之政治不得自由，而起循環報復的犧牲——恐怕是在中國不能倖免的了！一方面因爲了解思想自由的價值的人太少，而往往是爲了金錢，便把靈魂賣給撒但。一方面因爲擅權自恣的人太多，而往往恐怕自家江山不穩，便想使一國之內無異己存在的餘地。這兩種人，如果生在中世紀封建社會裏，到還可以相與有成，可惜現今已是二十世紀，中國雖說受到世界思想自由之風較遲一點，但是要在中國仍舊長久存在奴隸與主人相安無事這種政治局面，是不會有的了！

思想自由，在習慣奴服生活的人們看來好像不覺得重要，其實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便是有了思想自由的原故，人之所以貴於禽獸，不待甚麼哲學家來下定義或給與標準，是不是現今的人都

知道因爲他能自由支配其活動，規定其目的的原故！至少在有人類歷史以來，這點人類的可貴處是證明了的。但是人類能有這點價值，是不是因爲人類能自由思想的原故？所以人之可貴，以其思想能自由也。我們要求思想的自由，也就因爲我們是「人」的原故。

雖然是人生最後目的，許多哲學家還在那裏探討或聚訟，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禁止別人去尋求他所認爲比較更好的行爲的目的地；無論在政治上，社會上或其他行爲上面，只要人們有向上的尋求，另一種的想法，另一種的主張，在他「人」的資格上面，是不能禁止他的。有思想和主張的人往往覺着另外一種思想和主張出來，或者與他衝突時，要於他的思想主張發生危險，因此不免恐慌而去設法禁止，其實這是無益的。——一種思想的力量已經形成法律或習慣，有行之千年，尙不免於被他種思想推倒。何況一時少數的權威，并不及久定的法律和習慣，更何況在今日人們已經認識了他之所可貴處，便在思想自由而不能受任何干涉而停止呢！

思想自由，不但是在「人」的本身價值上該當防護，并且要使社會這個組織能夠安然的存在，也非讓各個份子有相當的思想自由不可。固然盧梭所主張的「自由契約」之說，自有社會以來，便無法實行。不過人們之所以需要社會，總是感覺到這個社會能使他的生命比較更發展一些。如果在這個社會裏，只有奴役與屈服，他的精神一定不能久安而必生反響；反響一大，這個社會便



要解體。并且在平常的時候，一個同社會的人們大家不受着壓迫時，那還不覺着他們在這社會裏所要求和所有的最低限度的自由之可寶貴；但是一旦將他這種所已有的一部份自由生活取消了，他便痛苦不安起來。譬如教書講學，作文編報，或鼓吹政治上的主張，或提出哲學上的道理，在常時都是各盡其能事，以求多數人的聽信，并且大家認為都是於社會國家的發展有益處的。

而一旦只准他說，不准你說；他鼓吹的使不但無罪而且有功，你鼓吹的不但無功而且有罪，要受禁止與處罰。這樣的法令豈得謂為合乎公理。一個有權力者無社會的需要，無公理的標準，而妨害一部份國民的應有自由權利，遲早是必定要釀出少數人反抗而全社會破裂的結果，毫無疑義。歷史上這類事件已不絕於書，可惜有權力者至今往往尙無此覺悟，蔑視自由，醉心專制；當其未得勢時，痛心疾首於他人之妨害其應享之自由，必須奮起反抗；一旦反抗得勢，又忘却當日自家所感覺的痛苦，而一樣施之於別人了。施之政治，則這樣的政治社會絕對不會上軌道的。

并且一個社會不但要他上了軌道而安然的存在着，而且必要他隨時有進步。自來社會進步的生機都不是在思想絕對統一的時代中得之，而是自由批判發達的時代。即使那時批判不得自由，也是那時當時所謂在人如盧梭輩，於舉世安於故常之中而一點不懼不作，發揮其獨到的思想。



；於是一社會的進步便終賴這種狂人的狂論了。我們中國在數千年來，思想大都統一，智識階級多喜安於故常，不敢在專制社會中標新立異，因此進步甚少，這是大家都明白的；比之數百年來進步不止的歐洲社會，這是大家都覺得愧悔的。奈何今日始有一點自由批判的生機，而所謂新黨執政，反極力摧殘不已！世界是在那裏進行不息，無論何種思想是隨時在那裏推移，轉瞬便成過去。如果老認着一種思想是天經地義，不准別人去另行自由的探尋，則前日之新，今日已成爲舊，轉眼之間，已成故物。并且強迫衆人老守着這個故物，結果不但把一社會的每個人精力疲軟下來，使大家生活不能夠充分豐富，而一旦潮流來時無以應之，這個社會便更只得消亡了。

法國哲學家伏野（Comte）說得好：『最不健全而且最易動搖的，莫過思想行爲習慣全體一致的社會了：既然一個社會是站在各種複雜潮流的影響面前，而他沒有各種複雜的能力去應付，使之調和的前進，則狠快的這個社會便會分裂，解體以至滅亡。』所以爲社會本身的利益起見，是要社會中各個份子思想愈能自由發展，自由探討，自由批判，愈能使這個社會得以長久的站得住。

固然這類自由思想不可太推之至極，以至根本危及人類社會的存在，而須加以少許的限制。但在現今歐美各文明國如英德法與合衆國中，除了統一這兩三種必須共同遵守的原則，如（一）對於祖國的愛護，（二）對於憲法的遵守，（三）對於他人自由的尊重等而外，其餘的主張信仰，無論



宗教的，哲學的，政治的都一律放任，聽其自由。這些國家本歷史的教訓，他們都了解這種放任各個份子隨其性情與知識而獨立自由向各方面主張起去，是於社會的發展根本有利的。

思想自由之不宜侵犯既如前面所說明，思想自由之無法侵犯，又被歷史所證實，愛好自由的人們終於戰勝壓迫者，政治的自由是從思想的自由產生出來，這些事實和理由都明白的一一放在眼前，自號新黨而聲稱要求政治自由的專制者其速猛省！



# 民主政治與階級政治（續）

叔耘

（三）貴族階級制度是否合乎科學？

職業階級主義者反民主政治，反平等思想的理論，作算不能成立了。但是貴族主義者必乘機來說：不錯，由職業所得的技能是萬難遺傳的。但是你們並未證明普通底優秀實質也是一樣。家的子孫不一定有繪畫的技能，黃包車夫的子孫不一定有拉黃包車的氣力，這是極顯然底。但是你們自己也承認父母的聰明也有傳予子女的可能，使子女生而有較好底實質。你們並且承認這些普通實質雖不能先定子女的職業方向，却是使他們有在社會上佔得優勝位置，領袖位置，主幹位置的可能性。既然如此，把這些位置爲優秀份子保留，使優秀份子永久維持他們的優秀血統，不和惡劣種子混雜，豈不是最合科學，最順自然麼？職業階級制度造成許多專業底家庭，構成許多封閉底牆壁，不合近代人生，是應該廢除的。但是貴族階級制度在社會裏面建築幾條巨大籬欄，使優種與劣種不至混雜，必較相反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利於文化之進步。這就是貴族政治論的大略。

（甲）貴族政治制度曾經普及於全世界的。有人說沒有貴族，文明決不會產生。這自然不



是一句毫無根據的話。貴族制度在人類史上固然作了不少底惡，但是牠的功績，總可以補償牠的罪過而有餘。牠之所以有如此成績，並不是牠本身有如何善處，不過是牠的精神在某種意義上便利學藝的發展而已。要想人類有偉大底精神事業，人人爲物質所困，人人俯首向地而無暇一顧蒼天，一擴視界，是絕對不能成功的。要想我們的聰明開花結實，要想我們的智力充分發展，閒暇是不可少的，財富也是不可缺的。所以享有閒暇與財富的貴族階級，只要他們有這樣志願，最適宜於文化之創造，保守與傳播。果然，現在世界上所幸有的文化，多半是發生於貴族政治制度之下的。

貴族在人類文化上的影響，既不可忽視，故人種社會學者以貴族的存亡測國家之盛衰。海倫（Helene）種亡，希臘文明遂衰；貴族制度不滅，埃及，阿敘利，印度之文明亦綿延不朽，這是郭比羅曾經詳細考証的（註十四）。羅馬世界完全被蠻族征服，也是帝國的柱石——貴族——在戰爭上所受之損失過大，且又與劣等種族混雜之結果。所以歷史家以制度動搖，風俗敗壞，思想混亂等等現象解釋民族或國家之衰落，完全是顛倒因果；民族或國家衰落之原因應該在牠們的生理組織上或血統上搜求。明白些說，貴族的滅亡就是國家衰落的根本原因。

固然，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許多學者，許多藝術家是從平民階級露出的。馬丁路德與盧梭

就是兩個最顯底例。不過統計起來，這總算是例外；我們對於這類人物特別注意，特別敬仰，不已經是他們稀罕的明證麼？所以阿丹氏在他的偉人之由來(La Genèse des grands hommes)中稱貴族所產生的才人二十三倍於資產階級，二百倍於無產階級。

這種才智集中於某一階級的事實，豈不足以證明此階級所包含的，都是優秀種子麼？都是純粹血分麼？這誠然是人種社會學者的意見，亦即他們反對平等思想，主張階級制度的論據。

(乙)所以據人種社會學者看來，貴族的特權及其威望是有科學根基的。社會裏面的階級鬥爭就是種族鬥爭；只要細心測量，就可以知道社會階級的分歧點，不僅是心理底經濟底，尤其是生理底。

階級既是種族的別名，那末，主張廢除階級，溶化國人的民主政治不是有消滅種族，混亂血統的危險麼？不是實現違反自然的異種結合麼？異種結合的產品必定惡劣一點，據人種社會學者看來，是確鑿無疑的。郭比羅與阿托亞孟同稱雜種人在生理與心理兩方面均不能及其父母族，因為他們很難得生理底與心理底平衡。

異種結合不但使人種退化，且足使牠絕滅。這是納布史氏的議論。他在他所著的社會淘汰論(Galton's Boole)中稱雜種人的生產率比純種人的生產率低，死亡率比純種人的死亡率高。



他並且說近代西方各國人的生產率降低死亡率升高的原因，就是種族或階級混亂的結果。

異種結合在心理方面的惡果，不減於牠在生理方面的惡果。達爾文曾稱稱『雜種人的蠻性與

墮性是一般旅行者所共見的』。探險家黎文斯通 (Livingstone) 談及非洲桑柏子 (Zambesi)

地方，稱『爲什麼雜種人(葡萄牙與土人合產)比較葡萄牙人殘忍，我們誠然不懂；但這是不能否

認的事實(註十六)』。據一般人種社會學者說，雜種人的智力亦甚薄弱，且嗜好平庸，所以平

庸如民主政治的思想在歐美社會中流行，就是雜種人日多的表徵，就是貴族血統被劣種混亂，以

至思想俗化的表徵。平等思想是庸人腦筋的自然產物，是雜種人腦筋的自然產物。

民主政治者對於這樣激烈底攻擊，應該作一個什麼答辯？

首先我們要注意的，就是人種社會學者雖口不離科學二字，其實並無科學精神。他們對於民

主政治的態度中，意氣成分多過理性成分。他們說雜種人的體力與生殖力不及純種人的體力與生

殖力。但是生物學——他們所奉信所假借的生物學——的泰斗達爾文化不會證明雜種或合種是使因乏

底植物或動物恢復並且增加生氣的妙法麼？放着抽象底定律不講，僅拿事實來說，試問有自由發

展機會的雜種人是否真比純種人弱。南美洲墨西哥的雜種人，在近三百年中已增至該兩地方人口的

五分之一。南洋波里勒綏羣島的雜種人口日見增加，純粹土人日漸減少，這總不是雜種人無生殖

力無抗死力的證據罷！巴黎倫敦貧人區的人種與富人區的人種同是一樣亂雜，然而貧人區的生產率比富人區的生產率高些。法國塞納河下流與北方諸省人的繁殖力比較強大，然而他們的血統並不見得格外純粹。反之，法屬葉島（*Île de la Réunion*）的人種非常純粹而牠的生產率年年降低。所以異種結合在生理上至少沒有危險。

至於雜種人的心理比較惡劣一點，更無從證實。我們以為黎文斯通等關於此問題的觀察，可用社會事實解釋。一直到現在，各地雜種人的社會位置是非常困難，非常曖昧底。他們一方面痛受自命為優種人士的輕視，一方面又引起公認為劣種份子的嫉妬，所以有時難免態度灰色，行為滑頭。其實這並不是種族性，乃是環境使然。因為假使有自由發展的機會，他們亦能顯其才德，與所謂純粹人種比肩無愧。現代南美洲各國的許多偉大人物不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與土人結合的產物麼？近數十年來華人與西人結婚者日衆，他們的子女，據我們所知道的，大半聰穎健全，亦可證明雜種人在仍何方面均不退化。何況一國內面的各級人——或依人種社會學者說，各種人——經了狠久底共同生活以後，心理與生理方面，均已無大差別，自然更沒有因合種而退化的危險。

（丙）所以照右面所說的看起來，人種社會學者關於異種結合之推測實在不確。有許多事實並可以證明牠是有益於種族進化的。拿那些閉關自守不與下等階級通姻的貴族來說，拿他們的歷史



來說；我們立刻可以見到他們最小底毛病是無永久性。他們普通都不能綿延甚久，不到幾代，就絕滅了。他們容易衰頹容易滅絕的事實是無疑的。斯巴達人在黎古爾格（Lycurgus）時代約有九千。然據紀元前四八〇年之調查已減一千；四〇二年全數降至六千；三七一年再降至二千，至二二〇年則僅餘七百人了。這個雄種的退化是何等速底！所以自古的習慣，就是隨時以賤民補充缺額。雅典在 Cheronee 以後，一次升二萬奴隸及外人為貴族。羅馬為使貴族議院滿三百人之法定數起見，曾容納一七七平民議員而賜以爵位，可見歐洲上古的貴族已患生殖貧乏病了（註十七）。

歐洲中古與近代的貴族也是患這個病的。據 Penot de Chateaufort 的調查，法國貴族平均無超過三百年之生命者。加爾頓，謝利（Shirley）研究英國貴族之結果，稱全國五百最古貴族之中，謹有五族可數典至十五世紀，其餘都不是正統傳襲下來的（註十八）。又據項孫（Haden）之統計，阿格斯埠（Augsbourg）在一三六九年有貴族五十一家，一五三八年所存者僅八家而已；一三九〇年盧項埠（Nuremberg）的貴族共一一八家，百年以後所存者謹五五家；密魯斯城（Mulhouse）本有貴族六二九家，而一五五二年調查戶口時僅見一五二家，絕後者佔全數四分之三；林多城（Lintz）本有貴族三〇六家，今存者僅四家；魯柏克城（Limburg）之貴族本亦不少，然自一八四八年以後，已無一存者（註十九），可知貴族之易絕滅，是一種普通底現象。

大概平常解釋此種現象的方法，無非說明貴族因所服之軍役將重，且決鬪之風盛行，故多死機一點。其實貴族雖易死於疆場之上而如平民死於窮困者則無。且王族不服軍役，中古時代之城市貴族（特權階級）如上面所引者，亦不服軍役，而其缺乏繁殖力則同，可知這種解釋不當。

貴族的生殖貧乏病，完全是拒絕與其他階級聯姻使血統無從調和之結果。貴族最嚴守的是他們的血。他們甯死不願被劣種沾污。結果他們婚嫁的範圍，非常穿狹，遂不免親屬聯姻。這是最與科學的結論相反的，最有礙生育之繁殖的。所以不到幾代，他們的血氣完全衰落；白癡，聾啞，癩癧，佝僂，貧血種種病態相繼發現於後裔之身，以至於漸次退化而完全不能生殖。

再者，貴族的特權與智力工作也是他們衰頹與腐化的原因。自然，我們不能說貴族的腦力活動普通都是很激烈底。不過在民主政治立憲政治未發生以前，社會上一切高等職務均為貴族所佔。所以當時他們所耗的心力不能不算比其他階級多；腦力耗費過多是生殖不繁的一個原因。又是近代生物學者所公認的。至於貴族所享的特權確是他們退化的一大原因；特權是妨礙自然淘汰的，換言之，就是反進步的。特權給貴族許多作惡的機會，損壞身體與德性的機會，再加以親屬聯姻的退化作用，遂無生理了。

所以人種社會學者以為貴族或優秀人種不和羣衆混雜，就可藉遺傳作用，保存而且積集其特



長，是一種妄想。他們對於民主政治打破階級閉關主義的怨恨是白費了的。種種事實證明凡閉關自守的種族，必定退化以至絕滅。如果一個種族或一個階級不想到墳墓裏面去，就非和比較少壯的種族或階級結合不可。異種聯姻，階級溶化是新生生命產生的唯一機會。所以民主政治者打破一切階級制度以達人種同化之目的，不但不與自然的傾向與科學的教訓相反，而且是順從自然之傾向與科學之教訓。

#### (四)資產階級制度是否適合科學？

人種社會學者，附會遺傳論，為職業階級制度與貴族階級制度辯護，已被證明為非科學底了。所以由上面的討論，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有特權的與自封鎖的階級和種族的發展勢不容；特權使有特權的階級腐化；封鎖使自封鎖的階級衰弱。

但是階級制度的基礎就算完全推翻了麼？印度式的門閥制度與純粹底貴族制度，固然不能存在，但是階級制度的痕跡，都應該掃除，以求一切皆水平線化，混雜化麼？這就是現代社會裏面為資產階級辯護者的疑問。

(甲)近代社會裏面，已無所謂階級。縱令階級這個名詞尚不絕於耳，牠的意義亦迥與以前不同。蓋自人權公認以後，『人人在法律前平等』一語已成為政治上的普通信條。只要是憲政相當

修明國家的國民，均享有同等底政治權利，均有佔據各項公職的機會。政治社會已不是幾個社會壘成的了。不過階級在原則上，名義上雖已廢除，在事實上則依然存在。

階級分別的表徵雖不能在法典裏面找得，然在一般人對於各階級的觀念和待遇裏面，是可以看得出來的。近代階級有兩種主要原素：一種是職分，一種是財富。你的職分較高，財富較多，則一般人對於你的觀念與待遇遂不同起來。所以近代社會裏面的資產階級雖無法律規定的特權，而自然得來的便利，其餘一般人所不能有的便利，却為不少。況且許多人的職分和財富是間接或直接由遺產得來的，那真是一種特權了。所以近代人在法律前雖然平等，而實際上不免分為許多階級，有產與無產乃其中最顯明底兩個而已。

規定有產者與無產者的關係是現代社會問題的中心，也是我們批評人種社會學的理论以後，非研究不可的一個問題，因為這是民主政治的一個根本問題。明白些說：還是依著人種社會學者的舊觀念，認資產階級為優秀勝利底種子，使之不與無產階級混雜呢？抑本着民主政治的真精神，以平和方法，社會政策，使有產者與無產者間的距離漸漸縮短，漸漸接近呢？

自然，階級不能封鎖，其間應有流通性，是分析近代文明以後所不能不承認的一種主張，近代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特徵，是城市的特別發展；所有一切活動均集中於大小都會。都



會也就是此種工業文明的主人——資產階級——的勢力範圍。但是都會是消費多數人口的。他們擴大不息，並不是牠們原有人口繁殖的結果，乃是新份子不斷侵入的結果。假使沒有四圍及他地人民的逐漸侵入以補缺遺，一個城市不到幾代，就要滅絕的。（註二十）所以近代社會裏面的貴族——資產階級——比任何貴族更易絕種，因而牠接受其他種子的需要亦更深切。他不時時受新血的刺激，與下層階級的補充，是難以自存的。這是近代都市生活所命定的；下層階級與上層階級非貫通不可。

但是這就是說非將階級間的障礙與堤牆，一律剷平麼？據人種社會學者及一般保守黨人言，並不是這樣，他們現在說：下層階級的高昇應該有能可性，不過要使牠非常困難纔好。法國著名小說家蒲爾布捨（Paul Bourget）——同時是一個保守哲學的泰斗——曾作名為「行程」[Voyage]之小說一部，詳言平民不應高昇過速之理由及其弊病。下等階級昇到高等階級有一定底步驟，是不可越等的。下等階級一旦大批侵入上等階級的範圍裏面，必使上等階級的水平線降低。所以他們雖承認下等階級能有高昇之機會，然上下的非分明不可，非有界限不可。上等階級的特權，據他們說，不但正當而且是必要底。有了特權，他們始有餘力為公共利益多用功夫；始能充分擇妻育子，使優秀種子不至墮落。不但如此，特權是刺激下等階級使他們發展天才努力向上

的好東西。所以造成一個特別環境，與許多社會權威，是有益於各方面的。本此種種理由，他們覺得現今的階級制度非常完善，值得擁護。他們並且相信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沒有一個天才能為環境所限而不能露出頭角。其實這全是武斷；有許多事實使我們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能自由發展的天才還多呢！

(乙)誠然，階級制度在人口的量與質上，有絕大底影響。牠有變更一國人民的生活力，死亡率，婚姻比例數的能力。如果他們把這些變化研究清楚以後，他們對於嚴格分別階級一層，或許也要減少樂觀罷！

首先拿資產階級的生活力來說。牠的增減情形與階級政治者的樂觀是互相衝突的。近代社會的領袖階級的命運因城市生活與勞心過度之關係，非常短促，是大家所公認的。人種社會學者如阿托亞孟等並以此為常受攻擊時被嫉妬的資產階級與智識階級大鳴不平。他們覺得這般人為近代文明努力與奮鬥而犧牲了，竟無人知道，竟無人憐惜，實在不近情理。

不過他們是極端擁護階級制度的。這些不平之鳴不是證明他們所認為完善的制度，尚有弊病麼？因為使一個社會的優秀種子迅速消滅的制度，一定是不完善。他們稱現代資產階級所負之責任實在過重，竟為智力工作所困而大減其生活力，可見現代的社會分功尚不適當；可見民主政



治者關於勞力者與勞心者互相調和，時時交替以壯生氣的主張，並不是一種妄想。

近代社會的資產階級既無強大底生活力。然則他們就不能用婚姻去補救麼？不幸他們的婚姻制度也是有害於他們的種族的。他們的階級觀念當然很深。他們在婚姻中所尋求的，不是對方的身體健全與生育子女的資格，乃是財富。他們的婚姻，簡而言之，是一種交易。所以結果，優秀種子退化與衰落的速度愈高；他們竟為財富所害了。

這種金錢婚姻，已經不合優生條件，再加以他們對於生育的嚴格節制，於是他們的子女不但不能強壯而且特別稀少。資產階級智識階級的享樂要求與個人主義特別發達，他們深不願作子女之牛馬。再者，他們愛護子女之心甚篤；為子女自身之幸福計，為子女有充分財富得以維持其社會位置計，亦不願他們衆多，使家產分散。這種心理是上等社會的生產率特別降低的主要原因，大有害於他們的種族之發展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從這心理中，看見階級制度下面所重者財富而不是才能；也可以看見階級制度是不利於人種的天然淘汰的，是與優生學的原理相反的。階級制度固使上等階級難於保留他們的優秀種子，同時又使他們所產生的惡劣種子得因財富之保障，苟延殘喘，仍居領袖地位。

(丙)以上是階級制度在資產階級身自上所發生的影響。假使我們再談牠在無產階級上面的

影響，那末，人種社會學者的樂觀，必定更不能成立了。

無產階級——尤其是工業發軔時代的無產階級——的生活情形是否有利於他們的健康，能否不影響及於他們的種類，差不多不成問題的。無產階級的生產率雖相當底高，然因經濟情形惡劣，

死亡頗衆。據康麥爾化(Kunhner)之調查，瑞士勞工之死亡率，其在三十歲與三十五歲之間者，每千人爲一三·一；其在四十歲與四十九歲之間者，每千人爲一九·八；其在五十歲與五十九歲之間者，每千人爲三三·七；其在六十歲與六十九歲之間者，每千人爲六七·七。這些平均數較勞心界之平均數爲大。英國的情形亦然：二十五歲與六十五歲間之勞工每年每千人中平均死一八·一七人。而在同樣年齡標準下面的資產階級每年每千人中只死一六·七·人（註二一）

固然，自各國議院製定勞工保障法以後，勞働界的生活情形已漸改良。但是要想他們有充分精力去補救領袖階級的貧乏，要想他們有主持社會生活的氣魂才智，要想種族不至因大部分人民爲惡劣物質情形所害以至衰落，那就非繼續本着民主政治的真精神，極力消滅階級界限，使大衆生活日漸優美不可。

經濟能力太不平均，必使下等階級裏面的優秀份子沒有出頭的機會。像現在的純粹個人主



影義的分配制度，一方面將一部分衰頹了的種子維持於領袖的地位，一方面使一部分有天才的種子爲經濟情形所限，不能自由發展，實在有礙自然淘汰，實在不利於種族的進化，實在非再加以充底民主化不可。

所以用生物學爲資制階級制度辯護，是自相矛盾的。階級制度或許有他種存在的理由，但牠確與自然的傾向相反，確與科學的精神相反。

總之，人種社會學者攻擊民主政治的戰術非常狡滑。他們費盡心力以求證明民主政治思想與事實違背。其實真正民主政治的實現並不需人人平等；人的天才不能相等是沒有問題的。民主政治者所要求的，不過是有才者不至沒有機會表現，無才者不至強佔這些機會而已。所以總括右面的討論可以得着幾個結案：

(一)無論你是怎樣的一個人物，生物學不能預言你的子女將來是怎樣；人的精神是有彈性的。

(二)後天才能，職業技藝的遺傳性，迄今尙待證明。

(三)凡閉關自守的階級或種族，無論他們的本質如何優良，是非退化以至絕滅不可的。

這三點已足推翻一切建築在遺傳論上的階級學理，一切以遺傳論反民主政治的學理；民主政

治制度廢除階級間的障礙，使大眾有各盡所能的機會，使異種有結合的可能，誠然是運用天才的好制度，誠然是便利自然淘汰救濟種族衰落的好制度。

- 註一 參看 Ferris: Socialisme et Science positive
- 註二 參看 Die Naturwissenschaft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theorie
- 註三 參看 Socialisme of Isele intellectuels (Cahiers de la Quinzaine 6 mai 1900)
- 註四 參看 Zukunft 31 mars 1894
- 註五 參看 Les Selections Sociales
- 註六 參看 Die Gesellschaftsordnung und ihre natürlichen Grundlagen
- 註七 參看 V de Lapouge: Les lois fondamentales de l'anthroposociologie
- 註八 參看 Topinard: Anthroposociologie et Science sociale
- 註九 參看 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 註十 參看 Spencer: Principles de sociologie III p 349
- 註十一 參看 Galton: Nature inheritance

Hereditary Genius p. 67



註十二 參看 Durkheim: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p 345

註十三 參看 De Candolle: *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ants*

註十四 參看 Gobineau: *Essai sur l'inegalite des races* I

註十五 參看 Otto Seeck: *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

註十六 參看 Ribot: *Heredite*

註十七 參看 Dumont: *Natalite* p 97

註十八 參看 Kidd: *Evolution sociale*

註十九 參看 Hansen: *Die drei Bevolkerungsstufen* p 175 179

註二十 參看 Ammon: I, *Ordre Social* p 204

註二十一 參看 Bocharl: *Encyclopedie d'Hygiene* Tome VI



# 獄門

愛爾蘭葛來格里夫人作

諸庭譯

「作者附記」

有人聽到一個故事，後來又轉告訴我，據說有一個人走到監獄去迎接他的兄弟出獄，尚未敲開獄門，就聽說他的兄弟已死在獄裏。

我有一次到高爾維去，在高爾特車站遇見了兩位從斯里夫哀芝來的鄉下婦人，披着外套圍着巾，爲了澳洲一位親眷遺下了錢財給她們，故此來到高爾維來訪問司法官員。她們從來沒有離開過鄉村幾哩路的遠，從沒乘過火車，張皇失措，如林中盲獸一般的迷了路，我照料了她們一整天。

愛費里過來的一條路上，槍殺了一個警官，因嫌疑被捕者數人。內中有一個是我本鄉的一個年青的木匠，不久就有謠傳，說他在高爾維獄中告發了其餘的捕犯。把人由獄中提到法庭去的時候，羣衆途中向他叫罵。開審時纔知道他原來并沒告發，沒有招供



什麼證據；於是在開釋的時候，羣衆爲之大燒煙火。

數月之內得了這三件故事，遂編爲此劇，罄三日之力而告成。本卷各劇，吾最嗜此篇，一字都不曾更動過。

布景：高爾維獄門外。兩個鄉下婦人，一個穿着長黑袍子，一個頭上披着圍巾，正走進台上。這正是天將破曉的時候。

人物：

瑪麗卡赫兒 一個老太婆

瑪麗柯心 她的兒媳婦

守獄門者

卡赫兒：我想我們的旅途已經走到了終點，這裏大概就是獄門了罷。

柯心：這裏不是獄門莫非還是別的地方不成？這世界上還有什麼地方能有這樣的高牆？

卡赫兒：想想那慣在山裏生活的他，如今竟被幽禁在這裏面！他究竟是爲了什麼黑夜裏出來遭

這個險？

柯心：他如今幽閉在這裏，一點光明也沒有，難免要心灰氣沮。他們不定要擠他說出什麼供狀



來，我覺得這也難怪。

卡赫兒： 好人被捕，監在獄裏，從前也是有的，可是他們都沒有招供過。瑪麗，我想他大概還不至於就招供，如一般人所傳說的那樣。

柯心： 但是你總聽說了罷，隣近的孩子們被捉了去的時候，大家都說：『是但尼司卡赫兒，他在獄裏招了供，告發了他們。』

卡赫兒： 女人們還有什麼壞話說不出口，尤其是眼巴巴的看着她們的骨肉活活的從家裏捉了去的時候。

柯心： 台利佛里的母親說的，拍特路安的母親和他的太太也這樣說。她們跑出來追着我喊：『都是但尼司在獄裏告發了的！』據她們說，警探長搜檢帶耳環的那天，還很得意洋洋的說，是他用酒把他灌醉了，逼出來的口供。

卡赫兒： 那些混賬東西真許能做出這事來，怎能怪得我那孩子？他們究竟爲什麼要這樣的灌醉了他來陷害他！

柯心： 即使他真真供出了他們的名姓，也不能算是他的錯。閩鄉村，誰不知道，是台利放的槍



卡赫兒：閉口，不要多說。你懂得什麼。也用不着隣人幫忙，讓警官自己處理這案子就是了。

柯心：都是拍特路安慫恿出隣人幫同誣害，因為他自己懷着私仇。誰都知道，我那可憐的但尼司一生沒帶過手槍。

卡赫兒：（從袍子裏取出一個大藍信封）我真想知道，他們從郵局遞來的這封信，裏面究竟講的是什麼。我們兩個都是不識字的，你說可憐不可憐？

柯心：隣居倒是有識字的，可是你又不讓我帶給他們看。裏面也許是告訴我們他現在的狀況以及出獄的日子。

卡赫兒：我告訴你的話，你總還信不過，真是怪事。也許他們就在信裏寫着，但尼司在獄裏招出了其餘的人。

柯心：我們如今也只好在等候着開門。從斯里夫哀芝遠道跋涉，足足的走了一夜，也太勞頓了。

卡赫兒：我們也不得不來給他送一個信息。他回到帶耳環，將如何應付他的隣人？

柯心：再過幾天，他們也許就放出獄，還他自由。他們有什麼理由再監禁他？他們一定已經饒了他的性命。

卡赫兒：瑪麗，假如他們這次饒了他一命，他可搬個地方去住罷。再也別到帶耳環，或是達羅拉，或是德魯姆達羅。

柯心：唉，瑪麗，我們將帶他到那裏去呢？我們認識的地方，我們已被趕了出來。我們到一個人生地疏的地方去，可有什麼幸福可講？

卡赫兒：我正想到人生地疏的所在，他的故事可以不被人知道。最好是到美利堅去，那裏的人多如草。

柯心：赤手空拳的他可怎好到美洲去？要放洋去的話，這一夥兒有他，有我，還有家裏的小把戲。

卡赫兒：我甯願把田產賣盡，我也不願等着看流血的犧牲。總還有錢夠你們倆口子還還眼然後趕快起身。

柯心：我們渡海而去，你呢？你當然不願同那些隣人過你的殘年。

卡赫兒：我想到奧脫拉的工廠，大概他們還不致於認識我。只是不知道去得成去不成，不告訴他們我的名姓。

柯心：別說傻話。我怎能帶孩子去？孩子如今還沒脫襁褓，將來到美國還不會淹落了嗎？



卡赫兒：我可以帶他進工廠，我可以給他改一個名姓。你們安家之後，可以再接他。

柯心：天破曉時是很冷的。他們該開門了。我後悔沒帶來一塊馬鈴薯或是餅乾。

柯赫兒：我又怕門開了不知他們會說出什麼。但尼司被捕的那一夜，他患着重傷風咳嗽。

卡心：我聽見有人來的聲音。好像是有一串顫匙響。上天保護我們！我又怕在此地！

「門開，守門的人手提着燈籠。」

守門者：女人們，你們在此幹甚麼？這不是度夜的地方。

卡赫兒：我的兒子在此監禁了八個星期零一天，我來請求和他談談話。

守門者：假如你們沒有得長官的令，你們是不得見他的，不如去了罷。

卡赫兒：我前天得到這封信。也許這正是允准的令。

守門者：這樣講來，他該是生了病，或是在醫房裏了。

卡赫兒：難怪他會生病，他曾患着重傷風咳嗽。

守門者：我來讀讀這封信。一定是還沒有撕開過的呢。

卡赫兒：這個女人和我自己都不識字。我們又不願信任別人。

守門者：這封信是本月二十日由高爾維寄的，今天已是月底了。

卡赫兒： 我們從來沒想到過到郵局去看看。這是後來偶然得到的。

守門者： 「讀信畢」唉，你他這可的女人們，你們還不知道，但尼司卡赫兒已經死了！你們昨天有到這裏來的權利，如其你們願意和他訣別。

卡赫兒： 上天保佑我們，降福給但尼司的亡魂！

柯心： 這個人說的是什麼話？一定不會是但尼司已經死了？

守門者： 昨天天將破曉以後死的，現在他的獄房裏監着的另是一個人了。我去看看他的衣服現在誰的手裏，假如你們想帶回去。

「他走進去。天開始破曉。」

卡赫兒： 人世上沒有一點慈愛，天上一定有永久的慈悲。他受盡了人間嚴酷的裁制，到了天上必可領受慈愛！我的孩子真是世上最好的，從不惹動我一根毛髮，如今戴着罪名死了，讓他的孩子都蒙了羞恥！他就是殺盡了世人，也比招供的好！瑪麗，你就沒有話說嗎？你就救我一人獨自在這裏哭悼他？

柯心： （癱倒在門前階上，搖動着，哭傷着。）啊！但尼司！你戴着惡名而死，我爲心碎了！我們夜夜的陪伴着在一處，如今可要形單影隻！ 我將怎樣回轉去到高爾特，吉伯坎替？那



裏的人一定不哀悼你，一定不會爲你的亡魂禱告！

禮拜天祈禱的時候，我將怎樣上山去

赴會？一個個的女人都有她的伴侶，我瑪麗柯心獨自一人？

長夜漫漫，萬籟無聲，我獨

聽犬叫你的吠聲？家裏有兩個女人做餅，沒有一個男人來分裂開吃！

沒有男人鋤地，我

將怎樣播種？收穫時聚起的禾束，在春前就要分散！

但尼司，你死了若是留下個好名，

讓人人稱贊你，和我一起悲悼你，那我也不恨你了。

但是你的名字上偏偏帶着污點，在那黑暗的時候！年來年去，你的名字再也不曾清白！「她

止着哀聲，轉向老婦」瑪麗你告訴我，你想他們會把他的屍身還我們嗎？我願親自把他昇出

葬了，雇幾個人掘一個坑。

「守門者開了門，交出幾件衣服。」

守門者：他進來的時候，帶來的就是這一些，綿絨，汗衫，還有鞋子。一共也值不了幾個錢；

山上的孩子們是窮。

柯心：他們拘捕他去見長官的時候，應該給他時間從容的整理整理衣服。他穿起禮拜天的漂亮衣裳，滿體面的一個孩子。也不知他們把他葬在那裏，我想送他的靈柩在街上走。除了他的母親瑪麗卡赫兒和我自己，誰還向他致敬？

守門者：辦不到的。昨天他已經葬在監獄的空地上了。

柯心：這樣的冷清的葬了，也沒有一個親近的人送殯，真是苦！

柯門者：犯了法的人，便不能不做個榜樣。他們爲什麼不做正經人呢？長長的繩子，草草的葬，凡是絞死的犯人都是如此。

柯心：絞死的！啊，但尼司，原來是他們把你害死的，原來不是你壽終正寢？不令你在枕上的人們，上天咒他們，我也咒他們！上天咒他們生生世世！我咒那一般害你的人，我咒那開槍的台利佛里！

卡赫兒：「立起」其餘的孩子呢，由帶耳環拘捕來的台利佛里，拍特路安，也和他一齊絞死了嗎？

守門者：沒有，十二小時前就釋放了。也許夜裏你們遇見了他們的。

柯心：他們釋放了，但尼司絞死了？世界上有什麼公理？

守門者：他是在房屋附近被捕的。他們認識他的足印。關於其餘的人，沒有充分的證據。

卡赫兒：那麼，警官和民衆們說但尼司在獄裏供出了其餘的人，他們都是撒謊？

守門者：我沒有工夫在這裏和你談話。審判官得不到證據，就把他們開釋了。





「他走進，把門關了。」

卡赫兒：「伸出雙手」街上有沒有人啊？我喊他們來，他們可從來聽見過沒有，在高爾維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一個人爲了他隣人而死？

街上的人們你們都聽聽，斯里夫哀芝地方的但尼司卡赫兒死了！帶耳環的但尼司卡赫兒代替了他的隣人而死！

他是又美觀，又年青，又強壯，最好的刈稻者，最好的拋稻者。在他死生原是一件小事，爲了保護他的隣人！

瑪麗，把衣服給你的孩子收集起來罷；孩子們都要用的。孩子們渡海之後，春天的時候，一絲一線，也好拿去做個紀念。

但尼司向審判官只要吐一句話，就可以開釋了，他們還答應給他各種的財物。他們把酒和金錢帶進獄去給他，教他供出一句話害他的隣人的命！

拍特路安并不是他的好朋友，不過是一個又傻又野的伴兒罷了；台利佛里呢，就是他把牆上鑽一個洞，把小牛放到我們的草地上來吃草。

但尼司不說話，閉住了嘴，他決不是一個招供的人。他就是供出了證據害了台利佛里，



也不能算是說謊。

我將走遍高爾特，吉伯坎替，德魯姆達羅，和達羅大；我把市集的人民和唱歌的人都招了來，大大的讚美但尼司！

遺在破板房裏的小孩子，將來提起他的父親應該認為是一個大大的榮耀。全愛爾蘭和全波斯頓的人都該給他一個歡迎！

五十年下去，我彎着腰，拄着拐，也將不斷的永久受人讚美！你過來，瑪麗，我們去路的喊叫，但尼司卡赫兒爲了隣人而死！

「她向左走下去，瑪麗柯心隨着。」

幕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一日出版

新

路

第一卷

第三號

THE NEW WAY

No. III Vol. I

Ist. March 1928



# 目錄

現時政潮中國民之努力方向

立齋

黨國內容分析

誅心

甚麼是思想落後？

老農

紅牌買辦階級與新式封建思想

攻盾

文學裏的愛國精神

慎吾譯

狗骨頭

諧庭譯



# 現時政潮中國民之努力方向

立齋

## (一)一年來國人之心理

自革命軍控制長江以來，東南人民望風披靡，言中山之言，行中山之行，甚至衣中山之衣，食中山之食，蓋自甲午喪師戊戌政變與夫辛亥革命後，其震動人心者，未有如茲役者之甚者也。此種心理之表現，足證軍閥之人心已去，絕無死灰復燃之望，然循此一呼百諾之象，國家治安之基果能因此而確立耶。

武漢既下，國人對於國民黨之心理，可分數類：一曰捷足派，或以地方問題，或以國家大計，長途跋涉，奔走湘贛道上，所與聞者密勿，所要求者高位，此接近者之至巧者也。次曰鑽營派，或為舊同志，或似曾相識，以專家之名，參與建設宏業。又其次曰朝暮派，事齊事楚，初無定見，要在得一地位，以眩耀於衆。此三者去黨務政務之距離不等，要不失為自動的迎合潮流，等而下之，更有三派：一曰熱鬧派，服中山之服，口口聲聲不離『黨部』或『工作』二字，猶鄉里小兒追隨迎神賽會之後。二曰吃飯派，夤緣學生，加入黨部，盼一紙黨證，如昔日童生之望榜，誠恐今不登記，此後將無噉飯之地。三曰狐媚派，奔走要人之門，或為之獻計，或為之籌款，

新官勢以自保其魚肉一方之地位。凡此六者，自表面觀之，何一而非贊助革命，究其實際言之，同爲趨炎附勢，視高懸順民族者何異，而與今後民治之建設無與焉。

國人至普通之心理，曰揣摩風氣，每見一人一主義得勢，則曰今而後其爲某人某主義之天下乎，吾其急爲同聲之應，否則今後將無地以自容，此其動機，皆爲一身衣食之謀，豈有所謂主義之信仰哉。抑知有甲乙二人焉，甲在數年前赴粵，與聞革命，乙則居滬上，或營生業，或充教習，其所事不同，要皆自盡心力，貢獻國人，可以上對天地神明者也，何爲乎革命勢力之侵入長江，乃慊然以爲未足，若非歸附青天白日之旗幟下，不足以自存者。此我所大惑不解者也。

革命事業之成功，在分子之精，不在分子之多，俄共產黨以五十萬人支配七千萬人口之俄國，正以其人少而內部易於一致之故，可知標『以黨治國』之義者，盡全國人而黨員之，自黨言之，爲大成功，自國言之，爲大失敗，蓋四萬萬人同爲黨員，則黨等於不黨，而何贊否異同之可言哉。自局外人言之，與其以入黨爲有益國事，何如以不入黨爲有益國事。何也，甲面之理由，既有國民黨以主張之，其乙面之相反而適相成者，安得無人大聲疾呼以爲天下正告，自朋友言之，曰諍友，自政治言之，曰反對黨，實今後救國之至計，不可一日缺者也。

(二)政治上之真理在對抗中



人類者，有意志之動物也，因地位經歷之異，而主張以異。資本家惟知資本之利益，工人惟知勞動之利益，地位經歷使之然也。軍人惟知軍事之利益，民政官惟知民政之利益，亦地位經歷之異使之然也。推之或爲行政之政府，或爲守法之人民，或爲增加收入之財政當局，或爲負擔租稅之人民，其所以主張各異者，亦復如是。人之主張各異，而善惡是非之標準，末由強定，於是國家許人民以言論結社之自由，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而各人乃有自由發展之可能，國家以之取決於國民之多少數，此民主之所以爲民主也。

民治國家非不望人民之各有主張，然大多數國民之自覺，必待環境而後促成，非有工商之發達，何能造成英國之市民；非有大工廠之成立，何能激起工人之工會；雖提倡之者，賴少數人，要不能不待多數人民之自覺，而後其所謂運動所謂團體者，乃爲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否則假託民意，以二三特派之人捧持其間，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一時轟轟烈烈者，不移時而寂然靜矣。

真正之民衆運動，起於人民之自覺，而真正之自覺，生於兩種或三種是非之比較，甲一說，乙一說，丙亦一說，各伸其說，以待判於國民，國民因得鑒開各派之說，而判其曲直，甲派因乙派之監督，尤不敢不鄭重立言，故各派之並存，不獨所以教育國民，亦所以使各派各爲負責任之



主張，此政治之所以貴乎對抗者一也。

人之發揮其主張也，當其無反對黨之日，易犯輕易決定或自信過強之弊，其非也，因無他人之規勸，不知其所以非；其是也，因無反面之對照，不知其所以是；換詞言之，非者反成其爲是，是者不見其所以爲是，此專制政府之所以雖有長處，而無敢爲之辯護，一有短處，則流於惡貫滿盈而不自知也。反是者，因兩造對待而得之真是非真勝敗，先之以自由辯難，繼之以民意判決，則非者自無以自存，是者因民心之歸向，可以放胆做去，此政治之所以貴乎對抗者二也。

政治上社會上學術上之真理，始之見及者，常爲少數人，惟在言論結社自由保障之下，而後此少數者得鼓吹其學說，以取得社會之同情，而進於多數，持民權說者，始少數而今多數矣，倡社會主義者始少數而今多數矣。夫爲政府計之，一令之出，全國唯唯聽命，其爲稱心適意，莫過是矣，然近世之民主國，准人之言論自由，以招致逆耳之言者，非故爲矯情之舉也。誠以世變無窮，先知先覺之士，不樂爲隨聲附和之言，而國家一線日新又新之機，實在於是，此政治之所以貴乎對抗者三也。

人類之主張，不能有是而無非，始之非者，易時而是，如一八四八年與一九一八年兩時代之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也，始之是者，易時而非，如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二二年新經濟政策前後之俄國



共產黨是也。始非而今是者，因其主張之合乎時代，當然在朝黨之列，昔是而今非者，因主張之錯誤，當然在野黨之列，反是者合者不令其進，誤者不令其退，於人情爲不順，於賞罰爲不公，此政治之所以貴乎對抗者四也。

或者曰，子言誠是矣，此歐洲議會政治下之狀態則然耳，非所語於革命時代，方今宜集中勢力，以摧陷軍閥。夫所以倒軍閥者，在乎軍力，不在乎文治派，必取異派所辦之學校與報館，由黨部禁止或收管，必強令全國學校誦習三民主義，視之與聖經同科，此與倒軍閥何涉哉，徒以摧殘全國之自由思想，而妨害人民之自由發展耳。且對外戰爭，爲國家存亡所關，其重要不下於內政上之革命，然英之行徵兵制也，圭克教徒猶得免除兵役，德之討議戰時預算也，獨立社會黨尙得發表反對之言論，安在國家大危難之日，絕不許人民有意見之出入哉。

### (三) 國人所以自處

真正民主國之建設，既在言論結社之自由中，既在各黨對抗之政治中，試問全國之大，誰爲國家久遠計，以從事於此業者乎。數十萬人之衆，託庇於國民黨中，三民主義，猶昔之聖諭廣訓也；以入黨資格招來之，猶昔日之科舉制度也；國人之來歸者，既寵以高官厚祿，又得贊助革命之美名，誰不趨之若鶩乎？雖然，此種心理，攀龍附鳳之心理耳，此種行動，奴顏婢膝之行



動耳，以之建設帝政之新朝則可，以之創造民治之國家則不可。吾見夫德國革命後，政黨之分野，猶昔日焉；吾見夫一九一九年英國大選舉後保守黨全盛之日，自由黨以殘破之師，困守孤城，猶昔日焉。蓋真正之共和國民，必有所以自信，不以人之強而屈己以從人，亦不以己之強，而強人以從我，以人權言之，應爭言論結社之自由，以實際政治言之，應爭兩黨或三黨對抗之政治，此等事業，誠艱鉅而危險矣，然而真正之民權，真正之共和，在此而不在彼。

夫真理存於特立獨行之內，不在隨聲附和之中，證之學術思想之變遷而益明，格里蘭氏以前，人人曰天動地靜，格氏反之曰，太陽居中，地球繞日而行，究竟天文學之真理，屬之人云亦云之輩，抑屬之格氏耶？達爾文以前，歐洲人之言曰，世界與人類由上帝於七日之內造成，達氏反之曰，人類歷千百萬年之久，由動物遞變而來，究竟生物學上之真理，屬之聖經，抑屬之達氏耶？昔人之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而盧騷以降之政治學，曰總意，曰人民主權，究竟政治上之真理，屬之君權派，抑屬之盧騷輩耶？此可以見多數之言未必是，少數之言未必非，而異己之言，是否應一概滅絕，言論思想之自由，是否不容保障矣。

歐洲人本個人良心之主張，以成立今日兩黨對抗之政治，溯其原流，實始於希臘，昔希臘之暴民政治，不樂其哲人蘇格臘底之辯論講學，嘗有宣告蘇氏死刑之舉，而蘇氏答辯之詞曰。



公等苟有意將我釋放，但附以條件曰，君此後應不再作推求真理之舉，則我惟有敬謝公等，蓋推求真理者，天所以賦我之大任也，一息尙存，我之哲學（即推求真理之意）事業，不能一刻停止。凡我所遇之人，我將詢之曰，君等念念不忘富與貴，獨不知求真理與真知以改良心靈之爲尤要乎？我不知死字爲何解。我所知者，去善就惡之不當耳。

蘇氏又曰，

人處危難之際，不應有卑賤之行。我於所以自辯護者，絕不自悔，與其如公等之卑屈以生，毋甯如我之侃直以死。人在戰地上法廷上，不應但知逃死求生。戰地之上，解甲而屈膝人前，豈無免死之法，處其他危險中，所以求苟生之法甚多。天下之難事，不在於避死，而在於避不義，以不義之追逐人後，速於死之追逐人後。

蘇氏爲保持其良心上之主張，死且不避，此兩千年來所以養成歐人堅持所信之習慣也。」各有所信，各逞其說，以相與比較，故蘇氏最重自由討論，其言曰，

我對於公等爲批評家，以我常好規勸公等，責備公等，致驗公等之所知，說明公等之所不知。此等討論，乃最高之善也。人類生活，不經此等討論者，謂其不值生活可也。

在古代爲蘇氏之沿途講學，在今日爲報紙之評論，二者之方法雖異而用意則同。

既有良心之主張與討論之自由矣，更結爲政黨，以負政治上之責任，此議會政治政黨政治所以成也，然則今日有志國事與願爲國家立不拔之基者，其爲國民黨之應聲蟲，以自了其一生乎，抑根據立國之原理，爭人權，爭法治，以挽專政而進於民主乎，吾信國人必知所以自擇矣。



# 黨國內容分析

誅心

## (一)糾紛之由來

國民黨編練黨軍，力征經營，一戰而肅清粵境，再戰而長驅武漢，未及一年而奄有全國之大部分。於是中山主義亦如旭日初升，有照耀大地之觀，一般民衆奉爲天經地義，不可移易，而其中投機分子，亦搖身一變，紛紛然掛此新招牌，爲迎合潮流把持地位計矣。勢之所在，則羣奉爲神聖，勢之所去，則棄之若土苴，人心向背既視時勢爲轉移，時勢之變遷無常，即去就之標準靡定。況其所謂主義所謂政策，在倡議者本有若干作用存乎其間乎。夫既標榜同一主義，高揚同一之赤幟矣，似應不分門戶，戮力同心，乃亦勢成水火，不能相容，當去年春夏之交甯漢兩方對峙，甯主反共，漢主容共，甯派之言曰，吾所奉行者三民主義，非共產主義也，（指蘇俄式共產主義下仿此）故與彼派不能兩立。漢派之言曰，容納共產，係秉總理遺訓而行，右派違背遺訓，實即叛黨之徒，不能不聲罪而致討焉。乃閱時未幾，至七月十五日武漢方面霹靂一聲，決議分共，始僅限制共產分子之活動，繼則堅決清黨，雷厲風行，宋慶齡陳友仁輩首持異議，聯袂赴俄，葉挺賀龍二人則興師贛中，反抗武漢，此可見反共之舉，在黨中並未一致。即以十二月十一



日之粵變而論，汪精衛等則爲張發奎辯護，謂共黨暴動與彼無涉，而在反汪派言之，不特以勾結共黨之罪，加諸張黃之身，且目汪精衛等爲共產黨的工具矣。由是觀之國民黨改組以來，黨內一切糾紛，殆莫不與共黨問題有關，嗚呼，容共政策之流毒，不亦深且鉅哉。

### (二)三民主義與容共政策

容共是乎，反共是乎，二者孰是孰非，以常理衡之，儘可一言而決，若根據中山主義，聘其辯論，乃大開聚訟之門矣。所謂三民主義者，以嚴格的學理繩之，不能成爲一種主義，茲援名從主人之例，姑以其所稱者稱之。國民黨員輒謂三民主義中絕無共產意味，兩者柄鑿不相入，黨猶不同器，遵守三民所以抵制共產，若舍此他求，則共產禍水將橫決恣肆而不可復遏，此輩於中山立說，僅窺表面，未嘗詳攷其內容。夫以三民主義爲即共產主義，固不免誣中山，然以三民主義爲與鮑爾希維沁（即俄國式共產主義）渺不相涉，似亦非忠實之論。中山之民族主義，雖以恢復國際平等爲職志，然其立說對於俄黨之國內設施，及其運用國際政略，甚爲傾倒，推爲世界人類惟一之福星。（詳見民族主義第一講）而在十三年春國民黨改組之際，中山固以聯絡第三國際爲獨得之秘訣，老同志竭力反對此舉，則毅然決然開除其黨籍焉，彼信任俄黨之深，卽此可見一斑。其臨終遺囑中亦有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等語，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謂平等待我之

民族，即指蘇俄而言，據此則中山之於第三國際，可謂沒齒不忘矣。

所謂民權主義，痛駁自由自治之處頗多，而於建設萬能政府一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詳見民權主義第五講）中山雖非主農工專政，而夢想萬能政府之成立，固未嘗一日去懷，且立足廣州一隅，早援蘇俄先例，標以黨治國之幟，軍政訓政等名詞，亦明定於建國大綱中，可見其迷信獨裁，不亞於北洋派領袖，夫列甯史塔林輩託詞農工專政，實即黨人獨裁，中山提倡直接民權，（即能免創制複決等權詳見民權主義第六講）亦以施行黨治建設萬能政府為職志，其所標榜者雖不同，志在狄克推多（譯其義為獨裁或專政）者，則一而已。

民生主義更為聚訟之焦點，所謂節制資本固非推翻資本制度，所謂平均地權，亦非廢除土地私有之制，然在民生主義第三講中以為欲求農民問題完全解決，非使耕者有其田不可，欲使耕者有其田，應立即用法律與政治手段解決。去年湘農協會宣告沒收土地自行分配，非藉口於耕者有其田須用政治手段解決乎。至節制資本一端，中山以為不能解決民生問題，必須發達國家實業，製造國家資本，方可收其效果。考中山所擬發達國家實業辦法，舉凡人民日用所需如衣食住等項，由政府盡量供給，俾無缺乏，此與列甯所倡國家資本主義頗相類似，夫以蘇俄號稱共產之邦，實施國家資本主義，對於私人資本並非完全推翻，中山雖欲急起直追，摹仿蘇俄，亦只得



以製造國家資本爲言，不能更進一步也。（製造國家資本流弊甚大當另行詳論）中山既認蘇俄爲革命先進，文物制度，頗多可取，故在民生主義第二講反覆聲明共產主義非但與民生主義不衝突，且爲民生主義之好友，國民黨員不應反對共產黨，其最直捷痛快之語，則謂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夫使二者絕無區別，不但可使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即以國民黨併入共產黨亦無不可，蓋由主義上判斷當有如是之結論。汪精衛亦謂國民黨之理論中，夾雜共產黨理論不少，誠然誠然，不能以人廢言也。

### （三）設大陷阱於國中

雖然中山豈真認賊作子，以共產黨爲好友耶，中山一生慣施策略，主義云云，不過一種門面語。丁巳護法之役，率艦赴粵，宣言討段，乃閱時未久，舍護法而倡革命，聯段張以抗曹吳。近年則容納共產黨員，斥逐舊同志藉以擴張黨勢，鏟除異己，手段雖千變萬化，要其惟一目的在滿足政治上欲望而已。當共產黨員未加入國民黨也，頗擬別樹一幟，不願跨黨合作，中山則汲汲延攬，唯恐不及，此非局外故作誑語誣譏中山。試以鄧澤如君所奉手諭爲證。（此手諭近由吳敬恆君發表并製銅版印布）

（上略）其所以竭力排擠而詆毀吾黨者，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





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我黨爭衡也。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爲此等少年所愚，且窺破彼等伎倆，於是大不以爲然，故爲我糾正之，且欲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下略）

其時中山蓋恐共產黨員獨立，國民黨不能得俄人援助，而對俄人糾正之舉，甚爲贊許，其渴盼外援之迫切，不免情見乎詞。夫共產黨員受第三國際之指揮，而第三國際者，俄人實執其牛耳，被迫令中華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其用心之毒，設計之工，爲自來辦黨者所不及，豈謂以中山之明，而昧焉罔覺乎。明知其情，而開誠容納，不啻飲鴆自甘，夫既以鴆爲甘而飲之矣，其毒焉有不深入腸腑者耶。

或謂中山當時決心容納共產，僅許其分子參加，並非任該黨全體自成一派，假國民黨名義以自利，此其一；凡已加入國民黨者，均服從三民主義，此其二；有此二條件，而容共政策方無危險，其後共產派詐僞百出，竟有喧賓奪主情事，此爲中山意料所不及，豈能以此責中山哉。則應之曰，共產派加入國民黨，係俄人所主持，中山固明知之，不特知之而已，且稱許俄人有學識經驗，而以此舉爲實獲我心也。俄人令中華共產黨員加入他黨，並未脫其本黨，蓋欲爲暗渡陳倉地也。中山匪特不以爲嫌，反欣欣然以爲俄人援己，而黨勢可以擴張矣。既承認共產派跨黨

，乃以信奉三民主義之空言拘束之，實爲事理所必無，此可援一俗事爲喻，共產黨員之兼跨國民黨，猶一婦之有二夫也，在私相遇合者，只知快樂，明知其有本夫而迎之，彼婦不肯背其本夫，尙屬人情之常，所私者乃反以不貞責之，國民黨人賁跨黨者服從三民主義，是猶以貞節責此苟合之婦，不亦悞乎，況所謂三民主義，其中固多與本夫同調者乎。當時中山決心容共，汪蔣廖三人實贊其謀，黨員中頗多懷疑，紛紛反對，中山則不爲所動，毅然行之，迨後釐起蕭牆，內部分裂，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既種惡因乃獲惡果。蓋當時容共本爲利用俄人而起，欲利用俄人者，終不免爲人所利用，此不特局外人心以爲危，在彼舊同志亦早逆料及之矣。

設使當時中山不受俄人籠絡，拒絕彼黨參加，彼黨僅一秘密結社而已，無所依附，無所憑藉，一般民衆不致受其荼毒，而無識青年誤入迷途者亦可較少。乃始則招致之惟恐不來，繼則排除之惟恐不速，甚至痛戮之惟恐不盡，國民黨容共之舉，不啻設一大陷阱於國中，而誘無辜小民無識青年墮入其中也。

#### （四）覆雨翻雲之手段

蔣介石於克復滬甯以後，毅然標明反共態度，一時輿論翕然贊同，然在幾年彼非與共產派水乳交融而倚之如左右手乎，當蔣氏任國民革命軍總指揮時，東攻潮梅，克復汕頭，曾在總指

揮部宴會席間演說，茲舉其中扼要語如左，（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七日演說由總指揮部政治部印布全文）

「去年總理將要北上的時候，對我不但是有面諭，而且是有手諭，總理的面諭說是『鮑羅廷同志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總是要容納他的主張，你聽他的主張，要像聽我的主張一個樣子才好。』」

「今日革命，完全是國際性的世界，所以我說革命是不分種族不分國家，蘇俄同志願意指揮我們革命，我們亦願受他的指揮，不但不足為恥，而且同列於世界革命黨員的地位，是一件人生最大的意義。」

「總理在日，其主張常與鮑羅廷同志的主張完全相同，就是以我所見所聞的，總理與鮑同志的主張，小的地方有些不同，而大的主張，是如出一個人的意思一樣的。」

又是年十二月廿五日蔣介石在汕頭發布一忠告彼黨同志書，其中扼要語，節錄之如左。（該書實即對西山會議派而發）

「今日中國革命已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國革命成，則世界革命為之促進，亦世界革命成，中國革命始真正成功。總理自信三民主義能兼容共產主義，而決不懼共產主義將置食三



民主義。」

「總理深知必包括共產主義，始為真正三民主義，同時亦必容納共產黨，始為真正國民黨。」  
「鮑羅廷同志之為政治顧問，為總理所特請，總理曾詔中正曰，『鮑羅廷同志之主張，即余之主張，凡政治問題，均須容納其意見。』」總理逝世以後，蘇俄同志對於本黨以親愛之精神，同志之資格，遇事互相討論，求得真理，絕無所謂包攬專斷之事實，此不獨鮑顧問如是，而鮑顧問固亦如是。」

由上述者觀之，蔣氏當時固與共產派水乳交融，恪遵總理遺訓，待蘇俄同志為前輩，而以世界革命黨員自居者也。乃未幾而有三月二十日之變，與俄顧問為難，汪精衛不自安而出走矣。及出師勝利，駐節南昌，則置遺訓於不顧，電囑第三國際自動撤回鮑羅廷矣，夫鮑羅廷何人，在廣州任何職務，據孫科戴季陶輩辯白（時在十四年冬西山會議之後）謂彼不過一尋常顧問耳，乃蔣介石則直截痛快，謂中山曾諭其黨員須推心置腹以待之，蔣氏亦認為志同道合，絕無包攬專斷情事，曾幾何時而電囑第三國際，撤回鮑氏，大戮共產分子，前後反覆，如出二人，此非翻雲覆雨之手段而何。

（五）黨人以中華民國為試驗場

或曰既往不咎，來者可追，中山容共之策，誠屬錯誤，該黨除宋陳等少數人外，反共之舉已趨一致，自今以後惟有戮力同心，共圖建設，建設之舉，重實行不尚空論，我國約法已失效力，民元以來之虛偽憲政，勢不能再恢復，而舊派之軍權政治又不能久支，則凡負現代政治之責者，利在定趨向一民志，合全國青年共趨於努力建國之一途，所謂時局之最後歸宿者在此。夫日本維新以明治勅語爲宗，寥寥數行，日本學者，未必無以勝之，然而獨尊明治勅語。中山民國元勳，夙爲國人景仰，所陳主義雖嫌籠統，容共之策亦不足取，然其建設方案，尙應時勢之需要，亦爲救國之良圖，此後全國上下果能言行一致，遵奉中山政策，和平統一，何難之有。論者之言，非不甚辯，惜乎狃於一時現象，未嘗爲徹底之觀察耳。夫使中山主張果屬不可磨滅，則其所定黨綱所擬政策必能推行盡利，無所阻滯，今雖尙未統一，凡在國民黨勢力下之各省，當已依次建設，欣欣有向榮之象矣，茲舉其政策要點，推論得失如下。

(甲)對外方針，在恢復國際平等，而欲達此目的，其方策有二大端，(一)聯俄(二)經濟絕交。詳見民族主義第五講

(乙)對內主以黨治國，教育及言論機關均受黨化，施政程序則劃分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憲政實施後，推行直接民權，但須選賢任能，盡力擁護，俾得成爲萬能政府。詳見建國大綱



## 及民權主義第五六講

(丙)經濟政策則注重利用外資，發展國家實業，並設法使農民自有其田，農工團體均受黨化。

聯俄政策本與『容共』有連帶關係，赤俄提倡世界革命攻擊帝國主義，實則躬自蹈之，觀其吞併外蒙手段惡辣，而以扶助獨立爲名，與日本當時對韓政略如出一轍，中山當時豈無所見聞耶，抑明知之而急不暇擇耶？今黨政府不憚改過，毅然絕俄，較張作霖搜索俄使館時，態度尤爲嚴重，曩年聯俄政策，今已根本取消，遺囑中所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一語，亦已棄如敝屣，乃聲聲尊重遺囑，不論公私集會，照例先讀遺囑，列席者不論是否黨員，仍須靜默三分鐘，不亦冤哉。黨員鄧家彥等聲稱遺囑由汪精衛捏造，今姑不論其是真是僞，所施政策，既與前次根本相反，儘可將遺囑一紙，束諸高閣，何必扭扭捏捏徒事虛文耶。或謂蘇俄當時贊助革命，確以平等待我，今施種種陰謀，破壞國民革命，與曩年宗旨相悖，昔聯彼而今絕之，並不違背遺囑。不知所謂以平等待我者，明明指拋棄不平等條約而言，舊約廢棄已久，依然平等相待，若以陰謀破壞爲言，則當時幣重言甘，亦化東方之策進行甚猛，種種陰謀，早成公開之秘密，國民黨領袖見聞真切，乃竟故作癡聾，佯爲不知耶。

經濟絕交一節，在中外互市利害共通之世，本爲經濟原則上所不許，中山擬以此爲武器抵抗



列強，雖嘗一再實行，往往不能持久，自五卅案起以後，對港罷工之舉，非不激昂悲壯，相持一年之久，粵民力竭聲嘶，當英艦砲擊萬縣之際，粵當局乃明令解散糾察隊，恢復粵港交通矣。

武漢黨人於收回英界之後，擬藉羣衆之力，強制收回日法租界，外僑不堪騷擾，相率退去，洋商廠肆因此輟業，華工失業者日多，社會乃覺不安，市面愈形蕭索，武漢當局則懇外僑復業力任保護之責。去夏上海黨部因日本出兵青島發起對日經濟絕交，所定辦法甚爲嚴厲，民衆惴息，罔敢異議，乃日兵尙未撤回，甯當局頒令禁止，此可覘其對外態度之一斑矣。夫聯俄與經濟絕交，中山生時堅決主張，無可移易，今彼黨領袖擯不復用，尙有自知之明，然猶囂囂然號於衆曰，我一切措施均惟先總理遺訓是遵，豈非自欺欺人之談哉。中山對外政策既經其信徒一再試驗，自承失敗，其對內設施之成績果若何，國民黨對內之惟一要訣，在以黨治國，以黨治國一節，事實上不能成立，此在下節另行評論，茲論其設施大概如下。

帝制時代固嘗有訓政名詞矣，不圖手創共和之元勳，乃亦襲用之以竊比於帝王，中山而果有訓練人民能力，粵民托庇於其治下歷數年之久，當早登康樂之境，乃按諸事實，竟有大謬不然者，豈粵民程度太低，中山不屑教誨之耶。清季籌備立憲定期九年，當時輿論一致反對，以爲清室徒事愚民，並無立憲誠意，中山所擬訓政辦法，並未明定期限，豈人民程度逐年退步，在清季尙

可有訓練完成之期，在今日則否耶。創行直接民權，雖爲中山所主張，然湘省制定省憲條文中早規定創制複決罷斥等權矣，趙恆惕且誓遵省憲就民選省長之任矣，彼標榜自治爲他省倡，雖與中山政見不同，然其於直接民權一節，彼此並無二致，同一主張，同一政策，在中山言之則是，在他人言之則非，中山生平言行矛盾之處甚多，此特其一端而已。且言行之不相顧，未有甚於今日者，號稱推倒軍閥，而自身適成新軍閥，軍額之濫，冗兵之多，較諸北洋派執政時代有過之無不及，在興師北伐以前，駐粵主客各軍，已有二十萬之衆，廣東一省歲入計達八千萬而軍費支出七千餘萬，耗去十分之九，取盡錙銖用如泥沙，粵民脂膏搜括殆盡。及出師鄂贛，規復東南，一舉而募債達五六千萬，不及三月而告罄焉。治軍理財，焚亂無紀，暴斂橫征，誅求無藝，甚至羅掘計窮，大開煙禁，冒天下之不韙而不恤，加以囊括現金，濫發紙幣，工潮迭起，廠肆停閉，四民失業，蕩析流離，所謂維護民生提高農工生活者乃適以絕民衆之生機而已。然猶鉗制輿論，錮蔽思想，跨黨分子得以乘機肆毒，而反共者亦復派別紛歧，各立門戶，以民衆爲機械，以工友爲芻狗，鈎心鬬角，攘奪權利，如上海之工人團體，最先有總工會，繼則改組工統會，近則有工人總會發生，以與工統會對峙，團體之分合無常，當局之舉措靡定，所謂羣衆運動，大都受黨人之發縱指使，忽而高呼打倒，忽而狂喊擁護，叫囂馳突，暮楚朝秦，無非爲黨人爭權奪利者





工具已耳，黨化效果，乃竟如是，嗚呼，吾民何不幸而處於黨治之下乃竟牛馬奴隸之不若哉。

### (六)以黨治國之失敗

以黨治國四字，質言之卽一國一黨一黨專政而已。此與立憲國政黨政治迥乎不同，在彼等，稍識外事者，固未能心安理得，認此爲百世不易之道也。特以蘇俄創例，專政十年，彼等不勝其歆羨，姑模仿之，以便黨人獨裁而已。吾亦可不問其理由若何，但觀其實效安在，所謂一國一黨者，必須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乃克名副其實。今日海內除國民黨外，固無第二政黨相爲對峙，然不有秘密結社之共產黨儼然存在乎。國民黨匪特容認其存在而已，且曾開聯席會議矣，共產黨員曾任國民政府之部長矣，堂堂國民黨領袖且與陳獨秀合發正式宣言矣，一國一黨之例，已不攻而自破。今雖情勢大變，國共不能兩立，尙有少數同志如孫夫人等堅持容共遺策，共產黨未必卽能消滅，即使共產黨消滅，而人心不同，適如其面，思想自由，未必一律，不能謂國民黨以外絕無第二黨發生，即使暴力壓迫，不敢顯持異議正式結會，而在無形中必有相反之政見任意流傳，流傳既衆，不期合轍，有形之政敵可除，無形之異己難滅，即使政敵盡除，異己悉滅，而在本黨中早已派別分歧，門戶各立，黨內無派之說，亦已不攻而自破，彼黨中分子除共產黨嫡派不計外，約分左列各派。



(甲)滬派(即西山會議派)

(乙)甯派(與武漢對峙時得此名，今則情勢一變，浙派與粵派攜手內，蘇更爲複雜)

(丙)漢派(今據武漢者亦稱漢派，然與去年之漢派利害適屬相反。)

(丁)準共派(如孫夫人陳友仁徐謙等)

再就彼黨有實力者詳加剖析，更可分爲左列各派。

(甲)桂派

(乙)粵派

(丙)浙派

(丁)湘派

(戊)馮派

(己)閩派

(庚)西南各派

此外徘徊於各派之間，隨風轉舵者，亦復比比皆是，各派不但各占地盤把持門戶已也，且復鉤心鬭角，各運其捭闔之謀，甲聯丙以拒乙，乙聯丁以拒甲，甚至敵者之間，忽聯忽拒，若拒若

聯，其中離合之迹，錯綜糾紛，莫可究詰，匪特局外人惶恍迷離，即置身局內者，亦覺波譎雲詭，神妙莫測也。嗟彼黨人，以治自身所屬之黨且不能，何論治軍，更何論乎治國。

且吾嘗聞黨人之言矣，以黨治國，必先以黨治軍，以黨治軍乃可免新軍閥發生，乃可提高黨權，黨權居於超越地位庶不至爲軍權所屈服，此說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試問軍人俯首帖耳甘受命於黨，果何爲者乎，爲信仰主義乎，則國民黨之主義，本不一其說；爲奉行政策乎，則國民黨領袖行動，無一不與其所標榜者相反；且黨治二字，並非神聖名詞，無尊重之必要，所謂中央黨部，實僅少數領袖把持其間，服從黨權，質言之，即服從此少數領袖而已，試問國民黨軍人孰肯俯首帖耳受命於此輩乎，此少數領袖既不能指揮如意，惟有依賴軍人，利用武力，互相排擠互相傾軋，以遂其分享杯羹之私，如是而已，何有乎治軍，更何有乎治國。

### （七）新八股與新聖論

初民之世，崇尚迷信，往往神道設教，藉以齊一民志。歐洲古代信仰不能自由，且因宗教問題激起長期戰爭。政教劃分爲二，乃近世事耳。惟我國夙無宗教之爭，信仰自由，由來已久，董仲舒請罷百家，專崇儒術，思想稍受束縛，然儒家之外，老佛盛行，固非定於一尊也。自帖括取士之制興，八股體裁，專代聖賢立言，不得自抒己見，清士應試更須默寫聖諭廣訓。

(聖諭廣訓係康熙所著格言)於是全國之學術思想，悉納諸一定之型式之內，當時人民爲積威所劫，罔敢不從，此在君主專制時代猶可言也。不圖滿清遜位，帝制推倒以後，已歷十有五載，乃有式樣翻新之八股異名同實之聖諭。不論人民官吏，不論是否黨員，有所論議，有所著述，必援引中山之說奉爲天經地義，不敢稍持異議，抑何與八股體裁相似也。不論公私集會必先朗誦遺囑，列席者靜默三分鐘，抑何與默寫聖諭廣訓相類也。夫使此新八股新聖諭奉行者以黨員爲限，尙嫌束縛，國民黨黨員固自有情感自有理性自有意志，所處環境又未必與中山生時相同，安可一味盲從，以中山之情感爲情感，中山之理性意志爲其理性意志乎。以此施諸黨員，猶且不可，況強令全國人民一律從同乎。彼黨領袖之意若曰政權在握，令出惟行，吾黨挾雷霆萬鈞之威，固無施而不可也，蓋其憑藉武力推行黨義，直與摩罕默德一手執劍，一手執克蘭經無異。吾不知彼等之崇奉中山將視爲神權時代之教主耶，抑爲帝王時代之聖主耶，如認爲神權時代之教主，則中山主義不妨奉若基督聖經摩罕默德之克蘭經，如認爲帝王時代之聖主，則國人崇奉中山主義則如日人之尊明治勅語清士之奉聖諭廣訓不爲過，惜乎中山非帝王，亦非教主耳。中山生時，雖迷信獨裁，尙非以帝王自居，雖藉主義號召羣衆，亦不以教主自命，今黨人尊彼若帝王，奉彼若教主，不特違反全國民意，亦非中山始意所及，嗚呼新偶像非打破不可，嗚呼新聖諭新八股非廢



棄不可●

新路 第三期

二五

## 甚麼是思想落後？

老農

中國共產黨人造出許多似是而非的名辭來麻醉青年朋友們，其中最是不堪入目的一個名辭恐怕便是「思想落後」這四個字！你不順從我嗎？你的思想落後！你怕思想落後嗎？跟着我走罷！這四個字的魔力竟使一般青年莫明其妙去聽共產黨的引誘和指揮；許多的學時髦的大小軍閥政客也不知不覺的這樣隨着走了幾時。據吳稚暉述說，某地方有一機關辦事處，許多青年男女正在辦事。一個男辦事員忽然起來，走在一個女辦事員背後，用手一拍她的肩頭，道：「喂，我們去交媾罷！」那個女辦事員的臉兒便紅了。男辦事員便道：「你真思想落後！」於是女辦事員便隨他出去了。你看！這四個字的魔力多麼大，有時簡直令我們莫能解說其所以然了！

一天一位朋友述了一段故事，頗足解釋這個所以然。他道：「一個有魔力的術士，一天在國王面前說道：『我只要用手兩舞，立刻造成一件最美麗的衣裳，給你穿上。但是我這件最美麗的衣裳只有聰明的人纔看得見的，蠢人便看不見。』說罷，使用手兩舞，道：『你看！多麼美麗的衣服！』國王和他左右都並沒有看見這件衣裳。術士先問左右道：『你們看見麼？』左右都怕當蠢人，都只好說：『看見了』。於是術士便回過頭來，請國王把他衣服脫光，來換穿他這



件最美麗衣裳。國王自然更怕當蠢人，只好把身上衣服脫光，來穿這件并未看見的衣裳。衣服脫光了，術士使用手在國王領上一比，好像給他穿衣的一樣，道：「現在穿上了。多麼好看！」國王自家埋頭一看，赤裸裸的，并無衣裳披着，但也只好叫道：「多麼好看！」

中國共產黨人便是這個術士，怕當蠢人的中國人便是國王與其左右，都上了這個自作聰明的當兒了！

我是個蠢人，不敢自作聰明，常把「思想落後」這四個字來玩味玩味，常自問道：「甚麼是思想落後？」照字面講，落後就是在別人後而走，而不能同別人隨着進步的前程。譬如說，現在是二十世紀了，二十世紀的人有二十世紀的思想，而你的思想還在十七八世紀裏，或甚至在中古上古以至原人社會裏，那嗎，是不是你的思想便算落後了咧？如果思想落後這四個字確是這樣解釋，我便敢說受俄人指揮的中國共產黨人，他們便最是思想落後，現在沒有人再比他們這樣思想落後得利害的了！何以見得呢？請看他們的行事和主張！

中國共產黨人主張一黨專制一階級專制。專制政體是不是從原人社會以至十七八世紀最盛行的東西呢？人們不知道流了許多血，打了許多仗，纔爭得政治上的自由，思想言論及結社集會的自由。——二十世紀的政治社會至少也可以說是一個自由思想在日益發展的社會，而俄國式



的中國共產黨人居然反動，在政治上主張并實行一黨專制，一階級專制，絕滅思想言論及結社集會的自由：這不是思想落後嗎？

中國共產黨人只迷信馬克斯階級鬥爭的學說，而抹煞一切。鬥爭這件事本是民族愈野蠻愈主張得激烈的。在半開化民族裏，凡不同職業的彼此都認為是仇敵，不通言語，不通婚姻，并且相仇相殺狠是利害。在現今非洲澳洲的圖騰社會，(Totem)印度的加斯特社會(Caste)裏面便明白的看得出來這種職業不同，而分別出階級，來鬥爭個你死我活的現象！人類進化以至今日，戰爭雖然是尙難免的，但是自來一天一天的總是主張和平互助的人多，而鬥爭也就一天一天的減少；不再像野蠻社會，兩個不同職業，不同階級的人一碰頭便要相殺起來。——二十世紀的人類社會至少也可以說是一個和平互助思想在日益發展的時代，而馬克斯派的中國共產黨人老是迷信那種偏激的馬克斯主張，要想恢復半開化民族裏的風氣：這不是思想落後嗎？

中國共產黨人到現刻簡直主張殺人放火，到處暴動。這種慘無人道的辦法，令稍有人性的人們聽着，都要覺着傷心。中國軍閥尙老守着封建思想，爲爭城奪地驅民於死，而不自知是可恥可羞，我們已經認為這是思想太落後的原故。何況現在中國共產黨人到處主張暴動，高呼「殺人放火萬歲！」而毫不自覺着殘忍可惡：這簡直是原人生番的行徑，這樣思想落後，簡直倒退



幾千萬年，而不知所底止矣！

就以上三點看來，俄國式的中國共產黨人，無論在信仰上，主張上，行為上，都特別的思想落後，比任何主張的人都思想落後得利害。青年朋友們，你們如果怕思想落後，從速離開俄國式的中國共產黨！

## 紅牌買辦階級與新式封建思想

攻盾

在共產黨的字典上，有許多特別定製的名詞，是很有趣味值得研究的。最普通的，如同「左派」，「右派」，「新右派」，「較進步的軍閥」，「接近民衆的勢力」……之類，知道的人很多，不必細舉。這個特製名詞，在共產黨却是一種無上的法寶，共產黨利用這種法寶，催眠無數坦白清潔的青年，甚至奔走國事二三十年綽有經驗的汪精衛——也受了他的催眠，大喊其「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寤寐以求之」的夢話——可見其勢力之大了。這些名詞之中，有的尚可勉強講得過去的，不過被共產黨將他亂用壞了，這些我們姑且不提，就中有兩個最不通而又最荒謬絕倫的名詞，居然也能推行及遠，並且在實際上發生若干影響，真是不可解之至。這兩個名詞便是「買辦階級」，與「封建思想」。

顧名思義，「買辦階級」似乎是指在洋行當買辦的這一幫人，封建思想似乎是指歐洲中古時代的封建王公腦筋中所想的道理，但是共產黨却不是這樣用法，他們將這兩個名詞拿來普遍用到中國社會上來，就覺着令人不可解了。

「買辦階級」這個名詞，本身就有問題。「階級」者，指一種特殊身分的人，這種人與其他種





人是顯然有高低之分的，現在在洋行做買辦的人，雖然闊一點，並不能算做一個特殊階級，至多可以叫他們做「買辦團體」——其實買辦們尚不聞組有特殊的工會，似乎團體二字也不甚適當——那裏能叫做階級呢？倘若買辦是「買辦階級」那麼拾糞者也是「拾糞階級」，堂倌們也是「堂倌階級」，擦背的也是「擦背階級」，這階級也就未免太多了。某種特殊職業者，至多只能稱之為「幫」或「行」而不能稱為階級，共產黨連這一點道理都不懂得，一面提倡階級鬥爭，說社會上只有兩大階級——有產與無產——一面又將階級二字隨便來到處使用，真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這個名詞的不通，姑且不管，共產黨的所謂買辦階級，又並不是單單指着在洋行裏做買辦的人，他的用法很廣泛，幾乎任何人凡是反對共產黨的都可指為是買辦階級。究竟買辦階級的定義是怎樣，共產黨並沒有說明，恐怕連他們自己說這話的人也沒有弄得清楚他的意義。我想較切實的解釋，似乎共產黨之所謂買辦階級，即包含一切帝國主義的走狗，即我們俗話之所謂「洋奴」者而言，因為買辦階級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是洋奴，所以要打倒帝國主義的，要抵抗洋人的，就非先將這走狗式奴隸式的買辦階級打倒不可。如果我的定義不錯，如果買辦階級所指的就是這些東西，則我們可以大胆說，在一切的買辦階級之中，共產黨也是一個買辦階級，而且是更出色的買辦階級。別的買辦雖然替洋人奔走，雖然拍賣國權，究竟還是在暗中運用，還不敢明白張胆出來硬

幹，共產黨的洋奴生涯，的賣國事業，却是公然明白地去幹，所以不愧爲買辦階級中之出色者。不過他的洋行主人所用的牌號是紅色的，表面上和其他洋行不同，我們所以呼之曰「紅牌買辦階級」。以後再遇着這般紅牌買辦階級的份子來大罵其他買辦階級的時候，我們可以勸他，同是一行人，你們彼此不過爲其主，又何必相逼過甚呢？

「買辦階級」既然不通，「封建思想」更無道理。中國的封建制度業已推翻二千餘年，今日那有什麼封建思想？共產黨因爲要造出一個名詞來統一人心，因要牽強附會到唯物史觀上去，所以造出這麼一個不通的名詞。照共產黨今日的使用法，似乎軍閥，資本家，地主都可算得封建思想下的產物，這真是不通已極。軍閥性質與封建時代的王公絕對不同，是很容易明瞭的。他們既無世襲的權利，又不曾被那個君主封建過，人民對於他們也並無賣身投靠的義務，怎能與封建時代的王公相提並論？至於資本家和地主更說不上什麼封建不封建。今日中國既不是封建社會，則自然更無所謂封建思想之一物。依據共產黨的杜撰理論，似乎資本社會以前就一定封建社會，這話在歐洲勉強還可講得過，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司所見的也只是歐洲的社會制度，在中國則不然。中國的封建社會早已崩壞了二千年，然至今尚未走入資本主義時代，這中間另有一個過渡時代，封建社會是貴族政治，資本社會是民主政治，兩者並非是直接的，中間還有一個





君主政治的時代，即自由農業社會中的產物。在歐洲如法國，也曾經過這個時代，其他各國不過稍短罷了。共產黨不懂這個道理，所以誤以為資本主義未發達以前，一定就是封建社會，因而造出「封建思想」這個不通的名詞來罵人，真是可笑已極。今姑置名詞之問題不談，若一按其內容，則共產黨之所謂封建思想者，又無不處處為共產黨自身寫照，蓋共產黨自身就是一個封建思想下的產物。共產主義創於馬克司，馬克司生於十九世紀初年之德國，彼時德國猶純粹在封建社會時代，按之共產黨所主張之社會經濟背景能支配個人思想之原則，則馬克司雖聰明，其思想亦必不能脫離封建時代之背景，故共產主義乃封建社會下之產物，實可謂之純粹的封建思想。到了後來實際共產黨政府出現於俄國，俄國也是個貴族政治鼎盛的國家，仍然未脫封建社會，共產政治能建設於俄國，即共產主義適合於封建社會之證，反之如英美法等國，早已脫離封建社會，時代者，至今不能建設共產政治，可見共產主義只適合於封建社會，而不適合於非封建之社會，可見共產主義就是一種純粹的封建思想了。以上這樣例証，還未能使共產黨心服，我們且進而將所謂封建思想的內容，與共產主義的內容，彼此比較比較，就可知兩者本是一套思想。封建思想知有階級而不知有國家，共產主義也知有階級而不知有國家，此其一。封建思想提高自己階級地位以絕對壓迫其他階級，共產主義也提高自己階級地位以絕對壓迫其他階級，此其二。



封建思想主張專制，反對一切自由，共產主義也主張專制反對一切自由，此其三。封建思想只重物質的享樂，不知有理想生活，共產主義也只重物質的享樂，不知有理想生活，此其四。封建思想輕視個人的獨立人格，又不懂全社會互助合作的必要，共產主義也輕視個人的獨立人格，不懂全社會互助合作的必要，此其五。封建思想對於屬下要求絕對服從，對於異己則絕對屠殺，共產主義對於黨員也要求其絕對服從，對於異己也絕對屠殺，此其六。封建思想迷信宗教，不准絲毫懷疑，共產主義也迷信唯物史觀，不准絲毫懷疑，此其七。封建思想造成中古歐洲的黑暗時代，共產主義也造成今日蘇俄的黑暗時代，此其八。從以上八端看來，共產主義其實就是封建思想的一種新結晶，故我們呼之為新式封建思想。然而共產主義本為八十年以前之老古董，給他加個新字封號，其實還是客氣哩。

愛自由有勇氣的現代青年們，起來打倒這種紅牌買辦階級和新式封建思想，建設全民政治的新國家。

# 文學裏的愛國精神

全書目錄：

第一章 政治家

第二章 戰士

第三章 國民

第四章 國土之眷愛

第五章 流囚

第六章 叛徒

第七章 結論

第一章 政治家

新路 第三期

John Dinwiddie 著  
慎吾 譯

三五

愛國精神在文學裏，可以說是與四季之無窮的感興，與「美」的逝滅，與「死」的逼近，與對婦人之愛，是一個同等重要的題目。愛國的情感，表示出來雖有許多不同的方式，但其為普遍，則毫無疑義。有時愛國精神會採取一種奇特而不可辨識的方式。有些人對於國家期望過奢，遂常自行詆毀其國家。亦有些人簡直不愛國，他們實在乃是厭惡人類，不過最接近者是其本國，遂有不愛國之舉。這種人是社會裏一小部分，雖然他們很激烈，聲勢很壯，但世界依舊不受影響的向前進行。至於一般愛國而無愛國之表示的人們，他們決不是價值最小的愛國志士。不過我們目前所要討論的，乃是那些愛自己的國家而又肯於言行中承認其忠誠的人們。

像這樣的人顯然的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的人較少一些，即是那些服務於國家為其終身職業之一部者；第二部分的人較多，即是那些幾千萬的男男女女，他們也對國家服務，不過不是充當公家的職任，只是於私人生活中保持其馴良忠實的操守。這第二部分的人，在政治活動或確立國家理想的時節，怎樣的表示他們的意志與精神呢？這就是第一部分人的責任了。彼等既負有這種職責，故有特別的機會去廣為表揚愛國思想；實在講，在無論那種愛國文學的選集，我們都該注意政治家與政治領袖所說的話。政治家乃是民衆的代表，至少在理論上他是代表，代表他們於政策之形成與指導，不過民衆可也決不是徒具熱誠啞口無言的。一大部分的文學，尤



其是時，是從民衆來的；近年來的這一大部分的文學，其壯烈深刻乃自古所未有，眷戀家鄉的柔情，盡情的述出，無論遇着什麼樣的命運，對鄉土的根緣是永久不替的。這種的愛國精神——有時帶着狹隘的地方色彩，以致忽畧了較高的國家的利益，但國家成立的基礎與聲譽正大半是從這種感情中生出來的——，本文將與以相當之注意。但我們將先討論由政治家或公衆服務中滋長出來的幾個特例。

官場服務固足以給我們一個表現愛國精神的特別機會；但同時亦最爲謬見的引誘所包圍，會議場中的空氣與熱烈的辯論，最足以淆亂人的裁判力與思想。我們在講臺上說話，最容易花言巧語自欺欺人，所以年年政治紛爭中之成千累萬的演說詞，過事後一月試再細察，能免於謬誤與空虛的毛病的，一兩篇而已。若說政治活動的人必是一般詭計多端的政客，固未免過苛；不過他們大多數確是心裏養成了一種習慣，專喜反於建設的思想，不喜耽直無畏的言詞。一個成功的政客便是，把他自己的智慧降低到一般聽衆的水平線上，便認爲滿足；並且對於少數聰明公正的人的批評，置之不理。我們目前這個時代正不缺乏這種實例，以謬誤的主義獲得國家的高位，如其他們心靈尚未盡泯，他們良心上也將唾棄那種主義。我們曉得，凡是貪婪侵取的慾念，雖幸而不容易支配我們個人，却是很容易激起羣衆，縱然有少數人不爲所誘力持正軌，亦無濟雖

事。普通選舉，即適足以獎勵這個毛病；當然，爲目前須要計，這是比較的最差強人意的選舉法了。布靈布克（Bolingbroke）是政治家，亦是愛國志士，對於我們目前的問題有很多的意見，他說得好：『完美的計劃決不能行使在不完美的國家裏』。普通選舉。（Universal Suffrage），誠然是目前所不可少，却仍自有他的缺點，因其足以使一般的担任官職的人們（除了極少數的好人以外）陷入一種重大的謬誤，——對於卑鄙的理想奉行唯謹，對於自己心目中所認定的最好的理想不敢宣傳。一票就是一票；以浮言聳動的九十票便比以真義贏來的十票多九倍的價值。故此，西方的國家，雖然大都是很幸福的脫離了暴主專制，而以缺乏領袖的緣故反陷於紛亂的僵局。

很早很早的在一七一三年，布靈布克爵士，即是在英國安后朝內做宰相，辦理優特雷克特和約的人，他的遭遇已足證明誠實坦率的精神并不准能戰勝政治上的陰謀。他的顛沛流離奔走逃生的故事，我們在此可不具述。他被迫下野以後，曾著了一些論說，專論愛國精神，其清晰透澈在所有的英國人的著作裏可謂得未曾有。瓦波爾（Walpole）控布靈布克危害國家之罪，而并無可信的證據，誠實人時常落得這樣的下場。布靈布克無論其政治的性格上有多少的錯誤，總不愧爲一個誠實的人。他的見識很高，學問淵博，與綏夫特格雷康雷夫蒲波等文人相交遊，蒲波曾



以他的人論一詩進獻給他，他頭腦清楚，所以也是一個富有行文天才的作家。他被放逐之後，不能有爲國効勞的機會以遂其素志，乃極莊嚴的忍受厄運，從不因其政敵之殘酷而遷怒於其國家。布靈布克這種見解實在是有權威的政治家的見解，因爲他確信，無論在政治舞台上或下野之後，他是一樣的負有重責。關於普通人民的愛國心，他沒有多少話可說，他還有時似乎是把人民的忠心在國家生活所佔的重要位置竟行遺忘了，不過像他這樣的一個專心致志的愛國志士，這也不足爲怪了。

「我常常想：一般的俗人，他們因爲遭遇的不同，遂有名號的差別，例如皇帝與庶人，爵士與扈從，貴族與農民，這些人可以算爲一類；另有一類少數人，他們根本的異於人類的性格，可說是屬於另一種類。前者生到世上，便生活在世上，恰似異鄉的荷蘭旅行家一般，他們所見歷的盡是一些新奇的東西，而凡是新奇的他們無不喜悅。他們出於好奇心與庸劣的快樂，無目的的浪遊。如其他他們忽然動作了，他們的工作也無非是描繪圖樣採集格言墓銘而已。他們是到處流連，虛靡光陰。如其他他們遭遇不巧，未能常獲高位，於是他們的愚蠢卑陋亦可不因之成爲公家的不幸，那麼，他們的生存死亡原亦無足輕重。至於後者少數的人，他們生到世上，或是經過苦痛磨折而生在世上，他們是負責有較重大



的使命的人。他們的觀察與景仰都是有識見的。他們也許要縱情的享樂，但是他們的工作不用在微瑣的地力去，所以他們便不致以享樂爲終身的事業。這種人決不能在一國裏無聲無臭的過去。即使他們從塵世隱退，他們的光輝依然存在，並足以使其退隱的暗處光茫萬丈。如其他們參加公衆生活，影響所及必定有聲有色。他們或者是像淬心厲志的宣道者，零丁孤苦，忍辱含垢，去過一生；或者是像國家的護持神，爲國家辟邪惡，爲人民增禎祥。」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布靈布克的心情之一斑。他們態度便是以爲一般人民對政府是無直接的共同的關係，這種態度雖嫌褊隘，尙情有可原。如其我們承認他這個成見，那麼布靈布克的愛國行徑是極消醇而具有建設性的，且是不可駁倒的。他曾想到我們上面論及的那些詭辯的危險。

「有些人天才較高，也許是抱負較大，其調笑處亦必較多，常常堅欲靠着幾篇演說便一蹴成名終身享受，他們不能更進一步把這些篇計劃週詳的洋洋大文推行到政治軌道上去。我從沒有看見過一個大人物演說後得意洋洋的坐下，不令我想起一段笑話來的——在法國議



院裏有一位妄自尊大的議員，於長篇大論的演說以後，有人偷聽得他喃喃自語！「主啊！這個榮耀不在我們，而在你的名字上！」

他極力主張，爲國服務該是長久繼續不斷的；絕不能靠一陣陣的狂熱而成功。勸人愛國是無用的，愛國心必須基於由忍耐得來的正確智識上面。

『你試舉目四顧，你便可看到，每當一個特別的時機來到，一般的人受其激動，或是裏心奮興，無不躍躍欲試，急於自見，然無論其言或其行，都毫無準備。因孤陋寡聞的緣故，所說的類皆膚淺。』

布靈布克并不低視雄辯，他曾說雄辯……

『……有引導人的魔力，比起每個蠢人都會使用的暴力或每個流氓都會使用的詭計，高尚多了。不過，雄辯之才該是像個泉水豐足的河流一般，源源不斷，不該像是在一個節日則

噴射一點水泡，以後則成年的乾涸。希臘羅馬的著名演說家都是當代的政治家與官長。在他們的那個時代，因為政府的性質與時代的興趣的關係，所以繁衍的雄辯成為必要的才能。他們當衆演說比辯論的次數為多，所以演說術對他們極為重要，心理上身體上所須要的訓練遠過於我們所須要的。他們盡力學習雄辯之術，固無論已，而他們更盡力學習的是在於擴充雄辯之源。」

在政治家的精神裏，在公衆愛國精神裏，以及在一切人事裏，最可惡的一種勢力就是「愚昧」。而這種愚昧却不能以精神天然的薄弱的理由便輕輕的恕過。因為這種愚昧是由於疎忽懶惰而來。這個現象在我們這個時代比起以前任何時代都特別的顯著。普通選舉及其惡果，總不能不說是社會所能發明的最好的方法了，普及教育也正是一樣，正是一樣的有待於「絕智主義者」纔能否認其顯著的益處。但對於已經失敗之處只是一味的不聞不問，則普及教育也絕不能因而進步。失敗之處是不能免的，然而不足為慮。不過事實是：我們目前這個「普及半教育」的狀況之下，有許多人受了近代新聞事業日益發達的鼓勵，於是對於各項問題都急於發表意見，而實際上他們對各問題都無充分的智識。危險的一知半解，在我們今日之一般人心中心中可謂極普遍





之能事。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假冒的美術批評家，音樂的詩的戲劇的批評家，人生的批評家，政治原理的批評家，而實在他們對於藝術的社會哲學的以及歷史的習俗半竅也不通，馴至於完全沒有批評的標準。受過訓練的人遇到這種愚昧的事，不致於爲其所蔽，因爲明白它的真象，但是我們於許多事物都不曾受過訓練，很容易慣於聽這些人的胡說八道，而不探尋其究竟，結果是自己吃虧，爲其所蔽。在藝術裏，在公共生活裏，的確是有人忠實的受必須的訓練，擁有普通智識以爲研究特別問題的根基，但追究是極少數。普及教育在現今這個發展的初步，已經播下了惡果的種子，勢必將使清晰穩健的輿論在何問題都是陷於不可能的境界。我再重說一遍，我并不是承認這個制度完全是失敗，一筆抹殺，我只是要指示出這制度纔實施時的危機來。普及教育的毛病，在公衆生活裏，危險性最大。藝術無論怎樣的爲愚昧的人所誤解，究竟可以平平安安的藏在藝術的保護之下，因爲藝術家就全部論是不可敗壞的。藝術家無論在別的方面是怎樣，在智識方面是不懶惰的。但是在公衆生活裏，心靈的怠惰，不僅是限於批評家，執政者也是如此。在我們這個近代社會，愚民政策的政府，是否比那久經歷史的訓練與成功的實驗所影響的政府較爲適宜？這個爭論，目前歐洲現狀即是爲徹底的答案。如今官場的人很少的願爲服務的原故而先受忠實的艱難的準備。他們的命運既靠那少數的受過訓練的人的投票，又明知

那。他。們。所。必。須。服。從。的。民。衆，其昏昧比他們自己還有過無不及，所以實際上他們沒有圖謀改善的必  
要。現在一般政治家，如其配稱為政治家，除了少數的及為民衆所不直的例外，談到他該做的  
較大的愛國事業，引導人民的熱情以達於高尚遠大的目的，他們簡直可說是破產了。他們並不  
缺乏原氣，他們是要奮鬥的，他們是要掙扎的，他們是要保衛國家的，但是不願求學，因為求學  
要有誠心與坦白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是他們所卑視的，至少是他們所不能了解的。他們願為國服  
務，但不願自行訓練，亦不願受人訓練。據培根告訴我們，亞里山大大帝「乃是受大哲學家亞  
里士多德的教育而成，亞里士多德曾以他的許多哲學著作贈獻給他；他後來又有卡利斯特尼斯等  
大儒做他的隨伴，隨他遠征。」蒙丹也曾稱讚那位「*Agathangos*」的皇帝，因為「他直至臥病而死的  
時候，仍是不斷的想明瞭國家的狀況」。我們目前以公衆生活為兒戲人的，他們只是訕笑或竟  
不理一班的亞里士多德，他們不求明瞭任何事務，洛治阿斯卡的對於「國主乃引導平民生活之明  
燈」一語的詰難，豈偶然哉！

政治家的愛國精神不宜只有熱誠而忽視智識。熱誠固不可少，但必須超於一陣的熱狂。

自古大政治家其言論不受當時毀譽之影響而能遺留至今足以使我們感動者，其人必勤學不倦之士  
浮淺的政客們便不足以語此，他們的談話不能持久，即是他們的名字也早被遺忘了。但是倍



根蜜照頓布羅布克勃爾克馬考雷狄斯銳利林肯諸人，他們利用各個機會以鞏固他們政府的統治，因為他們熟悉歷史上的成例與結果。對於俠士風的衰敗勃爾克曾這樣傷嗟：

『如其俠士風已完全毀滅無遺了，這個損失必將極大。當初在小亞細亞的各國，以及古世最興盛的時代，俠士風曾在各類政治制度之下成績卓著。這種俠士風，一面保存尊位榮銜的存在，而一面又能產生真正的平等，并把這平等精神，經歷社會生活所有的階級，遺傳至今。這種精神乃使皇帝成為吾人的伴侶，而平民亦成為皇帝的夥伴。不用武力，不須抗爭，即足以克服驕榮與權勢；使強橫的君主低首承受社會的尊敬，頑梗的權威降服於儀度，并使高壓的法律的征服者被禮法所制伏。』

這樣的理論出之於學者之口，是何等的有力，何等的服人！當勃爾克答覆貝德佛侯爵，靠他的口才冷譏暗諷，可以使我們學到不少的教訓！——

『貝德佛侯爵在思索着要彈劾我的時候，必是陷入了一種睡眠狀態，我也莫明其妙。荷馬垂首，貝德佛侯爵就許做夢了。而夢之爲物，（即或是全盛的好夢）易淪爲顛倒紛亂，於是侯爵乃以譴責加在我的頭上，而自己承受御前的賞賚。夢裏的材料無非是如此。所



以侯爵之類三倒四，亦未可厚非。羅素家族不得獨厚，不但足以敗壞經濟，且可危搖信心。貝德佛侯爵乃是臣宰中之一條巨鯨。他翻躍他的巨體，在皇帝的恩海中間遊嬉。

不論他的身軀是如何之大，當他在海裏漂浮的時節，他也只是一個臣宰而已。他的肋骨，他的鰭翅，他的鯨骨，他的鯨油，以及他那噴水灑了我一身浪花的噴水孔，——無處不是該爲御前効用的。那麼，對於皇帝之分配恩惠，他果應發生疑問嗎？

至於侯爵自以爲賞有應得之勳績與我自竭駑鈍而不能得侯爵贊許之服務，二者之間，誠無比例可言。講到私人生活，我不幸未能與侯爵結識，不過我該懸擬，侯爵必是值得令人敬愛的，因爲這樣想於我無損。論到公家的勤勞，以他的事業和我爲國効力的力相較，

已是比擬不倫，若以我的勳位，財富，家世，青春，氣力，儀表，和貝德佛侯爵相較，甯非更屬笑話。若說侯爵真有勳績，論功行賞，總得有廣大的封疆，這簡直不是奉承，而是客氣的嘲罵。我的功績，無論是些什麼，是我個人獨創的，而他的則是有所山來的。

他的最初受賞的祖先爲他積下了永無窮盡的勳勞，使得他不願承認別個受賞的人的勳勞。如其他可以使我不說話，我只合說這是他的產業罷了，這按法律是屬於他的，我爲什麼要過問，過問他的歷史，他自己一方面，他也必自然的會說，這是他的財產。——他

現在是和我二百五十年前的祖先一樣的好。我是領受舊賞的青年人，他是領新賞的老年人，——如是而已，復有何說？」

上面這個例似乎是以博洽的頭腦而極靈巧的運用於個人的目的，不是爲愛國的目的。但是撇開他的直接的用意不提，仍是爲愛國政治所由興的性格之一好例。他表現出一種鋒銳談諧的性格，不輕於發怒，而攻擊得其險要，雖在緩和的心境之下亦無時不明察歷史所該表現的「……喜悅，痛苦，情愛，與人之不可克服的人。」我們試再攷察彌爾敦，他的辯才滔滔，他所辯護的事件却早被遺忘，（雖然仍有人願再重提。）世上有許多的雄辯家，他們的辯才與其所辯的事件早都一齊的被人遺忘了，而彌爾敦的辯才獨能傳諸不朽；這無非是因爲他的辯才是以智識爲根基，并且於廣博歷史背景中間將其特具的思想加以推敲。

「如其我們想取締出版事業，以圖操行之改進，便應該取締所有的娛樂事業，加以規限。

凡音樂之非莊嚴古樸者，概不准聽，概不准唱。更該有特許的跳舞者，免得青年另去學習不正當的姿態動作；柏拉圖的意思便是如此。大概須要二十以上的檢查員的工作，才

能把各家的笛譜一一加以檢查；不准他們任意製詞作譜，必須取得特許權然後可。但是誰能禁止俗曲情歌呢？窗戶和露台也不可不想到，因為那裏有傷風敗俗的書，書裏帶着不妥當的畫；但是誰來禁止，也由那二十個檢查員嗎？鄉村也須要有人去探訪，其風笛胡琴所奏演者是什麼情調，甚至每個鄉村的彈琴者的歌曲，都須研究，因為這乃是鄉人唯一的音樂。再說饕餮乃英國之大病，遺笑外國，孰有甚於此者？將如何不使一般人耽於酗酒？我們的服裝亦須有人挽回風氣，免流於妖冶奇異。目前通國的流病，便是青年男女，相聚一室，言不及義，這又該誰來取締？誰能規定什麼是該談的，逾此便不該談？最後，誰將禁止解散那一切的無益的集會？這所有的弊病將永久的存在，且必是存在；不過如何方可使其危害減至最低限度，如何減少其引誘力，則是負有管理國家之重大的責任了。若說把人民拯脫塵世，入於永不能實現的烏托邦，這并不足以補救時弊。上帝既把我們放在這罪惡的世界裏，便該思所以聰敏處置之之道。」

愛國精神可從相當的透視的眼光而來，林肯在格次堡戰場上的演說詞便是好例，寥寥數語，



而能把過去現在與未來溶聚而成高尚的熱誠。

「八十七年前，我們的祖先在這個大陸上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根據着自由的精神，崇奉着平等的主義。如今我們方從事於內爭，無非是爲要試探這個國家，或建設在這種精神主義上的任何國家，究竟能否持久！我們現在聚會的地方，便是這次大戰的戰場。我們今天來是爲要把這戰場劃出一塊來給那些爲國捐軀的人做最後安息之所。我們這個舉動是全然適當的。但是廣而言之，我們并不足以奉獻這塊土地，更不足以使之成爲神聖。曾在此大戰的那些生存與陣亡的勇士們，已使這塊土地成爲神聖，而我們的力量固不足以增減其分毫。我們在此的議論，世人將不大注意，日久亦將遺忘，但彼等在此的勳蹟，則將垂諸久遠。故此毋庸說是我們自己獻身從事於彼等未竟之功，廣續彼等潛經慘營的事業。我們在此毋庸說是奉獻我們自己於前面的偉大的工作——從這些光榮的死者，我們益得奮發熱誠，以圖達到彼等已經鞠躬盡瘁的目的；我們謹下決心，務使這些死者將不是無益而死；務使這個上帝保佑的國家得到自由的新曙光；務使那民有民爲民享的政府，萬歲無疆！」

總而言之，政治家如欲使其國家的高尚的理想見於事實，如欲使人民得有對國家正確的了解



，並於必要時憑自己的較廣的經驗加以糾正，那麼他必須要有兩種資格。第一，他必須是一個有天才的人；如霍卜司所說，他的智慧必須是自然的而非是學習來的。霍卜司在他的巨著一書裏說：

「我所謂的『自然』，并非是指與生俱來的而言，因為那不過是一些意識，就意識論，人與人所差無幾，與畜類亦所差不多，且亦不足認為美德之一。我的意思是指那憑習慣與經驗得來的智慧而言；不賴程式，薰陶，與教練，這種自然的智慧，涵有兩種成分：一是想像的敏捷，（即是思想敏捷源源不斷的意思），一是方向的穩健，向着一個認定的目標去作。

否則想像遲鈍所產生的缺憾，便是常說的『魯鈍』『糊塗』或其他表示遲滯不靈的名詞。」

但有此自然的美德的政治家，仍須要有堅忍的心理訓練，以為後援。霍卜司又講：

「運籌帷幄的能力是從經驗與長時的研究而來；沒有人敢說，對於管理國家所必須知道的一切事務都有經驗。沒有人敢於充一個好的策士，除非是在某一種事務上，而這種事務他不

但富有經驗且曾潛心研究。國家的事務即在使人民安居樂業，與防備外國之侵犯。但欲勝此重任，須深知處理人民之道，政府之權限，與平衡法，法律，公道，與榮譽的性質，然這種學識非學無自而得。」

霍卜司又說，「無論何種專門智識，其最好的表示之一」，便是「勤加研討」。『最能幹的策士』便是最富有『內政昇平外修國防』的智識的人。政治家必須養成一種習慣，要能判斷現在的舉動日後能收何等效果，這種判斷乃是根據於這些舉動與歷史上舉動的關係，而此種關係則非學習又不能見到。布靈布克又這樣的告訴我們：

「智慧與狡詐在目的與方法上的差別，我們可以觀察得到，這就如同我們看到的個人的眼力不同的差別一般。某人的眼力可以看清楚離他近的物件，其相互之關係與其傾向，——這種眼力對於那些不大關心本身利害的人就很夠用了。但狡詐的人則異乎此，凡關於他的個人利害與其政權所不必須的，他都看不到，實在他也無須看到。像這樣的人，如其他能征服事實的困難，避免目前的敗落，或是做不到這個地步而能靠狡猾卑鄙的心理與手腕以苟延殘喘，那麼，他便算是勝利了，將飽受他的利慾薰心的隨從的稱讚，以為大功告



成。實在他的大功也不過是：做錯了許多事因而陷入窘境，然後再做許多錯事以逃出窘境。聰敏的政治家，不是視而不見，他是見得遠，因為政府的事是有較遠大的利害。他高瞻遠矚，遠近俱見，舉凡極遠的關係與間接的趨向俱可瞭如指掌。他想到受人讚美，他也想到真正的名譽，他要的是贏來的而不是買來的名譽。他把他的執政看做政府中的一小部分，僅僅如一年中之一日，而并且是受前者之影響并將影響於後來之一日。」

政治家一方面不忽略當衆的辯才，一方面切須注意雄辯之流弊，須知鼓惑羣衆的巧辭亦適足以欺騙自己。霍卜司提醒了這層危險：

「無論在任何事件，無論這位策士的本領如何高強，他若私下裏勸告一個人，并解釋其理由，其勸告的結果收效必大，遠勝於當衆演說的勸告。預先思索過的勸告總比臨時應答的爲佳。這皆因是他們有多一點的時間去思攷事後的結果；并且可以有感情用事的機會，例如因意見不合而生之嫉惡傾軋等事。」

最後，政治家不可只在危險緊急之秋起而活動，該於服務期內無時不在鞠躬盡瘁。所以當國家大事發生劇變之際，須要他來號召一切，他便可挺身而出，本其平夙之正確的攷慮，措置自可裕如。波桑開說得好：『第一，你不要把你的愛國心當做渴望做幾樁驚人的俠事。你該把他當做每日所該服膺的一種清醒的誠心。』

（第一章完）

# 狗骨頭

諸庭譯

“King Argimenes and the unknown warrior” by Lord Dunsany

人物：

阿吉門尼斯皇帝

查爾伯

世爲奴隸

老奴隸

青年奴隸

奴隸多人

達尼阿克皇帝的奴隸

達尼阿克皇帝

皇帝的總管

一個預言者

偶像的守衛兵

皇帝的狗的僕役

新路 第三期

五三

阿塔利亞妃  
阿克沙拉拉妃  
卡哈佛拉妃  
特拉高林妃

達尼阿克皇帝的妃

守衛兵與侍者多人

時間：

許多年前

第一幕

達尼阿克皇帝的奴田，正在用飯的時候。阿吉門尼斯皇帝席地而坐，腰彎着，衣裳污破，敲着一塊骨頭。他的鬚髮蓬亂。身旁放着一把用壞了的鏟子。兩三個奴隸在台後的部坐着吃生白菜葉子。麤俗的歌聲時斷時續，單調而悲哀，自奴田遠處送來。

阿吉門尼斯皇帝：這塊骨頭很好；這塊骨頭有點汁水。

查爾伯：我真願意是你，阿吉門尼斯。

阿吉門尼斯：你們也不用再嫉恨我了，這塊骨頭也吃完了。



查爾伯：我真願意是你，因為你當過皇帝。因為多少人都曾在你的腳前拜倒。因為你曾騎着大馬戴着皇冕，被人家稱做「陛下」。

阿吉門尼斯：想起我從前做過皇帝，不由的傷心。

查爾伯：在你的回憶之中還有這樣的得意的事，總算是你的好運氣。我的記憶裏什麼也沒有。——有一次我足足有一年沒有挨打，我還記得我是用了怎樣的機警纔獲得這樣結果——此外沒有別的可記憶的事了。

阿吉米尼斯：做過皇帝真是可怕的事。

查爾伯：但是我們在過去中對無可記憶的事，等於是一點什麼也沒有。在這個地方就是對於將來也不見得有什麼希望。

阿吉門尼斯：你沒有神嗎？

查爾伯：我們也許是不能有神的，因為有了神，神就許使我們勇敢，我們就許殺了守衛兵。神也許顯靈，給我們刀槍。

阿吉門尼斯：啊，你是沒有希望了，照這樣說。

查爾伯：我是希望很少。不要響，我告訴你一件秘密——皇帝的那條大狗現在病了，也許要

死。他們自然會擲給我們，我們將要有好的骨頭吃了。

阿吉門尼斯：啊，骨頭。

查爾伯：是的。這就是我所希冀的。你可是沒有別的希望了嗎？你不希望你的國家有一天興盛起來，把你救出去，把這個皇帝推翻，把他用繩繫大姆指倒懸在宮門口？

阿吉門尼斯：不。我沒有別的希望。因為那一天他們在我睡中突然把我擄來的時候，他們也把我的廟中神像打倒在地下，碎成三塊了。你方纔說的狗，他們真會擲給我們嗎？像皇帝的狗那般尊貴的畜牲，會擲給我們嗎？

查爾伯：狗死了，也就沒有什麼尊貴了。就是皇帝死了也是蟲蝕。為什麼皇帝的狗不擲給我們吃？

阿吉門尼斯：我們也不是蟲呀！

查爾伯：你不明白，阿吉門尼斯。蟲豸是很小的，并且是自由，我們呢，又大又是奴隸。

我不是說我們就是蟲豸，我說我們就像是蟲豸一樣。假如皇帝死了，蟲豸可以吃，為什麼

阿吉門尼斯：再告訴我些關於皇帝的狗的話。這條狗可有大塊的骨頭嗎？



查爾伯：啊，這條狗真不小，——又高又大的一條黑狗。

阿吉門尼斯：你認識他（狗）嗎？

查爾伯：是的，我認識他，并且很熟。有一次我還是爲了他挨打，用三重的皮鞭打了二十五鞭，兩個人打的我。

阿吉門尼斯：爲什麼爲了皇帝的狗而打你呢？

查爾伯：他們打我，因爲我沒有向他鞠躬就和他講話來的。他獨自在奴田上跳躍而來，我就全他講話了。他本是一條和善的大狗，我就向他說了幾句話，拍拍他的頭，可是沒有向他行禮。

阿吉門尼斯：你可是讓他們看見了？

查爾伯：是的，守衛奴隸的兵看見了。他們立刻捉住了我，捆了胳膊。那狗還想要我和他講話，但是我被拘走了。

阿吉門尼斯：你應該鞠躬致敬呀！

查爾伯：那狗非常和藹可親，所以我忘了他是皇帝的大狗。

阿吉門尼斯：再告訴我些。他究竟是生病了，還是受傷了？



查爾伯：他們說是病了。

阿吉門尼斯：那麼，他若不快死，必將變瘦了。假如他受傷，可有多好！——不過我們也不能抱怨。我比你喜歡常常怨恨，因為我年青時候沒有學到服從。

查爾伯：若是你的那些美麗的回憶還不能使你愉快，你當然更有別的希望。我真願能有你那樣的回憶。我就不再作別的希望了。希望真是難事哩！

阿吉門尼斯：我們吃了皇帝的狗，也就沒有再可希望的事了。

查爾伯：怎麼，你掘地的時候，也許在土裏尋出金子。那麼你就可以向守衛兵的司令行賄，叫他把刀借給你；我們自然都會跟從你，假如你有了一把刀。我們就可以捉住皇帝，捆住他，按在地上，揪出他的舌頭扎上幾根荊棘的刺，釘牢在地上，舌頭上灑上蜂蜜，地上附近也灑上蜜。然後灰色的螞蟻就會從窩裏爬出來了。我的父親掘地的時候，就曾掘出金來

阿吉門尼斯：（敏銳的）你的父親可曾因此而得解放？

查爾伯：沒有。因為皇帝的總管撞見他正在看金子，遂殺了他。假如他能賄賂了衛兵，必定可以解放了他自己。



（一個預言者走過台上，兩護兵隨侍。）

羣奴：他去見皇帝去了。他去見皇帝去了。

查爾伯：他是去見皇帝去了。

阿吉門尼斯：向皇帝預言些好事。向一個皇帝預言一些好事，將來好事實現就好領獎，這是容易的事。皇帝還能遭遇不好的事麼？預言家！預言家！

（沉慢的鐘聲。阿吉門尼斯皇帝與查爾伯立刻拾起鏈子來，台後方的一羣老奴立刻跪下，以手掘地。最老的那個人的白鬚，在工作時就拖在泥土上。阿吉門尼斯皇帝掘土。）

阿吉門尼斯：我們常唱的那個歌叫什麼名字？我很喜歡那個歌。

查爾伯：沒有名字。那就是我們的歌。沒有別的歌了。

阿吉門尼斯：不過從前還有別的歌。這個歌真沒有名字嗎？

查爾伯：我想衛兵或者許給它起了一個名字。

阿吉門尼斯：衛兵把它叫什麼？

查爾伯：衛兵們喚它做淚歌，賤人之歌。



阿吉門尼斯：· 倒是個好歌。 我現在不能唱別的了。

（查爾伯走開了掘地。）

阿吉門尼斯：· （鎚頭在土裏觸了什麼，自語）鐵東西！（又用鎚頭試觸）也許是金子！在此地可有什麼用處！（閒暇的挖開土。 猛然跪下，以手急促的掘土。 跪着，慢慢的把一柄長長的綠綠的刀擎起，平放在手上，雙目凝視。 舉與額齊，仍雙手平舉，向它說）啊，神聖的東西——（漸漸放下，手落膝上為止，目仍凝視，自語）三年前的明天，達尼阿克皇帝奪了我的國土，向我唾辱。 那一年我被打了三次，打了十二鞭，十七鞭，二十鞭。 一年十一個月前，皇帝的監督在我的面上打了一擊，并且那一年之間他有九次喚我做狗。 是足有一個月兩星期零一天，除了吃飯的時候以外，他們整天的把我和一條老牛繫在一起，拉着一塊圓石頭壓地。 那一年受了兩次鞭打，一次是十八條鞭，一次是十條鞭。 這年奴房的房頂也塌了，達尼達克皇帝不見得就給修理。 五星期前，他的一個妃子走過奴田，望着我笑。 這一年又挨了一次鞭打，是十三條鞭，他們叫了我十二次狗。 他們竟這樣的對待一個皇帝，伊塔拉族的皇帝。

（他靜默片刻，把刀埋起，以手蓋土，繼續掘地。）



（老奴隸們沒有看見他：他們的頭垂向着地。皇帝的總管進來，手持皮鞭。他走過的時候，羣奴與阿吉門尼斯匍匐地上，以額觸地。總管走去。）

阿吉門尼斯：（跪着，雙手垂着外伸）啊！戰士之靈！不管你是在那裏雲遊，不管誰是你的神，不管他們是咒你還是祝福你，啊，王者之靈，你曾在此藏刀，請你靜聽，我在向你禱告，我是沒有別的神可禱告了，我的國家的神已在那夜裂而爲三了！我做了三年奴隸，雙臂僵挺，不知怎樣再使用這把刀。請你指揮你的刀，等到我能殺死六個人，使我們頂強的奴隸都得到武裝，我每年以一百頭肥牛祭祀你。在伊塔達我必建起一座廟紀念你，到廟裏去的人都會記憶你；死者沒有不讚美你的尊榮的，因爲死者最喜歡的就是令人紀念。你雖然是一個不合理的殺人的強盜，廟裏也必將爲你供起鮮花，焚垂沉棺，小女孩子爲你歌頌，牧師等在裏面徘徊，爲你撞鐘，使你的靈魂得到安息。這把老的綠刀，刀片倒是很好的；你一定不願看見這刀砍不着目標，（假如死者還能看，如聖人所說），你一定不願看見這刀向空中砍去，不沾一點血；這樣大的刀必定可以砍到髓骨。

（他起立，前去掘地。）

總管：（又進來）你又在禱告。

阿吉門尼斯：主人，我沒有。

總管：守衛分看見了。（打他）奴隸禱告，是不合法律的。

阿吉門尼斯：我只是向伊魯哀爾禱告，求做一個好奴隸，求令我掘地掘得好，拉石頭拉得好，並且在食物少的時候能夠不餓死，給皇帝主人做一個好奴隸。

總管：你是誰，你也要向伊魯哀爾禱告？狗何必禱告神？（走去）

（查爾伯回來，掘地。）

阿吉門尼斯：（掘地）查爾伯！

查爾伯：（也掘地）你和我講話的時候，不要望着我。衛兵正在注視我們。自己看着掘地好了。

阿尼門尼斯：衛兵看見我們對視，怎麼就知道我們是在講話呢？

查爾伯：你真笨。他們自然知道。

阿吉門尼斯：查爾伯！

查爾伯：什麼事？

阿吉門尼斯：你看得見有多少衛兵在那裏？



查爾伯：那邊有六個兵。他們正在望着我們。

阿吉門尼斯：還有別的衛兵這六個可以望得到的嗎？

查爾伯：沒有。

阿吉門尼斯：你如何知道沒有？

查爾伯：因為長官一離開他們，他們就坐在地上擲骰子。

阿吉門尼斯：怎見得他們六個衛兵的視線以內就沒有另外的六個呢？

查爾伯：你真笨，阿吉門尼斯！假如有的話，另外一個長官會看見他們，還不把他們的手指砍去！

阿吉門尼斯：啊！（稍停）查爾伯！（又停）假如我去殺衛兵，羣奴會不會隨着我？

查爾伯：不會。

阿吉門尼斯：他們為什麼不隨着我？

查爾伯：因為你的樣子像一個奴隸。他們永遠不會隨一個奴隸的，因為他們自己是奴隸，他們曉得一個奴隸是怎樣的一個低賤的東西。假如你的樣子像一個皇帝，他們自然會隨從你。



阿吉門尼斯：但我是一個皇帝。他們也知道我是一個皇帝。

查爾伯：樣子像皇帝，比較好些。他們要隨從的是樣子。

阿吉門尼斯：假如我有一把刀，他們可會隨從我嗎？一把好看的銅的大刀。

查爾伯：我倒是願想想這種的東西。因為你做過皇帝，所以你能想起一把銅刀。我曾希望有一天我能和衛兵交戰，但是我不知刀是什麼樣，我簡直想不起；我只能想像一條鞭子。

阿吉門尼斯：查爾伯，你靠近我一點來掘。（兩人靠近了一些。）我在土裏尋到一把很古的

刀。不是尋常兵士佩帶的刀。這必是什麼皇帝的刀，並且是一位暴怒的皇帝。這刀必定做過可怕的事蹟；刀上都有了許多缺痕。也許從前此地曾有大戰，全數被殺，也許那個皇帝最後死的，把刀埋在土下，也許大鳥把他吞食了。

查爾伯：阿吉門尼斯，你想皇帝的狗，想得太厲害了，所以使得你餓，因為餓所以迫得你發瘋。

阿吉門尼斯：我已經尋到這樣一把刀了。（稍停）

查爾伯：那麼——那麼你豈不是就要穿起紫袍，坐在皇帝位上，騎大馬，我們稱你「陛下」。

阿吉門尼斯：我將首先打破這長期的挨餓，喝多多的水，睡覺。但是奴隸們會不會隨從我？

查爾伯：你若有了一把刀，你可以強迫他們隨從你。不過伊魯哀爾究竟是個有威靈的神。他們都說伊魯哀爾不倒，達尼阿克的朝代便不會變動。有一次敵人曾把伊魯哀爾擲到河裏，把皇帝推翻，但是有一位漁夫又把他撈起來，重新立起來，果然敌人就被擊退，朝代也恢復了。

阿吉門尼斯：如果伊魯哀爾的神像能我的神那樣容易的被打倒，那麼達尼阿克也許和我一樣在夢中就被敵人推翻了。

查爾伯：假如伊魯伯爾被人打倒，所有的人民都要哭喊，四散逃生。那是可怕的凶兆！

阿尼門尼斯：皇宮的武庫可有多少人看守？

查爾伯：看守奴隸的衛兵出去之後，只有十個人守着武庫。

（掘地，靜默片刻。）

查爾伯：看奴隸的護兵官長走開了，他們又在擲骰子。（他擲下鏟，伸臂。）大鬍子的那個人又贏了，他的大姆指是真靈巧。他們又賭起來了，天漸黑暗，我看不清楚。

（阿吉門尼斯偷偷的把刀掘出來，拾起握在手中。）

查爾伯：皇帝陛下！

（阿吉門尼斯陛下，偷偷走向看奴的衛兵。）

○

○

○

查爾伯：（向旁的奴隸說。）阿吉門尼斯尋到一把可怕的刀，他去殺衛兵去了。那不是一把尋常的刀，那是什麼皇帝的刀。

一個老奴：阿吉門尼斯必將挨一頓痛打。我們將聽見他整夜的哭喊了。他的喊聲將要嚇死我們，我們不能睡了。

查爾伯：不，不。衛兵只能鞭打我們這可憐的奴隸。阿吉門尼斯有一副很兇惡的樣子。衛兵看見他的怒容，他的可怕的刀，必定嚇怕了。他的刀真大，他的樣子很怒。他將把衛兵的刀給我們奪來。我們必要向他匍匐致敬，吻他的腳，否則他又要向我們發怒了。

老奴：阿吉門尼斯也將給我一把刀嗎？

查爾伯：他把刀給我們六個人，假如他殺死衛兵。是的，他會給你一把刀。

甲奴：一把刀！不，不，我一定不能夠；皇帝看見我有一把刀，必定要殺死我。

乙奴：（慢慢的，好像在思索一個念頭。）假如皇帝看見我手裏拿一把刀，這便是皇帝倒臺的一天。（都向左望。）



查爾伯：我想他們一定又在擲骰子。

甲奴：我看不到阿吉門尼斯。

查爾伯：看不到，因為他是蹲着走過去的。衛兵正在那觀着天的遠處。

乙奴：衛兵後面那個影子是什麼？

查爾伯：阿吉門尼斯一定不會是那樣靜止的。

查奴：看！他動了！

乙爾伯：夜晚太黑，我看不見了。

（他們仍向幕後深處凝視。由跪而起立，伸頸而視。沒人講話。他們和遠處的人同聲的叫出一聲沉重「啊！」這聲音就如同賽馬時馬跌到在離下由觀眾堆中喊出的一聲，又像英國門球戲，一個人因溜而被捉到，羣衆喊出第一聲。）

（未完）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新

路

第一卷

第四號

THE NEW WAY  
No. IV Vol. I  
15. March 1928

# 目錄

新路禁止發行令書後

君房

吾民族之返老還童

立齋

民主政治是乎！一黨專政是乎

重杲

漢口日日新聞與民國日報論戰

立年譯

維也納布政記要

萊子

狗骨頭

階庭譯



# 新路禁止發行令書後

君房

十八世紀以來，世界各民族改革運動之所以前仆後繼，起伏不已者無他，爭民權，爭自由而已；民國成立，十七年來，國內改革運動之所以前仆後繼，起伏不已者無他，亦曰爭民權，爭自由而已。昔者遜清之季，政象腐化，國將不國，執政者懼人之繩其後也，乃以極嚴厲之手段，壓迫言論，干涉思想，於是乃有蘇報之獄以及其他類此之事件發生，在當時秉鈞者之意，未始不以爲邪說滋生，意在危害君國，非以雷霆萬鈞之力加以摧折，不足以遏亂萌而保治安，然其結果反對腐化政治之言論卒未因查禁之嚴而遂消滅，新民叢報，民報之類刊物日日展轉輸送於全國各地愛讀者之前而政府卒莫之能禁，中山及其黨人且以民權之說號召國民而清社遂屋矣！民國肇建，約法製成，首以保障言論出版之自由爲言，十餘年來，雖以政治狀況之不甯，人民權利，未得確實之保障，然終未有敢昌言不許人民以自由者，何則？號稱民治國家，而反對人民言論出版之正當權利，其名誠不正也。自中山晚年，惑於共黨之邪說，乃於民權六講，力斥自由之非，言論含混，自相乖謬，共產黨乘之，遂以一黨專政效法蘇俄之說，以誣國民黨人而陰持其柄，領袖利其便己，黨員惑於虛榮，相率煽揚，寢成輿論，雖有智者，莫敢反抗。北伐之師一出，專政



之饒愈張，始之謗過於共產黨者，及共黨既清，惡化思想猶因仍不改，且有加甚焉。殷鑒不遠，當觀清之所以亡，壓制思想之策，非惟國人蒙其敝，又豈黨之福哉。吾人處於國民之地位，誠不忍視革命先烈以頭顱碧血僅乃換來之民權二字，終乃自摧抑於號稱民權主義者之手，故始有本誌之刊行。立論之始，祇以發抒真理，藉喚醒國人之視聽，對於現行政治，祇有切磋，而無攻擊，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意遂以此而招小黨員之嫉視而遂有封禁之令也。夫處專制政治之下，言論自由之受摧殘，誠在預計之中，吾人初不必以此而多所怪異，獨吾人拜讀報端所刊中執委會秘書處查禁本誌之命令，而恭繹其詞旨，則誠有令人不可解者，敢以此質之發布命令之當局及一切有目之讀者之前，而求其公判焉。

謹案三月二十二日申報第四張載新聞云：

「▲中執會令禁新路雜誌（市教育局會同公安局嚴禁） 特別市政府訓令市教育局及公安局云，爲令遵事，案准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函開，前據南京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呈，略稱，近查有新路雜誌一種，言論反動，請飭查禁以一言論，而清邪說等情到會，據此，當經交由中央宣傳部查覆去後，茲准復函略稱，查該新路雜誌，係上海安南路泰威坊一零一號發行，言論反動，主張乖謬，意在危害黨國，破壞革命，亟應嚴行查禁，以清邪說，相應函達，希即飭令上海市政府



，上海交涉署，淞滬衛戍司令部，知照租界工部局，查禁該發行所，並轉令各書店，一律停止發售，實爲黨便等由過處，除分函外，相應函達查照辦理，會同交涉公署衛戍司令部從嚴查禁等由，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該局，即便遵照辦理，會同公安局從嚴查禁，此令，市教育局接函後，已與公安局會銜布告，并轉知租界臨時法院同時注意，嚴加取締，公安局亦已通令各區署查轉云。」

據上報紙所載，中央宣傳部所認爲本誌應行查禁之罪狀約有『言論反動，主張乖謬，危害黨國，破壞革命，』四端，謹就此四端而一一加以檢討，觀其能成爲罪狀與否。

其一曰『言論反動』。夫事理公例，有正必有反，正反相成而後中道出焉，此德儒海格爾（Hegel）之說也，世之學者莫之能易焉。由海氏之說，正動者未必皆是，反動者未必皆非，當獨夫專制之際，反抗專制政體之言論與行動遽起，此可以認爲對於專制政治之一種反動，然而未必即爲非是也。自共產黨以標語政策迎合數千年來科舉八股遺毒下之重名輕實之中國青年之心理，乃以反動名詞加諸一切異己者之身，而快其攻擊之私焉。姑無論其所指爲反動者未必即與正動者之主張絕對相反，即令二者果處於極端之地位，亦豈能遽指正動者皆是而反動者皆非。夫馬克司之學說源出於海格爾派之費爾巴赫（Feuerbach），其於海氏爲再傳弟子，馬氏之階級鬥爭說即



爲對於舊資本社會之一種反動，共產黨而欲判人以反動之罪，其先判其自身可也。當時共產黨所持理論之淺薄，類如此數，而流俗不察，漫焉和之，至於今日，則昔之加人以反動罪名之共產黨已一敗塗地自身且轉膺反動派之封號，而反動之罪名仍構成於清黨以後之國民黨黨治之下，此不可謂非異事也。夫國民黨之所指爲反動罪狀者將何指乎？國民黨以三民主義者爲號召，苟欲就此以爲標準，其必曰：反民族主義者斯爲反動，反民權主義者斯爲反動，反民生主義斯爲反動，如斯而已也。夫與民族主義相反者爲媚外，爲賣國；與民權主義相反者爲專制，爲獨裁；與民生主義相反者爲破壞，爲屠殺；本報之言論，有一類此者乎？且非惟不類此而已，本誌發刊之初，即標舉十二條之政治主張，其曰「主張國家在國際間之獨立與平等，反對外力侵略及一切賣國與誤國之舉動；」蓋有類於民族主義；「主張開發生產，改進農工生活，反對階級鬥爭及其他妨碍經濟發達之運動；」蓋有類於民生主義；而「主張言論結社等自由，反對以黨治或軍治之名義剝奪人權；」「主張民主政治，反對帝制及一階級專政，一黨專政；」兩條，尤與民權主義之真精神若合符契焉。本誌之言論果爲反動乎，則三民主義不得不謂爲亦反動也。再就本誌已往之言論態度而言，最足以招當局者之忌者，或即爲批評一黨專制之言論，夫專制之與民權，皎然若白黑之不能相蒙，雖三尺童子皆能知之，黨國要人度亦無不知之。一面誦言民權，一面昌行專制，在理



論爲矛盾，在主義爲不忠，本報愛黨愛國，不後於人，欲使真正民權思想普及於中國，勢不得不對於此與民權思想絕對不能相容之專制惡潮流加以拚擊。此物此志猶中山昔日倡言民權主義反抗滿清專制之物之志也。中山而是，本誌亦是，中山而非，本誌亦非，該宣傳部若欲科本誌以『言論反動』之罪乎，請先取首倡民權主義於中國之中山先生科之罪可也。

中央宣傳部所指爲本誌之第二罪狀曰『主張乖謬』。夫主張乖謬爲籠統之名詞，何者爲乖謬，何者爲非乖謬，中央宣傳部對此無一字之解釋，而遂以輕輕一紙覆呈，四字考語，剝奪人民言論自由之公權，此與『莫須有』三字之斷獄辣手，後先一轍。吾聞宣傳部中盡屬號稱有革命思想之青年主持其間，革命青年之對於人民言論自由權不知尊重如此，誠堪痛哭。且本誌所有主張，已盡披露於發刊辭所舉十二條之中，此十二條者，有目者之所共視，有思想者之所共知，有一足當『乖謬』兩字致語者乎？中央宣傳部之所指爲『主張乖謬』者，將盡十二條而皆爲乖謬乎？抑其中有不乖謬者乎？乖謬之程度何若，乖謬之理由安在，中央宣傳部未嘗以此告吾人，吾人不敏誠無法足以知之。吾人誠不知在民權主義之下主張民主政治反對專政有何乖謬？吾人誠不知在民族主義之下主張國家之獨立平等，反對外力侵略有何乖謬？吾人誠不知主張言論結社等自由權有何乖謬？吾人誠不知主張以自治精神謀統一有何乖謬？吾人誠不知主張開發生產，保護農



工有何乖謬？吾人誠不知主張昌明文化，灌輸科學有何乖謬？吾人誠不知預算之實施，教育之改進，文官保障之確立，司法獨立之維持，等等主張有何乖謬？吾人誠不知盡此十二條之主張而一一檢討之，有何乖謬？夫吾人之主張，非惟吾人不能自舉其乖謬之點，諒中央宣傳部諸子亦未必真能切實舉出一二點也。不能切實舉出罪狀而又事實上必欲封之禁之以快其小忿，於是「主張乖謬」之四字糊塗考語遂以成立，而國民之公權遂不知不覺斷送於此四字之中矣。政黨乎？政黨乎！世間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其第三句罪案之爰書曰「危害黨國」，此種罪案，尤吾人所期期不敢承受者也。夫吾人雖非國民黨員，然其愛國，愛黨之誠自信不稍後於忠實之國民黨分子。吾人所惴惴爲慮者，以爲國事至此，已如黃臺之瓜，不堪數摘，已成政黨苟有挽回時局之力，吾人亦未嘗不願拭目以樂觀其成。願欲求以革命勢力改造時局，則必其革命政黨之一切舉措有以壓服夫天下之人心，而後羣情歸之若水之就下。苟其不然，一切措施，無以異於所攻擊之目標，而徒欲以暴力統一天下之人心，箝制社會之輿論，則人心一去，大勢瓦解，國固蒙其害矣，黨亦未爲利也。今國民黨自北伐成功以來，一切措施，人所共見，軍閥之跋扈，共匪之縱橫，財政之紊亂，教育之破產，賄賂之公行，奢靡之成習，較諸昔之軍閥殆有過之，此皆黨內黨外之公言，非本誌之私言也。凡





此種種，其對於國家爲有危害乎？爲無危害乎？其對於該黨爲失人心乎？爲不失人心乎？本誌已往數期，因稍稍顧惜黨國之體面，對於此種危險現象，尙未及一一揭發，所曾經加以批評者，僅一黨專政之一端耳。卽以一黨專制政策而論，在國家因一黨之把持，無憲政軌道可循，則政治易趨於腐敗；在政黨因異己之消滅，易啓傲慢自大之習，而成黨內之紛爭；本誌於此，已言之再三。居今日而言危害黨國，未有如一黨專制政策之甚者也。本誌之批評一黨專制，所以爲國也，亦所以爲黨也。禹以拜昌言而興，紂以不聞己惡而亡，專制朝廷之覆轍見於史乘者不一而足，奈之何前車已陷而後車猶繼起不已也。孰爲危害黨國，其必有明斷之者。

其第四罪狀曰「破壞革命」。夫時至今日，革命成爲最神聖之名詞，反革命且構成刑事上之罪名，人之所共知也。顧攷之於實際，則革命一名詞常爲狡黠者因利乘便所援用，其意義之歧多莫可究詰。在昔共黨得勢之時，凡與左派思想相異者概目之爲反革命，卽今日之忠實國民黨員在當日何嘗不受盡反革命之攻擊，時移勢異，昔之受人攻擊者，今乃轉而施之於他人，誠得意矣，其如怨道何？且革命之舉原所以反抗專制政治，爲人民爭自由之權利也。立於民權之地位者爲革命，立於專制之地位者爲反革命，此其分野界線至爲明瞭，不待智者而後知。本誌自出版以來，卽以擁護民治政體，發揮人民言論自由之正當權利，以反抗專制惡潮流爲宗旨，言論主張

，舉世共見，以云革命，則本誌殆可謂代表革命精神之最著者也。若責本誌以發揮民權自由其義猶未充分，不足以補加革命事業之進行，則本誌願聞命矣，不此之責，而責本誌以破壞革命，則本誌同人猶未喻也。以本誌同人之意，今之破壞革命事業之罪狀昭著者，莫過於專擅之軍閥，投機之政客，貪財好色之官僚，與夫把持中央各部機關肆行壓迫民衆之小黨員小同志耳，此輩不除，革命事業終無成功之希望，固不必待本誌之破壞也。明之亡非亡於異族而亡於閹寺，清之亡非亡於黨人而亡於宵小，「木必自腐，而後蟲生」，今之把持中央黨部之中下級機關之小黨員，其壓迫民衆不知大體乃無異於昔之閹宦宵小，雖欲革命事業之不破壞庸可得乎？「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本誌言論之所以不肯同污苟合者，蓋真愛護革命事業之至者也。孰爲破壞革命事業者乎？人亦曷自反矣！

吾人以爲國民之言論自由，爲絕對正當之權利，苟非萬不得已，不得輕言壓迫，故自始對於中執會查禁本誌之事件，以爲庶幾有特別重大之理由，爲本誌同人所未及察覺者，加以檢查，可資反省。不意反覆再三，乃發見國府之所以特別垂青於吾人者，乃不過根據於南京特別市黨由執行委員會之一呈，與夫中央宣傳部之一覆，十六字之致語，籠統含糊，毫無足以成立之理由，觀上文各段之所批駁，可以概見。願吾人尤有不能已於言者，南京特別市黨部之呈文則曰「以



一言論，而清邪說」，中央執委會秘書處之公函則曰「實爲黨便」，言論可以一乎？秦皇曾爲之矣，漢武曾爲之矣，不意於此二十世紀之中國而猶聞此反動之言也。『黨便』云云，殆爲一種公函之套語，然套語而曰『黨便』，其祇知有黨，目無國家可知。在昔專制之朝，天下爲私，然公文結語猶習用『公便』之稱，蓋猶知政治所以爲公，非以爲一家一姓之私便也，今則發號施令，煌煌然署其尾曰『黨便』，是其一切政治所以爲黨也，非爲國爲公也。國民黨之黨員充其量不過百萬耳，比之於四萬萬民衆特四百分之一耳，今之所謂『黨便』者，其黨員或不預聞也，是亦極端之少數專制政治而已。國民而猶有爲自由爲民權而爭鬥之決心，其不使此汙辱我全體國民人格之『黨便』二字常此存留於往來公牘之上也決矣。然則新路之被禁，新路之光榮也！



# 吾民族之返老還童

## (一) 老年與少年

民族之生老病死，其猶個人之生老病死乎，不敢知矣，然二者有相似之處，無可疑焉。就個人少年時代與老年時代之特徵而比較之，

老年時代	少年時代
鄭重	冒險
多思慮	逞情感
安於保守	好爲更張
重現實	尊理想
怕權勢	敢反抗
計較成敗	逕行直遂
顧身家	輕生死

攷定民族之爲老年爲少年，莫若求之於其國民立身處世之法，則其國中思想界領袖之言論，

與社會中流行之諺語爲最要。

老氏曰不爲天下先。將欲取之，必姑予之。

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諺曰無多言，多言多患，無多事，多事多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好漢不吃眼前虧。

凡此所云，無一語非注意於一人之生死安危，所以教人避難就易，避重就輕者，尤三致意焉。此無他，立國之日久，所更之變故多，巧於趨避者，發見其中妙訣，以傳諸後世。雖孔子何嘗無見義勇爲之說，孟子何嘗無殺生成仁之訓，然冒險之言，終不敢保身之說之易入人心也。本此民族心理言之，不謂吾國人民已入於老衰之境，不可得矣。

國人不讀近日之世界新聞乎，英國尹次開魄爵士（即前訂商約之馬凱公使）之女馬凱女士與飛行家興克蘭氏橫渡大西洋飛機不知下落，生死莫卜。德國富豪斯汀納司氏之女自駕自動車，周遊世界，去年五月離德，所經之地曰巴爾幹曰盎哥拉曰敘利亞曰波斯曰高加索曰俄國，其至巴加爾湖之際，湖冰未結，乃候至二月之久，越湖而過，今年三月達北京。嗚呼，何其與吾國所謂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者異耶。日本教授北川三郎氏，戀其女僕，方與議婚，爲家長所拒，兩人表示最高之愛，情死於富士山麓，嗚呼，何其與吾國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者異耶。蓋人之不安於現狀，敢於冒險嘗試，不獨犧牲其一時之逸樂，并生死而置之度外者，皆其民族之少年性之表現也。

惟歐洲民族尙在少年尙氣之日，其表現於政治上者；一曰心之所信，從而主張之，絕不有所躊躇審顧；二曰所信未能實現，則亦堅持而不變，政治上主張之界綫分明，而功過自有所歸宿；三曰國家大危難之日，各派有所協商，一秉大公至正之心，絕不故示難色，以持人之短長。若此者，皆與少年人之興奮勃發，勇往前進，一言既出，以退縮爲羞者，無異而已。

## （二）政治活動中吾國人之老年心理

雖然，吾國人年來政治心理之表現如何乎？試舉其顯著者言之。

第一、趨炎附勢 全國之大，豈無一二鼎天立地之好漢，是爲一主義一潮流之創始人物，以言乎大多數，則望風奔走之流耳。方其盛也，雖非亦是，雖仇亦友，及其衰也，雖是亦非，雖友亦仇。蓋士大夫久處科舉制度之下，以揣摩風氣爲弋取功名之具，故逢意順旨，爲吾國人之特長，獨立判斷，爲吾國人之特短。當吳佩孚氣餒薰天之日，人人奔走洛陽道下，及革命軍既



下武漢，人人以得親總司令顏色爲大幸。夫民主政治者，以民意之多寡爲標者也，各人發揮其平日之所信，力持而不變，則兩兩相較，乃有真正之多少數，真正之解決。今也不然，甲之盛也，則附和甲之主張者十而八九，及甲之衰而乙之盛也，則附和乙之主張者十而八九，此附和乙者，非第二種人也，即昔之附甲者，轉趨於乙之旗幟之下。其所以忽東忽西，不遑審處者，皆其心目中成敗得失之念爲之耳。

第二、因利乘便 社會中有欲發行某報，組織某團體，以爲政治上反對或贊成之主張者，他人常從而告之曰，時機尙未至也，姑待政敵行爲不利於衆口之日，然後發起焉，則助我者必衆矣。夫贊成反對者，良心之所命，有不得不然者也，言人之所不言，行人之所不行，然後爲先時之言與行。今而曰姑待焉，察民意之趨向焉，則先時者變爲後時，非常者變爲平常，且其主張果現於實際，其他之千百人以雷同附和之聲應之，曰此亦我之所見及也。是發起者與附和者相差一間，而主張之功過，永不分明矣。不觀一八四八年前後歐洲之主張社會主義者，豈嘗有所謂時機之說乎，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革命既成，而德社會黨之前輩哥寧幾氏獨反對專政主張民主，豈嘗有所謂時機之說乎，蓋各出其主張，以聽社會之公判，而後旗幟鮮明，分野清楚，即令其爲先知先覺者，不免於一時之不合宜，而合全社會言之，主張之功過有歸，朝野兩黨之出處分明，

所受之益實大。反是者，吾國今日，一主張之成也，若人人有功，一主張之敗也，若人人無罪，如是而欲求社會之安定，豈可得哉。

第三、公私不分 社會團體，以個人合成者也，關於主義與理想者，是爲公的方面，關於地位之高下者，是爲私的方面，人類其能盡去其私，惟公是謀乎，不易言也，既在團體之內，不因私之小者，而害及公之大者，庶幾近於公矣。然以吾人所見海內之政黨，主義非不堂皇，名號非不正大，一旦有權利可得，地位可爭，則人人躍躍欲試，惟恐不爲己有，苟有反對之者，則答曰，相從十餘年，亦求有揚眉吐氣之日耳。（不獨國民黨爲然，舊日政黨同犯此病）夫政黨猶軍隊也，主義理想，猶敵之溝壘也，今也本軍以內，日事酬報之爭，又安從而殺敵致果哉。自局外旁觀者言之，一若政黨云者，不過個人功名之媒介而已，其所謂公且大者，付諸烏有之鄉，以是而接於吾人之耳鼓者，惟有個人鷄蟲得失之爭，安有爲主義犧牲之真團體哉。

第四、心口不一 吾國人之入團體也，私心勝於公心，既如上述。其因某主義之勝而來也，則滿口贊同之詞，至不同意之點，一字不提，及某主義之衰而去也，則滿口反對之詞，并其長處而亦掩沒焉。其平日相與之際，表面之文電往來，雖曰『大敵當前，一致進行』，而實則甲之於乙或乙之於丙，惟恐不創刃於人腹焉。惟如是，其聚也易，其離也亦易。



第五、教唆爲惡 吾國人之言政治也，不反對於應反對之時，而坐待敵人之衰敗，或設法加甚敵人之罪惡。帝制與民國，二者迴不相容者也，然洪憲帝制運動發生之始，策士輩咸曰，促成之而已，持共和論者聞而駭然，則彼曰待其惡貫滿盈，則自敗矣。夫西歐之政黨相待，甲黨於乙黨之小過失，必大聲以批評之，誠不欲多一失政以禍國殃民焉。吾國則不然，正利其禍國舉動之多，然後所以反對之者，乃易於着手，是亦惟恐不害國而使己而已。

第六、離間敵人 西方政黨之相待也，甲曰保護貿易，乙曰自由貿易，甲曰海外擴張，乙曰先事安內，甲曰資本主義，乙曰社會主義，甲乙兩方之說，絕不相容，彼此之應戰，惟有正面攻擊。吾國不然，甲之欲敗乙也，離間乙之內部之團結，造爲謠言，以傷乙之內部之情感，甲之勝也，不勝於甲之得國人同情而制多數，因乙之分裂而得之，乙之敗也，不敗於其失國人同情而居少數，因甲之離間中傷有以致之。如是，勝者固不能長久，敗者又豈甘心，因而循環勝敗，禍無已時矣。

竊嘗論之，西方人之政治活動，如軍人在戰地上，服從統帥，惟知殺敵，生死且不顧，遑論成敗利鈍，吾國人之政治活動，如攷場之攷生，以外界情況爲題目，揣摩意旨，以求迎合。西方人之政治活動，如運動場上之體育家，公平比賽以求相勝，吾國人之政治活動，如策士之密謀



，不求自己之長進，惟求所以害人。總而言之，一陽性，一陰性，一人氣，一鬼氣，一少年，一老年耳。

(三)返老還童

如國人今日之心理，雖盡外國之名目外國之制度，而輸之於吾國，有何益哉。議會制度失敗矣，蘇維埃其有成乎，內閣制度失敗矣，委員會其有成乎，多黨制度失敗矣，一黨專政其有成乎。竊以爲今後吾民族之所以自救者，惟有學爲少年而已，學少年之真情，學少年之勇猛，學少年之純潔，學少年之言行一致而已。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豈惟孩提哉，凡爲人類，於人物之善惡，制度之好壞，言論之是非，雖不知所以剖別之，然或因一身上進之途，或因外界淫威之可懼，因而於真善惡真是非，不敢有所表示，此成人之所以不如孩提也。雖然，安重根不本其好惡，何以報亡韓之仇，吾國青年苟不能率性而行，何以奏五四之功，可知真情之表暴，或不免走於極端，然視老年人遲迴審慎者，遠過之矣。

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孟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所謂大勇，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



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蓋以一身成敗，爲一己之進退之標準者，吾國古往今來無此道德也。雖然，少年人行於道上，偶凌辱於其同輩，則不量其力之能敵與否，直攘臂而與之爭耳。可知理之是非，恥之有無，一概不問，因敵人之強而我屈服焉，因敵人之強而我投降焉，皆以中無所主，而怯懦隨之。蓋剛氣之銷沈，懦夫之充塞，未有甚於吾國今日者矣。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蓋家室之累，利害之念，是以泊沒人之心志，使之不得盡情表暴者，比比然矣。雖然，青少年不更事者，於當世之權力誰最大，地位誰最高，尙在一無所知之際，所以評騭是非者，使老輩聞而却走，何也，心中一無牽掛，故能坦白說出耳。國家主權，可以喪失，外國金錢，可以收受，婚姻可以爲進身之階梯，主義可以爲罪惡之工具，若此雲霧彌漫之日，安得不求蒼天誕生千百萬說真話之小孩，使吾國稍見天日哉。

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是言之信果，小人也，非大人也。然當此人欲橫流之日，歐洲之所謂主義政策，適以此時輸入，宣言視爲具文，徒以欺無知之愚民，主義視爲工具，徒以網羅無知之羣衆。其爲領袖者，自身之性行，既不足表率羣倫，獨特其所以盜竊外國之學說，觀然以新人物自號於國中，於是其爲黨員者，口口主義，聲聲政綱，試一攷其實，主義之真智識幾何，立身之合於主義者又幾何，實茫

然不知所對而已，以此而自任天下之重，以建國人物自居，真西諺所謂沙灘上建樓閣而已。何也，言行不符故也。

吾國人知之乎，歐洲之共和政治憲法政治，坦白人之政治也，率直人之政治也，勇敢人之政治也，知恥人之政治也，此數者，皆與少年之性質爲近，故本此以說明之。孰能反此四千年之古國而少壯之乎，執鞭以從，所深願焉。





# 民主政治是乎！一黨專政是乎！

重 杲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必欲同之，非出之於壓迫，即誘之以利祿。以壓迫致同者，必具強力若曰，「我有大力在，爾不得有異焉。」此所謂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足也。歷觀古來中外專制之君主，以壓迫致同者，必須永保其能壓迫之力，無時或疏，使異者無由乘隙而起。否則，反抗立起，覆亡隨之。然而秦始皇之暴力，可稱極矣，其結果何如乎！查理一世之暴力，亦稱極矣，其結果又何如乎！此以壓迫致同者之不足久持也。其次，以利祿誘同者，亦必有利祿之數，引誘不同。若曰，「我有大利在，我與爾共之焉。」此以利動人者，必須永保其利祿之數，有求必應。否則，離異立見。蓋以利祿而來者，其慾必深，其望必奢，今日與之爲未足，明日復求焉。明日與之又爲未足，後日復求焉。一再求，一再與，終有一日達於不能滿足之境，此以利祿誘同者之不能久持也。人心之不同，既爲天定，以壓迫強之，以利祿誘之，其有窮時既如此，是則欲天下之人心而同於一道者，直夢想耳！非殺盡人類，祇存「一我」之時，決不能實現也！

一黨專政者，欲使全國之民意，盡同於一，其能暫維現狀者，亦惟恃武力之壓迫，使真正之

民意不得伸，與利祿之引誘，使純潔之民德日就卑污耳！

我人深知一黨專政之不能久持，不能致我國於治，且足以使我國於大亂，所以敢以將國家不拔之基，長治久安之道，爲國人言之。其義維何？曰，民主政治是矣。民主政治者，最合理之政治也。國家之大政出於民，租稅之增減定於民，國家之費用決於民，執政者之進退還自民，總之，凡國家之事，無不自民定之，所謂政府者，僅受成於民意而實施之機關耳。此與一黨專政之專制政府，憑少數人之私智小計，迫全國之人民必從，苟有持異議，則刑之，殺之者，相差可以道里計乎？然欲實行民主政治，舍多黨政治無由也。所謂多黨政治，乃對一黨專政而言，即兩黨或兩黨以上政治也。』

民主政治也，政黨政治也。在歐美行之已久，成效已多，人民咸樂於奉行者也。然在我國，則罕見焉，稀聞焉，尤其在今一黨專政之下，更無人或敢言之者。是則其本身雖有百利無一弊，安得以觸犯忌諱而不言之乎。』

論民主政治，當以人民直接行使國政爲最合理。惟以國疆之廣，人民之衆，事事而必人民直接議之，直接行之，勢有所不能，是代議者與代行者因之而具。若此代議者與代行者，接受權力，久假不歸，則流爲專制，此非吾所謂民主政治也。民主政治之所以異於專制政治者，在





聽民命與不聽民命，所以使政府聽命於人民者，曰多黨政治而已。

全國之意見，固決不能使之盡同於一，而其所是所非，不無有共同之標的。譬諸聚十人而議一事，其始也，一人各主一見，則十人有十意見焉。及相質相濟之後，是之者，趨於甲方，非之者，趨於乙方，則前者十人之意見，融合爲甲乙兩意見焉。此甲乙兩意見，乃爲十人之意見，經磨鍊而成之結晶也。如主甲方者爲多數，則甲方之意見行，主乙方者爲多數，則乙方之意見行。此爲少數服從多數之原則。以此應用於國政，即所謂政黨政治。

國家大政之行也，必賴有執政機關，而大政之決定也，又必賴有議政機關。政黨政治者，即憑藉此兩機關，而與人民相見者也。國家大政宜出何途，各政黨各持其主張，宣告於人民，聽人民之公判。有一黨而得全國人民多數之擁護，則此黨登臺而執政，即所謂在朝黨也。其不得多數民意擁護之黨，則拱手授人，退而研究其適合於民意之政策，期他日之制勝。此即所謂在野黨也。一進一退之間，全憑民意爲準則，無絲毫強力雜於其中，雖曰，政黨之意見，即人民之意見可也。因其意見，已爲擁護其黨之人民所同意故也。然在野黨雖不得多數民意而引退，其代表少數民意以監督在朝黨之權仍在也，其批評在朝黨之權仍在也。藉此監督與批評之權，則在朝黨以有人策勵其後，又恐民意之或失。故日圖改善其政策，以勉合於民意；而在野



民主政治是乎！一黨專政是乎

二三

黨亦時時改善其政策，以圖取得政權。如此互相激盪，互相增進，則政治永保和平，民意可得而舒。其與一黨專政之專以壓迫，專以利誘爲事者，相去爲何如乎！善乎惡乎，有目共睹，不待多言矣。然則彼主一黨專政者，何爲而執迷不醒乎？曰，溺於權利，不顧遠舍也。以若此貪權好利之心，謀國家大政，而謂其不至敗亡者，天地間無是理也。

茲再就一黨專政本身立論，以明其必遭失敗，與夫國民受害之故，夫一黨專政之唯一口號，曰「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知黨外無黨，即所以促成黨內分派，英美政黨之所以不見黨內分派者，以其黨外有黨也。外力來攻愈激，則內部團結愈堅，此爲不易之定理。黨外有黨，其黨外之黨，即爲攻擊其黨之黨，故受攻者恆戰戰兢兢，惟恐授人以隙，日事其全黨之改善，故無暇有異見，且不能有異見。而一黨專政則不然，環視國內，惟我獨尊，外敵既無，內訌自起，且人人爭爲黨魁，無復民意之制裁，希圖者衆，勢必出於爭，爭則分，分則各挾武力相向，至其時，人民有不受其爲分黨而起戰爭之蹂躪耶。一黨專政有不敗者乎，有不禍國害民者乎。爲人民者，苟稍具救國之決心，其能不盡全力打倒此禍國殃民，一黨專政之專制政府乎！故曰，吾國人誠欲愛國救民，除反對一黨專政，與打倒一黨專政，而代以多黨政治，以實行民主政治外，無他道矣。

# 漢口日日新聞與民國日報之論戰

立年譯

## ——三民主義之外論——

答民國日報（此係原題載漢口日日新聞二月十五十六兩日社論欄內不署作者姓名當然爲日人所經營之漢口日日新聞社負責）

本月二日我等在本欄內發表「武漢之小康」一文，偶及故孫文氏之民生主義以爲孫氏反覆聲明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結果國民黨欲攻擊共產主義，不免稍感困難，於國民日報記者著「口人民生主義之膚見」一文，批評我等，且云我等不善讀民生主義，但當時我等所作之文，多關於武漢之現政，非以孫氏爲主題，故對於孫氏之民生共產同一論，不欲多所論及，乃民國日報記者又於九日再著「爲日報記者釋疑」一文，反覆辯論，則叔夜雖懶，如置而不答，恐墮非禮之譏，特爲此文以答之，而答復之旨，一言以蔽之曰，必如民國日報記者之言，則非記者不善讀孫氏之文，實孫氏不善說自己之意思也，若孫氏以共產主義，非如漢口衛戍司令部之認爲世界之政，則以孫氏之宏辯，在當時又何憚而不明瞭分晰講說之耶。

試閱民生主義之講義觀之，孫氏之言如何，彼第一即曰「民生主義即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



主義，亦即大同主義也」第二又曰，「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之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之實行，故兩種主義，無有區別，」第三又曰，「民生主義究竟何物，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即是社會主義，故我等對於共產主義，不僅說不與民生主義相衝突，且是一個好朋友，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之好朋友，國民黨員爲甚麼想反對共產黨，」第四又曰，「同志們反對共產黨之原因，是由於不知道民生主義爲何物，殊不知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此種共產主義制度，非馬克斯之發明，從原始人類發生之時，即有此種制度，」此種堂堂聲明，爲有目者所共睹，我等謂國民黨實難公然攻擊共產主義，又何爲庸見，又何爲不善讀三民主義耶。

民國日報記者云云「在孫逸仙之意，爲欲將一般標奇立異自誇新學者流，舉而納諸三民主義軌物之中，」又云「不可爲一個新異之名詞所引誘，須知民生主義之目的，與共產主義之目的無異，」若然則我等更不必多言，敢直問記者究竟三民與共產主義同一學理否，若兩者爲同一說耶，則我等謂國民黨頗難攻擊共產黨，有何不可，若兩者而非同一學理耶，則孫逸仙是以異爲同，爲阻遏趨向共產主義之新學者，不惜爲此言以欺騙彼等耳，兩者必居其一也。

我等實不願酷評孫氏，我等敬仰孫氏爲大政治家，爲愛國者，爲雄大之政論家，讀三民主義之序言，此序言更覺有體，且於三民主義之中，其說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極爲平易明瞭，至於



彼之說民生主義也，其理論極不澈底，不無遺憾，孫氏於民生主義之劈頭即曰，「我今天拿幾個名詞來下一個定義，民生主義即是人民之生活，社會之生存，國民之生計，羣衆之生命是也」，因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大同主義，既不免論理的混亂，且孫氏所言之民生，簡單言之，不過人民之生活已耳，此非主義也，普通所謂主義者，可爲各教理各真理之源泉之基本的真理，而足以指導人類之行動之謂也，例如共產主義之教理，係以廢止私有財產使一切皆爲人民之所共有，然反觀孫氏之所謂民生主義，無何等指導行動之教理，民生者，人民之生計也，假以學理論之，民生主義僅可謂之爲生計學生計論，而非主義也。

恰好孫氏自身關於民生主義之第一講所言社會主義與社會學之區別，謂社會學非社會主義，則民生論非民生主義明矣，蓋社會學以人類爲社會的動物，而加以研究之學理也，社會主義以財產之公平分配爲目的之教理與方針也，故孫氏如欲組織其民生主義，則不可不樹立改善民生之指導的教理，孫氏遂論及於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然此亦僅爲民生主義之一方法，彼到底未下民生主義之定義，此孫氏民生主義之觀念，所以不得不謂爲不澈底之甚矣。

我等之爲此言，非欲對於孫氏吹毛求疵，但彼等於民生主義竟不下一定義以明示其性質，一面又說民生主義即是社會主義，即是共產主義，反覆言之，因之去年以來至於今日，對於共產之

慘禍，三民主義者到底不在下裁判之地位，如謂共產主義爲三民主義之敵，其如孫氏所謂之好朋友同一物之言，何故國民黨如欲言明共產黨之是非，其道無由。

於是國民黨之右派得權，則共產主義者潛形，左派得權，則共產主義者抬頭，以兄弟而爭正統，又無文以判決之，夫如是，是漢口日日新聞記者非不善讀孫中山之文，實孫中山不善講其主義也。

孫逸仙博士之民生主義有一笑話，如孫氏前言，「民生主義即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亦即大同主義也，」然則三民主義即是烏托邦，孫氏之民生主義竟化爲空想主義矣。大同二字孫氏固然是援引禮記，「大道之行也，……是之謂大同，」如謂民生主義只是空想主義，孫氏與國民黨皆是空想家，則定非孫氏之所甘心，故民生主義與空想主義同視，在孫氏固爲冤枉，而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同視，實孫氏之所自招也，譬如以治安妨害罪有多數犯人被逮捕之時，有一人曰，我與彼等亦同一目的同一行動，其人遂同被拘捕，同被處刑，此不得謂爲冤，脫非其人而爲瘋癲或白痴，則絕無故爲此言之理，此際旁觀者雖欲強辯，謂彼之自白，非如此意義，亦無益也。

孫氏之民生主義，明示其經濟政策惟有二種，一爲節制資本，一爲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者，大企業之官營是也，平均地權者，土地不勞增價之沒收是也，節制資本制度，凡交通鑛產及大工業，以國家之資本經營之，以調節個人間貧富之程度爲目的，平均地權制度，在各國對於地價之



自然增加，實行增稅，與孫氏之計劃自然增價，由國家完全沒收者用意相同，要之雖均爲廣義的社會主義，實則穩和的社會政策而已，非如列甯之於蘇俄，實行共產主義之兇暴絕倫，慘無人理者可比，在蘇俄當時以麵包制市民之死命，以農具制農民之死命，沒收一切私有財產，以及一切地主之田地。六年之間，槍斃一百七十七萬人之多，至有凡有牆壁之處，盡爲死刑之場之語，是與孫氏之社會主義相距甚遠，然孫氏又何苦以所抱之穩和主義，而欲與兇暴之共產主義爲伍，聲明三民共產爲同一物耶，此任何人所不得不起疑問者，世固多有以善名而行惡事者，未聞有以善行而求惡名者也。

列甯以狂妄之共產政策，導蘇俄於破滅之淵，使彼不得已而回復於新經濟政策之下，至其經過始末，爲孫氏所及知者，列甯之死，爲一九二四年一月，適孫氏正在廣東高等師範開第一屆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所謂連日討議「容共政策」之時也，孫氏固目睹列甯之共產政策功罪成敗之始終者，而猶如此，尤可奇者，孫氏於三民主義講義中，不聞明言蘇俄改用新經濟政策之理由，且反覆攻擊國民黨同志之反對容納共產黨者，是彼等對於民權主義，其心理已不免模棱，而對於民生主義更覺毫無心得，因有彼等推倒滿清而自爲皇帝之言。

孫氏一面對於列甯極大虐政之失敗，而守緘默，一面對於反對容納共產黨同志，加以極端攻



擊，初視之甚覺奇怪，實則孫氏欲取蘇俄共產黨之組織，紀律，策劃，以完成自己之革命，故民生主義之講義，並無何等純正理論，蓋已混入多少政黨政策於其中矣。

孫氏之容共，其所以異常熱中者，不獨引共產黨之能力以爲已援，尤於蘇俄財政上之援助，多所期待，此固當時稍悉內情者所熟知也，在當時孫氏容共事務之委員，任命共產黨黨員譚平山，與國民黨右派馮自由，孫氏之意思，本在容共，故馮氏之意見，處處皆被排斥，在大會宣言中之原案，馮氏僅得刪除如左之文字：「大地主之所有土地，歸國家處分，凡非親自耕作之土地，及兼營商業者，或以官吏而徵收佃租者之土地，亦歸國家之所有，是等田地盡行給與貧民，」又於國民黨政策第十一項僅以：「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民生活，以謀地主與佃戶地位之平等」之文字，得刪除以下之文字。

由是觀之，在講義中孫氏之主張，惟以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爲止，至孫氏信仰共產主義之程度，實不止此，因之對於蘇俄之共產主義，孫氏之所以無異議者，亦自明也，於是乃知漢口日日新聞記者非不善讀孫逸仙之文，孫逸仙亦非不善說其意思，蓋孫逸仙博士與共產主義，實有不可相離之因緣在焉。

# 維也納市政記要

葉子

## 一、引言

戰後中歐諸國，社會黨秉政，一若震人耳鼓之社會主義，將實現於歐洲。詎知政席未暖，已失多數；今僅存者，惟維也納市政府耳。夫蘇俄之秘密難窺，中歐社會黨之政績未備；欲知社會主義下之設施者，請自維也納市政府始。爰記其要，以備參攷。

## 二、組織

全市共分二十一區(Der Bezirk)，各設區議會，選舉區長一人，主持全區事務；并選一區代表，出席市中央政府；但職權甚小，幾無所事。中央由三大部組織：一、立法部，二、行政部，三、監察部。(Kontrollamt)吾人須注意者，奧國為聯邦政府，維也納一方面對政府為地方區域，一方面自成爲市政府；故數機關，兼屬於地方政府及市政府焉。如市議會，(Stadtrat)對地方政府為地方議會，(Landtag)對市政府為市議會。市參議會，(Stadtsenat)對地方政府為地方行政部。(Landesregierung)本篇所述，僅在其市政府方面。關於地方政府者略之。

一、立法部：本部分市議會，及市參議會。在一九二三年前，市議會員為一百六十五人，

因經費支絀，改爲一百二十五人；由各區以其市民之多少，用比例選舉法選舉之。全院不設議長，僅選舉主席一人。（Vorsitzender）（事實上當選者恆爲市長。）一切重要議案，均在議會討論。凡各部委員會（Ausschüsse）及參議會所不能解決者，亦送入議會作最後之決議。參議會人數爲十二人，由市議會用比例選舉法選舉之。凡奧國男女人民，在二十四歲以上，而未犯罪者，均有被選舉權。惟市議會議員，不得兼職。其職務除解決各部委員會交議案外，凡不涉及稅則問題，或未規定爲某部之權限者，均得提議。

二、行政部：行政部設正市長一人，（Bürgermeister）副市長（Vicebürgermeister）二人，均由市議會選舉。此外復設市政指導員（Verwaltungsdirektor）一人，係文官性質。與正市長處同等地位。市長之權限甚大，雖須對市議會負完全責任，但一切事宜，得自由處理；於必要時，市議會及參議會等之議決案，亦可取消之。至於市長提議案，在市議會者，須儘先列入議事日程，且不得更變；於參議會者，因爲市議會主席，不能時時出席參議會，故由市政指導員代表出席提議，正市長於行政部各部，宛如內閣總理之對於內閣閣員，處領袖地位。予以指示，如遇有不得兼顧者，則由市政指導員代理。由此可見市政指導員，雖係文官，實際上行使正市長一部份之職權。除指導員助理正市長外，復有副市長二人，在正市長因故離職時，由副市長代行職權。



## 市長下設八部

- 一、人事與行政改良部 (Personalangelegenheiten und Verwaltungsreform)
- 二、財政部 (Finanzwesen)
- 三、公安管理，青年保育及衛生事務部 (Wohlfahrts-einrichtungen Jugendfürsorge und Gesundheitswesen)
- 四、社會政策與住宅事宜部 (Sozialpolitik und Wohnungswesen)
- 五、工藝事務部 (Technische Angelegenheiten)
- 六、食料及經濟事務部 (Ernährungs- und Wirtschaftsangelegenheiten)
- 七、普通行政部 (Allgemeine Verwaltungsangelegenheiten)
- 八、市有企業部 (Städtische Unternehmungen)

各部設行政市董一人，由市議會在參議員中，用比例選舉法選舉之；對市議會負完全責任，故不信任時，市議會得召回之。行政市董 (Amtsführender Stadtrat) 外，各部設一委員會 (Auschesus) 亦由市議會在與國未狀之二十四歲以上之男女人民中選出之。委員長，除市有企業部為行政市董兼任外，其餘則否。其重要職務在審查及核准各該部之部務。各部之未盡

事宜，由普通行政部掌理之。

以上各端謂之高級行政，（*Hohelverwaltung*）其任期為五年。此外尚有職業行政，（*Betriebsverwaltung*）與企業行政。（*Unternehmensverwaltung*）高級行政機關，係獨立性質，機關本身，不受市議會之牽制。而職業行政機關，因係商業性質，須經市議會議決後，方能成立。屬於此類者；如運輸事業，疏河事業，（*Kanalisationswesen*）飲料改良，浴所，工廠，及公墓公司等。惟其內部辦事，得絕對自由；市議會不加干涉。企業行政，市議會亦以商業事務視之。定有專門法令，（*Gesetze*）為其組織之依據，其內部經營，亦完全自由，市議會毫不問聞。屬此類者：如煤汽公廠，電燈廠，電車公司，釀造場，（*Brauhaus*）埋葬公司，（*Die Leichebestattungsunternehmung*）（此與前述之公墓公司（*Friedhofe*）不同公墓公司專司地穴事宜埋葬公司專司埋葬事宜）及廣告公司等。

三、監察部：監察部（*Kontrollamt*）與行政部處同等地位，為對待機關，雖在市長及市議會之下，但全市行政及一切決議方案，悉在其批評及指導範圍以內。指示財政上之盈虛，解釋市議會議決議案之疑難，尤為其重要職務。至於市民私營事業，與市財政發生相當關係者，其生產情形，與管理方法，監察部亦須時時督促。該部組織分為三組：一、生產監察組（*Die Ciebar-*

ungskontrolle) 二、計算監察組(Die Rechnungskontrolle) 三、組織監察組(Die Organisationskontrolle) 於形式上三組爲分離機關，但事實上互通生氣，合爲一體，其功用分述如次：

一、生產監察組：該組職務最關重要，凡全市一切生產事宜，悉在該組管轄之下；實爲市議會經濟事務上之一輔助機關。內設監察指導員(Kontrollamtsdirektor)數人，(不定)一切執行，須負全責；俾監察總部，於市內生產情形，得隨時詢問，而報告市長及市議會；以盡其法律上應盡直接報告之義務。

二、計算監察組：該組職務甚輕，僅將生產監察組查察之結果，作一系統之編錄。

三、組織監察組：市內任何機關，於組織上如須改良者，須預先報告組織監察組，經審查後，於經濟上無甚損失，於已往事實上仍能適合，則准予改組。否則以違法論。但於應改組機關，組織監察組非特加以輔助，且須提醒之。

綜上解察，監察組之職權甚大。爲行使其職務計，行政各部之重要公牘，及證書，須按時遞送。遇方式上，事實上，經濟上，或組織上，有改良必要者，監察官不必呈報，得自由處理，僅須將經過情形，呈報總指導員。假如祇方式不合，則用最簡單之方法修改之，并不必書面通知該機關。如事實上，及經濟上，均發生疑問，則須公函通知該機關，限最短期內答復；(



至遲不得過四星期)如答復不圓滿，或覺有改良之必要者，則須將事實內容，及其改良計劃，詳細呈報市長；凡屬市長職權內者，當由市長處理；否則轉告財政部委員會，或市議會，作最後之解決。全市總決算案及市企業平衡表，亦首在監察部審定後，轉入市議會討論。監察指導員及該部其他職員，悉由市長任命。

### 三、財政

一九一八年前，市政府大宗收入為地租稅與房租稅，小部份為消費稅。自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e)執政，造成賦稅上之一新紀元；本其勞工政府之精神，增加資產階級之負擔。最近(一九二六年後)賦稅分為三類：一、奢侈稅，(Luxussteuern)二、營業及交通稅，(Betriebs- und Verkehrssteuern)三、田地及租金稅。(Boden- und Mietsteuern)

一、奢侈稅：奢侈稅為收入之大宗，其內容分為五項如次：

甲、娛樂稅(Tustbarkeitssteuer)：各項游藝，除有慈善或教育或科學性質者外，均須納稅。戲園，音樂館，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之間。賽馬，拳術，及鬥角為百分之三十三另三分之一。小樂劇百分之十。跳舞百分之二十三。電影百分之二十八另二分之一。其餘各項為百分之二十六。——此項收入，在一九二六年為一千二百萬憲令(

Schilling)七百二十萬馬克(三憲令Schilling值國幣一元一馬克值國幣大洋六角)

乙、飲食稅(Abgabe Von Speisen und Getränken)：凡咖啡館及(大)菜館，所飲所食，均須擔負此稅。其課率爲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二六年收入一千三百萬憲令(七百八十萬馬克)

丙、車輛稅(Die Wagenabgabe)：在市內行駛之人坐車輛，須按馬力納稅，每年每馬力納一百五十憲令。——一九二六年，收入四百五十萬憲令(二百七十萬馬克)

丁、犬馬稅(Die Hunde-und Pferdeabgabe)：每犬年納十二憲令——一九二六年收入一百另八萬憲令(六十四萬馬克)

各種馬匹，乘馬或車馬不論，每匹年納二百五十憲令。——一九二六年收入四萬八千憲令(二萬八千八百馬克)。

戊、家僕稅(Die Hauspersonalabgabe)：雇傭僕役僅一人者，不論男女無須納稅。一人以上者，女僕每年爲五十憲令，自第二人起，每增加一名，須納二百五十憲令，故雇傭三女僕者，須年納三百憲令。男僕加倍。——一九二六年收入二百五十萬憲令(一百五十萬馬克)

## 二、營業(Betriebssteuern und Verkehrsteuer)：

甲、保護稅(Die Hirsorgeabgabe)：此稅由企業者負擔，但與所得稅不同；保護云者，乃在恐慌時，市政府予以相當救濟，免於危險；故係預防及儲蓄性質。此與所得稅不同者一。在企業期間，不論其經營之盈虧，均須繳納此稅。此與所得稅不同者二。其課率為百分之四另十六分之一。但銀行業為百分之八另二分之一。——一九二六年收入為六千六百萬憲令(三千九百六十萬馬克)

乙、准許稅(Die Konzessionsabgabe)：在奧國法律上，某種營業，除與法律不抵觸外，須得官廳之允准，方能經營；名為准許企業。(Konzessionsgewerbe)如印刷業，書局，及旅館等。蓋此類企業，利益較厚。故市廳非特徵收允許稅，且在此項企業者改營他業時，復征以改業稅。(Die Übertragungsabgabe)准許稅每年征收一次，在五憲令與二百五十憲令之間。——一九二六年收入十八萬憲令(十萬另八千馬克)改業稅得酌量情形而定。

丙、房間租金稅(Die Mietszinnersabgabe)：所謂房間租金稅，限於旅館及公寓(Pension)專係營業性質者。至於私人住宅之分租者，不在此例。其課率為租金百分之十，



但在營業發達，或因他種原因而增價者，稅率亦得增加百分之十。（共百分之二十）惟按時旅館（Das Stundehotel）得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二六年收入三百五十萬馬克（二百十萬馬克）。

丁、廣告稅（Die Reklamengebabe）：廣告稅分報紙及書籍廣告稅，（Die Anzeigenabgabe）與街道廣告稅。（Die Plakatabgabe）非屬官廳者，概須納稅。前者按月征收，以廣告費二萬馬克為單位，第一單位，抽百分之十。自第二單位起，遞增百分之五：例如四萬馬克，抽百分之十五（第二單位），六萬馬克，抽百分之二十（第三單位）。以此類推。——一九二六年收入三百萬馬克（二百八十萬馬克）。

後者以其材料價值，抽百分之卅。但電光及化學作用者，每方米達按月征十分之一另半馬克。——一九二六年收入七十五萬馬克（四十五萬馬克）

### 三、田地稅與租金稅（Boden- und Mietsteuern）

甲、土地稅（Die Bodensteuern）：凡土地之非用以耕種及建築者，每方米達須納百分之三十二馬克一九二二年，為中央稅，現由市政府征收。——一九二六年收入四十八萬馬克（二十八萬八千馬克）

乙、土地價值增加稅 (Die Wertzuwachssteuer)：不動產經非親族間之買賣，而增加之價值，須擔負此稅。如屬動產或限於親族間者，無納此稅之義務。其課率按增加價值百分之十征收。——一九二六年收入六百萬憲令(三百六十萬馬克)

丙、住宅租金稅 (Die Wohnhaussteuer)：全市出租住宅，須擔負此稅。每月租金在二十憲令以內者，征以百分之十，過此則以房屋之等級而定。年租在若干金格羅能 (Gulden) 以上。定為某級住宅征稅若干。(此幣制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訂定每金十羅能值一另百分之四十憲令) 下列一表，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頒布各級賦稅，悉以此為標準。

每年租金	金格羅能 (Gulden)	住宅等級	稅金	憲令
350		工人住宅	12、80	
600		下級官吏住宅	18、00	
1200		中級	42、00	
1800		高級	72、00	
2400		特級	108、00	

3000	級級	155、00
5000	奢侈住宅	420、00
10000	奢侈住宅	1620、00
50000	奢侈住宅	22770、00
100000	奢侈住宅	52770、00

至於大商店房屋，其租金每年在六百金格羅能上，以奢侈住宅論。一九二六年收入三千四百十五萬憲令

#### 四、教育

社會民主黨，素以教育爲創造新人(Die Neumenschen)之惟一工具，亦即實現社會主義之惟一工具；故自執政後，維也納小學教育大經改革往昔以一定之課程表爲主要，今則易其面目而專重兒童心靈上之發達。在五年內授以整個統一的智識。（按五年選舉一次故其方案限於任期內實行完畢）教材之編製，須有一定之目的。（Ziel）最重要者，不僅增進兒童之智識；且須養成智識之創造力。不僅注意兒童學校作業，且兼顧家庭教育。全市國民學校，共計一千六百三十三所，內分七千一百二十一級，學生二十二萬另五百七十一名教員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一人。



市立中學六所，專爲貧苦子弟而設。一九二六年全市教育經費爲六萬三千七百萬憲令（三萬八千二百二十萬馬克）

#### 五、衛生

市政府於幼童衛生特別注意，專設青年局（Das Jugendlamt）司理其事。貧苦婦女，懷孕四月者，可報告青年局，請求血液檢查。產後付費四十憲令，得請求看護婦一人，以四週爲限。孩童衣服，付原價百分之十，向局購買。晨餐午餐，每週納費二憲令半，向局領取，於兒童身體上，局派專門醫生每週檢查一次。如遇患肺病者，則送往阿爾卑山 Alpen 山及亞特里亞 Trias 山附近醫院醫治。在兒童娛樂方面，則有兒童公園六十一所，可供七千二百幼童遊戲。至於店舖學徒，及寒苦者在疾病時，各醫院須予以特別待遇。餘如飲料之改良，及時疫之預防，及其他普通衛生事宜，另設專門人員管理。凡市民生活必須品，在市有事業範圍內者，定以最低之價格，俾市民盡其所用。如電燈自來水煤汽等爲市有企業其價格甚廉。

#### 六、給俸及養老金（Die Besoldung und Pension）

自一九二六年元月一日起，全市辦事人員，已增至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四人，學校（各小學及六中學）教員在六千七百八十三人以上。得領養老金者，已達九千二百五十五人。以上人數

，僅限於高級行政 (Hochverwaltungen) 機關。至於在職業行政及企業行政 (Die Betriebs- und unternehmungs Verwaltung) 機關，其人數約相等。其給俸及養老金請觀下列各表

甲、按月給俸表：

	1914	1925	
金格羅能 (Goldkronen)			折合 (Schillingen)
戰前百分比比較			
中學教員：			
初期(十五年前)	100	223.5	155.2
中期(十五年後)	583	421.5	50.2
最高數	733	745.5	70.6
小學教員：			
初期(十五年前)	100	195.5	135.8
中期(十五年後)	325	333.5	71.3
最高數	458	511.5	77.6

辦事員：

初期(十五年前)	120	173.5	100.4
中期(十五年後)	167	223.5	92.9
最高數	458	333.5	99.4

下級職員

初期(十五年前)	85	153.5	123.9
中期(十五年後)	100	188.5	130.9
最高數	103	271.0	182.7

乙、按星期給俸表：

1914	1926
------	------

金格羅船

憲令

戰前百分比數

電汽廠工人：

初期	18.5	585、6	219、8
中期	24.9	651.5——77.18	184.5——215.3
最高數	32.1	715.6——82.60	154.8——178.7



煤汽廠工人：

初期	22.2	582.6	183.1
中期	30.0	65.28 —— 78.72	151.1 —— 182.2
最高數	38.6	71.52 —— 81.92	128.7 —— 152.9

電車工人：

初期	25.6	58.85	159.7
中期	42.2	69.92 —— 76.84	115.1 —— 125.5
最高數	48.2	75.15 —— 86.07	114.0 —— 124.0

電汽廠助理工人：

初期	17.8	49.44	192.9
中期	20.5	55.15 —— 59.51	190.2 —— 201.6
最高數	23.5	60.94 —— 64.30	180.1 —— 190.0

煤汽廠助理工人：

初期	18.9	494.4	181.6
----	------	-------	-------

中期	23.5	561.6 —— 657.6	135.9 —— 194.3
最高數	25.5	609.6 —— 669.6	159.7 —— 175.5

電車助理工人：

初期	26.3	493.9	169.0
中期	35.5	597.7 —— 638.1	116.9 —— 124.8
最高數	41.3	671.5 —— 711.9	112.9 —— 119.7

電車司機工人：

初期	23.7	551.5	15.17
中期	34.92	655.4	130.4
最高數	42.54	747.7	192.1

丙、養老金表：

中學教員：

中級養老金	169.88憲令(101.93馬克)	中級寡婦養老金	169.88憲令(101.93馬克)
高級養老金	670.95……(402.57……)	高級……	335.48……(201.29……)

小學教員：

中級養老金	133.20...( 79.92...)	中級.....	133.20...( 79.92...)
高級.....	450.35...(275.21...)	高級.....	230.18...(138.11...)

辦事員：

中級養老金	91.13...( 54.68馬克)	中級寡婦養老金	91.13馬克( 51.68馬克)
高級.....	300.15...(180.09...)	高.....	150.08...( 90.05...)

下級職員：

中級養老金	80.33...( 48.20...)	中級.....	80.33...( 48.20...)
高級養老金	243.90...(146.34...)	高.....	121.95...( 72.17...)

煤汽廠，電汽廠，及電車工人：

中級養老金	50.72...( 54.45馬克)	中級寡婦養老金	75.50...( 45.35...)
高.....	226.80...(135.08...)	高.....	113.40...( 68.04...)

市有企業助理員：

中級養老金	71.82...( 43.05...)	中.....	59.85...( 35.91...)
-------	---------------------	--------	---------------------





市……… 779.55….(107.73….) 市……… 89.87….(53.87….)  
 電報同義……

中級養老金 83.71….(50.21….) 市……… 69.75….(41.85….)  
 市……… 209.25….(125.55….) 市……… 104.63….(62.78….)

## 七、結論

綜上所述，市議員為直接民選，市長等為市議員選，其為民主固已，一切賦稅，全為資產者之負擔，而於市內設施，又不遺餘力，其為社會主義之政府，其為勞工階級之政府尤顯矣。然則勞工實際生活究如何？以余觀察，失業如故，飢寒如故。戰前一般勞工得往匈亞利謀生，現匈奧分離，祇有逗遛祖國，加以奧國事業不振，政府雖給維持費，亦屬無補。）社會之悽慘現象，有增無減。往昔之中產階級，今淪無產。資產者依然擁其巨資。賦稅雖重，九牛一毛，而中產者大眾其損。故社會中貧者之數雖增，而貧富間之階級未除。維市自一九一八年來社會民主黨執政，十載於茲；為時不為不久；結果則不能謂為強人意也。試觀本屆選舉，即可定社會民主黨之命運於市府；亦即可定社會黨之命運於歐洲。（據社會民主黨要人私人談話，本屆選舉，難有把握，加以去年（一九二七）七月十五日事起，勞工脫離黨籍者甚多。）願國中心醉社會主義者加之意焉。（一九二八，二月，維京。）

# 狗骨頭(續)

謝庭輝

## 第二幕

達尼阿克的寶殿。在台後部的中央，皇帝坐在寶座上。在左邊一點，由牆上凸出，安着一個深綠色的坐着的偶像。妃嬪在地上環坐，右邊兩個，偶像與皇帝之間兩個。都戴着金冠。在深綠的偶像旁邊，一個兵擎着一個矛，一條腿跪着。淚歌，賤人之歌，從奴田輕輕吹送過來。

甲妃：陛下，請准我們見見新到的預言家；見另一個預言家，是極有趣的事。

皇帝：啊，是的。（他敲一聲鐘，侍者進，逕走過皇帝，向偶像鞠躬，回來又向皇帝鞠躬。）

（把新到的預言家帶進來。（侍者出。）

（皇帝的總管進，手持一卷紙。走過皇帝，向偶像鞠躬，回來向皇帝鞠躬，跪下，俯首跪着。）

皇帝：（正在與近靠右邊的妃講話。）阿塔利亞，我在花園的盡處，正給你建起一座園亭。有你所愛的蘭花，并一切生長在水裏的東西。那條河窄小而彎曲，如你在國的一般。我

將把小河從山上開出一條新路。（向最右邊的阿克沙拉妃說。）你呢，阿克沙拉，我將給你建起一座假山，從石礦運來石塊，我的開着的奴隸給堆成一座山，種上山樹，你可在冬天坐在上面，心想着北方。（向跪着的總管說。）什麼事？

總管：御花園的圖案，請陛下過目。奴隸們已經掘修了五年，路也壓平了。

皇帝：（取過圖案。）巴比倫就沒有花園嗎？

總管：他們說在那個地方也有一種花園。

皇帝：我要一個較大的花園。讓全世界都曉得都驚訝。（披閱圖案。）

總管：立刻遵命。

皇帝：（以手指圖。）我不愛這一座山，太陡了了！

總管：不，陛下。

皇帝：鏟平了它！

總管：是，陛下。

皇帝：什麼時候花園纔可備好請衆妃走進？

總管：在年裏這一季，工作是慢的，陛下，綠的東西少了，奴隸也就懶一點。他們有時無禮



起來，竟要骨頭吃。

卡哈佛位妃：（向總管說。）爲什麼不用鞭子打他們？（向特拉高林妃說。）他們只要打他們就夠了，但是這些人有時真蠢。我想走進大花園，他們就向我說：『還沒有備好，陛下。』還沒有備好，陛下。』好像是還有什麼理由花園應該尚未備好似的！

第四妃：他們真是令我們不快。

（皇帝將圖案交還，總管退下。）

（侍者隨預言家進。身穿深褐色長袍，面色莊嚴，鬚髮甚長。向偶像鞠躬，向皇帝鞠躬，靜立。侍者鞠躬後，立在門口。）

皇帝：（向阿塔利亞妃。）水澆凍冰之際，我們可以把野鴨引到你的小河裏來遊泳，如你本國一般。（向預言家。）向我預言！

預言家：（立刻高聲說。）曾有一個皇帝，叫奴隸給他工作，叫奴隸恨他，他又有保護他爲他死的衛兵。爲他工作而恨他的奴隸比較保護他爲他死的衛兵數目大得多。所以那個皇帝沒有多少天的命運。皇帝阿，你所有的恨你的奴隸就比你的衛兵多！

卡哈佛位妃：（向特拉高林妃。）——我戴着有碧玉翡翠的這頂金冠，外國王子說我很美呢！

（皇帝向阿塔利亞微笑，聽得預言家的話講完，輕輕的向他一點頭，衆妃看見皇帝向預言家很和藹的點頭，無意識的鼓掌向預言家贊賞。）

第三妃：陛下，請叫他再預言。他很有趣，他的樣子很聰明。

皇帝：再預言！

預言家：你的駐紮在多山的邊境上的軍隊，在平原瞭望，看不見敵人的踪跡。但是在你的大門之內藏着你的哨兵在前線上所探望的人。我心裏覺得一種恐怕，不祥之兆。不過現在時間還來得及，還來得及；但是時間不多了。我心裏很替你的國家擔憂。

卡哈佛拉妃：（向特拉高林。）我不喜歡他的頭髮那個樣子。

特拉高林妃：他要是剪下去，倒也罷了。

皇帝：（向預言家，點頭叫他退下。）謝謝你，你說得很有趣。

特拉高林妃：他多聰明！我不知道他對於這樣的事怎樣想法？

卡哈佛拉妃：是，不過我恨故意做作的人。看看他的頭髮的樣子。

特拉高林妃：真是難看死了。

卡哈佛拉妃：爲什麼他的頭髮就不能和平常人的一樣，雖然他能說聰明的話？



特拉高林妃：說的是，我最恨裝做的人。

（侍者進。向偶像鞠躬，向皇帝跪。）

侍者：客人都在膳堂聚齊了。

（都起立。兩妃一排走向膳堂。）

阿塔利亞妃：（向阿克沙拉妃。）他說的是些什麼？

阿克沙拉妃：他講的是前線的軍隊

阿塔利亞妃：啊，這使我聯想起紫衛軍的那個年青軍官。他們說他愛林奴拉。

阿克沙拉妃：啊，諸阿克斯！大概是林奴拉說的這個話。

（妃羣走到門口，兩邊駐立。對面相視。皇帝離開御座，從她們中間走過，入膳堂，妃衆敬禮。妃隨入，侍者隨入，內做酒歌，貴人之歌，把賤人之歌的歌聲壓倒了。

守衛偶像的兵留守在後面。）

守兵：我不喜歡那個預言家說的話。——假如是真的，着實可怕。如是假的，更可怕了，

因為他是以伊魯哀爾的名義而預言的。啊，她們在唱酒歌，貴人之歌。衆妃在唱。她們多麼愉快！我願是一個貴人坐在那裏飽餐衆妃的秀色（他加入歌唱）



哨兵的呼聲：衛兵！出來！（歌聲不斷。）

一個有權威者的聲音：衛兵，快出來！醒起來呀，你們這羣死豬！

（歌聲仍酣。遙聞刀劍聲。）

一個呼聲：到武庫去！到武庫去！前去接應！奴隸來到武庫了！啊呀，天！

（暫無聲響。）

阿吉門尼斯：（立在門口。）到奴隸去。告訴他們，宮殿的衛兵已經死了，我們已經奪了武

庫。你們留十個人在此看守武庫，等到我們的人從奴隸來（率領持刀的奴隸跨進殿中）

。打倒伊魯哀爾！

守兵：你在觸動神像之先，先要殺死我。

一個奴隸：我們只要你的矛。（羣起攻之；奪其矛，背縛其手。羣起打倒伊魯哀爾的像，

這一座深綠色的偶像碎成七段。）

阿吉門尼斯：伊魯哀爾打倒了，打碎了！

查爾伯：（有點驚恐。）不死的伊魯哀爾終於死了！

阿吉門尼斯：我的神碎為三塊，但是伊魯哀爾碎為七塊了！達尼阿克的命運不能再來壓迫我了！

！（一個奴隸從御座上折下一根金扶臂。）我們將使奴隸都武裝起來。（全退下。）

皇帝：（率扈從進。）我的御座碎了。伊魯哀爾和我作對！

侍者：伊魯哀爾倒了！

全體：（與達尼阿克同聲。）伊魯哀爾倒了，倒了！

（有些把松丟落了。）

皇帝：（向守兵。）是那一個嫉妬的神或是瀆神的人敢於做下這個事？

守兵：伊魯哀爾倒了。

皇帝：有什麼人來過嗎？

守兵：倒了！

皇帝：他們從那裏去的？

守兵：伊魯哀爾倒了。

皇帝：他們將要在伊魯哀爾的面前受刑，剜出他們的眼珠用一條線穿上掛在他的頭上，好讓他

看見，我們重新把他扶起立在他們的骨頭上。來呀！

（把槍丟落的拾了起來。但立刻都把槍曳在身後地上。垂頭喪氣而去。）



悲悼聲：

（漸變細微，遠去。）

伊魯哀爾倒了，伊魯哀爾倒了，

伊魯哀爾，伊魯哀爾，伊魯

哀爾。

倒了，倒了。

（賤人之歌突止。

奴出的奴隸的聲音鼎沸。）

伊魯哀爾倒了，倒

了。

倒了，并且碎了。

伊魯哀爾倒了，倒了，倒了！

（戰聲可聞，刀槍交磨聲，人聲，伊魯哀爾的呼聲時聞。）

守兵：（跪在伊魯哀爾偶像的一塊碎片上。）伊魯哀爾是碎了，他們把他打倒了。

他們把星辰的

宿位都擾毀了。

月亮將變為黑暗，或者下墜，黑夜不得光明。

太陽也不上昇了。他們

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的毀了世界。

（阿吉門尼斯與隨衆進。）

阿吉門尼斯：

（立在門口。）

到伊塔拉去，告訴他們，我已經自由了。到前線的軍隊去，給

他們死，或是把這御座的金扶臂給他們，鎔化了給他們分分。讓他們自己選擇去。

（武裝奴隸走近御座，立在兩旁，說：「陛下，請登極罷！」）

阿吉門尼斯：

（面向衆立，慢舉刀至額上，雙手平舉，目凝視。）讚美這無名戰士，及一切祝

福他的衆卿。

（登御座。

查爾伯在座前拜倒，拜倒不起。不時的咕嚕着：「陛下！」。一

武裝奴隸曳着總管進。

阿吉門尼斯沉重的注視他。他被拉到御座前，手裏還拿着那一捲



紙。阿吉門尼斯半晌不語。後以手指着紙捲。）你手裏拿着什麼？

總管：陛下，這是御花園的一個圖案。這將成為世界上的一大奇觀。（展開圖。）

阿吉門尼斯：（作猶惑狀。）指給我看，我掘了三年的那塊地方在那裏？（總管順着手指出來。紙圖可以看得出也在顫抖。）在那個地方給無名戰士建起一座廟來。把這把刀放在他的神龕上，他的鬼在夜裏遊行的時候（如其人死了之後還在夜裏遊行），他還可以看看這把刀。讓奴隸和一切被壓迫者可以在那裏去禱告，但是貴人及有權威者也要前去行禮，無名戰士要受所有的人的尊仰。

（達尼阿克的一個家人跑進。看見阿吉門尼斯，乃驚惶不知所措。）

阿吉門尼斯：你是誰？

人：我們皇帝的狗的僕人。

阿吉門尼斯：你來做什麼？

人：皇帝的狗死了。

阿吉門尼斯與隨從：（作野蠻狀，餓狀。）骨頭！

阿吉門尼斯：（猛憶起纔經過的事情及他現有的地位。）把它和故去的皇帝一齊葬了罷。

狗骨頭

查爾伯：  
(作抗議的聲音。)陛下！

五六

(幕)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十五日

零售冊每一角

郵費 國內一分 國外二分

新路半月刊第四期

預定期

冊數

國內 國外 書價連郵費

每冊大洋一角

定價表

全年

二四

一元二角

二元四角

半年

十二

一元一角

一元二角

郵票二角以下者可以代現

編輯者

新路雜誌社

發行者

新路雜誌社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三十元

優等

正文前

二十元

十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十五元

八元

廣告價目表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總發行所

上海英界安南路  
新路雜誌社  
泰威坊一〇一號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一日出版

新

路

第一卷

第五號

THE NEW WAY

No. V Vol. I

Ist April 1928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目錄

本報同人對於濟南事件發生後時局之主張

濟南事件與今後救國大計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旅歐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所得之教訓

建國大綱質疑

瑞士公民軍論

一頂帽子

立齋

立齋

无悶

南公譯

諸庭譯

# 本報同人對於濟南事件發生後時局之主張

一、督促負責當局，要求日本即時撤兵，賠償中國軍民被害者之損失並向中國人民道歉，不能貫徹此項正常主張者即認為賣國媚外之政府，全體國民共起而聲討之。

二、認定濟南事件為國民黨歷來謬誤的外交所招致之結果，國民責成國民黨政府，戴罪圖功，在對外交涉期間仍一致為之後盾。

三、在全國一致對外期間，為集中全國人民力量起見，國民黨應立即取銷一黨專政，與國人協力同心，共禦外侮。





本報同人對於濟南事件發生後時局之主張

二

# 濟南事件與今後救國大計

立齋

自有五月三日之濟南事件，吾國民倘亦自覺吾國家在世界上尙居何等地位耶，國家之獨立平等亦豈口舌呼號所能爭耶。甲午之不覺悟，而有二十一條之要求，二十一條之不覺悟，而濟南事件又發生矣。蓋吾國人之對外也，當事變之始，非不義憤填膺，然爲私之念，不敵其爲公，空言之習，勝於實行，散漫之安舒，不勝有紀律有組織之束縛。雖謂百年來外交奇恥大辱，曾不能轉移吾人民之心習於萬一可也。濟南事件之經過，按日記之如下。

四月二十日日本閣議決定派兵至山東。

同日國民政府對日本提出抗議。

二二日福田第六師團長率先發隊千三百五十五人，自熊本出發。

二五日第六師團先發隊在青島上岸，即向濟南出發。

同日福田師團長通告南北兩方，膠濟鐵路兩方雖可利用，但不可破壞。

二六日國民政府提出第二次抗議。

二七日明水爲南軍占領，日本派遣軍向明水出動。

## 濟南事件與今後救國大計

四

三十日張宗昌孫傳芳退出濟南。

五月一日國民軍入濟南。

同日日本派遣軍在張店方面，得南軍諒解，向濟南出發。

同日南軍之先遣隊，達於商埠地南端，諒解日本軍之通告，繞過（以上據五月三日上海

日報之濟南電）日本軍之警備區域向北前進。」

同日顧祝同師長與日本齋藤少將見面，諒解日本軍之通告（以上原電見上海日報）

二日午前蔣總司令介石抵濟南，派代表訪問福田師團長聲明担任日本人民生命財產之保護并要求日本軍隊之撤退。

同日福田師團長所統率軍隊抵濟

三日午前十時中日兩軍開始衝突激戰至六時之久

四日朝蔣總司令介石正與日人商議以商埠委之日軍警備城中南軍忽出加入戰鬥至午後十時止

同日日本軍通告南軍日本軍警備區域二十中國里以內南軍不得出入有犯之者由日本軍自由處分南軍正式承諾





同日黃外交部長鄂電告云交涉員蔡公時爲日軍所害并挖去眼鼻

同日夜間南軍照所簽字之約大部分已撤退

五日東京電芳澤公使明言日本派遣軍決行濟南之武力占領與膠濟路之確保

六日日本海軍巨頭會議，自東鄉井上元帥以下咸列席，討論長江方面之警備方法

同日名古屋第三師團向山東出發

同日日本閣議云排日運動起時，日本決行第三次派兵至上海南京漢口及其他南軍根據地。

七日日本陸軍首腦會議名古屋第三師團用戰時編成法決定爲二萬人以前陸軍大臣宇垣大將爲總司令

同日午後四時福田氏提出最後通牒如下

正式交涉由政府辦理外茲於軍事上要求以下各項

一、懲辦負責之高級軍官

二、加危害於日本人之軍隊須在日本軍面前解除武裝

三、辛莊張家莊之中國軍隊須在十二小時內撤退

四、立時停止排日宣傳

新路 第五期

五

五、濟南及膠濟路兩旁二十英里以內中國軍隊應即撤盡

以上要求南軍置之不理日軍即日砲擊濟城

八 日軍攻擊濟南城內方振武軍

九 日日軍與陳調元軍在辛莊發生衝突

### 第一、日本之陰謀

至執筆之日止，重要消息略盡於此矣。三日事件爆發之直接原因據福田師團長之報告曰：

三日午前九時三十分突然麟祥門外滿洲日報經理店吉房長平家中，數名之中國兵侵入，開始掠奪，天津隊素川中尉所指揮之部隊前往鎮壓，爲中國軍所射擊，素川部隊應之，各方面遂入於交戰狀態。

吾國方面上海各報所載三日濟南電云：

三日上午十時半許來濟日兵蓄意挑釁，在商埠四馬路一路緯口魏家莊附近，禁止國軍徒手各兵通過，國軍有一兵士向其責問，日兵數名即開鎗射擊，軍長死傷十餘，四周人衆紛紛逃散，城廂內外商店閉門。

滋事之因，殆必有吾國兵入吾國所謂魏家莊或日人所謂麟祥門外，是無可疑者。所異者吾則



曰經過曰責問，彼則曰侵入曰掠奪，吾則曰徒手，彼則曰爲中國軍所射擊。

此點雖開啓釁之因，而實非重要。何也，日方苟無借題發揮之蓄心，儘可捕而送交濟南軍事當局，亦何至開鎗射擊，而釀成雙方交戰狀態。故此次問題之中心，即日人所以責我者謂爲有計畫的殘害組織的兇惡是否正確是也。

福田師團長之言曰

今回之不祥事件，自此等事實觀之，全爲有計畫的執行之或種陰謀。

西田領事之報告曰

今回事件，認爲南軍方面自始以殺害日本人爲目的，出於組織的計畫。

日本之公正人士，世界之公正人士共思之，此次事件誠出於吾國方面有計畫的殘害組織的兇惡也，三日以前之經過，何以如彼其不利，三日以後之經過，何以如彼其無備，試以敘事證之。福田與西田報告之謬妄，不辯而自明，南軍誠有意與日本爲難，何以五月一日三列車之日本派遣隊得與南軍代表在張店交涉妥協，且通過南軍占領地帶，此足以証南軍不特無妨害日軍之心，反予以便利，而有計畫的殘害組織的兇惡說之不確一也。依上海日報濟南一日某所着電報云，南軍先遣隊一日午前六時二十分，抵濟南南部之齊魯大學及商埠南端，諒解日本軍之通告，繞經日軍之警備區而北



進，南軍誠欲殘害日軍也，何以不害之於福田師團未抵濟之日，而反發動於福田師團既抵濟之後，何以一日避開日本警備區，而二日乃爲有意的侵入乎，此有計畫的殘害組織的兇惡說之不確二也。據西田報告云，五日爲止，日軍戰死者十二名，負傷約三十名，居留民在守備區域內被殺害者五名，商埠地外發見者九名，而吾國方面之報告軍隊死者約千人，是中日兩方軍隊死傷之比例，爲一對二十之比例，據福田報告云，南軍在商埠附近者四萬，在濟南城內外者十萬，此十萬大軍，坐視同胞之慘受屠戮，不預戰鬥，殆出於長官之訓令無可疑也，孰爲有計畫，孰爲無計畫，證之於所殺人之數與參加者之數而可知，此有計畫的殘害組織的兇惡說之不確三也。如此言之此次造釐之因，即令出於吾國少數兵士之入日本警備區，是爲吾國軍紀之不嚴，而決非有意加害於日軍或日僑，可以斷言者也。

造釐之真因，不關於吾國一二兵士之擅入日人家宅者如此，蓋有絕大陰謀伏乎其後焉。日本不利吾國之統一，爲全球所共知，特以內戰爲吾國之事，非外人所得干涉，而膠濟爲歐戰時日軍所曾占領之地，藉保護僑民爲名，而有第二次山東派遣軍之舉，日軍之所至與南軍之所在，不過咫尺之遙，稍一接觸，便成禍端，而日本乃得藉口與師問罪，果也五月三日吾國民兵士有入魏家莊而與日軍相口角者，因而開槍，因而入於交戰狀態，千不是萬不是之罪名乃落於吾國人頭上矣。夫中國兵士果有搶掠之舉，日本亦儘有懲處之法，（一）可捕交南軍當局（二）果有大隊前來

，可詢問南軍事其來意何若，且加以警告，日人不此之圖，而立時開鎗立時構成交戰狀態，不謂日本懷抱政治上之野心，不可得矣。日本借端開釁後，所欲達之目的略如左方。

一、華府會議之交還青島，本爲日本所不願，經此次啓釁，日人可使山東問題回復於華府會議前之狀態。

二、山西煤鐵，夙爲日本所垂涎，而青島爲其最便之出口地，經此次事變後，擴張勢力於黃河南北，而山東山西之經濟勢力，入於日本之手。

三、以山東問題牽制吾國，滿洲權利於無形中益趨鞏固。

四、阻止南軍北進，使張作霖全師而退，或延長其在北方之壽命，而吾國永成分裂之局。

此四者，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也，南軍當局若並此而不知，是謂無識，知之而不知所避之，是爲不知，嗚呼，吾儕處此主權喪盡國家人格掃地之日，尙安忍責南方當局哉，況以歐戰例之，刺奧皇儲者，塞之青年也，所以演成歐戰者，奧之愛的美敦書實爲之，故世之公論咸以奧爲戎首。吾國之士兵誠不幸而爲弱國之兵，自不謹慎，與日人口角，然所以釀成三日之慘案與奧七日之強佔濟南，究竟其責任在日乎在我乎，想世界輿論必能以判奧塞之故事者判我與日本關於濟南事件之曲直矣。





## 第二、國民黨之責任

濟南事件之結果，昭昭在人耳目者，蔡公時交涉員死矣，外交當局及總司令退出吾國領土之濟南矣，商埠及膠濟路南旁二十里以內不得駐札吾國軍隊矣，國家主權喪失至此，而日本野心未止，復由福田師團長提出國人不能忍受之要求五條，因而砲擊濟南，管理山東鐵道，而日本續派之名古屋師團，人數一萬三千，運送船二十四隻，此而不謂爲強權，不謂爲侵略，復將以何種名詞形容之乎。嗚呼十餘年來國人專事內訌，絕不知爲對外戰爭之準備，至今日而大食其報矣。處此情形之下，惟痛吾民族之不能自存，復何心計較國內黨派之短長得失哉。雖然不窮既往，何以救將來，不加討論，何以見真是非。國民黨人稍反躬自省，其近年對內對外之行動，是否有招致今日事變之媒介在乎其中乎。吾人如鯁在喉，不能不吐，聊貢直言，相與商榷。

第一、以宣傳爲對外武器之錯誤 國家之所以立於大地者有力三，曰軍力曰生計力曰智識力，此三力者皆德意志之所賴以統一日本之所賴以自強也。宣傳之法，曉國民以外事，鼓一時之熱情，固未嘗無益，然可暫用而不可長恃者也。俄國革命以還，以宣傳之法促成德國革命，鼓動西歐社會風潮，因是吾國求捷徑之人民，以爲得此利器，可以制敵。曰取締不平等條約，則中山招待薩上國內外新聞記者而宣佈之，曰打倒帝國主義，則令學生手持紙條而張貼之，一若文字口舌之





功，可以代舉士麥之鐵血，全國青年學子共出於呼號奔走，而沈靜讀書實事求是之工作，則視為不革命而非笑之，至於整頓海陸軍，發達科學利器之說不特政府不知實行，并宣傳標語中而亦無之，蓋以其繁重難行而不合於吾國浮動之心理耳。數年以來國人盡忘敵人船堅砲利之可畏，而敢於對外輕輕嘗試，若對內統一之大業，對外強權之排除，可以旦夕得之者，此乃造成國人輕敵之心理，而招致今日之大患者一也。

第二、聯俄容共政策之錯誤 對外政策之決定至非易事，然有一要點，則不可不使鄰國協以謀我是矣。中山聯俄容共之策，但知有黨，而不知有國，何也，黃浦軍校之成立，以及長江與黃河軍事之進展，皆俄之賜而黨之利也。若自全國言之，人民財產之犧牲者幾何，青年學子之上斷頭台者幾何，苟起中山於地下。而告以海陸豐與兩湖之慘狀，其能無動於中乎？此就對內言之也。然聯俄政策更有其大目的，曰「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換言之，聯合共產主義國家以打倒資本主義國家也，聯合平等待我國家以打倒帝國主義也。於是各國目吾與俄為一類，而英美德法又自為一類。其所以告其人民者，曰中國為鮑羅廷所支配，曰中國將成赤化，各國間均勢之疑忌，消散於無形之中，而專以對付吾之赤化為大事。各國在此名義下，紛紛徵兵調艦，而絕無起而阻之者，英國行之於先，日本繼之於後，雖以美之愛中國者亦默無一言，濟南事件以來，溫

上西報成爲租口之論，而無爲我鳴不平者，此容共政策使吾在外交界成孤立之局，而招致今日之大患者二也。

第三、既失權利個別對付方法之錯誤 立國之道，必有大本，大本立，則一切迎刃而解，反是者，枝枝節節而爲之，終無當也。今日之喪權問題，如租界如領事裁判如關稅，國人延頸以待其收回，然收回之法，今日得漢口租界，明日欲以同樣方法施之上海租界，則不可得矣今日宣佈關稅自主，明日爲外人所反對，則亦束手而無策矣。若此者徒自取辱而已，非吾所謂根本解決也。此類問題之解決，惟有一法，曰準備與外人一戰，戰而勝，則喪權事項數十種，可以一旦收回。若今日爭甲，明日爭乙，不徒不可得焉，且精力分散，漫無歸宿，而救國目的永不得達而已。自有漢口英租界之交涉，繼以南京之慘案，今則以濟南商埠之不得通過而與日人口角，是皆以個別的喪權爲對象，誤以爲一二人或羣衆之直接行動可以解決國際問題，因以招致今日之大患者三也。

第四、訓練民衆與兵士方法之錯誤 國家之對外政策，與兵力民力相輔而行，外交曰進，則兵力民力與之俱進，外交曰退，則兵力民力與之俱退，此秩序觀念紀律觀念之所以必要，期於進止疾徐，收一致之效而已。今也政府當局方避免與人啓釁，而一二兵士先犯之，政府當局與人訂約曰退出濟南二十里外，而軍隊反對之，此尙得謂爲外交與兵力之一致乎，何也，國民黨平日訓練



民衆之方法有以使之然也。其在學校也，教員曰不能課，而國民黨從中鼓動，必使之罷課而後已，其在工廠也，廠主自以罷工爲不利，而國民黨從中鼓動，必使之罷工而後已，風氣所播延及軍隊，乃令總司令不能指揮各部隊，各將官不能指揮兵士，故昔之徒以快一時之私意者，今將釀成禍紀掃地之災矣。此濟南事件之本可避免可縮小者而卒招致今日之大患者四也。

數年來爭獨立平等之聲，早夕捧誦矣，打倒帝國主義之口號遍貼街衢矣。試攷其實效，除漢口一區由英單獨管理之租界而變爲中英合辦之租界外，上海則英兵遊行街市鼓鑼喧天矣，飛機之繁致令外人拆去鐵道以相要挾矣。今濟南事件復生，南軍不得駐紮吾國領土之濟南矣，千辛萬苦所爭得之膠濟路，又爲日人占領矣，濟南城中抵抗不屈之同胞，爲日人所炮擊而強迫繳械矣，嗚呼，國民黨，以領導全國自任，而所以領導之者益令吾人走入荆棘道上，試平心思之，倘亦追思往事而恍然悟乎。國人之從風而靡者倘亦追思往事而恍然悟乎。」

### 第三、救國之大計

吾人所以責問國民黨之責任，非曰濟南事件爆發之責任在國民黨也，非曰濟南事負應付之責任在國民黨也。數年以來，只知有黨而不知有國，只知有內訌而不知有外敵，只知有破壞一切之可欣而不知社會秩序與國民實力培養之不易。致日本大兵壓境，要我撤兵我便撤兵，要我退去二



十里我便退去二十里，號稱百萬重兵之國民軍在日人眼中，視若無物亦竟無一人，提出方略，使日人稍斂其鋒者，此真我所大不解也。何昔日空言打倒之易今實行抵禦之難，昔日責人之喪權辱國而今日自己行動如出一轍耶。吾知之矣國家者合全國人民而成者也，政府之軍隊外交與夫全國之士農工商，皆爲一國之實力，此實力合則強而外人不致窺伺，此實力分則弱，而外人乘隙而入。今以革命之故，內力之分散達於極點，吾儕之爲國民而立於黨外者，苟徒知指陳國民黨之失着，而不爲政府之後盾，則日人益窺見民意之不一，而所以責難我方當局者益更有詞，此非吾人所忍出也此非同人所以愛國家之道也。故吾人之方針曰一致對外一致抵抗暴日。歐戰之始英之保守黨自由黨，先息對內之爭，法國所以謀國外之一致者曰神聖結合。吾人亦願本此義以與國民黨人相周旋者也。

今後救國之計，一曰對日方針，二曰立國方針，所謂對日方針，甲曰以濟南事件真相報告世界；乙曰提交國際聯盟；丙曰請求美國調停，此三者皆國中應有之義，爲國人所當力圖，然皆有待於外人，非所以盡其在我也，試測想我方交涉之步驟。

## 第一、調查啓露真相以明責任所歸

如前文所載，縱令有一二兵士入商埠區，爲日本所藉口，然證之事後死傷之數與與夫敵兵圖

繼之位，則責任在日而不在我，亦既大明矣。吾國立於環而無別之地，於是可定第二之步驟有三

要求日本即時撤兵。

## 第二、

要求賠償吾國軍民之損失。

日本既加吾國主權以種種侮辱應向吾全體人民道歉。

在此交涉時期之內，當有一大決心，曰此次濟南事件之結束，吾方不能承認一字一句可以變更華府條約，若日本執迷不悟，甯可與之一戰。國人對於戰字，或聞而駭然，以爲國力如是，何堪言戰。要知日俄戰爭之中，我固未嘗戰焉，而三省主權如何乎。日德戰爭之際我亦未嘗戰焉，而日本之於青島今猶視若囊中物如故焉。吾人苟不存一戰之心苟不存甯可戰敗割地之心，惟以委屈求舍爲幸存之策，吾恐此後主權之喪失於無形無蹤中，更不知凡幾矣。故吾人之意曰

## 第三、準備武力與日人一戰

山東爲日占據可焉，濱海之地爲日佔據可焉，竭吾抵抗之力，以禦外來之強暴，日本其能與我相持半載之久而不受財政經濟之大損失乎，其能不因財政經濟之大損失而生國本上之動搖乎。國民政府因此對外宣戰之故，而有一般徵兵之令乎，吾人固願身先爲國家效命疆場也。

詩有之：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故養兵者所衛國也今南北兩方在前線之兵不下百萬，南於北咸

北於南竟彼此互認第一敵而忘日本之外侮乎。有實力而不以禦外，則後之史家對於今之南北當局，必下一只知黨爭不急國難之裁判矣。且國人中方求援於美，而美人中或有反唇相譏者曰，君等何不移南北雙方前線之兵以對日，不知吾之外交當局將何詞以對乎。故南北同時宣告息爭儘國中所有一槍一彈，以對待日本。或北方屈從南方之請而退出關外，此皆立國之道義所應爾爾而不容稍緩者也。上所云云之戰，爲對待日本之最後一步也，此乃救急之策非長久之計也。今後濟案果如吾人之意而了局，則有更進一步之立國方針，而其標目曰：

### 整頓國防與外人一戰

德之所以興，對丹對奧對法戰爭之結果也。日之所以興，甲午對我戰爭之結果也。上之所以雖亡而不亡者，對希戰爭之結果也。俄之受人干涉而不亡者，亦對外戰爭之結果也。夫立國於今世，其所練之軍隊不以外戰爲目標，其所以訓練人民者，不以外戰爲目標，則其國決不能倖存於今世者也。故吾人所要求於國人者。

- 一、擇定一國爲目的敵國，確定國防計畫。
- 二、軍隊之編制武器，與西方最新式之軍隊等。
- 三、動員之敏捷與外國等。



四、科學上財政上之準備，可以實現國民動員。

軍隊與國民之訓練，時時刻刻以以上四事爲目標，吾不信數年之後不能與外人作戰，一洗吾國歷來之恥辱也。

雖然，欲實現此國防計畫，則有待於人民之擁護，其不至以對外之名義爲敲剝國內人民之資乎，故整軍經武之先，有一大前提，曰：

### 團結民意，一致對外

吾人以爲國家經此鉅創深痛之後，當知國事之艱，非一派人所得包攬，故國民黨人應放棄一黨專政之制，所以代之者曰：

### 集中全國人才，成立國防政府

對日交涉也，國防計畫也，一以委之此政府，授以全權，予以無限之信任，不尙空言，務求實行，但令無大過失，應使之久於其任。而同時更有其應行籌備之事二：

#### 一、實行民主政治

#### 二、制定國法

此二者，所以實現上文所云「團結民意一致對外」八字之法制政治方面，如是所謂一致者，乃

真正之一致矣。

竊聞濟南事件發生後，南京某次長邀集滬上學界，勸以主持公論不可袖手旁觀。某君起而答曰，五卅事件時國民處軍閥之下，無自由而有自由，故國民自起而當交涉之衝。今號為代表國民之政府成立矣，然一年來人民權利之被蹂躪者，不知幾何，今日可謂有自由而無自由，民意不發抒，如器官之久不用而廢棄矣。旨哉某君之言也。國家之最後基礎，厥為人民之能力，能力必養之於平日自動自發之中，而後臨時乃能發揮，故所貴乎言論結社之自由者，為此而已。今以一黨獨私政權，不令國內異派稍享人民權利，及至事急之際，又來求援於局外之人民，人民縱善於奔走，無如平日不發展之能力，至臨事則消失無遺矣。此則人民自由所以不可不保障而民主政治所以終為今世之良制也。



#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廿一年旅歐中之政治印象 及吾人所得之教訓

立齋

以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爲十八世紀末之世界大變化時期，則一九一七年以降之歐洲，當然爲二十世紀之世界大變化時期。何也，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成，翌年德國繼之，東歐之兩君主國忽變爲民國，因此世界之法制上又生新現象。俄國蘇維埃憲法須布於一九一八年春，德國新憲法成於一九一九年八月，同時西歐各國亦知最大限之民權實爲政治上不可抗之潮流英國普選法以一九一八年二月成立，法之選舉法改正以是年七月成立。蓋在此政潮澎湃之際，稍留心政治者，誰不奮發興起，忼然有助於中乎。

世界大事之變遷若此其關於人生日用之細故，尤爲深切著明。一九一九年一月抵歐之際，歐人食品之缺乏，房屋之擁擠，一如余一九一五年離歐時。初入英京旅館，見一英婦出胸前金鎖盒中一方糖，以入咖啡杯，稍頃即復取出，初不解其故，旋知因糖少，竟視若珠桂也。行旅中尤感罷工之苦，德國革命以罷工爲重要武器，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英之煤礦及鐵道工人罷工，爲世人所共記憶，其他地方上之小罷工，更不可勝計。嘗至蘇格蘭觀英之海軍，致察既畢，欲返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旅歐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所得之教訓 二〇

倫敦而不可得，爲鐵道罷工也。又至白敏罕觀鋼鐵廠，欲返倫敦而不可得，爲鐵道罷工也。

寓巴黎郊外之美景村，忽一日廁味臭薰騰，幾不可居，則自治公所工人罷工，通水事業無人管理故也。自德返法，將至哥爾恩(Home)途中車忽停，詢其故，則火車機器工人罷工也。此等事日接于耳，而感于心者，則以爲歐洲人生不安之象若此，則現社會組織決不能保持，乃集中吾之注意於一九一七年以降之歐洲革命及法制上之改造」

蘇維埃三字之譯名，既爲國人今日所耳熟矣。抑知此三字之譯，誰實創之。若以文字之輸入爲有功乎，我不敢自居人後，皆以兩湖廣東之赤禍歸罪於譯名者，我亦何敢辭其咎。蘇維埃爲俄字，英德兩國有按字義譯之者，曰會議，(Council, rut.)有按字音譯之者，曰Soviet，予以此爲世界之新制，譯以會議之平凡字眼，不若代以國人向所未見之生字，是蘇維埃三字之由來也。

一九二〇年一月，自德攜俄憲印本返法。時德憲亦已告成，亦購其起草人柏呂斯(Preuss)之原稿及憲法會議定稿以歸。乃急譯此二者，寄國內之「解放與改造」雜誌，是時社會改造之思想，亦正舉國風起雲湧也。時之俄國，外受協商會之包圍，內則暴動之說，時騰於歐洲報紙，故其政制之可以長治久安，與夫其他優點，余始終無所發見。而柏呂斯之德憲法草案，能取十



九世紀與廿世紀間時代之思潮，合一爐而冶之，開公法界之新紀元，爲余所低徊流連而不能去者。

遊德之日，訪哥寧基氏（Kunze）於病榻，時氏反對俄國專政之文已發表，一見面便告我曰，異哉彼等乃以我爲叛徒也，予年已老，對此剝奪人民自由之蘇維埃制，決不能贊成。又爲介於獨立社會民主黨之理論家希爾孚亭氏（Hilferding）時爲自由報主筆，及勃蘭脫夏特氏（Brantlath）國會議員而獨立黨之外交專家也。此外見修正派首領勃恩斯特氏（Bernstein）甚憤激於巴黎和約之不公，以歐洲社會主義之實行爲無望，又與多數社會民主黨之夏特曼氏（Schmidt）談「社會所有」問題，彼以簡單之語告予曰，純粹之社會所有，決不能行，公私合辦之方式，其庶幾乎。（殆類於吾國所謂官商合股或官督商辦）凡此所見，皆爲社會黨方面之人，當時吾所從事研究之問題有二，一曰社會所有問題，二曰工人參與工廠管理問題。

諸君當知社會黨之中心思想曰均貧富，均貧富之方法安在乎，曰生產工具之收歸國有或社會所有。就其狹義者言之，即生產工具中天然富源如電煤水力之國有或社會所有是也。依馬克思言之，因資本主義之發達，小企業壓倒，大企業集中，將此集中之大企業收歸公有，使資本家無利可營，則貧富均矣。因此而知社會所有之意義，曰將全國同類之企業，（以煤富爲全國之



煤礦）同時收爲公有。若如吾國燒富戶之房屋，奪廠主之產業，或以政府之力強人報効，甚至虜人而強人捐輸，皆與社會主義之本意，去題千萬里之遙者也。

抑因俄國革命，列甯登沒收一切大工業，而一切大工業停頓，此非公有之謂也，直滅絕國民生產之源而已。於是德政府鑒於俄之覆轍，知此事之不可以輕舉妄動，於新憲法中規定根本條件兩項，一曰國民財產之沒收，應經國會同意，二曰人民財產之沒收，須予以賠償。有此二限制，除全國人民多數同意之外，政府絕不能以少數人任意加以侵犯，一本十九世紀憲法尊重人民財產之意，換詞言之，社會主義之實行，以民主政治爲基礎而已。

德政府所尤注意者有三點，一曰產業權歸社會公有後，此等工業如何能保持原狀，有盈無虧。二曰貨物之生產費，仍能與世界同類產品相競爭。三曰工業所有權既歸公有，買賣權不假手商人，蓋商人居間，自產地以至消費者之手，重重剝削，則公有之目的因商人而取消。於是關於煤業一端，設爲煤礦社會所有委員會以調查其事。其中一半爲工人方面代表，一半爲資本家代表，皆草有煤礦社會所有草案，其中要點，詳余所譯此項法律草案中，於招來第一等精理人，與夫管理局之組織所以求免於官僚政治之蠶脛者，再三致意。自經此次調查，益覺茲事之繁重而不易旦夕實現矣。



諸君當知社會主義均貧富之理想，爲人所同贊成，然社會主義之實行，非徒工人工價之增加也，工人待遇之改良也，其歸結處不外乎社會所有問題。使此問題無正當之解決，則社會主義，終爲空言而已。今日之世界，距馬克思輩初創主義時，已歷八十年之久，吾人今日之思想，不能如昔日之素樸，若不能提出具體方案，而徒以空言相召號，則徒勞無功，無當於實際問題之解決。

其次我所注意者，爲工人參與工廠管理問題。一般人似以爲工人管理工廠，即爲工廠之社會公有，此大誤也。若以一資本家之產業，移歸多數工人，此爲一人之私有，變爲多人之私有，與社會所有之義無涉者也。自俄國革命，驅逐技師，以工人任管理之職，而工廠倒閉工業停頓，此持工廠歸工人所有說者，常引爲前車之鑒者也。英德知其然，英有槐德蘭會議（Whitley Council）之說，德立爲工務會議法。按德之制，工廠或公司中工人滿三十人者，應立工務會議，其歸工人參與事項，一列舉。猶憶一九二一年，此法既頒，德國各市中社會民主黨之教育家，設立工人學校，授工人以經濟學，簿記，工廠管理諸科，先增進其知識，訓練其能力，而後使之接受此責任。反是者欲於殺人放火之中，增進工人之管理職務能力，吾人至愚，實所未喻。總之工人管理工廠問題，今日亦已達於要求辦法之時期，決非空言煽動所能濟事也。

凡上所云，皆以社會革命爲中心點之討論。若自俄德革命之政治方面觀之，更有教訓吾人者焉：第一革命方法問題，第二民主政治問題，試分言之。

第一，革命方法問題 社會黨中，向有兩派之爭：一曰議會戰略一曰暴動戰略。英德偏重

第一法，俄則恃第二法而成功者也。一九一八之德國革命中，共產派關於第一次臨時政府之組織及後來憲法會議問題皆已失敗，於是益傾於激烈之暴動，若一九一九年之敏黨，與一九二〇年之漢堡，以及匈牙利蘇維埃政府之成立，卽爲此政策之實現。以上余僅耳聞，非所目擊，故不能道其詳，至一九二一年三月哈勒及耶納之暴動，則余所親歷者也。時方從倭伊鏗（Eucken）研究哲學，而對於工務會議法，有大興趣，乃請教於當時大學教授中之法律家高休氏。（H. H.）

高氏爲耶納共產黨首領，先期隱約爲我言西歐共產黨再舉之日之不遠。不旬日而暴動果作，耶納共產黨員三四百人，僅得百數十人占有火車站上機頭，而揚言於衆曰，已占領耶納，城市街電車皆罷工半日，此外別無暴舉，以多數工人不同意也。事既發，高休告我，苟至不得已時，將居君處暫避，我應之曰，我非東方享有治外法權之外人，居我家安有保護可言。高曰君係外人終勝德人一籌耳。數日之後，哈勒暴動，爲德政府所鎮壓，而德之共產黨內部因起分裂，軒輊中之保爾雷維（Paul Levi）辭職，且著書論之，深恨俄第三國際不知西歐情形，擅發號令，遽



炭生民。余向高休氏詢雷維問題，彼曰君亦知其故乎，世界共產黨咸隸於第三國際，第三國際與各國共產黨間號令之傳遞，極不方便，除派人往來外無他法。第三國際之來者，好爲誇大之詞，每日吾等預備如何，鄰國中準備起事者如何，及其反俄而報告也，又將其所調查國之情形，故爲粉飾，曰黨員幾何，報紙幾何，最近動作如何。要之以甲瞞乙，以乙瞞甲使其從速起事，如此輕舉，實不解西歐人心理，終無成功之望者也。時高氏未即離共產黨，於我離德後之三四年，且曾以左黨資格，爲去林根內閣總理一次，而近年則退出共產黨矣。蓋不以理喻人，而專恃暴力，暴力一再用於短期之內而不止，欲求人類之同情其可得乎。吾國自廣州張王之變後，共產黨之暴動，時出沒於宜興嘉定之小村落，共產黨中倘亦有二良心發現如雷維氏其人，鳴鼓而攻者乎。

第二，民主政治問題 俄國革命與德國革命之最大區別，一民主而一專政是已。俄國專政之特點三，一曰剝奪資產階級之選舉權，二曰不准一般人民或反對黨有言論結社之自由，三曰國中惟有一黨存在，故反對黨不能發生，決無政權交迭可言。若德之革命則異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舊王政既倒，臨時政府以六人組成。

多數社會民主黨三人——Ebert

Scheidemann



Lan Othberg

獨立社會民主黨三人——Haseg

Dittmann

Barth.

兩方組閣之際有條件二，一曰政治權力屬於兵工會議，二曰制憲會議俟革命狀態穩固後，再行討論。此條件由獨立提出，其意側重無產專政之制，欲俟大工業收歸公有後，再開制憲會議也。兩派政見在內閣中極不一致，諸事不能進行，乃於十二月中召集全國兵工會議，以制憲會議應否召集問題請其決議，會中多數贊成多數派所提來年一月十九日執行憲法會議選舉之議，以四百票對五十票通過，於是獨立派認為政見不合，而脫離內閣。其間若黎勃克尼（Tichlandt）魯克森堡女士，（Luxemburg）雖屢暴動，而終不能阻憲法會議之成功。及屆選舉之日，多數派占一百六十一人，而獨立派僅二十二二人，於是多數派與民主派（七十五人）中央派（八十人）相聯絡以占議會中之大多數，而新憲法安然通過，德之共和政治，遂立於牢固不拔之基矣。此其所以之故，曰社會民主黨人，未嘗以革命之成功出於本黨，因以獨攬政權，平日不獨不私政權，且予敵黨以平等之待遇，與之一堂嚴憲，甚且已居在野黨，以組織內閣之權，授之他

黨，蓋以善意待人者，人亦善意報之，此人情必然之傾向也。如俄之以一黨治國者，既剝奪人民之自由，又以警察偵探追逐國人之後，如是而求自由平等，求長治久安，真南行而北其轍矣。

因德國革命之經驗，更有其至重且大之教訓，曰共產黨之防止是也。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同以革命爲立場，而社會民主黨以革君主與特權階級爲限，至於經濟組織，彼等極鄭重將事，不敢輕於一試，共產黨人以爲資產階級一日不去，則革命大業一日未成，所以達此目的者，曰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一黨專政。在此兩種主張對峙之中，以革命性言之，則溫和之社會民主黨不及共產黨，以勢力之來源言之，則兩派同以黨意爲基，非有超於黨意上之國民公意在，故以『革命』與『以黨治國』之標語誇耀於衆，而欲以之制勝共產黨，必不可得者也。然則奈何，曰以國民公選之會議制定憲法而已。此法之大益有二：

一、以憲法規定現社會之組織，可破壞者與不可破壞者之界，昭然明白，而人心爲之安定。  
(如德憲之第二部中之生計組織)

二、政府黨之行動本於憲法，則除本黨之同意外，另有全國公論之贊助，政府之基礎爲之大固，而共產黨不得肆簧鼓之技。

國人中其亦有明瞭此立國之根本大計而共圖之者乎，我禱祝以求之矣。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旅歐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所得之教訓 二八

# 建國大綱質疑

无 悶

- (一) 革命與反革命
- (二) 對外問題
- (三) 訓政
- (四) 直接民權
- (五) 縣與省
- (六) 地方財政
- (七) 土地問題
- (八) 官營業之範圍
- (九) 五權
- (十) 國民大會
- (十一) 憲政與黨治
- (十二) 結論

## 第一節 革命與反革命

天下事理莫不有相反兩方面。在數學上名爲正負，在電磁學上別爲陰陽，在此爲正，則在彼爲負，在彼爲正，則在此爲負，彼此無定位，即正負無專屬。其在電磁學上之陰陽兩詞，雖似有專屬矣，然亦由於科學家之假設，以表示二者相爲對待而已，並無抑揚軒輊於其間。由斯言之，宇宙之間事理繁顛，非一端所能盡，安可唯我獨尊，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謂我之言行絕對合乎其真理，在他人則否耶。

以上所論雖非新奇可喜之言，似尙近乎情理。乃中山之論革命也則不然，其在建國大綱一篇之發端中，載明左列文句。

革命之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實行，必有其方法與步驟。





不經軍政時代，則反革命勢力無由掃除，而革命之主義亦無由宣傳於羣衆，以得其同情與信仰。

今後之革命，不當但用於破壞，猶當用於建設，且當規定其不可踰越之程序。

中山又在建國大綱各條中訂定左列條款。

第一條 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

第六條 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而政府一面用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

由上引各節總括其意義約有三端如下：

(一)爲實行三民主義而革命，所謂三民主義者，係含有革命性的。而激進主義，在軍政時期中竭力行之，

(二)革命須從破壞建設兩方面着手，而破壞以武力解決爲惟一之辦法。

(三)反革命勢力必須掃除淨盡，免爲革命之障礙。

中山之革命論雖似言之成理，而略加推究，則有大謬不然者在。攷革命二字，始見於我國古籍，在易革卦彖辭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在書則曰革殷受命。此二端皆指一姓興替而

言，與歐文所謂「來佛羅興」(Revolution)無涉。日人以革命譯來佛羅興覺不甚允當，即以來佛羅興之原義言之，其義僅爲迴轉。及近世之法國革命，乃有滌盡舊污與民更始之意包含在內。故由字義上細譯革命二字，並非神聖名詞，既非神聖名詞，則在此爲革命，在彼爲反革命，二者相爲對待並無順逆之別。且革命宗旨縱得民衆同情，而其辦法則頗涉多端，或主穩和，或主急進，甲乙兩方革命宗旨雖同，手段未能一律，若因彼此手段之不同，遽存人主出奴之見，甲目乙爲反革命，乙亦可目甲爲反革命，各反其所反，即各革其所革，如此則革命真若轉輪，然循環往復，無有已時，破壞之局，長此終古，尙安有建設可言乎。

革命非必以武力解決爲惟一之手段。試徵西史，一七八九年之法國大革命，一九一七年之赤色革命，固皆殺人如麻，演人世間至慘酷之劇矣。然如英倫一六八八年之名譽革命，不流血而民權鞏固。十八稔中葉以後之實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生產組織逐漸蛻變，而呈日異月新之象。可知非常改革不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均可用和平手段達其目的但須矢以至誠持之以毅力耳。夫使革命動機純潔無私政權之心，則雖不得已而訴諸武力，尙可爲世人所共諒。昔周武弔民伐罪，順天應人，伯夷叔齊猶譏其以暴易暴，周武固未嘗目爲大逆不道而加以戮辱也。後世倡革命者往往以主義相標榜以政策爲號召，其主義是否正確政策是否允當自須詳加辨別。



，未便一味盲從，即使所採主義果正確矣，所持政策果允當矣，而將來見諸實行是否與其主義相合與其政策相符，亦在不可知之數。由是言之破壞雖告成功，建設尚未就緒，革命之功罪未明，是非未定，安得以反革命名目加於異己者之身，而為劫持天下計哉。

中山革命之目的，既在實行三民主義，則其主義內容殊有辨明之必要。所謂三民主義者，其立論之點，自相牴牾，不一而足。由學理上推論之，本不成為一種主義。茲按名從主人之例，姑以主義稱之。竊有大惑不解者，三民主義之上必須冠以特定形容詞曰革命的三民主義。中山於民生主義第一講中曾謂純用革命手段，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則民生一端斷不能含有革命性，中山固自言之矣。民權民族，亦同此理。革命乃係一種手段，其目的則在和平建設。中山一生於目的手段二者，動輒混淆不清。其始以手段為達到目的之階梯，及習之既久，亦竟以手段為目的矣。昔摩哈默德一手執劍，一手持克蘭經，詔羣衆曰，汝等欲劍乎，抑服從我教義乎，二者之中擇其一焉。所謂三民主義者，蓋中山之克蘭經也，而其所用武器，非利劍而為快鎗巨砲也。夫在武力壓迫之下，宣傳主義，風行草偃，亦固其所。嗚呼革命革命果有其主義哉，抑利祿之途使之然哉。

## 第二節 對外問題



革命的三民主義，一語無成立之理由如上述矣。夫國民生計及其政治能力須經相當期間之智德修養以發展其創造心養成其自動力，乃能收相當之效果，非可採激烈手段以謀咄嗟立辦者也。對內政策如是，對外問題更與粗心浮氣之革命論無涉。中山之民族主義，志在恢復國際地位，非清季排滿宗旨可比，則此時應採手段，當然與對內不同。然中山之革命論旨，無往而不含革命性，今且以爲中國之自由獨立，非參加世界革命不能達其目的矣。爲欲參加世界革命，當然以聯俄容共爲唯一之捷徑，不容共不能聯俄，不聯俄無以參加世界革命，不參加世界革命，則所標民族主義不能含有革命性。其於民族主義第一講中盛稱俄黨爲世界人類之惟一福星，世界弱小民族惟俄黨能助之，以禦強暴，世界被壓迫之民族，惟俄黨能拯之，以脫離苦海。中山之於蘇俄可謂傾倒極矣，中山之於世界革命可謂極表同情矣。彼黨員拋棄中山遺訓，不欲貫徹革命宗旨則已，如尙遵奉中山遺訓貫徹革命宗旨，聯俄容共二策，似應始終堅持到底不懈，否則安能稱忠實信徒，而有以慰彼總理在天之靈哉。

立約互市以還，中國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固有國權喪失殆盡，固緣列國之乘機侵略，亦由於自暴自棄，拱手授人者不少。然自歐戰告終，邦人受世界潮流，漸倡獨立自主之論，輿論鼓蕩，民氣發揚，挽回國權，一致對外。巴黎和會開會之際，北廷派遣列席之代表，要求廢除廿

一條，並提議收回租借地撤退駐華外兵等項，議長克雷孟梭以非和會範圍內事拒其請。及華盛頓會議開始，北廷代表鼓其勇氣，再申前請，列席八國乃協訂條件，以維護中國主權尊重獨立為原則，並公訂關於中國關稅之約，決議在開會後三個月內由各國派員赴華調查司法。由斯觀之歐戰以後之列強，雖未即允拋棄特權，其態度較前和緩多矣。其時中山漸與蘇俄發生關係，高唱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標揭對外政策，亦以取消歸約重訂新約為言，蓋對外強硬之標語，最易得人民同情也。惟思於此有一疑問之點，中山逝世前之言論，對於不平等條約，力主取消，其臨終遺囑，（遺囑是真是偽姑不論）中亦有廢除條約之語，廢除與取消，其意義完全相同，可無疑問，然建國大綱第四條中則不曰取消，亦不說廢除，而僅主修改。夫修改與取消廢除，並非區區字義之不同，外交方針乃由此而大有區別。取消或廢除云者不問對手方意思若何，自行宣告作廢，如俄國宣告解除巴黎條約奧匈撤消柏林條約是也。修改云者遵照國際慣例與對手方和平磋商，在折衝樽俎中從容收效者也。夫挽回已失國權，增進國際地位，全國人心一律從同，並非國民黨獨有之主張，他黨他派固無不具此心理，惟有大相逕庭者，乃在其所採手段有和平與激烈之別耳。使國民黨而始終堅持廢約，他黨他派則主改約，兩方主張相為對待，在政治上始有意味可言，在國民黨本此宗旨，辦理外交，不論成功若何



，尙可表示其別無作用。乃其對外方針，漫無系統，始而聯俄，繼而絕俄，始而堅持對港罷工，繼而解散工人糾察隊，始而收回租界，繼而尊重租界，視外交爲兒戲，置國事若弈棋，中山對外主張，亦復如是，忽主廢約，忽主改約，方針莫定，無所適從，即使躬操國柄，實行政綱，安有對外勝利之可言哉。且取消條約一節，在歐洲雖有先例，然能否收效，亦視本國勢力及周圍情勢若何，昔在一八七〇年俄國宣告解除巴黎條約，其時普法交綏無暇東顧，以爲有機可乘，毅然破約，其後實言日至，遂作罷論。近年土耳其中興，由其力圖振作戰勝希臘所致，新約成立，亦經長時期之磋商而後就緒，領事裁判權則定五年後實行撤消，由斯觀之，僅言修約，已非旦夕所能奏功，今日海內四分五裂，固尙不足以語此，即使固結團體一致對外，當局竭其才力，巧爲對付，國民全體同爲聲援，能否完全成功，尙在不可知之數。若處投大遭難之際，高唱無責任之言論，乃欲冀其有濟，豈可得手。觀本屆中央執委全體會議宣言中有云生聚教訓，爲獨立自強之始基，獨立自強爲平等地位之根本，又云欲人平等待我，亦無不勞而獲之易事，黨人似亦悟已往之大錯，圖補救於將來，然而與革命的民族主義，不免相背而馳矣。

中山揭國際平等，以博人民之同情，然在此不平等待遇之下，力主利用外資，其盼望外資輸入，較北洋派當局尤爲深切，所著實業計畫及民生主義第四講中所論發達國家實業，蓋無不以輸



入外資爲先決條件者也。建國大綱第十二條亦載各縣之天然富源與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實力不能發展與興辦而須賴外資乃能經營者，當由中央爲之協助等語。中山擬大興生產事業，歡迎外資輸入，以助其成，其用意固未可厚非，然與鄙見有大相逕庭者，中山主張偏重在興官業，鄙見則以注重民業爲宜，其理由詳後，茲不縷述焉。中山生平立論自相牴牾之處甚多，即以利用外資一節論之，一面歡迎經濟勢力之侵入，一面却高唱打倒帝國主義，一面擬大用外國機器，借重外人之技術經驗，一面又力主經濟絕交。夫帝國主義須打倒，則凡外人勢力之侵入不論關於政治或經濟，須竭力抵抗，安有開門揖盜之理，經濟上之交涉既須嚴肅斷絕，則一切舶來品可以不來，外國技術員更不便汲汲延攬矣。吾不知中山處此，將何以自圓其說，因而彼黨所採政綱之矛盾，與中山之主張如出一轍矣。攷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對外政策之第七項載明如左列文句。

召集各省職業團體（銀行界商會等）社會團體（教育團體等）組織會議，籌備償還外債之方法，以求脫離因困頓於債務而陷於國際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舊債中約分政治借款實業借款兩大宗，實業借款中雖多藉此名義，挪用於軍政經費，其充築路開礦等用者，亦屬不少，其有確實担保者，尙能按期支付本息，何必另籌辦法急欲償還，此不

可能者一。其無担保或担保不確實者，只設法指定可靠財源爲担保足矣，其還本期短而息重者，自應從長建議化短期爲長期，化重利爲輕息。藉抒人民負擔而免財源枯竭。彼黨乃惟恐民力稍裕，偏以償還外債爲急務，此不可能者二。廣興生產事業，非利用外資不爲功，自須添募新債，何必急償舊債，若民間果有餘資，國庫亦尙充裕，儘可以自力開發地利，不必倚賴外人矣，此不可能者三。嗚呼國民黨之政綱，祇以欺無知無識之愚而已，尙安有討論之價值哉。

## 第二節 訓政

亞里士多德有言曰，人類爲政治的動物，蓋以人類獨具組織天才，富有合羣能力，初民集合，而成部落，逐漸演進而爲國家，斷非他動物所能企及者也。夫人類所以能合羣進化者，在其有一種組織力由表面觀之，互相結合，成爲一體，而察其裏面則個性並未消滅，匪特未曾消滅已也，且因文化進步而有向上發展之勢，個性愈發展，則其團體愈鞏固，亦惟團體愈鞏固而其個性愈能發揮特色，貢獻於羣衆，此近世民主政治者以獨占優勝而自由主義者以能照耀大地也。

中山一生奔走革命，壯年久游海外，飽吸自由空氣，然其所懷革命方略，則與民主自由之原理相悖。所謂革命方略者何耶；革命進行劃分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可謂別開生面，辛亥鼎革之際，未克償其宿願，至晚年手訂建國大綱，乃以分期建設之說爲天經地義，不可移易，試就左列各條





觀之便可知其精神所注者矣。

第七條 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爲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

第八條 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備辦理完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暫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爲一完全自治之縣。

第九條 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複決法案之權。

在軍政時期以內，純粹武力以把持政權，其目的在鞏固當局之地，不問民間之疾苦，蓋與舊式軍閥毫無一致，可不待煩言而解矣。訓政二字在君主專制時代以太上皇或皇太后之資格端拱於深宮之中，隨時對其君臣指示機宜，是爲訓政。中山乃襲取之，以竊比於帝后，在外國政治史上從無此類名詞，中山蓋不層用舶來之狄克推多制，而惟以發揚國粹爲務。其設施次第則與清末之籌備立憲大相類似，試略述清季分年籌辦要政如左，以資比較。

民政機關主管者 調查戶口 測定土地 開設各省諮議局 實行地方自治 完備各地巡警





司法機關主管者 須行法院編制法 籌設各級審判廳 頒行新民律刑律

教育機關主管者 偏設簡易識字學塾 普及教育

財政機關主管者 頒行會計法 劃分國家稅與地方稅 確定預算決算

此外如實行文官考試，改訂內外官制，開設資政院等，均爲籌備立憲之要圖，籌備完竣，召集上下議院，在此籌備期內，即中山所謂訓政時期。惟兩者有大相逕庭之點，清季籌備立憲預先定期九年，中山訓政則無一定期限，此其一。清季辦法一面籌備憲政，一面即實行地方自治，中山則非俟第八條內列舉各項辦竣，不許縣自治之成立，此其二。清季選民資格僅以明定於選舉法規中者爲限，中山則特定嚴重制限曰暫行革命主義者乃得爲選民，此其三。當時清帝迫於人民要求頒九年籌憲之詔，民間志士扼腕太息，以爲清廷毫無誠意，聊以塗飾耳目而已，蓄怒積憤不可遏抑，一旦爆發而楚人起義，清社遂屋，今則時移勢易，帝國易爲民國，民國又脫爲黨國，所謂智識階級大都阿附取容，頌揚總理之神聖，謳歌訓政之宏猷，此等氣象，較諸廿年前進步耶退步耶，嗚呼予欲無言。

人民之自治能力如何而能逐漸發達，亦在激起其創造心發揚其自動力而已。若測丈土地若清查戶口，此等事務，委曲繁重，須由與地方關係密切者任之，方可推行盡利，假手於官吏，則視

地方爲傳舍，決難勝任而愉快，自治所以勝於官治者在此，若以全國牽制，必須一律，儘可仿照英倫之立法集權，由中央頒布條例若干條，僅爲概括的規定，至其實施節目，不妨因地制宜，酌量辦理，官吏不加掣肘，而事務迅速進行，故地方必先自治而後戶口土地等項方可澈底清查整理就緒，未有置自治爲緩圖，而能謀地方之發達者中山所擬辦法不免本末倒置矣。夫辦理尋常事務，尙須具自動之精神，以言選舉立法等，人民能否運用，更無官吏越俎代謀之理。且在二十年前各省成立諮議局，辛亥光復大業，贊助之力頗多，翻倒滿清改號共和已歷十餘年，人民尙須受特殊訓練，方可予以參政權，有是理乎，有是理乎。且實行革命主義果以何者爲標準，將認革命主義爲天經地義不可移易耶，則革命二字並非神聖名詞，已于前節反復陳明，將謂奉行革命主義者，非國民黨員莫屬耶，則不妨以明文規定曰惟國民黨員有選民資格他則否。中山晚年思想根本錯誤之點在只知有黨不知有人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人與己之政策不同，主張各異，其必存主奴之見固無論矣，即使政策相同，主張相同，在己則是，在人則非，在己必直，在人必曲，在己爲革命，在人則爲反革命，故順我者存，逆我者亡，從我者榮，違我者辱，所謂軍政訓政分期建設，蓋欲使一般人民曉然于順逆從違之辨，而俯首帖耳屈服於黨人獨裁之下而已。尙安有是非曲直可言哉。（第三節完）

# 瑞士公民軍論

格龍特著  
南公譯

## 著者例言

本書之重要目的，首在說明國家雖養軍隊而可免於軍國主義之害；非爲政黨鼓吹，亦非受任何團體指使之作也。

瑞士之全國皆兵制，影響於瑞士人民日常生活之意見，皆瑞士國中各級人士所發表，乃本書中最有價值處也。

書中費以勞(Feylre)上校所著之緒論，米雪黎(M. Horace Micheli)氏及其他瑞士友人發表之意見，原稿皆係德文或法文，由余妻一一譯成英文。費以勞氏，日內瓦雜誌(Journal de Geneve)軍事批評家也，米雪黎氏，瑞士國會議員也；其批評其指示之有助於我者，不可勝量。

書中關於瑞士今日軍制之事跡，多以歐格利(Colonel Kurt Egli)氏所著瑞士軍制(Schweizer Heereskunde)第二版藍本，是皆係瑞京(Zürich)許兒梯司公司 Schultess and Co. 出版。余對許氏，深表謝忱。

書中之圖畫，乃伯爾尼(Berne)之著名軍事攝影家刻勒(Keller)氏及三級友人所供給之照





片

一九一六年三月格龍特 (Julian Gantet) 誌於伯明厄

## 瑞士公民軍論目錄

緒論

第一章 全國皆兵制

第二章 瑞士軍之起源

第三章 瑞士今日之軍制

第四章 瑞士之射擊

第五章 上級軍官及下士之訓練

第六章 徵兵制與工業進步

第七章 日爾曼和瑞士人對於瑞士軍制實際情形之言論

第八章 法蘭西和瑞士人對於瑞士軍制實際情形之言論

第九章 瑞士軍隊動員之情形

第十章 瑞士軍制與其可以移植於美國者

新 路 第五期

四一

費以勞氏緒論

（費以勞氏「日內瓦報」之軍事批評家兼「軍事報」之主筆）

軍隊之適應人民之習慣及社會情形者，最良之軍隊也。軍制之中，充之以民族之性質，益之以民族之精神，復有相傳之習慣以附益之，若水泥之膠固建物然，經時尤久，凝力尤強者，始可謂精良之軍隊也。

瑞士聯邦國，合二十二共和小邦而成，此小邦本各自獨立者也。各小邦間原有之維繫，不外種種理想曰各個人之獨立曰社會平等，曰經濟利益之共同。各邦自成一小國，各設政府機關，立法機關也，行政機關也，司法機關也，皆有之。邦之主權，全由人民主之，關於制憲與立法，人民享有莫大之權；故人民非可以永久監政府之行政，且得直接參與其運用。」

瑞士聯邦國，自其成立之初，即本上述之原則，為處理內務之根據，除因時勢之遷移，應加更改外，殆未嘗少變。及十三世紀，許衛士(Schwyz)下華爾登(Unterwalden)烏利(Uri)三邦，有同盟之組織；今則融合全體而為同盟。自此而後，三邦成為軍事之結合；且也該同盟為使諸外國尊崇瑞士民治思想及自保三邦間之共同利益計，遂締協定曰：三邦之中，苟有甲邦為鄰國侵略之目標，其乙丙二邦應將其軍隊，供甲邦調遣。



此種防禦方法，當然以荒野貧民所能担任者爲限。武士盛行時代，甲冑輝煌，且蓄無數武裝扈從，而瑞士森林諸邦之山地居民，惟有自任其護衛之役，其簡陋之軍器，亦出於自置。此乃當日之實情也。此等人民，處藩主管轄之下，其權力之由來，出於篡奪，所以壓迫人民之獨立者，無所不至；因此農民自相決議曰：凡山居農民當其力足舉斧之時，即須服兵役，及至年老力衰，始解其職。以故瑞士聯邦，當其成立之初，已行全民皆兵之制，即兵士之數，與公民相埒之謂也。

雖然，僅有人民，尙不能謂已足。軍器雖單簡已極，訓練之事，實屬必要，蓋無訓練，則軍隊與烏合之衆，無異矣。瑞士先民，由人民練爲兵卒，由兵卒編爲作戰隊伍及旅團之情形，吾人一覽古代年史之著作，即可了然。當時娛樂消遣之機既甚少，而研究學問之權，又爲僧侶所特享，故運用軍械成爲人民惟一娛樂消遣之事。此種娛樂由於狩獵而來，而實有補於軍事，蓋瑞士人民，居山谷間，其地遠離工商中心，富有各種獸類，其以佃獵爲生活之一部分，理勢然也。

兵卒平日之所學，復有鄰國紛爭之事，以爲實習之機；山居之民，利用紛爭之機，以組織類於所謂遠征軍，侵入四鄰之境。當時著作，對於遠征軍，頗多記載之者，參加者自一百二百三



百人不等。然聚至三百人，則往往懸一軍旗，以爲共同標幟，爲兵卒者服從，爲長官者發令，合此二者，軍隊之行動，齊一矣。吾人苟回憶遠征軍之目的，其強奪偏僻別墅之事，雖或有之，然自其人數及服從命令之相較之，則知刦奪而外，固欲將其所學，施之實地，其真目的也。易詞言之，此種行爲，即今日各國軍隊中所謂演習期。

以上所言，尙非其全。上述者，乃側重侵略演習之事蹟，而國境狹小如赫爾微屯（即瑞士也）（Helvetian）諸小邦，環列皆強有力之藩主之地，爲禦不測計，不得不修其自衛之具，則築堡壘其至要者矣，欲築堡壘，則必勞衆工耗鉅財矣。

以上種種經營，並非勞而無功。地主中之最強者，如哈布斯堡皇室（House of Hapsburg）（即奧國皇室所自出）見山地居民標揭獨立旗幟，恐其已有之權，無瑞民所侵略，乃有與師出之之語。果如所言，瑞士中部有山名摩耳加騰（Murboden）者，戰事起於此矣。赫爾微屯諸邦之民，人皆從戎，言乎小邦之聯合則鞏固，平日之訓練則良精，其軍事智識則豐富，故萬衆一心，聚於摩耳加騰山下，竟將哈布斯堡公爵衆而富之軍隊驅逐矣。此役即瑞士所謂自由之勝利之戰，其裨於赫爾微屯諸邦之聯合甚大，而瑞士公民軍之養成，亦以此事開其端矣。

以上所述，乃瑞士軍隊所由發生之點；而格龍特氏書中所示者，今日所達到之點也。格氏



對瑞士軍隊未嘗違棄其根本原則，及此原則應用於近世瑞士國之情形，皆一一加以闡明；昔之瑞士爲農國，今則政治上社會上，皆有變遷，已成爲工業國矣。然時昔之定則，謂人民皆當服軍役，固載諸瑞士憲法之間宗明義，處就實情言之，凡瑞士之民，除身體殘廢者外，莫不有兵役之義務。然今日之進步，足以影響於已成制度，使之複雜，社會之組織，軍隊之編制，同蒙此原則之支配，而人民衛國之義務，（或曰權利），亦隨之而有所轉移。

瑞士聯邦政治情形社會狀態之變遷，其中足爲軍隊發展之利者有之，足爲其害者亦有之。其最有利於軍隊者，厥爲政治進步一端，因瑞士漸由邦聯，進而爲聯邦矣。欲知其意，俟余釋之。余前曾有言，瑞士由二十二獨立之共和邦聯合而成，組織軍隊之權，原乃分隸於各邦，各邦得依其習慣，本其自便，而自由組織其軍隊。一旦戰爭將起，各邦則將民軍交由聯邦政府調遣，而立於統一指揮之下。

瑞士在邦聯制度下，各邦可以自有其政府，一切公務與郵政鑄幣法律軍隊等事，皆自理之，乃必然之勢也。自此而後，各邦爲應付近代生活計，其獨立程度隨日下降，成爲有限制之自立。政治上特權，漸移諸中央。其中應特別聲明者，厥爲各種公務鑄幣關稅郵務及鐵道諸端是矣。於是法律統一運動，漸啓其端，而軍隊組織，愈趨於集權。自聯邦制告成後，各邦之民

軍，因以取消，而代以瑞士民軍，直接受聯邦政府之節制。各邦自然之人力，可益盡其用，而軍隊之管理及其行動，愈形統一。

雖然，軍隊組織因政治變化，而趨於簡單，當是時也，一則有經濟及社會之變化，一則有事門軍事學識之進步，軍隊問題之解決，反因之而複雜。當人人從事相同或相類之職業，復享同一之生活之時，欲使其人盡同一之軍事義務，乃至易事。蓋在軍中各個人之犧牲本屬相同，且科學戰術猶未昌明之日，特種兵卒之訓練，較之其他兵卒，需時略相等耳。及至商務紛繁，地位參差之後，同時又因科學進步，而軍隊中亦有精密分工之必要；則平均犧牲之原則，固不可不守，而軍隊訓練之要求，尤不可不顧及，蓋不惟需有良兵精卒，同時亦需有學識之軍官及下士也。

當斯時也，習慣心理之影響於人心者，蓋重要矣。瑞士人民之根本觀念，視兵役為權利，非僅義務而已，以為此乃公民之特權，非有法庭之判決或高級官廳相同之裁判，不得剝奪之，公民有不端之行動，始得剝奪之權也。故摺除於兵役之外，即公民權剝奪一部之謂，降低地位之謂也。

自他方言之，各人天性相近者，皆可由訓練而為軍官。軍官之俸給，以等級之遞昇而累進



，此乃法律所規定；然僅此一端，尙不能盡誘掖之道，瑞士習慣，於備徽章之人，莫不以特別之聲威加之。按瑞士通例，言之其能躋於軍官等級者，皆齊民中之智識道德能力爲之也。

最後有一要點，爲軍官者皆有担任昇職之義務。地位之昇高，即其軍事義務之增高也；而瑞士之慣例，社會地位之增進，即一己犧牲心之擴充，各人所共認而不辭者也。以例明之，因昇級之故，遇有特別軍事教練之徵召，其人則熱心誠意，停本業之進行以赴之；彼固以爲衛國之義務當爾之，亦即其個人榮譽之良好模範所在，而他人觀此相率以此人爲依歸矣。

以上種種，須了然於心，始可深知瑞士兵制精神之所。瑞民奉法之謹，與其所以確守軍事紀律，其原因皆在於此。軍官候補人，往往溢出其正額，故惟良者可膺選，其故亦可以此解之。各種集會之設，以軍官下士砲兵浮橋兵救護兵及其他兵卒爲會員；其集會也，有定時，並有應練項目，使其智識充溢，以爲入隊服役之備，其故亦可藉此解之。少年自願參加訓練，以爲服役之備之熱誠，以及兵與民從事射擊之熱心，以防命中能力之低落，且以人口不及三百五十萬之國，每年因打靶射擊而耗之彈，平均計之，竟達三千餘萬之多，其故亦可藉此解之。最後欲言者，瑞士政府因科學戰術之猛進，人民已有之犧牲，尙有未足，遂有增加人民犧牲之提議，而

其選民當公決時，必以「可決」承認之者，亦可藉此以解之。

以上種種說明，實瑞士聯邦國所由產生，而能立足於世界之重要本源，夫瑞士國土偏小，然立國六世紀之久，其民深信平等之原則，外受種種危險，所以維持至今者，實人人皆兵制，有以捍衛其國也。

本國習慣之於瑞士兵制，所佔地位，既如此其重要，其制可否移植於他國，作為他國之法制，乃一問題也。學者於此，意見亦頗紛紜。然抄襲他國軍制，必釀成錯誤，此乃不待言者。德意志帝國之貴族式軍隊，頗適應其尙帶封建色彩之政制。此次歐戰，德國軍隊，已畢露其為昔日封建帝王之工具，以其非為開拓殖民地之戰爭，乃侵略鄰國之戰爭也。其中意義，中世紀之地主，人皆知之，而今日德之小貴族（Junker）乃其嫡裔也。德意志之軍隊。惟最適於德國，而於法英諸國，則有所不適，此因其精神及內部力量，重在軍隊之向外發展也。斯軍一旦戰敗，國民之擁護，亦隨之而失矣。

今日工業主義發達，民治精神之根基，因以樹立；雖其政府素以君主原則為尙之國，亦傾向民治矣。民治精神之基礎立，各國思想遂轉向於國防軍之組織問題，而於民治先進諸國之軍制，亦欲詳為攷求，藉資比較。甲國之制，能否移植於乙國。其應斟酌勝益者如何，須以採用國



之目的定之；易詞言之，視其國所抱之目的定之。

由軍事上言之，以瑞士彈丸之小邦，勢不能與大國若英美相較，蓋瑞士小邦，其軍事上之最大目的，乃在自保其境，以抗外鄰不正常之侵略而已；而英美大邦，不僅以保護其境不受侵略而已，並負維護海外領地及權利之責任。

瑞士歷史上之習慣，因種種情形有以造成之，惟有此情形，而後習慣乃以成。習慣乃各種情形之結果，然則無同樣之情形，不能望同樣習慣之發生。瑞士民兵之習，因十三世紀事件之發生而樹其根基。以英美現在之情形，而有模仿瑞士民軍組織之舉，則此種情形中，其能產生習慣，遺之子孫，而垂之久遠耶。

（下期續登第二章）



# 一頂帽子

“A Lost silk Hat” By Lord Dunsany

許庭譯

人物：

客人

工人

店夥

詩人

警察

布景：

一條很體面的倫敦街。一個客人立在門口的階臺上，打扮得衣服齊整，但沒戴帽子。

起初他表示懊惱的神情，後來得到一個新念頭。工人走上。

客人：對不住，請停一會兒……我很感謝你，假如你能夠……假如你能夠進去……老實說

你很可能可以幫我忙，假如……

工人：先生，我能做的事，我必願去做。

客人：我要請你做的事就是按門鈴，走上去說……說你是來察省陰溝，或是這一類的事，然後順手把我的帽子帶出來。

工人：把你的帽子帶出來！

客人：是的。不幸得很，我忘記把帽子帶了出來。就在客廳裏面（以手指窗），就是這間屋子裏，半放在那個長沙發底下，離門最遠的那一邊。假如你能進去給我取出來，我必很（工人面色陡變）……怎麼了，怎麼了？

工人：（堅決的）我不喜歡這個工作。

客人：不喜歡這個工作！但是，好朋友，你別傻了，有什麼害處……？

工人：啊——我倒不曉得。

客人：我這樣一個簡單的請求，可能有什麼害處？

工人：啊，看來是不會有錯。

客人：那麼，好了。

工人：一切的冒險的工作，看來都是不會有錯。

客人：我并不是要你去搶劫這家。

工人：自然，你并不是要我去搶，但是我不喜歡這種樣子；假如我進去之後，有些東西我忍不住不擊，可怎麼好？

客人：我只要我的帽子……唉唉，我說，請你別走……這是二十先令，你只要用一分鐘的工夫就好了。

工人：我要知道的是……

客人：說罷。

工人：……帽子裏面有什麼？

客人：帽子裏面有什麼？

工人：對了；你不能只給二十先令罷……

客人：我給你四十先令。

工人：爲了一頂空帽子，你不會就給我二十先令，再添至四十先令。

客人：不過我是非要這頂帽子不可。我不能這樣禿頭在街上。帽子裏是什麼也沒有。你以爲帽子裏可有什麼？





工人：我沒有那樣的聰明去猜，不過好像是帽子裏必有幾張契紙。

客人：契紙？

工人：是的；必是契紙。（假如你能得到手）可以證實你是這個大房產的承繼者，而無知的可憐的

好人受騙。

客人：我告訴你，這頂帽子是決對空的。我必須要我的帽子。假如帽子裏隨便有什麼東西，

連東西帶這兩鎊錢都是你的，只要給我取出帽子來。

工人：這好像是還不錯。

客人：好極了，那麼你進去給我取來罷。

工人：你覺得不錯，我覺得也不錯。但是我們要替警察着想。他們覺得這是對的嗎？

客人：唉，看在天的面上，……

工人：（作愚狡狀）啊。

客人：你真是不可救藥的傻子。

工人：啊。

客人：我告訴你。

工人：啊，我已窺破你了，先生。

客人：我告訴你，無論如何你千萬別走。

工人：啊！（走出）

（店夥上）

客人：對不住，先生。對不住，我有一件事求你，你看，我現在頭上沒有帽子。我將非常的感激你，假如你能幫忙給我取出來（你可假裝做是來繞鐘上絃的）。我把帽子遺在這家的客廳裏了，半放在長沙發底下，頂遠的那一邊。

店夥：啊，好罷，不過……

客人：多謝，我很感謝你。你只要說你是來繞鐘的。

店夥：我：啊：我想我是不善於繞鐘的。

客人：啊，這不要緊，只要站在鐘前面，亂摸弄一陣就算了。他們總是這樣的。不過我要預

告你，屋裏可是有一位女子。

店夥：啊。

客人：這不要緊。你只要走到鐘前就是。



店夥：但是我想，假如你不介意，既然屋裏有人……

客人：啊，她很年青，并且很，很美……

店夥：你爲什麼不自己進去取呢？

客人：那可辦不到。

店夥：辦不到？

客人：是的，我扭傷了我的腳骨。

店夥：啊，很重嗎？

客人：實在很重。

店夥：我可以試着掖你上去。

客人：不，那更不好了。我的腳不能舉起來。

店夥：那麼你將怎樣回家去呢？

客人：在平地上我是還可以走的。

店夥：我要走了，沒想到天氣已這樣晚了。

客人：請千萬別走，我這樣的沒有帽子，你不能就走的。



店夥：我一定要去了，沒想到這樣晚了。（走出）

（詩人上）

客人：請原諒，先生。原諒我截住你。我將極感激你，假如你肯幫助我。我方才來拜訪這家，不幸忘記把我的帽子取出來。就在那長沙發底下，靠那一邊，假如你肯幫忙做收拾鋼琴，進去順手把我的帽子帶出來，我真感激極了。

詩人：你爲什麼不自己去取呢？

客人：我不能。

詩人：假如你能把理由告訴我，我或者可以幫助你。

客人：我自己實在不能進去，永遠不能再進這個家門。

詩人：假如你是因爲殺了人，儘管告訴我。我對於倫理學沒有多少興趣，不致於願望你因此而受絞刑的。

客人：我像是個殺人的凶犯嗎？

詩人：那當然不。我只是說你可以信任我，因爲我不但是討厭法律刑罰，並且對於殺人這種事感到一種特殊的興味。我喜歡寫一些靈巧工整的情詩，但是說也奇怪，我讀到每一個殺人

案件的時候，我的同情總是在罪犯那一面。

客人：但是我不是殺人的兇犯呀！

詩人：那麼你究竟做下了什麼事？

客人：我同這家的一位女郎吵嘴了。我賭咒說要去加入波斯尼亞人到非洲去死。

詩人：這真美極了。

客人：不幸我忘記把帽子帶了出來。

詩人：你爲了失望的戀愛而到遙遠的國度裏去死；這正是流浪詩人的慣習。

客人：但我請你把帽子取出。

詩人：我情願替你做。不過我走進人家，也要有相當的理由才行。

客人：你只要裝做修理鋼琴。

詩人：不幸得很，這可辦不到。不技巧的彈出琴聲。我以為恰如有些國度採用的那種有趣的刑

罰以冷水不斷的滴在頭上一個固定的部分一般。有一……

客人：那我們可怎樣辦呢？

詩人：有一家是我的朋友，給我以詩人所必須之安全與慰藉。但是那裏有一位女管家，還有一

架鋼琴。過了許多許多年我纔敢於見朋友的面而內心不生戰慄。

客人：我們得要想想別的。

詩人：你在這不幸的年頭，使我回憶起當初浪漫的年代，歌謠所告訴我們的，在那年代有時皇帝們戰爭穿的甲冑只是他們的女人的睡衣。

客人：但我現在所要的是我的帽子。

詩人：爲什麼呢？

客人：我不能在街上讓人看着沒有一頂帽子。

詩人：爲什麼不能呢？

客人：決對不能的。

詩人：你似乎不能分辨何者爲外表，何者爲主要。

客人：我不懂你所謂主要的是什麼，不過我以爲在倫敦衣冠齊整便是一件主要的事。

詩人：一頂帽子并非是人生主要的事。

客人：我并不是看不起你，我的帽子和你不同呢。

詩人：我們坐下談談有價值的事罷，百年後令人不忘的事。（坐下）從這方面着想，你就可以看





出一頂帽子之無關緊要。但是去死，並且爲了失望的愛而去美麗的死，這是值得寫一首抒情詩的一件事。一件事是否緊要，這是最好的試驗的方法——試想在抒情詩中作何狀態。

客人：我不管你能不能給我的帽子寫一首詩。我所知道的是：我不能做出在倫敦走而不戴帽子的那種可笑的样子。你究竟是給我取還是不取？

詩人：做修理鋼琴的事我是幹不來的。

客人：那麼你就做爲察視汽爐的罷。他這窗下就有一架汽爐，並且我正好曉得有一處漏水。

詩人：爐子上可有美術的裝潢？

客人：我想是有的。

詩人：那麼我決不要去看它，或走近它。我曉得鐵模製出的那些花紋——我曾見過名喚畢士

的一座埃及的大肚的神像，故意的做得醜，然而還沒有這二十世紀機器製出的花樣醜，

一個汽管工匠也要唐突藝術敢於試作花紋的裝潢嗎？

客人：那麼你是不帮我了？

詩人：我不要被醜的事物，不要被醜的聲音，你若能有合理的計劃，我不是不帮忙的。

客人：我想不出別的了。 你不像一個修汽管或繞鐘的人。 再也想不出別的了。 我的心裏很苦楚，不能安心細想。

詩人：那麼你只好把帽子丟在那裏，任其自然了。

客人：你爲什麼不想個方法呢？如其你是一個詩人，用思想似乎是你分內的事。

詩人：假如我肯於在一頂帽子這樣可笑的事物上用我的思想，當然不難想出一個方法來，但是這

題目太平凡了，我不敢去想。

客人：（立起）那麼，我自己去取罷。

詩人：千萬可別那樣！你知道你去了將要怎樣？

客人：我知道這是很可笑的，不過還沒有我戴帽子在倫敦走的可笑。

詩人：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怕你又去言歸於好，互相恕諒，以至結婚立家，養出一羣嘈鬧搗

痰的小孩子，像別人一樣，那時節浪漫史就告完結了。 不，不要去按鈴罷。 去買一把

槍刀等物去加入波斯尼亞人。

客人：我告訴你，我不能不要帽子。

詩人：帽子算什麼！你能爲了一頂帽子而犧牲掉一個絕美的死所嗎？想想看，你爲了失望的戀愛



而死去的骸骨，荒涼的遺棄在廣漠的金色的沙漠上，無人收拾，無人記望。荒涼的臥着，正如濟慈詩中所用的「荒涼」那個字，多美！荒涼在非洲。無望慮的亞拉伯族人在白晝走經過去，在夜裏是獅子的吼聲，沙漠的哀音。

客人：我覺得你不該把它叫沙漠，波斯尼亞人要佔據那塊地，正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最肥沃的地域。

詩人：那又有什麼用？地理學與統計學自然不會紀念你的，紀念你的是那美麗的浪漫史。浪漫史對於非洲的看法總是如此的。

客人：我還是去取我的帽子。

詩人：想想！想想！假如你進了這家門，你永退也不能到波斯尼亞人的前鋒去了。你永不能死在偉大的沙哈拉沙漠之遙遠的莽原了。她也不會徒自悲傷為你的美麗的死而毀泣了。

客人：聽呀！她在彈琴。我想她此後將有許多年的摺疊不樂，我想這是無益的事。

詩人：不要緊，我可以去安慰她。

客人：你要是去安慰她，我豈不是吃了大虧？

詩人：我并無那種用意。你不要燥！





客人：你究竟是何用意呢？

詩人：我將把你的美麗的死製成詩歌，快樂的歌悲傷的歌都有。有快樂的歌，因為這正是古代浪漫詩人的慣習，有悲傷的，因為講的是你的哀慘的命運與失望的戀愛。關於你的骸骨我也要造出傳說的故事，也許講有些亞拉伯人在戰中著名的一個綠洲裏發見你的骨頭，懸想着誰是骨頭的戀人。我讀給她聽的時候，她也許要稍稍啜泣，我於是再讀關於戰士的光榮，怎樣的不朽。

客人：請你注意。我知道你還沒有和他介紹過呢。

詩人：小事一端，小事一端。

客人：好像你是異常的想令我趕快的換一槍尖；但是我要先去取帽子。

詩人：我求你。爲了美的戰爭，英雄事蹟，失敗的正義，爲了無效的講給殘忍女郎聽的戀愛故事起見，我請求你。你看在那破得像琴絃一般的負傷的心的面上，我請求你。用古代神聖的浪漫史的名義，我請求你：不要去按鈴。

（客人按了鈴）

詩人：（整頓喪氣的坐下來）你必將要結婚了。你也許同你的妻去旅行，遠至巴黎，也許遠至堪



用可。——你掙錢養家，如一般人一樣。永遠不會給你建立紀念碑，而……

（僕人應鈴聲。客人說些聽不清是什麼話。從門進去。）

詩人：（立起，舉手）……而在這家門口建立一個銅牌罷；浪漫史在此又降生不得其時，夭折了

。（坐下。工人店夥警察入。樂止。）

警察：此地可有什麼事體？

詩人：都成事體。他們戕殺了一齣浪漫史。

警察：（向工人說）這位先生似乎腦筋不大清楚。

工人：他們今天都不大清楚。

（樂起）

詩人：我的上帝！這是二人兩奏！

警察：他是似乎有點神志不清。

工人：你還沒有看見那一位呢。

（幕）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新

路

第一卷

第六號

THE NEW WAY

No. VI Vol. I

15. April 1928



# 新路 第六期目錄

一、今後與革命	觀棋
二、讀陳公博『今後的國民黨』	秋水
三、爲主張聯俄容共之汪派活動事告忠實國民黨員及愛國民衆	定庵
四、重都北京完成統一議	一士
五、俄國無產專政制之解剖	立齋
六、評委員會制	南公
七、評戴季陶的『青年之路』	常子高
八、瑞士公民軍論	南公譯

# 今後與革命

觀棋

## 一

我在五六個月以前，早對人說，即使北伐成功，亦不過辦到青白旗的統一罷了；這是旗的統一而決非國的統一。現在旗的統一居然實現，其實現的快居然出我們的預料以外。旗的統一所以成功如此之快，就證明國的統一愈為艱難了。

從前是五大塊尚有邊境的許多小塊。現在五大塊中，四個是掛青天白日旗的，餘一是掛五色旗的。四個有黨供其指揮，餘一個是不要黨的。所不同的止此而已。其為括地皮，相同也，壓抑人民自由，相同也，窮兵黷武，相同也。要而言之其為軍閥相同也。不過一方面戴着黨帽子，他方面不戴罷了。現在這個不戴黨帽子的掛五色旗的退而降為邊境的小塊。於是就剩為四大塊和邊境的許多小塊。小塊是沒的左右全國的能力，我們且不去論他。現在的四大塊即所謂蔣馮閻桂。這四種勢力將來的離合似可預計其種類。

這四種勢力的離合可分兩大類。第一類是三對一。第二類是兩對兩。先以三對一的為甲，似可有兩種。



一、一方是蔣閻桂而他方是馮。

二、一方是馮閻桂而他方是蔣。

至於第二類的兩對兩亦可有兩種。即：

一、一方是馮桂而他方是蔣閻。

二、一方是閻桂而他方是蔣馮。

以上四種中，第一類的第一種似最近於事實，所以將來的變化恐怕不會超出此數以外。他們他們的變化如何姑且不論，而國之爲不統一則係明切的事實，可以不必多說了。

## 二

因爲統一在實際而不在形式。在實際上說，他們有兩個大問題橫在面前：即第一是裁兵，

第二是財政統一。裁兵的必要，他們亦未嘗不知道。不過如何裁法，却是大問題。如果止是照比例來裁汰，雖足示人以大公，然而他們決不肯把基本隊伍與非基本隊伍同一比例裁汰。

而況裁兵並不甚難，而阻止其裁後再暗中添招則甚難，真是難如上青天了。試問豈非新制是每

師人數三千麼？而實際上有許多師，其數目是超過三千的。在現制之下，尙且不一律而況以

後呢？所以他們提倡裁兵的結果，我敢預言，必能成功。可是這種成功必正是向老百姓騙得



一大宗裁兵費而已。因爲不拿裁兵名義就無法籌款。籌得了款，把兵裁了，可是暗中再來添招，誰也不能禁止誰。且因爲彼此仇視的緣故，更須各自充實武力，所以裁兵一層即使實現也必是騙人。而況中國產業不振，這些被裁的兵沒有飯吃，勢必仍舊輾轉去投軍。必定是一方面裁而他方面招。並且借裁兵的名義，可以大更換軍官，正可利用此個機會把凡非自己嫡派的兵頭兒一概都去掉。可見將來的裁兵必是裁減其名而改編其實。這是說裁兵，至於財政，亦是無法解決。

### 三

我們看到這種情形，使我們相信革命決不是這樣的。革命原有好幾種。例如英國的立意乃是一種革命。又如英國的產業革命亦是一種革命。這些革命的性質與中國的革命都不相同。人家是一種實質的變化，而我們是一種形式的變化。好像一個是化學的變化與一個是物理的變化一樣。化學的變化可變出一樣新東西來，而物理的變化則不然。中國十七年來所有政變都是如此。變來變去而終不會有一個新東西變出來。而一次所有的新東西止是一個青天白日旗與一篇遺囑和一部三民主義罷了。教人家挂旗；教人背遺囑；教人讀三民主義，但挂了背了讀了，却與實際沒有絲毫的關係。所以物理變化式的革命除了形式以外是別無新東西的，可



是國民對於這種皮毛的革命却也付了極大的代價。此次革命無論如何，將民間損失與國庫損失合計之，總在五六萬萬以上。以如此之大犧牲竟得這種換湯不換藥的結果，真未免太冤了罷。

因此我們便得到一個教訓：就是以後無論如何這種戕傷國家元氣太甚而又不能產出新東西的革命是萬萬不可再幹了。要刷新政治，要剷除惡勢力，便應該另覓一個徑塗，務使犧牲較少而變化較著。所以我們必須變更革命概念而有新的意義。

四

須知革命本不限於用武力，武力的革命不過革命中之一種而已。產業革命即是和平的革命。只須注目於變化性質而不必限定所以變化之的手段。把不良的政治變為良的政治可以用種種方法。例如英國的立憲運動就是人民向王室爭求民意達到政治。以不斷的爭求，王室漸漸讓步，民意漸漸伸展。這就是變化政治性質之一種，即由專制而使其變為立憲。中國以後的革命是否限於這一類，我亦不如此主張。不過以為我們應得訂正革命的概念。

一、革命是不限於用武力，不僅僅換旗色；

二、革命是不可專講表面與形式，

三、革命是關於政治，但政治與道德不能分開，所以幹革命的人必須有特別的道德律較普

通人爲殿；

四、革命不是權利而是義務；

五、革命不是短時間速成的；

六、革命的團體（即黨）是可以組織的，但須以不黨精神；

七、革命是由理智上研究計畫的結果，不能專靠羣衆情感的心理作用；

八、革命是實質的變化。

總之，我們希望一個真正的革命運動出現，以代替這種變來變去而實質不變的偽革命。否則這種狀態延長下去，人民真是受不了。長此混亂，一年一戰，必定有滅種的一天。否



# 評陳公博論今後的國民黨

秋水

國民黨只能走民主憲政一條路，而無他路可走；

陳公博所指的出路是國民黨無法去走而且走不通的。

當着這種外患緊迫，強鄰侵入，而莫可如何的時候，「以黨治國」的國民黨「改組」「再造」的呼聲忽然也的緊迫了起來，有的本着「黨的立場」，有的本着「革命立場」，新出的雜誌竟有二十餘種之多，使我們大有瀏覽不及之勢！其中代表國民黨左派新出的「革命評論」要算是敢於批評黨政得失，也能夠提出辦法，尤其是陳公博先生的「今後的國民黨」一文和「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一書頗引起我們的注意。在這篇文章裏，陳先生批評黨及黨政道：

「……就黨方面來說，支離不可名言。各省黨部皆附麗於一個軍事的集團，而各縣的黨部又皆以個人為統系。中央黨部雖曾下過無數次的訓令禁止小團體的組織，而事實上這種小團體還是層出不窮。不過這種小團體很少能獨立生存，有軍事背景的，以軍事作他們的出發點，沒有軍事背景的，則日日相競求取軍事為附着點。黨至今日，中央陷於飄搖的局面，而各個黨員都由悲觀絕望各個只顧個人的生存，不遑顧及黨的生存。或者以個人主義為結



合，或者以地方爲主義結合，一言以蔽之，這種結合都以目前的利害爲結合，并非根據于黨的主義和政策而結合。」

這幾句話確能說出國民黨的現狀。他更接着說黨政道：

「就政治方面來說，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已無從實施，更談不到黨的主義不主義。我們試問一問，那一省的政治是誠意接受中央的命令？那一省財政可以無條件的受中央的支配？現在各省的大部分目中久無中央，較好的形式上還有交換的文書，等而下之無事不與中央作極端的反抗。在某種條件之下，我們固也不反對「分治合作」的主張，然而今日的情況恰成「分割衝突」而不是「分治合作」

就軍事來說，與辛亥革命以後的覆轍如出一途。各省的軍事擴張，各隨個人的自由；中央固然不能干預，并且也沒有統計。「黨指揮軍隊」一句話，已成了空懸的理想。北伐以前廣東雖是暫安之局，然而黨部的權威，軍隊的整飭，的確可以代表革命的精神。今日回思，真有「於斯爲盛」之感。」

黨和黨政既然到了這樣悲觀的現狀，所以國民黨要有一部份人——特別是本着革命立場而不專本着黨的立場陳公博一派——起來主張改組黨和重興規定政策也是當然的。明白些說，就

是國民黨現在走的這條路，陳公博一派及其他派的國民黨人認為是死路，而要另尋一條活路。

——現在多數國民黨人正在興高彩烈的慶祝北伐成功，便是黨的成功；而陳公博獨在一旁慨歎「黨的破碎」和「黨的敷衍」，「必致惹起黨的傾亡」。陳公博究不失國民黨中一個有心人！

但是陳公博先生所另指的黨的新路和黨改的新計畫又是怎樣的呢？在這裏陳先生也發表出他的三個與其他的黨員根本不同的見解，因此他的黨的出路自然也是特殊的。

第一他的三民革命的認識是本於經濟史觀的，

第二他的國民革命的基點是建在階級爭鬥的，

第三他的絕對的黨的專政是泯滅不平階級的。

「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書的作者，在書中千回萬轉的說法，無非說明這三個根本不同的見解，——而且說明這個見解並不是共產主義者和蘇俄共產黨所有的罷了。

本此陳公博對於黨的組織和訓練，便有個新的辦法是：要國民黨人的成分應當保持如左例的

比例：

黨員百分	
農民	百分之五十
工人	百分之三十
小資產階級	百分之二十

此表及下面的話都見前所舉書中九十七至九十八頁



他說道：「我們能夠保持這個百分率，那麼國民黨的組織和訓練，可以不成問題，如果我們不能保持這個比例，任何鐵的紀律都無法可以行使。辛亥革命爲勞苦民衆的要求但後來構成國民黨的成分并非勞苦民衆。黨員與民衆要求不同，除了黨崩潰的以外，絕無其他可走之路。」

陳公博這種改組國民黨的辦法，本其「經濟史觀」的見地，本來不失爲一種辦法。但是今日的國民黨有這樣改組的可能性沒有呢？陳公博似乎便沒有提起了。我們試鄭重問一問陳先生：汪精衛和蔣介石究竟應該放在你的百分比列表的那一格子裏呢？陳先生，你又究竟應該放在那一格裏呢？既不在工廠裏，又未在田地裏，又未曾有小資產，像這樣身分的黨員恐怕至少要佔國民黨三分之一，豈不是都應該淘汰然後黨纔有辦法嗎？陳先生，你又用何法去淘汰呢？

『本來社會經濟構造不分明的國家，尤其是半殖民地，每一階級都非常複雜』。（語見原書一一〇頁）陳先生要細細解剖起來，便立刻感覺着階級的界限無法使之明白。既然分不清楚，則著者在前面用力寫了一百一十頁都是白費氣力。既然知道「工人裏頭便包含產業工人和手工業工人。……農人裏包含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僱農。至說到小資產階級，那更是複雜，說小地主，小商人，自由職業者是小資產階級，怕難充實小資產階級的意義。其實手工業者，農民的大部份，學生等，嚴格說來，還是小資產階級。」（語見原書一一二頁）那麼，這樣含

混，著者那個百分比列表便永遠立不起來，更何況於要本着這個表去定黨的命運，黨的組織和訓練，以及黨的改組呢！

一句話說完，陳公博先生不勉中了馬克斯先生的毒，在這個脫離封建已二千年的自由小農中國社會裏，定要去強勉分出若干階級，以便把國民革命的基點建在階級爭鬥上，結果來理論與事實不符，令人一眼看去，便感覺到直抄講義，大可不必。中國共產黨已經因為犯了這個直抄的病，自誤誤人，結果只有去找土匪階級，殺人放火，以完結他的所謂「革命便是階級爭鬥，階級爭鬥纔是革命」的說法，陳公博先生又何必再來重抄一遍自誤誤人。——關於革命便是階級爭鬥，階級爭鬥纔是革命，這種說法的駁議，下期在新路上當作一長文與陳先生及其他迷信馬克斯學說的人們商量，這裏直接譴到陳先生所主張今後國民黨重興來過的革命事業。

陳公博先生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一書中，批評從今天以前的國民黨幾乎莫有一件事情是做對的；錯誤到了今天，非改弦更張不可。但是陳先生所提出的黨政新方向是如何的呢？他還是本着他的唯經濟觀或歷史派的解案（陳先生著作中隨時隨地都表明他的政治觀察是唯經濟觀的或是歷史派的，不知道這兩個繫詞是否可以直捷聯起來，便稱作「唯經濟史觀的」呢？還以質之陳先生。）提出了下面的四點主張：



第一是建設國家資本，  
第二是泯除不平階級，  
第三是鞏固黨的專政，  
第四是建設東方國際。

就這四點主張，據我個人看來，陳先生要使今後國民黨去走之路子真未免與現在蘇俄所走的路子太相似得一點！我們在這裏，始先不必討論蘇俄這個路子的本身價值我們願先指明俄國共產黨之所以能走這個路子，是有他的特殊的起點的：

一，他自來是否認民主主義的價值和意義的，  
二，他自來便不以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為號召，而且在事實上是打倒民主主義的革命黨，  
要去實現勞農一階級專政的社會革命的。

無論在列甯的主張上，或在十月革命的事實上，或在一九二二年實行新經濟政策上，俄國共產黨人這個立腳的起點是未嘗拋棄的。

至於中國國民黨咧，他的進行的起點是否與俄國共產黨的恰恰相反？  
二，他自來是歌頌民主主義的價值和意義的，



二，他自來便以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爲號召，而且在事實上打倒共產主義的革命黨，要去實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治的。

這兩個出發點絕不相同而且相反的主張，因爲一時利的害，勉強拉攏——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已經鬧到今天這種不倫不類的政治現況，使國民黨對內對外，都表現矛盾的形勢，而無以自解；糾紛根本便從這里發生，覆亡朕兆便在這里伏着。所以無論黨內黨外的人們，爲愛護國民黨起見都在主張澈底清出共產黨的理論，——特別是一黨專政的理論，——他是在理論上與民主主義不相容的。在事實上也絕對辦不到。因各階級的利害不同，理解兩樣，要使他們真正合作，只有用憲政自由協商的辦法，專制顛預，一味驅使，則立呈爆裂狀況。恐怕爆裂，則只有妥協敷衍，妥協敷衍，又無所謂專政：國民黨政府今日便在後一種現象之中，既不敢專制顛預，且恐怕一旦爆裂，妥協敷衍，只有專政之名，而并無專政之實；結果異黨固怨，而同黨亦怨，勢使全國皆不痛快，豈只陳公博先生不痛快也哉！

原來國民黨，從他的根本主張，從他的一向組織和訓練，從他的國民革命的趨向，都只是民主憲政這一條路。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裏，用了那樣大的力量，都未這將條路子一旦改換了去，而結果失敗，被清被殺，何況陳公博一派人，其力量不及蘇俄遠矣。不過共產黨雖被排而去，



他却與國民黨留下一個毒根；這個毒根便是使國民黨人念念不忘情於一黨專政——這一個專黨政的毒根便終要把國民黨置之死地，如果國民黨不及早覺悟。如果覺悟自家的黨的根本存在及趨向，不是一階級的，而是全民的；不是爲一階級的，而是爲全民的；則基於一階級利益而成立的一黨專政，在國民黨是不適用，勉強用之，不但辦不到，而且因之入絕境。

現在國民黨的許多青年份子亦如陳公博一派都在追念廣東和武漢時代之專政，但是那是共產黨的，不是國民黨的。你們既然愛這一黨專政，根本便該讓共產黨始終來代替國民黨，便不該愛惜國民黨而有反共絕俄之一幕；既然共去了，俄絕了，恢復了國民黨的本來組織和趨向，便也就無法恢復在廣東時和在武漢時而專制政體了！天下事不能兩全，論到這里，我們不能奉不勸陳公博一派和許多國民黨的青年黨員。你們如果愛護國民黨，便應注意下面兩點：

(一)，一個政黨，就其從來組織及從來趨向，即使非常圓滿而鞏固，也只能盡他特殊的相當能事，不能望他萬能，把從古至今以及將來的問題一併解決。譬如一架機器，在他本身構造是用來造紙或紡織的，不能望他同時又造五金用品或化學用品。國民黨本來是各種不平階級組織的，而要他泯除不平階級；國民黨本來是爲國民革命而結合的，而要他又再做社會革命，世界革命，以至於文化革命，你們的要求，平心而論，未免過奢一



點！本着自家這種過奢願望，來任意攻擊自家的黨，我們就是黨外的人，也覺得這是一種很大的錯誤；結果辦不到，只有把自家的黨毀了。

二，國民黨的破碎和政黨的矛盾，並不是一黨專政不鞏固，實在是他以多階級的組合而妄採了一階級專政的辦法，而無法實現一黨專政的好處，結果必定如此；我們前面已略說過。陳公博先生既知道彼此階級不同，便無法了解彼此的利益，則全國各階級的利益，要靠一黨專政中幾個執行委員面面顧到，豈非絕對難辦到的事！更何況今日這個以武人爲專政首領的局面，他們自然更無法了解各階級的利益了！國民和黨員都不滿意，自是當然。不滿意到了今日，又來醞釀第二次革命；打倒軍閥的呼聲又充滿於陳公博一派的言論！陳公博先生須知！吾民已不堪一再革命之蹂躪！今番山東之日人橫行，已證明一再革命，則國必亡，國亡尙何有於陳公博一派的社會革命與文化革命，更說不上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的路子了！

我們奉勸陳先生及其他青年黨員也只能說到這里。如果陳公博先生抱定了共產黨人的說法，認的這種小紳士(Petit Bourgeois)階級的民主政治已成過去，在陳先生的言論裏，處處發現鄙薄近代民主政治的意見。則自來向民主政治這條路而且現今也只能走民主政治這條路的國民黨只好也認爲過去。但陳先生又何必戀戀於其驕亮，而不直截了當的組織第三黨呢？



# 爲主張聯俄容共之汪派活動事告忠實國民黨

## 員及愛國民衆

定庵

國民黨自執政以來，先則有容共時代武漢政府之惡化暴行，後則有清黨以後南京政府之腐化裨政，種種事實，昭昭在人的耳目，但是國人腦筋善忘，一年以來，耳聞目濡，但見南京政府下的投機腐化情形紛出不窮，因此轉將昔年武漢時代的種種過失漸形忘去，對於當時負責的政府當局如汪精衛，陳公博等獻媚共黨，趨奉俄寇，屠殺平民，縱容流氓，以及後來的反覆變詐，欲蓋彌彰，更野心不死，挑起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廣州赤禍的種種劣跡漸漸有寬恕的向趨。近來汪派分子，竟趁國民一致厭惡南京政府腐化的心理正在高漲的代，以金錢收買無賴文人，大出其刊物，謀取今日當局的位置而代之。因爲他們也攻擊腐化分子，也反對共產黨，並且高喊口號「左手打倒萬惡共產黨，右手打倒腐化的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派是否腐化，姑且不論，但打倒腐化却是人所同情的，打倒萬惡的共產黨又是人所同情的，這樣一來，汪派以爲一喊這個適合人心的口號，便可以取得人的同情了。但是事實昭示給我們，汪派所喊的口號雖然很硬，但是實際



上汪派的人又腐化又惡化，沒有一點能免去他們自己所指摘的情形，留心時事的人自然會知道，不留心的人縱然一時不免被騙，將來也必定有覺悟。

汪派腐化的情形在武漢政府時代已經很顯著，陳公博以一野雞學生一躍而爲財政總長，財運亨通，腰纏豈止萬貫，貪官污吏之名久已傳遍兩湖，今日來只好驅驅上海灘上的不知世事的一部分學生，那裏還能哄得動人？甘乃光在廣州捲款潛逃，有該省政治分會的呈文可查，目下尙在通緝之列。汪精衛則不過一個花花大少爺，在巴黎寄居的時候，名爲留學，實則逐日趨奉妻子，伺妝台之眼波而已，畏妻如虎之名，傳遍留學界。此次出洋，也說是爲留學，且自詡與胡漢民等之出洋不同。其實胡等之到土耳其找三民主義的理論基礎，固然可笑萬分，但汪之不學無術，還遠遜於若，胡真正留學，非起碼從小學堂住起，再住二十年不可，恐怕汪先生沒有這麼大的忍耐工夫罷。至於全體粵派分子其庸懦無能情形，可于去年第四次全體執監會開會時寄居上海一品香之吃煙又麻雀等無聊情形中觀察而得，似乎與舊官僚及現今南京國府要人們比較起來，也無愧色。不過汪等比較的善於利用文人，因此竟有些文人甘於爲他捧場，正如馮玉祥的宣傳處長簡又文先生在各報上極力爲馮將軍表彰美德無微不至的一樣，也有許多無賴的文人竭力替汪先生歌功誦德。似乎一戴起左派的帽子，便做舊詩（如曾仲鳴）也值得恭維，做古文（如汪精衛）也不



算守舊了。新文人之無恥，比舊官僚還勝幾分，可勝浩歎。

汪先生及其一派的政客們，如果只是腐化而已，結果至多不過與舊官僚及今日黨國要人相等，還不會有什麼更大的罪惡，不過汪先生等似乎還不甘於單純的腐化，頗想於腐化之外，再與青年接近，以圖獲得政權，因此便硬將左派的帽子抓到自己頭上。「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左派以求之」，汪派的人這個迷信的毒一種到腦筋，便成了左派迷了。但是什麼是左派呢？左派這個名詞本來就是共產黨在中國造出來欺騙青年的洋八股，汪精衛的左派領袖，也是共產黨給他硬造出來的。汪氏欲找左派，自然非於共產黨中找之不可了。於是理論則共產黨之理論，人才則共產黨之人才，汪氏之左派迷，結果不過為共產黨造機會耳，機會造成之後，共產黨的辣手段又不難一脚將造橋的人踢翻，如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趕走張發奎的故事，汪先生乎！你們真迷而不悟一至於此乎？

不過就汪派說起來，其情也未嘗不可原。蓋國民黨中本無人才，又無理論也。說國民黨無才，人或信之，說他無理論，則似乎有人要搖頭。其實仔細攷察起來，國民黨何嘗有理論？一部三民主義支離破碎，東剿一節，西襲一段，大半狗屁不通。其中稍有精采能設立得住足的，非拾國家主義之緒餘，即竊共產主義之枝葉。三民主義之真精神，可於其開頭就說是「救國



主義」，後來又說是「共產主義」的矛盾不堪中尋得之。因爲如此所以今日一般三民主義的信徒並無一個系統一貫的理論可依據，自然只好倚傍他人門戶。有一部人偷竊了國家主義派的「全民政治」，「全民革命」，「救國」「愛國」等口號來裝點自己的門面。另一派人則受了共產黨的催眠仍以階級鬭爭，聯俄政策爲護符。汪精衛派便是後一派的代表。

唉！自命國民黨的汪精衛派們，你們還不覺悟嗎？中國還受得住再提倡階級鬥爭嗎？在一致抵抗外貨還不足的時候，還忍心再挑撥階級的仇視嗎？因爲一個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弄得中國外交孤立無援，致有今日受盡日本欺壓的現象，還要放你們出來再喊幾聲打倒嗎？俄國還可以再聯嗎？上當還沒有上夠嗎？汪精衛派的人請你們自己捫心想想！

就現今汪派的出版物中仍然主張擁護所請三大政策之二的聯俄和農工政策——只有容共是不敢提起了，但實際上却大容特容——以及階級鬥爭並明標大同共產主義等情形看來，我們可知共產黨已篡據汪派的腹心。我們不能坐視共產兇饒的再化身而起，因此凡愛護國權和民治的人們，應一律起來向聯俄容共的汪派進攻！

# 重都北京完成統一議

一士

張作霖出關被炸，晉軍已入北京，國民黨年來所發起的北伐，在山海關以內總算粗告一段落。在我們看，如果國民黨的當局能夠不爲偶像所拘，不爲成見所蔽，當京津初下之際，便毅然決然即刻將南京政府遷往北京，不僅北伐精神可以稍稍貫徹，對內對外亦可斬去許多葛藤，爲中國前途打算，爲國民黨本身打算，計實無善於此，請言其故：

一、就中國歷史的大體上看，政治的重心自來在北而不在南。歷代能舉統一中國之實者，其都城不在黃河以南，即在黃河以北。此種形勢，自滿蒙新疆加入中國版圖以後，已成牢不可破。中國自來北方的舊都如長安，洛陽，開封等等，在今日或以交通不便，或以去海太遠，或以文化落伍，或以物質不備，均已失去首都之資格，而最有此資格者，莫如北京。反之，從來建都長江以南者，或因外患，或係割據，縱或偏安一時，決非長治久安之策，明季之弘光，咸同間之太平天國，即其最近之顯例。而今日情形複雜，已非明季及咸同間可比，如貿然將首都設在南京，竊恐偏則有之，安則未必，能如太平天國之支持至十五年之久與否，尙未可知，其理由可與下文參看。



二、今日主張國都南遷的最大理由，即謂北京爲官僚政客之巢窟，環境惡劣，殊非新都所宜。此實一偏之見，絕對不能成立。我們要曉得所貴乎革命者，便是要以革命的光明勢力去征服黑暗勢力，何處是黑暗勢力最濃重的地方，便是需要革命勢力最急切的地方。一個真正的革命黨人，應該看見黑暗勢力便迎上前去，斷不應該退避不遑。何況官僚政客是一種有脚的動物，北京固然是他們的老巢，南京又何嘗不可營他們的新窟呢？近來有人說北人多家奴氣，南人多西崽氣，南京接近上海，以此爲政治中心，難保不於官僚政客而外，加上一批買辦西崽，買辦西崽的勢力伸張，總不見得是黨國之福吧！

三、有人謂根據辛丑條約，首都可以駐紮外兵，此實獨立國家之恥辱，遷都南京，則此種條約上的束縛可以不解自解。這種見解的幼稚，更不值一駁：外交的勝利，要靠充實的國力，堅強的民意，國際應付的得宜，而尤其要緊的是有一貫的主張而濟以層出不窮的方法，決不是賣弄一點小聰明可以討得便宜的。中國近幾十年的外交當局，自李鴻章以至最近下台的黃郛，無一肯從根本上着眼，只是賣弄一點小智小慧，結果弄巧反拙，無一次不大上外人之當。中國當這種時候忽然主張遷都，無論列強藉口中國軍事尚未結束，各地共黨潛滋，決不肯輕易將條約上駐兵的權利放棄；即令就認遷都爲中國的內政，不願出而干涉，但藉此稽延對於國民政府的承認，





或承認而僅派一代表在南京敷衍，外交團仍駐北京，也不是不可能的事。這樣一來，或者使中國在國際上仍陷於不幸的地位，使日本得陰謀操縱於其間；或者使中國發生兩個外交的中心，因而對內對外釀出許多無謂的糾葛，都是極可慮的。

四、遷都問題，不僅影響於對外，尤其可注意的還是在對內。關外不必論，現在津京之間同標革命旗幟的軍隊既有十數萬之多，而一部分的奉軍及直魯軍，仍滯留於灤榆一帶，這種形勢本來已經發險惡了；加以馮閻蔣桂之間，始終不能無問題，而宗社黨人近更大肆活動，難保不因東省發生變化之故，因而受日人之嗾使，實行孫中山之民族主義，竟步蒙古民國之後塵，而發生所謂滿洲民族的自決運動。這樣一來，是國民黨年來的外交方針，既斷送一個蒙古，引出一個山東問題的糾紛，結果或者還非斷送一個滿洲不可，即令革命在名義上就算成功，這種代價總未免太大吧！情形雖是如此，然而并不是不能補救：國民政府總算是年來發號施令的一個機關，雖一切措施，多不能滿人意，但在一班掛了青白旗子的軍人眼中，要不失為一種名器！加以北京為近千年來政令之所從出，在大多數的小百姓看來，實在有多少的神秘，質言之，所謂北伐成功，在小百姓們的眼中，便是取得北京。如果國民政府利用牠年來由軍隊造成的新勢力，與北京那種由歷史遺傳下來的舊權威打成一團，或者一個較有力的事實政府不難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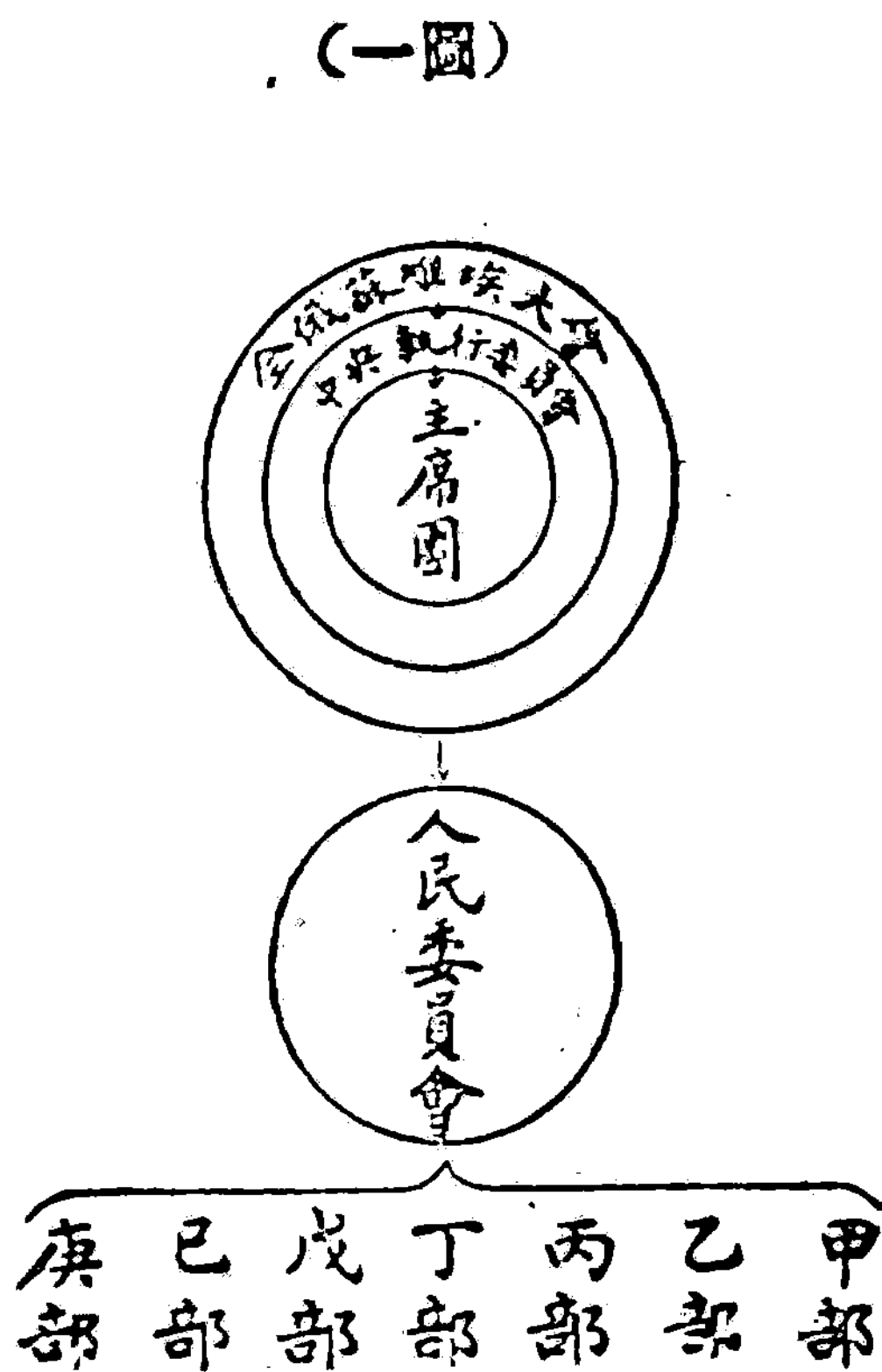
五、至於物質方面南京較不上一個首都的資格，更不待言。蓋自洪楊亂後，南京已破壞不堪，七十年來，始終沒有恢復，再加以民國以來經過多度的變亂，并下關的商場亦不如光宣時代的繁華。以城內論，一個近代都城所必具的種種建築固一無所有，就說到自然風景，爲文人墨客所艷稱的玄武秦淮，也不過是一池污水，一條臭溝！著者去年八九月，曾因事一至所謂首都，其時正值籌備北伐，兵士塵集城中，遺矢滿街，時疫大作，蓋南京不僅滿目荒蕪，生活簡陋，并求一杯之清潔飲料亦不可得。現在國民政府儼然以革命成功聳動世界的觀聽，萬一東西人士之走出上海者，因而至首都觀光，以在南京的所聞，所見，所身受者，歸而形諸筆記，播諸新聞，我真不知道他們將儕吾民族的文明程度於何等！比較言之，今日以一萬萬元在南京謀新都的建設，其結果恐尙不及今日之北京，反之，以一萬萬元移用於北京，則不難使之成爲一東方比較理想的都會。黨國要人就不爲民族的光榮國家的體面計，但爲自身的安甯舒適着想，又何苦一定要築別墅於洋場，開房間於旅館，終歲僕僕於漏甯道上，而時時感到南京的不可一日居呢？

總而言之，今日重都北京，大之可以消滿蒙的隱患，建統一之不基，固全國的民信，易列強之觀聽；小之也可以弭諸將的爭端，毀北洋派的巢穴，何去何從，決於今日，失此不圖，後將噬臍。至於說南京是先總理指定的首都，神聖不可侵犯，則著者不敏，不願申辯。

# 俄國無產專政制之解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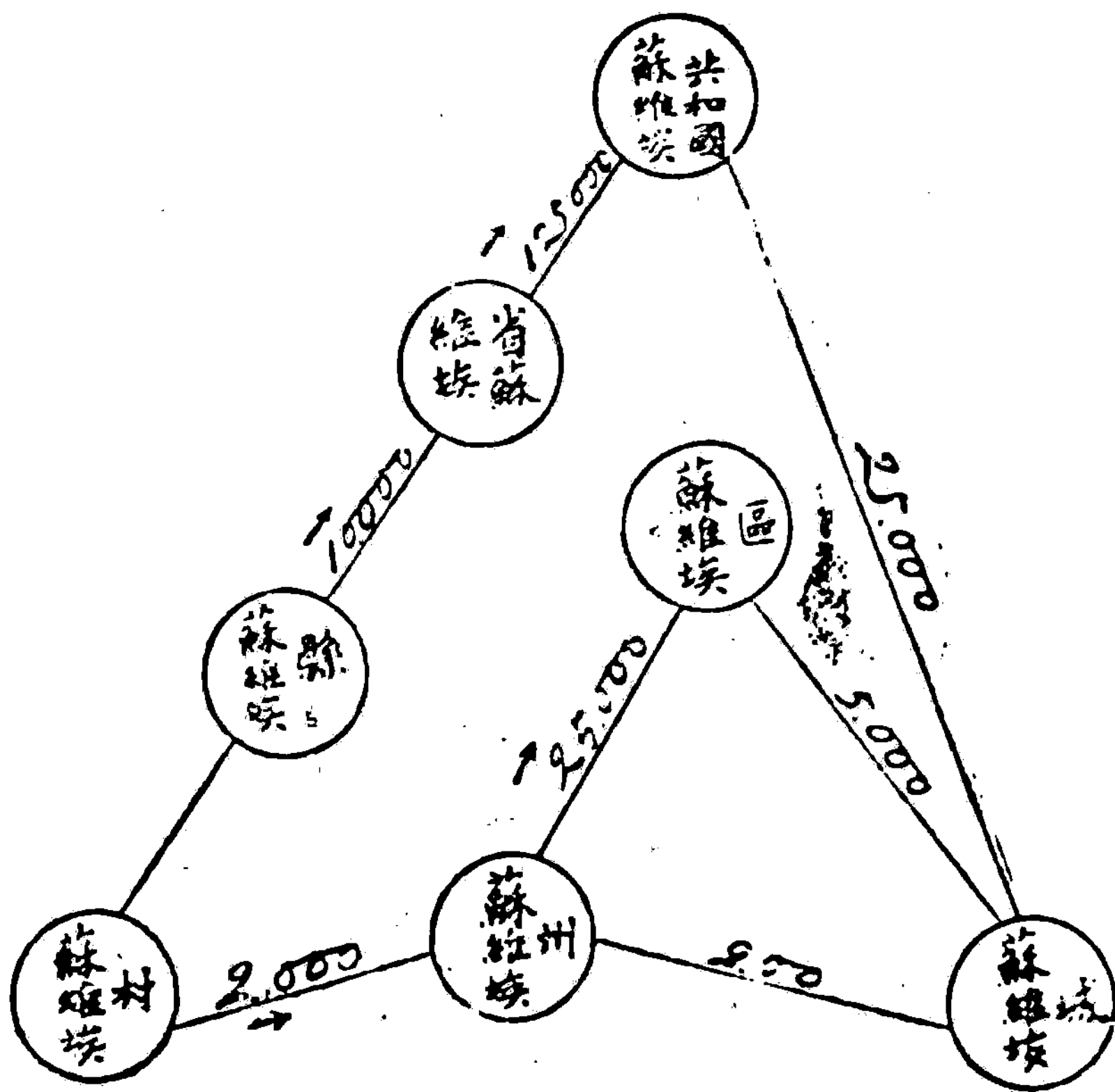
立齋

現時蘇俄之政治制度，實爲一種新制。何也，將百年來行政立法畫分之局打破一也。政府之旁，除同黨之討論外，不准民意之監督二也。昔之國家標榜四民平等，而俄國赤裸的以政權歸於一階級三也。惟其然也，俄國政制之變化，常盤旋於吾腦中，今日與諸君略討論之，試先以圖表之如下。





(二圖)



中央政府之制度方面之觀察，茲但就中央政府言之。

(甲)全俄蘇維埃大會

(一)全俄蘇維埃大會，以兩部代表組織之，由城蘇維埃選舉者，每二萬五千人出一人，由省蘇維

埃選舉者，每十二萬五千人出一人。

(二)全俄蘇維埃大會，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之。

(三)全俄蘇維埃會議會員一九一七年爲七八一人，至一九二二年增至一五三二人。

(乙)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

(一)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全俄蘇維埃大會選舉。

(二)全俄蘇維埃大會閉會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爲俄之最高機關。

(三)中央執行委員會，爲俄之最高立法行政及監督機關。

(四)中央執行委員會，管理俄國全部政務。

(五)人民委員會之命令，須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

(六)人民委員會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派之。

(七)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時，主席團得批准或取銷人民委員會之命令。

(八)各部部长由人民委員會會議之推薦，由主席團派定。

(九)中央執行委員會會員，自一九二五年後加爲三百八十六人。

(丙)人民委員會

(一)人民委員會領導俄政務。

(二)人民委員會發布命令，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不合者，得取消之。

以上三機關中，全俄蘇維埃大會，雖為主權機關，然開會每年不過一次，其職掌僅為選舉而已。

外觀之似為蘇俄極高機關，實則徒有其名而已。次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全俄蘇維埃大會不開會時，可以代之而執行其職權，如人民委員會之命令，可以取消與核准，人民委員會可以由彼委派，此機關之人數已加至三百八十六人，名為執行委員會，實其所事，不在執行，猶是議事而已。可以與各國之議會相比擬，然自其立於人民委員會之上而操取消與核准權言之，則又為他國議會之所無。其主席團亦猶之他國議會之主席而已，然以主席團之少數，得任命人民委員，亦可謂世界之怪制度矣。

俄國制度之精神安在乎？曰無產階級之專政。其憲法第一部第一章曰：

俄國為工兵農之蘇維埃共和國。

第二部第五章第九條曰：

蘇俄憲法之目的，為本過渡時代計，在城鄉工人與貧民相合之專政，以圖消滅資產階級人對人之蹂躪，與社會主義之確立。此社會主義下，無階級之分，亦無國家之強制。





當此二十世紀，各國盛行民主之日，列甯獨取消之而不稍愛惜，蓋陸克應學說之所力爭者，一筆勾銷之矣。吾人佩其勇氣與觀察之銳。

第一，剝奪資產階級之選舉與被選舉權——選舉與被選舉權之普及，列甯所大懼也。必一部人民擯之於選政之外，而後列甯輩可以高枕無憂，其爲公道與否，其爲合於平等與否，非列甯所過問也。試觀其憲法第四部第八章曰：

以下人民無選舉權，亦無被選舉權。

第一，雇用他人爲營利之計者。

第二，恃不勞而獲之收入（如利息如工廠如田產）以爲生者。

第三，商人代理人及介紹人。

以下尙有四項，如教士如警察如精神病人如犯罪人，此在他國亦有之，可不細論，然就前三項而攷其人民之見擯於選政外者其數幾何。攷一九二七年俄各級蘇維埃舉行新選舉，政府先期將不合格者嚴格肅清，此中有權而剝奪者鄉村人民中占一千三百萬，城市中選民八千二百萬中占五十萬八千，此中有權與無權之界，如何畫分有無公正之登記，不得而知矣。即令有權，而反對派平日不得發言與結社之自由雖有權而等於無權矣。



第二取消反對黨——俄之反對黨如君主黨固無論，即號爲溫和之社會革命黨，亦爲政府所窘逐而逃至海外矣。今其國中報紙，爲一黨所獨占，除共產黨外，不容與聞國事。故一九一七年全蘇維埃大會，共產黨僅爲極少數，祇百人而已，其他反對黨六百八十一人。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共產黨爲三九〇人，反對黨爲二五九人。及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嚴厲方法對待敵黨，於是共產黨一躍爲九〇〇人，反對黨僅十四人耳。至一九二七年之選舉計一七八五人，共產黨占一二四五人，黨外者五四〇人，真可謂予智自勇，莫予毒矣。

第三行政立法之混合——近世之立憲國，有一通行之原則，曰行政立法兩機關之對抗。就其對待關係言之，一爲監督者，一爲被監督者，就其行事言之，一司行政，一司立法。立法云者凡一國之根本大法與夫關係人民權利義務之條文，必經議會同意而後施行，政府欲侵犯人民之權利義務，必經國議同意，故議會之所以司立法者，換詞言之不啻爲人民權利之保障人也。俄國之執行委員會之人數現爲五百八十七人，與各國之議會等，其所議者亦爲條文與行政問題之解決，宜若與各國之國會無別矣。然俄憲法中無一般人民根本權利之條文，故不認有所謂立法事項，因而不認有特種機關之立法權一也。既有立法事項，同時關於事之細節目，則屬于命令權，或關於緊要事項，另有所謂緊急命令，此項行政命令與緊急命令之行使範圍，亦爲俄國所不認二也。

惟以此故，即有五百八十餘人之委員會立于政府之旁，只能爲政府之從屬機關，不能加以監督。而政府得以任意作爲，絕無責任之可言者，其故在此。

第四行政司法之混合——近世立憲國之立法機關所司者曰制定法律，若民商法刑法皆由此機關制定之。同時則有審判機關以解釋之，而此機關則立於行政之外，不爲政府所指使，必如是而後審判公平人民權利得所保障也。雖然，蘇俄之制則反是。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之憲法，分全俄蘇維埃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地方蘇維埃，選舉權，與預算等章，絕不見有司法一章。即後來屢次修改，仍不見有此章。此由于抱定一打倒資產階級之心，故不承認規定人民權利義務之法律，以便爲所欲爲而已。自一九二二年既認農民之穀物買賣權，換言之即爲國內之自由貿易，商業既自由矣，因而不能不爲之規定人民權利義務，而有種種法律之預佈，然其所謂司法機關之地位，至可笑矣。試證之蘇維埃聯邦之憲法。

(一)蘇維埃聯邦憲法中，明定蘇維埃聯邦之大理院，爲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附屬機關。

(二)各邦之議決，有不合蘇維埃聯邦憲法者，蘇維埃聯邦大理院只能陳其意見于中央執行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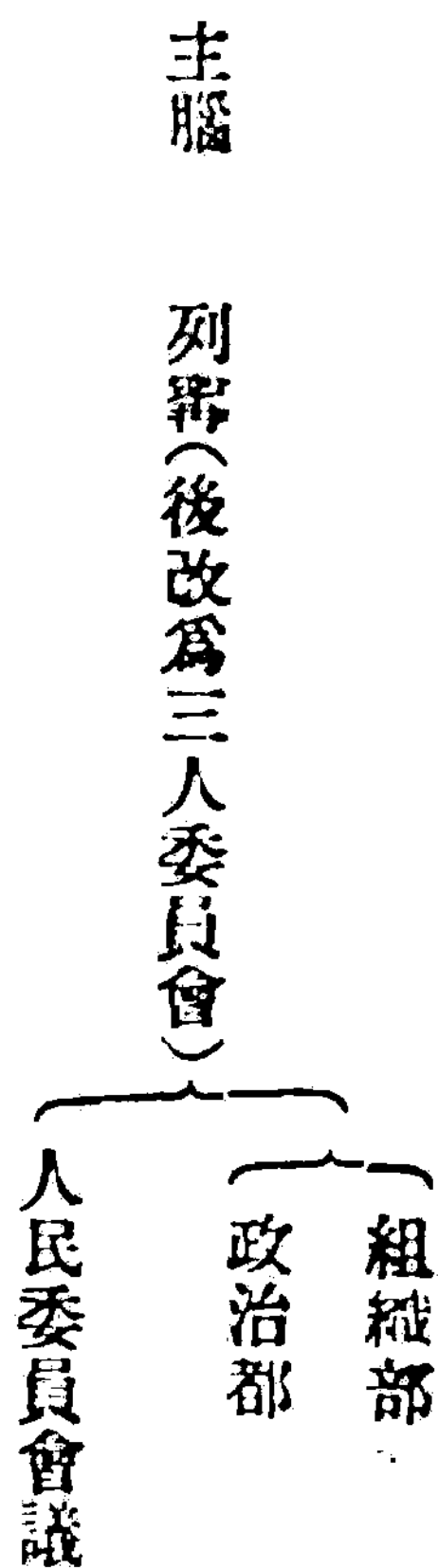
(三)蘇維埃聯邦大理院檢察官與其他各法官之全體會議，彼此意見不一致時，應陳其意見于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

(四)大理院之致查事項，如各邦議案之合憲與否，與官吏之溺職等事，皆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議于先。

(五)各邦之重大民事刑事案件與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責任問題，皆須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其主席團決議後，乃得列之起訴案件中。

讀上所云者，可知俄憲與司法獨立原則相去爲何如，皆由不認人民權利，而任意妄爲而已。如上所言，僅爲憲法條文之規定尙未能盡其運用之真相也。俄國政治實權之所在曰共產黨。其會員約百萬人，每年一月開全黨代表大會于莫思科，政府部長以黨員資格出席報告一年經過事項，國有大事如一九二一年列甯病中之政局變遷與一九二四年俄之改爲大聯邦，皆先經共黨代表大會之決定而後進行者也。共產黨代表大會中，舉出執行委員會，會中復設二部；一曰組織部，以五人至七人組織之。二曰政治部，以六人組織之。凡憲法所規定之機關之人員，皆由組織部指定候補人，而其選舉機關不過奉令而已，故中央執行委員會之由代表大會選舉者，實組織部選舉之也，人民委員會之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派定者，實亦組織部派之也。其選舉其任命皆組織部

主之，如應退職，亦由組織部命令之，苟有不奉令者，立即撤除於黨外。政治部實權之大，亦與組織部等，可謂爲黨的最高機關，與政府之最高機關。一切議案，非經其同意，不成爲法律。由此吾人作一下表，以表政府與黨部之關係。



可知憲法上最高權所屬之全俄蘇維埃大會，不過虛有其名而已。何也，由全俄人民而產生全俄蘇維埃大會，由全俄蘇維埃大會而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所產生人民委員會，然中央執行委員會人員之分配，由組織部七人主之，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應派之政府人員，亦由組織部主之，則十四萬萬人口之俄國，豈非由共產黨之六七人操縱之乎。此而可謂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實世界古今未有之奇聞也。



## 評委員會制

南公

### 引言

今日立國於大地者，不下六十餘，其間民情風俗之殊異，實非片言隻字，所能盡其萬一；然考其政制，撮其要者言之，亦不外乎三類而已。一曰內閣制，如英法等國是也。一曰總統制，如美利堅是也。一曰委員會制，如瑞士及今日之蘇俄與中國是也。斯三制者，莫不互有利弊，迭有優劣。以內閣制言之，英國自十八世紀施行至今，（近代之責任內閣實自Vyalpole始）成效卓著，此讀其憲政史者，所能言也。法自革命以還，（今日之法蘭西共和國乃一八七一年第一閣次革命所肇造者）遂仿行其制，然降及今日，成效尙不足以步武英倫。（法國政團林立，內閣往往不久於位，政局時呈杌隉之象，）以總統制言之，美自華盛頓立其根基，至林肯解決南北戰爭後，其制益臻鞏固，至今昭昭，可以範他國矣。及墨西哥倣而行之，則內亂頻乘，不視其效，反蒙其禍。袁氏項城，亦嘗試行其制，終以帝制自爲，而自斃焉。以委員會制言之，瑞士自一八四八年施行以來，成效彰彰在人耳目；蘇俄自一九一七年而還，亦行此制，已大改其觀矣。革命軍興以來，所佔之地，則設委員會制之政府，置委員會制之黨部，上而中央，下而地方，（





惟市縣政府不採此制）莫不皆然；委員制，可謂風靡一時矣！然則委員制善乎？否乎？可以永存於吾土乎？非憑其感情意氣，所能斷斯獄也。茲就管見所及，於委員制稍論列焉。

### 瑞士之委員制

委員制，導源於瑞士。其聯邦行政院，由委員七人組織而成。委員由上下兩院聯合會所推選，以三年爲任期。復於七人中，推選正副總統各一人，以一年爲任期，不得連任；遇正總統退位時，其職往往由副總統陞任之。行政院設外交，內務，司法，陸軍，財政，郵傳，農工商七部，以各委員爲之長。（外交總長一席由正總統任之）行政院無控制國會之權，國會亦無罷免行政委員之權，此其與英之內閣制相異者也；行政院又非離國會而獨立，此其與總統制相異者也。行政委員在任期內，不得兼充兩院之議員，亦不得兼任他職，每人對其所任之部務，負單獨責任；重要事務，皆由七人合組之行政會議決之，而以全院負其責。（外交亦以全體名義向列強談判）行政委員得出席兩院，答復問題，參與辯論，惟無表決權耳。總統之權力，與其他委員無異，惟得委，會之主席而已。行政院掌理國家外交陸軍財政各項政務，監督聯邦一切行政官吏，並草定議案，提交於國會，且有司法權。（瑞士無行政法院，關於官吏與人民之訴訟，而不在聯邦法院權限內者，皆由行政院審判之，判決後當事人得向國會上訴一次，）委員之任期，雖定爲三年

，然繼續當選者，比比而然。因之各委員相處日久，友誼日篤，加之委員之推選，不以政黨爲前提；自一八四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間，急進黨雖佔國會過半之議席，然自一八九一年以來，行政委員中，天主教人及自由黨人，必各佔其一焉。行政方針，雖由國會決定；然行政院富有行政知識，飽有經驗，實足以左右國會。依法律言之，行政院當受制於國會，而實則不然，其威權可謂與英之內閣相埒，足以指揮國會，衝突之事，雖或有之，然彼此之間，莫不以和衷共濟爲常。○（行政院無解散國會之權）行政院由多數黨選定，國會雖無強而有力之反對黨，然多數黨，則未嘗因此濫用威權，無所顧忌，蓋因瑞民有直接民權，足以箝制之也。於是行政完之優點，可得而言矣。行政院足以左右國會，勸導國人，而國會對人民所負之責，並不因此而減損，此其一也。行政院能使有行政才能之人，久於其職，此其二也。行政委員，既久於其位，是以政府施行之政策，無朝令夕更之弊，而可繼續於久遠，此其三也。○（瑞士社會人民並無貧富之懸殊，民間感情又頗融洽，以政治爲職業之人實屬僅見，長於口才之政治領袖亦復寥寥，）就其國民性言之，人民莫不富於愛國心，視權利義務爲一體，尊人之見，抑己之情；一切政爭，率以憲法爲範圍，不爲政客之雄辯所惑，而惟其實際才能是取。加之國內政黨，意見不深，一切活動，皆以和平爲範圍，國家之能享昇平之福，豈偶然哉？



## 蘇俄之委員制

一九一七年，俄之革命告成，即建蘇俄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採行委員制。由全俄蘇維埃會議選定委員三百餘名，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復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委員若干人，組織人民委員會，處理國務；內分十八部，曰外務，陸軍，海軍，內務，司法，勞動，社會設施，教育，郵電，民族事務，財政，農務，工商，國民給養，國有產業管理，最高國民經濟，衛生，交通，皆以人民委員爲之長。蘇俄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大權，屬之全俄蘇維埃會議，當其會期停止期內，則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爲最高機關。全俄蘇維埃會議，由城鎮蘇維埃及各省蘇維埃之代表組織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向之負責，爲蘇俄之最高立法及行政機關；指揮勞農政府及各級蘇維埃之施政；對人民委員會之一切命令及決議，有停止撤銷之權。人民委員會之重要命令及決議，須得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同意，且須對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全俄蘇維埃負責。（以上散見俄憲第六第七第八等章）就法律而言，人民委員會乃居於行政機關第三級之地位，就事實而言，此委員會實居行政機關之首位。抑知俄之爲制，法定機關之外，以共產黨之意志握其樞機，中執會也，人民委員會也，皆由共產黨領袖之議決，而會議席上奉令承教。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列甯爲該會之主席，發號司令，形同帝王。列甯死後，黨中領袖，爭爲雄長，內訌紛紜，今則





斯達林氏，繼其緒。蘇俄之政權，專爲共產黨人所獨攬，他黨無有得染指者，此其特異處也。

### 我國之委員制

我國之採委員制，實以西南之七總裁爲嚆矢，行之未久，即行解體。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採容共聯俄之策，成立國民政府於廣州，採行委員制。是時徧於一隅，組織單簡，社會人士，罕有注意之者；爲之鼓吹者，祇徐謙等數人耳。今革命軍底定東南，奄有黃河洗城，政府組織，漸臻完全，考其內容，雖有多端，然可一言以蔽之曰，師承蘇俄耳。今之國民政府，由外交，內政，財政，交通，司法，農礦，工商等部，及大學院，軍事委員會，建設委員會等組織而成。所有立法行政大計，皆取決於國府會議；同時復置中央政治會議，由委員數人組織之，設主席一人，一切會議由合議行之。主席除對外代表國府及會議時爲主席外，一切權力皆與其他委員等。中央執監委員會，乃國民黨黨員大會閉會期內之最高權力機關，而國府委員及中央政治會議各委員，皆出於該會之推舉，黨部與政府之關係，由此可見。政府及政治會議各委員，皆係國民黨之領袖，無黨籍者不與焉，此與蘇俄共產黨人所採之策略，可謂無以異也。

### 三國委員制之比較

綜上所言，委員制之梗概，可以知矣。今世行委員制之國凡三，其間又可別爲二類，一曰

中俄，一曰瑞士是也。瑞制之特點，可得而言者有五：其一，瑞制具合議制之真精神，以其總統之職權，除對內爲委員會之主席，對外代表委員會履行各種儀節外，無有不與其他委員平等者也。其二，七委員中，各管一部，輕微事務，始有決定權，其稍涉重大者，則取決於委員之全體會議。其三，聯邦行政委員，不爲一黨所獨佔，委員會超於黨派之上，非一黨一派之代表機關，委員之人選，既不爲議會中多數黨所獨佔，復不因議會中黨派之變遷而變遷。其四，行政委員會純係事務團體，非決定國家政策之機關。其五，各行政委員不負聯帶責任，蓋因聯邦議會，握有最大權也。至於中俄之委員制，其精神則異乎是。俄之人民委員，我之政治會議及國府委員，莫不以一黨之領袖充其任。蓋俄之共產黨及我之國民黨，所持之主張曰，以黨治國，曰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平日既不容他黨之存在，況國府委員及人民委員之爲高位要職，黨內領袖競逐之不暇，又焉能舉以畀外人乎？政權既爲一黨所獨攬，乃成一黨專政之局，此其異於瑞士者一也。俄之人民委員會我之國府及政治會議，莫不兼掌全國立法行政事宜，不認立法行政之區分，此與瑞士之立法有國會，行政有行政委員會者異矣，此其二也。瑞士之行政院，根據國憲而成立；我之國府及政治會議，乃依黨義黨綱而設置，（俄之人民委員會雖依憲法而成立然俄憲不過共產黨一黨之決議案耳實非國人輿論之結晶故謂其基於黨義之上亦無不可）其二也。由



此觀之，三國制同神異之點，燦然可見矣。

### 結論

三國之委員制，已如上述，此制之利弊，果何如乎？委員制之弊端，一曰權限不集中，行政不敏捷，蓋委員會爲合議之機關，一切重要行政，必取決於各委員之合議，非可以一人之獨斷而行也；二曰責任不明，一切政策皆取決於地位平等之委員，但求意見之融洽，不顧有明確之主張。三曰易起爭端，民治薰陶未深之國，少數服從多數之習慣未能養之有素，則重大問題一起，委員之間，必聚訟紛紜，或作消極之抵抗，或爲積極之破壞，此乃委員制之大弊也。

雖然，謂委員會制全無利益，則又不然，委員會容納衆流，人人可分一席地，可以廢國人掛名而不做事之心理，其利一。黨內各派互爭，然甲派倒而乙派興，甲派雖失實權，尙存名義，可以圖來日死灰之復燃，稍輕目前之競爭，其利二。軍事進行之際，只有循例奉行之事，本無政策討論之可言，以委員會撐持門面，自可暫安一時，其利三。凡此三故，委員會在此作戰期中已收相當之效果矣。雖然，在國家承平之日，政策待決，又須有負責者以主持其事，則委員會制之宜於今後與否，未易言焉。（完）



# 評戴季陶的『青年之路』

常子高

中國現在的確需要一本書，叫青年之路，但是戴君的書能夠滿足我們的需要嗎，我說斷斷不能。爲什麼呢，因爲戴君的書，除了序文中說了一大篇懺悔的話，而實際上還是替主義宣傳，還是以青年爲『私人工具』（序文第二頁的話）罷了。

第一，我們要的一部『青年之路』是就道德上智識上體力上替青年指出途徑來，然全書中充滿了戴君的政見，試問「黨代表制度好不好」與青年之路什麼相干，而加入書中，「致若櫛內閣的電」，與青年之路什麼相干，而加入書中，「大學財政計畫」什麼相干，而加入書中，全書中十分之七八，是對黨的批評與戴君的教育方針罷了。以此內容，而名曰「青年之路」，不能不說是名實不符。

第二，戴君引馬君武的演說，「現代的中國已經走到了一個最黑暗的時期，和中國歷史上六朝五代時一樣」戴君聽了大氣，他反駁說：

「這一個偉大革命運動，正是中國民族的黎明朝，絕不是中國的民族的黑暗時代，比起沉睡在滿清愚民政策下面醉生夢死的時代，生存的意義是光明得多了。那裏可以用六朝五代的



亡國史來誣蔑我們偉大的中華民國開國史呢。』（三頁末——四頁）。

我以爲戴君總可以舉出多少事實，來證明其開國規模，而本他自己觀察，反而說：

「於是功在垂成的北伐工作，弄到組織渙散，紀律破壞，政府黨部和軍隊中的忠實同志，自己也生出許多疑忌破裂來，失却統一的意志，團結的精神，進取的勇氣，而數十年來最大的國民革命工作，遂破壞無餘」。（四十頁）

又說：

「黨的人才既然缺乏到了如此，組織訓練又是十分散漫，沒有紀律，沒有系統，乘着我們人才缺乏組織秩序統治無力，而蠶擁蟻屯地包圍籠來的投機分子的獵官運動，自然會把我們革命政治的外觀和內容，一點，一滴的輕輕破壞了去。」（四十四頁）

又說：

「現在執政權的人們，和帶兵的人們，要知道中國今天的紛擾殘破，已經達於極點」。（二頁）

「吾們這一代已經無救了。」（二頁）

「現在黨派的紛歧達於極點號爲領袖的人大家互相攻擊，互相猜忌，而全國有用青年，幾

乎不入於楊卽入於墨，無論加在那一方面的，都是弄得走頭無路。」（二頁末——二頁）

馬君以六朝五代比今日中國，亦說其「紛擾殘破」「互相猜忌」「互相攻擊」罷了。要知道要人頌功德，先要有實在功德，不然是不能禁人批評的，是不可以空言爭的。戴君全書以評馬君爲出發點，應有事實以反駁馬君，乃全書之精神，處處助馬君張目，令人不解戴君立腳點的何在了。

第三，戴君口口聲聲說『求知』『知之維艱』『研究科學』尤其他希望的，是從各種科學上很精密的建設三民主義的基礎。要知道科學之所以爲科學，乃將事實聚集起來，以求其不變的關係，故爲客觀的必然的。十九世紀後半，此種實證方法，風行一時，故馬克斯亦名其社會主義其唯物史觀爲科學的，更有所謂生計的定命主義，亦是此意。實則此種主義，不過一種意見罷了，人生觀罷了，如其是科學的，則個人主義非定命主義亦爲科學的了。況且馬克斯主義如生計危機說榨取說，證之近五十年事實，一一證明其錯誤，而戴君偏要步馬克斯的後塵，將三民主義在各種科學上建設起基礎來。試先錄戴君之言如下：

「我們看馬克斯主義在今天的世界思想界中，何以能取得一個領導的地位，這決不是單靠自己的有限的著作，而是靠着近代幾十年來許多信崇馬克斯主義的人，從各種專門的科學上，造起馬克斯主義的基礎。研究考古學的人，他們從種種發掘的材料裏，去證明唯物史觀的根





值。研究人類學的人，他們以各種民族的文化發展上，去尋找唯物史觀的材料。研究法理學的人，他們把馬克斯的經濟學還原到法律制度上去，建設社會主義的法理學。研究社會學的人，他們把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用來作建設社會動學的基本原理。研究生物學的人他們把達爾文主義拿來，作階級鬥爭的理論基礎。研究物理學的人，他們應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做馬克斯的辯証法的規律。乃至倫理學家建設馬克斯主義的倫理學，美術家音樂家也應用他們藝術能力，發揚馬克斯主義的戰鬥精神革命情緒。」（二百三十八頁）

照此說來，從科學上建設三民主義，其結果如下：

第一從考古學，證明三民主義的價值。

第二從人類學尋找三民主義的材料。

第三從法理學上建設三民主義的法理學。

第四研究社會學的人，以三民主義用作為社會動學的基本原理。

第五研究生物學的人，……以次我說不下去了，因為「階級鬥爭」之說好像是中山所不贊成的。

第六研究物理學的人，也仿照拿愛因斯坦相對論為規律的辦法，作為三民主義的規律。



第七倫理學有三民主義的倫理，美術音樂有三民主義的美術音樂。

演繹歸納的法，實驗假設的法，卻可束之高閣，祭端，加利樓，開魄樓，柏司德的方法，亦可不必研究，只要以三民主義當做出發點罷了。無奈此是先入爲主的成見，不是科學，不知戴君將何以對。以上幾條中最特別的就是第六項「研究物理學的人們，他們應用愛因斯坦相對論做馬克斯的辯証法的規律，」我知道相對論是屬於物理學，辯証法是屬於歷史哲學，二者拉在一起，真是牛頭不對馬嘴，我不能不似中山大學校長的特別見解。

戴君自己說「越是滿口說救國，而國愈不可救，越是滿口說革命，而革命愈不能成功。」既是如此說，何以結文又大書特書的說「爲革命而求學，」革命是革命，求學是求學，兩件是不容有目的的關係，此我們希望戴君修正的第一點。戴君說「此時是政治失了重心，社會亂了秩序的時侯，在任何方面却要取保育主義，對於青年們的保育，就是『和平』兩個字，使青年們少加入國爭場，就是保育的要義就是避免大錯誤的方法」。既是如此說，何以口口聲聲忘不了三民主義，既有三民主義，就有反三民主義，難道這不是爭鬥場麼。況且戴君是主張學生「離開現實的政爭」的人，何以處處導人以政黨的主義呢，是明明止沸而揚湯了。爲某主義而求學的說，是不能成立的，是我們希望戴君修正的第二點。



以下兩點，是吾們的老生常談，戴君所鄭重告訴我們的，還是這兩點：

保障教育的獨立

保障學生的自由

這兩句話，決不是嚷革命嚷主義的治下所能辦得到的。吾們認定戴君所說的「把青年運動做口號，而暗暗地運動青年替私人作工具。」就是戴君「青年之路」之目的。





# 瑞士公民軍論(續)

南公譯

## 第一章 全國皆兵制

謂歐戰之後，無論大國小國，必繼之以縮減軍備者，乃毫無理由之思想也。反之，戰後軍備，將日見擴張之說，實在人意計之中，徵之英美二強，尤見其然：以英美二國，現尙無強大之國民軍，或者爲大勢所驅遣，且進而採用全國皆兵制也。就德國言之，其國中聲望卓著之人絕不聞有軍備縮減之政見者，且反以軍備之繼續擴張爲已成之斷案者，觀乎巴威利議會(Bavarian Chamber)之預算委員會，一九一六年二月四日會議討論德國初級軍事訓練之事，可以知矣。巴威利之陸軍總長，主張戰後必須完整其軍備，裁汰老弱不能任役之人，並爲之言曰：本近來深溝戰術之經驗德國士卒，須加以充分之訓練及改良。總長繼言曰：欲實現此目的，則初級軍事訓練，實有採行之必要；年至十六之兒童，即當授以此種訓練，至其服役兵營之日爲止。而操工業務耕種之民，亦當隱忍一己之犧牲，以救其國。該總長繼云，將提出一案，以實施德意志帝國青年應受之初級軍事教育。

著作家之未嘗夢想軍備裁減者，不獨白恩哈特(Von Bernhardi)輩之主戰派一人而已；歐戰



以來，德國重要著作中，提議軍備之縮減者，無有也。瑞烏曼（Friedrich Naumann）博士之著書『中歐洲』。號為德奧人家中必備之書，頗未議及歐戰後德國之欲縮減軍備也。瑞氏所深思熟慮者，為歐洲國界問題，以築成險要之溝壘為界，非經橋頭，彼此無以相通。德之經濟家或政治家，偶一估計戰後之整理費，或整理海陸軍費，皆占極大之數目，可以知德人之心理矣。

歐戰之後，德國無縮減軍備之意，則吾人自不能縮減軍備。英國須擁強大陸軍，以盡其保護海外領地之重責，故軍事責任之加諸英者，實遠過於德。英國應負之新軍事責任，應增兵額之決定，賴乎帝國全部之贊助；自至小以至至大，自至弱以至至強之分子皆與焉。然此事之責任，惟母國為主，而不在於殖民地，然英倫尚有少數人士拘於島國偏隘之見，而圖卸其戰後軍事責任者，則子國之中必有起而干涉之者，而以今日子國之地位言之，彼固有主張之權利。」

余料定歐戰後英國必採全國皆兵制，且該國一九一六年初採行之計劃，並非暫時之制。若有人立於局外，或居於歐洲中心如瑞士者，默察此次戰爭，則英國今後有採行完備而持久之兵制之必要，實無人否認之者。中立國中之觀察，英國者，如法蘭西種瑞士人，尤為對英親善之人，莫不認英國有採行全國皆兵制之必要。德奧二國，對於英國採用徵兵制之思想，每加嘲笑；然一觀德奧二國對於英國全國皆兵運動變動時之特別重視，及英人演說或表示之有妨於此制之採



用者，則德奧爲之欣然者，其故可知矣。此次歐戰，德奧報中，絕少登載英國海外領地加於母國之軍事援助，當戰爭發端之初，德人中不通大勢者，必有信英領地且乘戰爭之機而向帝國宣告分離之人在焉。謂德奧政府如此蒙昧，此斷不可信者。二國之報章，或因政府之嚴格檢查而禁止載英海外領地之舉動，正足以証德奧政府對於英倫帝國之意義，實能洞見隱微，且一旦英國鞏固其軍事地位，實即促發英海外領地提高軍事地位之動機；故母國之覺悟，即所以予幼弱民族以新刺激。其中關係，德奧二國，亦深知之，英國一旦採行國民皆兵制，其海外領地必步其後塵。至於英國施行之制，適於其領地否；斯問題也，惟深知地方情形者，得而決之然英之必行廣大之制，使英倫與海外領地彼此協力相輔，此事之顯然者也，惟此事已逸出本書範圍，故不列。

以余觀之，此次歐戰之初，設使英國擁有強兵，動員迅速，能於數日之間，或一週之內，舉其事，則此次戰爭，必無由起；余雖力避紛爭之論，然余之爲此言，實出於僑居國外，以局外目光觀察英倫者之所得也。即計不出此，而從羅伯爵士(Lord Roberts)之言，採行國民兵役制，則英國亦當有精練之軍七百萬，可供調遣；非惟有訓練而已，制服槍砲軍械及汽球之供給，亦其周至。誠能如是，德國當其未侵人比利時前，亦知有急難遵守法律之必要矣；而其總參謀



都亦必知此法之當守，以料定此次歐戰英國所取之態度，可斷言也。總之，英荷擁有強練之大軍，頃刻之間，即可馳驅於疆場；則德決不昧然與英宣戰，亦德人所自認者也。

就比利時言之，設其施行之兵制，與瑞士無異；則此次歐戰，雖不能阻止德兵之來犯，然其足以舉兵與之周旋，予德軍以重傷，並可徐待英法之應援。比利時戰前之人口爲七百萬，依瑞士制計之，當此危急存亡之際，則可得有訓練之士卒一百萬人，效命於疆場。瑞士之疆土，其凸出部分足爲交戰國之阻礙，而此次歐戰，何以得免於侵略？其土角既足以阻止交戰國之進兵，又妨礙其軍事行動，何以竟無何軍，敢破壞其主權，而通過其地域？蓋因瑞士軍隊已在調動中，其軍隊久著聲譽，爲交戰各國所共知，有五十萬久練之兵，皆善射之卒，故交戰國無敢輕與之抗也。就瑞士人民之適於兵役者言之，則謂五十萬士卒可以效命疆場云云，實非誇語！

再者，設使吾英擁有久經訓練之士卒，及富有經驗之軍官，則此次戰爭之人命損失，不若是之鉅；人命損失之可減少者，必爲甚大之數。言及效命疆場之士，須加訓練之事，余深信柏涅格

(Oberst Sprecher Von Bernegg)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在軍官會演說之言。柏氏現爲瑞士之總參

謀長，嘗謂，軍役之事，乃人人應有之義務，亦即勝任者與不勝任者同負之義務也。柏氏復警告人曰：國民雖皆服役，然非其人自有充分之訓練，正當之準備，則預期之結果，實不可得。

又云：「若將無適當訓練之軍，開赴戰地，不徒害國亦且害民。」

彼等極力毀謗羅伯士，然羅伯士實先見歐洲大戰之難免，其提議採用國民皆兵制於英之日，爲人所反對；此次歐戰中英人生命損失，卽此反對羅伯士之人所負之責任也。其所持爲反對理由者，每曰英國之採行全國皆兵制，適足以予德國以宣戰口實之一語；然據深知德國情形及近代史者言，此種預言，不合事實之言也。此時之德意志實非預備宣戰之國也。且也，余回憶德教授之言：以爲之證；該教授素有聲譽於英之大學界，其母爲英人，當歐戰前曾謂余曰：「羅伯士之言，實明言也，英國人士，何不從之？不從羅伯士之言，世間必有莫大之禍」。

余信不久英倫必有選擇軍制問題之發生，而余之著此書，其惟一目的，乃所以標明軍隊與軍國主義不相並存之事，蓋軍國主義，乃愛自由之英人所深懼者也。因是之故，余將瑞士軍制，詳爲敘述，瑞士之制，備具有軍隊而無軍國主義之制也，統而觀之，亦可謂爲各軍制中之最良者。尤有進者，瑞士制之總概念，實極單簡，其所根據之原則，卽人民視護衛國家，爲當享之榮譽應盡之職務是也。夫甲國之軍制，不能昧然移植於乙國，乃自然之道也；故余雖詳述瑞士之軍制，及其民所負之義務，然謂其制不加變易，而能引用於英國，余則未嘗想及此。雖然，瑞士制之根本原則，余信其必可採用，其一，人皆有當兵之義務，此乃善良公民應盡之義務也；



其二，減短在營期至極短之期，而以長期之兒童初級軍事訓練，在役期內增加射擊等。其三，演習之三事以代之。至其所以納經武精神——軍國主義——於正軌者，則有一根本前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公民爲第一義，而兵士居第二位，此實至要之點也。

瑞士軍隊，以自衛爲主，而英國之訓練軍隊，亦不能不以自衛爲主，惟遇有必要，亦必教以攻擊之術。然余欲闡明之要點，乃在使人人認明其衛國之責任視此爲權利之所在，而非煩累之義務。彼瑞士國之民，凡不任軍役者，則不得投票，即不得享有公民權利之謂也。英倫亦當取則於斯。

## 第二章 瑞士軍之起源

全國皆兵，爲瑞士兵制之根本原則；蓋入盟之邦既少又弱，復有多數之強隣，環伺於外，乃有以促成此制。因此，捨召集全國身體強健之民，加以訓練，使護衛其國土，維持其獨立，則無他術焉。考之史蹟，瑞士有所謂永久聯盟，原有三邦，曰烏利，許衛士，下華爾登，於一二九一年，相合以組織自衛聯盟，而遠在聯盟成立之前，其居民，於戰爭之準備，及人須爲精練之兵之義，固深知之矣。是時三邦人民，應隣國之雇募者甚衆；因之戰術上之可貴經驗已獲得矣。



瑞士聯邦開國之傑，對於強迫軍役，即頗重視；凡不任軍役之人，則必徵其軍務稅，雖僧侶寡婦，亦不得免。軍役年齡，始於十五歲，凡年至而逃避其役者，則立宣布喪失其榮譽，且判爲罪人，並毀其房屋。設有人因家庭關係，或疾病之故，不克任遠征之役，其人亦必自出資金，雇一勝任者以代之。

瑞士軍事法規，第一次正式見諸成文者，爲一三九三年森帕哈之約束，(Sempacherbrief)其中條文，率以一三八六年森帕哈戰爭，(Battle of Sempach)及以後戰爭所得之經驗爲根據。其中諄諄告誡者，嚴格訓練之必要，及臨戰時之自克數端而已；至於搶奪，未戰勝前之棄旗，侵犯教堂，及爲害於不能自衛之婦女等，皆在嚴禁之列。衛之戰爭上士卒常有之越軌行動，此種禁令，較諸當日瑞士聯邦生活情形，已大有進步。自此而後，至一五二一年時，飲酒咀罵，巡夜睡眠，與喧擾等事，皆在禁止之列。

按瑞士政府之主張，凡有軍役任務之人，兵械軍需，皆須自備；惟遇緊急時，始由政府供給之。學習器械之正當使用，其職亦由兵卒個人自任之；蓋藉此可覘兵卒對於軍事之興趣焉。雖當十六世紀之時，瑞士人對於兒童軍事訓練及騎射之事，已極重視；不惟此也，迄在十四世紀時，當槍術初經發明之際，其射擊會，已告成立矣。噫昔瑞士軍所用之軍需，乃當時各國軍隊所

常用者，其中爲用最廣，殺敵最利者，戰與矛耳；矛之長，十有八呎。

自早年以還，瑞士聯邦人民，對於敵人之行動，卽竭力探訪其正確消息，而此種傳遞消息之事，所得結果，既屬甚佳。摩耳加騰，森帕哈及其他諸戰役，當其軍陷於危困之時，猶能運用其機謀，探明敵人之行動。

摩耳加騰之戰，據瑞士史家所公認，同盟軍只有軍士一千三百人，竟抗利歐破爾公爵（Duke Leopold）所統之奧地利軍九千之衆。此乃瑞士史上最有名之戰爭，曾於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瑞士全國舉行其六百年慶祝大典；此役亦有謂爲不知戰術之農民與久經訓練之兵之抗爭。

然此非事實；蓋聯盟軍並非無訓練之軍，其中富于軍事經驗者佔大半，率以最流行之原則爲作戰之依據，其所以致此者，以其人受雇而效力於歐洲各國軍役之故也。凡十四世紀之軍略戰術，聯盟軍無不知之；其時所有之器械，又能精於其用。當未行攻擊也，奧地利軍有輕敵之意，視聯盟軍爲無知烏合之衆。聯盟軍確爲烏合之衆；然有敏穎之智慧，能料敵計無遺，與近代軍隊之所爲，實無異也。加之聯盟軍復得地勢天然形勝之利，能於敵人進兵之路，置障礙以困之，如近代軍隊之所爲。聯盟軍避居山之高處，紛擲木石以擊其敵，敵人不能窺其所在，故無術以還擊。瑞士之軍史家，於戰役記載中，常記其秘密工作機關之組織，以探訪敵方軍事行動之消

息，復由甲地傳諸乙地之隣鎮。此亦與近代軍事偵探無異也。

往古之時，聯盟軍對於傷兵，即知加以保護；惟所保護者，僅以本軍之傷兵爲限，而敵軍之傷兵則屠殺之。雖然，即此而論，已高出當日之恆習矣；當一四四九年時，努恩堡市（City of Nuremberg）曾欲雇瑞士傭兵千人，而瑞士聯盟即公然提出條件曰：傭兵之中，如因戰爭而受傷者，必加以調治及看護。且也，效命疆場之兵卒，其家屬及賴以爲生之人，亦受官廳之保護，因戰爭致負傷之兵，而受卹金者，往往有之。如威立索之州長（Landvogt of Willisau）因戰而截其腿，年得三百餘法郎之恤金，即其例也。

一五一五年以還，瑞士軍不以攻勢戰略爲尚，而僅以守勢的國防爲目的。中間復經聊無生趣之時，而士卒之無適當訓練，已至其極。初次刊行之軍事操典，始於一六五二年，出版於琉森；（Lucerne）其時由外國軍隊中回國之軍官及扈從，間有路耗時日，從事訓練瑞士人民，使任戈干者。一六六八年三月十八日，聯邦人士曾於巴登，（Baden）有組織聯邦自衛同盟，（Eidgenössische Defensionale）以拱衛國家，並保障先人已得自由之決議。是時瑞士軍，僅有步兵四萬人，騎兵千二百人，大炮四十八尊而已。未幾戰爭金庫制成立，規定每二兵士所須之款。瑞士軍向以保障國家之中立爲唯一目的；其初次宣布者，始於一五〇七年之各聯邦，其最末次，



則一九一四年八月也。

聯邦自衛同盟，誠未完善，然其足以防外兵，禦外侮，使不敢犯其境者，未嘗非以聯盟之功也。及至十八世紀，瑞士國軍制之進步，重遭阻碍，蓋因守舊諸邦之漠不關心也。實則各邦對於國防之事，皆任其自便而爲之。因此，深明責任之邦，如伯爾尼，沮利克，琉森者，對於軍隊，則時謀改良；而不明責任之邦，雖動員之事，亦不願爲。加之因募用外國傭兵，而瑞士精良軍隊爲之墜地。

自微爾胃根戰爭(Battle of Villmergen 1912)以還，伯爾尼邦（其時爲瑞士地方主義盛行時代）即任命委員數人，組織軍務委員會，專事網羅最近數次戰爭所得之經驗。此軍務委員會，自一七四四年而後，討論軍事計劃，約歷十有六年，遂議定改良軍制必採之計劃。至一七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該計劃見諸實行，凡伯爾尼邦之男丁，自十六歲至六十歲，認爲適於軍役者，年六萬三千六百九十七人，其中宜於現役者，僅二萬七千二百十八人。降至今日，即一九一六年二月一日，瑞士政府所下之令曰：非僅伯爾尼邦當如是，其他各邦之民，凡年在十六至六十歲，無強迫軍役而曾受槍術或騎射訓練之人；或曾爲射擊社現役社員之人；或精於槍術騎射，短鎗應用之人；皆須親赴官廳，呈報其射擊技能。瑞士人之年逾六十而習射擊雖不强令射擊，然亦

須到場呈報。

十八世紀時，瑞士軍隊頗有所改革；如軍人之制服，鎗之普遍使用，儲蓄大宗軍用品及軍糧是也。雖然，當日之軍隊尙處於極衰退之境。拿破崙氏即極輕視瑞士軍之人也。高級軍官皆漠不關心，其時軍制之改革，雖指顧可期，然當瑞士未入一七九八至一八〇一年之拿破崙戰爭漩渦前，則未嘗念及改革之急務，是役也，瑞士既無事先之準備，又輕於國防之設備，其所遭之禍患，實非言語所能盡述。當是時，有駐瑞士之法公使某，馳書巴黎政府，述及瑞士人民所遭浩劫，有言曰：「瑞士顛沛流離之象，至於何極，罕有能想像者也」。

據斐德門(Oberst Feldmann)(本章事實多取材於斐氏所著Schweizer Herzkunde一書一九一六年第二版之緒論中該書係Zürcher公司所出版)云，僅伯爾尼一邦之地，當一七九八年初，八週間之損失，已達二千四百萬法郎或一百萬鎊之鉅；而當時人口僅十有五萬，每人之負擔，當爲六十法郎矣。人民又須以皮幣奉之法政府，並備麵包肉酒鹽燭鴉草之類，彈械之類，更無論矣。至於其他諸邦，勒索盜劫之損失，爲數亦復甚鉅；浩劫之後，農民因無種子，又無牛馬爲之耕耘，春種遂無以播。當拿破崙戰爭之世，瑞士領土，屢遭奧俄法諸國外兵之蹂躪；綜計一七九八年至一八一五年間之物質損失，除因外兵傳染之病役損失及人民所遭寇兵之損害不計外，其

數已達六千萬鎊矣。（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

經此鉅創之後，瑞士漸覺有採用新軍制之必要，一八一五憲法草定，及一八一七年聯邦成立，乃有瑞士聯邦軍總規則之決定，此即今日軍制之基礎也。軍規總則既行，凡國中男丁勝任軍役者，則爲之編制，分隸於聯邦第一線軍，聯邦預備軍，及後備軍（Landwehr）之中。一八一七年之軍規，沿用迄於一八五〇年，未嘗有所損益。

自一八五〇年以來，乃瑞士軍史上繼續努力進步之時期。一八九七年於原有軍隊中增加氣球中隊，一八九八年於四騎兵旅中各增騎兵機關槍一中隊，炮八尊皆其例也。至一九〇七年，軍隊新組織案，復經選民百分之七十四之公民總投票表決通過。此法改革要點即爲軍役年限之延長。七年而後，當一九一四年八月初間，總動員遂收敏捷靈速之效；則新軍制之優點爲之也。





廣告價目表				定價表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普通	優等	特等	等第	全年	半年	時期
	正文中	正文前	底封面之外	地位	二四	十二	冊數
	十五元	二十元	三元十	全而	二元二角	一元一角	國內
	八元	十元		半面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國外
				郵票二角以下者可以代現			
				零售冊每一角 郵費 國內一分 國外二分			
				半月一冊 全二十四冊			
				書價連郵費			
				每冊大洋一角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十五日			
				新路半月刊第六期			
				編輯者 新路雜誌社			
				發行者 新路雜誌社			
				總發行所 新路雜誌社			
				分售處 各大書坊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新

路

第一卷

第七號

THE NEW WAY  
No. VII Vol. I  
1st, May 1928

# 目錄

開訓政說

立齋

建國大綱質疑

无悶

青運平議

純士

英國現代政治學者賴司幾氏學說

立齋

瑞士公民軍論

南公譯



# 開訓政說

立齋

自革命軍達北京，訓政之聲，洋洋盈耳，省政府之所籌備者曰訓政，中央政府之大方針曰訓政，乃至國內大書肆之廣告曰『訓政開始，補助教育，一嗚呼四萬萬之阿斗，倘亦甘心跪拜於此自擁皋比之國民黨之下，而絕無人起而興問罪之師乎。』

## 一，中山思想之混沌

中山生當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凡西方政治上社會上流行之學說，欲一一網羅爲己有，雖兼美咸備，實『先施』，『永安』百貨店之類耳，一人之思想，有其背景，有其統系，既主張甲說矣，則乙說之不相容者，同時不能兼容並包，譬之既主張個人自由矣，則社會公道之說不能不在反對之列，既主張民主矣，則專政或訓政之說不能不在反對之列，乃中山欲一手經理西方政黨之學說，於是自十八世紀之民權論十九世紀之民族主義與夫二十世紀之列寧之共產主義無不欲合一爐而冶之，究其結果，則矛盾而已矣，混亂而已矣。以歐洲民族主義言之，其始也發動於意大利之抗奧，希臘之抗土，是以單一之民族，驅除入主其地之外族，其意義至簡單而明顯焉。中山於清末提倡排滿之說，與意希——所謂民族主義，非無類似處，至今日而要求國際上之獨立平等，則



## 國訓政說

已爲國家之強弱存亡，而與隸屬於異族之義無涉矣。中山更移此義以適用於滿蒙回諸民族，於是其黨綱中規定曰：「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按其字義言之，殆以瑞士之待意法德三族者待吾漢族外之餘四族，否亦如英倫之許阿爾蘭以自治耳。乃讀其三民主義之演講曰

「由此可知本黨還要在民族主義上做工夫，必要滿蒙回藏都同化於我們漢族」

其所心摹力追者曰美利堅民族的規模，試問德也意也巴爾幹也，其入美者，咸習美語誦美憲，是同化耳，是帝國主義之同化耳，尙何民族平等待遇之可言，尙何民族自決之可言，所謂思想之混沌者一也。以民權主義言之，其始也發生於天賦人權之說，主旨在保護各人之生命財產與言論結社之自由，本此以施諸社會生計，則爲亞當斯密之自由競爭說與陸克之私產神聖說，乃至英人中且本此義以反對義務教育之施行矣，及十九世紀中輕個人自由而重社會公道者，則有社會主義之運動，如馬克思輩與夫今日勞動黨共產黨皆是也，彼等痛社會貧富之不均，力求以國家或社會之力，增進工人之地位，於是有所謂勞動保險，八小時工作，與夫國有公有營業之說，誠主民權說矣，惟有本自由之義以尊個人以保護私產，此今日各國自由黨之立點也，誠主社會或民生主義矣，惟有本公道之義以裁抑個人以推廣社會之權力，此今日社會黨之立點也，乃中山不然，一方既羨慕歐人之民權，於是主張個人權利之保護，他方感於社會黨勢力之不可侮，於是主張節



個資本，平均地權，此兩種學說，實有絕不相同之背景伏乎其後，而中山必欲合一車以載之，乃以成今日黨內東馳西突之局，所謂思想之混沌者二也。蓋歐人之提倡主義者，有其哲學的根據與理論的統系，以一生奉行一種學說，他人自感其真摯而與之俱化。試問以邊沁之個人主義者，而欲兼爲馬克思之社會主義者得乎，以馬克思之社會主義者，而兼爲邊沁之個人主義者得乎，誠以其兩不相容故也。思想之提倡也易，其普及於社會而實行也難，同一主義之下，爲之後先疏附者，常爲多數人；英自陸克氏以下逮於一八三二年新選舉法之成立，可謂爲無一日不在民權主義之奮鬥中也，德自馬克思以降以下逮於今之社會民主黨黨員，可謂無一日不在社會主義之奮鬥中也，惟其思想之嚴明，信守之專一，自不至以朱亂紫，以偽亂真，而中山之所謂三民主義者，但見歐洲二百年來至有力之政綱盡在是耳，豈嘗深究其哲學上不相容之背景哉。三者雜然並陳，曰此歐人之所嘗行，吾不可不力追焉，不知既信民權矣，而欲其更信民生，則民權說全失其根據，而民生說亦在迷離惘恍之中，其專信民生者，則視民權如無物，必欲推倒之而後已，此何也，中山之於歐洲學說，但見其習聞之標語，卽以之陳列於其政治的百貨店中，至於此類學說之理論的根據與其先後衝突之故，彼概置不問焉。彼中山者，善應時變之政客耳，豈真有所謂主義。聞之友人云，中山在聯俄之先，大羨英美在歐戰中資力之豐富，著實業建設計畫諸書，且遣陳友仁訪滬



上英美領事，謀與之接近，旋以英美領事置之不理，乃憤而聯俄，然則當時之英美果肯援助中山，中山所走之路爲個人主義，爲資本主義，爲與帝國主義妥協無疑義矣。及既見絕於英美，乃去而聯俄，於是所走之路爲共產主義爲打倒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夫一己之主義，因外援而定，則其誠意，尙有幾何乎，嗚呼，此不擇手段者之所爲耳，彼口中之主義，乃百貨店玻璃窗中之陳列品，徒以眩耀人耳目而已耳。

## 二，歐戰後中山訓政思想之由來

歐戰以前，中山之思想，英美式之思想耳，由革命以達於憲政，如法國與美國之成例是也，歐戰以後，英美諸國咸頒戰時戒嚴條例，限制人民之自由，於是知人民自由非不可暫時停止，又見夫俄國專政之出現，并有產階級之生命財產而犧牲之，蓋覺此種手段極便於革命之進行，而訓政之說因以成立矣。中山晚年不得志之日，所深惡者爲反革命派，以爲辛亥後國民黨之失敗，皆此輩爲之障礙，此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席上再三言之而不能自己者也，夫歐美既有此限制人民自由之先例，以之施諸吾國，可以保護同盟排斥異黨者，莫如此革命反革命之分界綫，革命派爲訓導爲主人，非革命派爲學生爲奴隸，則訓政學說之根據在是矣。

吾人竊欲起中山於地下而問之曰，法國第三次共和以前，明明爲王政也，反對共和者，決非



數人也，何以一八七〇年後，不聞有訓政時期之說，而共和之政安於磐石耶，又不見一九一八年之前之德國，明明爲王政也，其君主派人至今尙占議席於國會中也，何以從不聞訓政時期之說，而其共和憲法，亦立於牢固不拔之基耶，蓋一黨之主張，順乎民情，合乎法紀，則政體雖更，不思無維持之可能，反是者如吾國之國民黨，稍不如意，動以武力或暴動相抵抗，則政府自得以兵力壓制而亂無已時，故吾國國基之不立，國民黨不能不負其責，決不能獨歸咎於黨外之人也。

革命與建設確爲絕不相容之兩事，一則循序漸進，一則絕無畏懼，一則守法，一則亂法，故建設之才決不適於革命，革命之才決不適於建設者也，聞蔣氏中正抵京之日，以三百人之名單交閻氏錫山，皆山西人之出亡在外者也，閻閻氏此舉後，走告蔣氏曰，此皆山西之犯人，有案可稽者也，刑事若干人貪墨官吏若干人學生不守校規而開除者若干人，據此一例以證之，可以知革命人才中包含之種類何若，乃欲以之爲訓人之師資，真太史公所謂『不亦輕天下而羞當世之士耶』。

當知吾國所以不能行憲法之故，曰軍閥之橫行耳，曰政客之播弄以毀法亂紀耳，十餘年來政府當局切齒於議會之責問與干涉，則引進各省軍閥以抵制之，因以養成四分五裂之局，其爲政客者但知爭一己之利祿，逞一時之意義，各派彼此之間，絕無交推互讓之精神，此互相牽制之代議政治勢不能運用，而國法亦以毀裂，今而後誠能廓清此割據之軍落與搗亂之政客，則法治之施行



猶反掌耳，乃不此之圖，徒驚囂然曰，以縣爲自治單位也，土地應測量完竣也，人口應調查清楚也，蓋不責握有實力之軍閥，而徒責無知之縣市鄉小民，不教議員輩以政治上公平競爭之理，而但令小民習四權之運用，是得謂知本之言乎。

三，建國大綱中訓政之內容

吾人設想今後果軍閥盡去，財政統一，則憲政所以施行之條件宜何如，曰三事而已。

一曰政府與人民依法辦理選舉，不得舞弊

二曰議員遵守憲法與政治上之常規

三曰政府遵守憲法與政治上之常規

選舉之合法不合法，議員善惡之所由判也，調查人口，爲第一要務，而調查之後，又貴乎監察員到場監視，不得以一人而投數票，或一人而自填數十百票，或官廳通同舞弊，將投票票搗毀，而另以一種選舉票代之，凡此皆民國成立以來所習聞，而今後不可不防者也。其次爲政府者，關於應提出之預算案，屆會計年度開始之日，立即提出，因議會之不信任，自行辭職，萬不可以總統或軍閥爲護符，圖遁於憲法之外，以爲鞏固權位之妙計。又其次爲議員者應知自身既立於國家機關之重要地位，所以監督政府之守法者，不可不嚴，所以批評政府之行爲，不可流於東方式責



備賢者之論、政黨間之相待，應有公平競爭之精神，不可妄以惡意猜度，相循於此傾彼軋。蓋此三事能本此進行，則憲政之基，自趨於鞏固，反是者，道路雖築成，警察雖完善，而與憲政之推行無與焉，何也，憲政者，政治問題也，道路警察者，行政問題也，二者不容混爲一談者也。

夫憲政爲全國之事，選舉權爲全國人民所共享，初不必與各縣各省之自治，有聯帶關係也。

中山之言曰『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時期，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是全省之縣，有一縣未達於中山之四種標準（建國大綱第八條），則其餘各縣，均不得享受選舉或憲政權利也，全國二十二省中，苟無十二省達於中山之四種標準者，則吾國人民亦永不得享受選舉或憲政權利也，敢問中山，世界曾有何國之行憲政者，不以全國爲起點，而以省縣爲起點者耶，英以國爲起點耶，以省縣爲起點耶，美以國爲起點耶，以省縣爲起點耶，日本以國爲起點耶，以省縣爲起點耶，誠以省縣爲起點也，則數百年前之英國，何能想望憲政之開始，美國獨立之日，何嘗各鄉縣之行政，合於中山之四種標準，日本憲政已大奏成效，至今日而始開民選知事之說，必以縣長之民選爲國憲施行之標準，則日本至今日猶未爲立憲國可焉，嗚呼，此真所謂胡說而已。

本上所言，則各縣自治標準之說，自無一駁之價值，人口即未清查，土地即未測量，警察即

未辦妥，道路即未築成，要無礙於憲政之開始也。此數者之舉辦，繫乎全省經費之是否充實，初不足以表示其國民之自治程度。英國初期之憲政中，其無此說，不必言矣。以一八三二年改正選舉法時代言之，恐亦無此四者之完善行政；美國獨立之初，華路檻褻亦無餘力及於路警，要之，憲政與此四者之先後，攷之各國史乘，便可瞭然，初不必在此斤斤置辨，吾人所知者，憲政完成，經費出入有豫算可稽，則此種行政尤易發達，反是者，以行政之改善，為憲法之前提，則此四者永不舉辦，而憲政亦永無成立之日矣。憲政云者，出於人民參政之要求者也，人民有求之者，政府欲不允而不可得，奚容以路政警察定憲政之時期哉。

中山之理想，以瑞士之直接民主制度參雜於英國之代議制度中，乃以『四權使用之訓練』（第八條中語）為各縣人民自治標準之一，不知有代議制而兼行四權者，瑞士是也，但行代議制而無此四權者，英國與其他大陸各國是也，英人無此四權，初不害其為憲政之祖國，法國日本亦無此四權，何嘗害其為憲政完成之國，中山必欲列此於自治標準之中，不知是何用意，豈以此為藉口，而延長訓政之年月耶。關於四權之規定，第八條曰，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第九條曰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之權，依何文言之，則第八條中但指四權之講解言之，及第九條，而後有實際之行使，中山亦知近來教育上之原則曰學習由於實行（Learning by doing）



又曰試與誤(Trial and Error)，凡事先經試行，而後有進步，未經試行之先，但有講解，是不得謂爲有訓練，既經試行之後，仍不免於錯誤，是亦人事所常有，則所謂「曾受訓練」之四字，安從而得其標準的解釋耶，吾人可借杜威之語以明之：憲政之全部，生活也，長成也，其國民在憲政實地試行之中，則政治能力自有進步，反是者，永不試行，永不錯誤，則亦永無進步。明乎此義，則人口土地路等四者與憲政之不相涉，自不待言，四權之訓練，亦何嘗與代議政治有先後遞進之關係，不知中山必欲混而爲一，何耶。

中山乎，中山之同志乎，公等之密謀革命，搶奪政權，自爲他人所不及，以云建設國家之智識與能力，以吾人所見，直可以「穀不上」三字了之，諸君所奉爲神聖者曰建國大綱，然此書一日不廢，則吾國一日不能建設，可斷言焉。

#### 四，近來之事實

中山之方針，可以簡括之曰

第一，由中山訓民（請讀孫文學說第六章附陳英士致黃克強書）

第二，由黨訓民

今中山既逝矣，民之能否訓練，全視黨之能否訓練，若黨尙不能自訓，則民更何由訓，訓政



長爲鏡花水月，而憲政永爲三神山之可望不可接矣。

欲問黨之能否自訓，有二標準焉，一曰黨內宗旨之一致，二曰黨內行動之一致，中山曰誓行革命之主義，爲公民權得喪之標準，其誓行之者，當然以國民黨爲第一位，然驗諸一二年來黨內之近況則何如。

所謂三民主義之中，就其原則分解之，有歐美自由黨之黨綱在焉，有社會改良派之黨綱在焉，有土地改良派之黨綱在焉，本此黨綱，原可各成一派，徒以國民黨爲中山所手創，人人欲共載此三字徽號，以自居於正統，於是甯可在黨內傾軋，而不願冒分裂之名，自容共以來，更生二派，一曰共產派，二曰接近共產之汪精衛派，人人自以爲三民主義之信徒，究其實各以己意解釋此三民主義，令人若墮五里霧中，試證之蔣中正氏之言曰

『曩昔所最傷心泣血者，以諸同志之間，或因主義見解之不同，或因環境所處之各異，而不能一致，遂見日暎而日遠。』

國民黨告天下曰所信奉者爲三民主義，而蔣氏則明認曰主義見解之不同，是必其黨中所信仰者，有不屬於三民主義者，或名是而實非者矣。更証之吳稚暉之言曰

五中全會，他們多數是共產黨的朋友，而在共產黨的朋友手裏去提案，那真是大笑話，我們



江浙老同胞，十分健忘，因為無錫江陰嘉定宜興一點小出彩，震不動他們的麻木，必要像廣東兩湖大屠殺了一番，方才曉得汪精衛的太歲請不得的，陳公博先生的貓兒念彌陀，真相是

不好看的。」

夫同為國民黨，同隸於三民主義旗幟之下，彼此不相容，至於如是，真令局外人不知何者為真三民主義，何者為假三民主義，猶之老陸稿薦，與真正老陸稿薦之草辨其誰真誰偽矣。此黨內主義之不一，而訓政安從說起耶。

國民黨之分子，按其思想言之，固已不能自成一黨，誠本其良心以與國人相見者，應及早宣告解散，向國人謝罪矣，徒以政權在握，不甘毀此已成之局，於是相忍為黨，而中央黨部招牌高懸自若，乃有所謂清黨運動與夫黨務指導員之派遣，以吾人所聞，此項黨務指導員為各省所驅逐者，不止一次，試讀八月二十八日申報之記載曰

『二十四日南昌通信，自八月三日省黨務指導委員劉抱一，鄒曾侯，曾華英三人，被黨校學生及各民衆團體驅逐出境後，劉鄒曾以為是省政府暗中唆使所至，迭在南京向中央請願改組省政府。

八月十九日天津電云，省黨務指導委員與省政府商定，在未奉中央黨部複電期間，各工會停

止活動，有秘書長馬洗繁，因省黨務指導委員跋扈，辦事辣手，決辭職。」

此外福建之省黨務指導委員丁超五，爲人所毆辱，致不得已登岸以去，而其他之類此者，尙更僕難數，夫國民黨者，全國人之教師也，黨務指導員爲黨之教師，謂爲教師之教師可也，其行己立身，宜如何守法奉公，爲國人表率，乃一則爲人所驅逐，一則被人稱爲跋扈，則吾四萬萬人爲阿斗者，安從得一先導而師事之，此黨內行動之不一，而訓政安從說起耶。

吾人敢直言告國民黨人曰，訓政之說，決不能成立者也，夫先生之與學生，年齡差，智識殊，一爲訓者，一爲受訓者，猶可言焉，若夫同爲國民，年齡相等，智識相類，乃以一爲革命黨一爲非革命黨，而分成訓人與訓於人之兩級，靡論其智識道德之不足以語此，卽令能之矣，而訓政說之不能成立，有二大理由在焉。

國焉者，由多數人而成立者也，此多數人之心思才力，決不能同出一途，此不出一途之心思才力之有裨於國家一也，譬之公等在廣州之日，大聲高唱容共，而四五年來國人之關心政治者誰不以反共相號召，公等抵滬之日，卒受環境之逼迫，而有清共之舉，然則以公等爲獨是以他人爲盡非之說能成立否耶。公等在革命進行之中，以利用學生爲能事，吾人則以學業爲立國大計，不容爲一時政治手段所犧牲，今大學院亦翻然悟矣，乃有『鞭尸不足以蔽其辜』之自劾語，然則以公





等爲獨是以他人爲盡非之說能成立耶。以此二事證之，可以知三民主義與非三民主義絕不足爲是非善惡之界綫，雖公等如何殘暴，要不能盡國內之異己而殺之，亦不能盡國內人之思想而統一之，此思想之不統一，爲人類天然之事實，試從此方面平心觀察，而後知西方思想自由之原則與夫各政派並存之慣例，自爲政治上當然之途徑矣。

前既言之，國民運用立憲政治之能力，惟在立憲政治下乃能長進，經一次選舉與一次組閣，其人民與議員自多一度之進步，反是者終日在書本上條文上訓政，雖口口聲聲不離政治，而與人民之政治能力無涉焉，西諺有之，學泳水者，應自入水中始，正謂是也，不觀英人乎，憲政之施行，已及數百年，究其人民能力是否已達善美之境，不得而知也，然政黨間互相尊重之精神與夫內閣之持久力，自爲他國所不及，何也，其國民陶鑄於憲政之日久故也。本此以言之，無選舉權無組閣權之國民，不知在訓政之日，所得而學習進益者爲何事也，更不知國民處一黨專政之下，并言論結社之自由而無之，其所得而學習長進者又爲何事也。嗚呼，公等以頻年不得志之故，乃府怨於國中之反對黨，不知手創民國之德國社會民主黨能容與登堡，而公等乃不能制一袁世凱，德社會民主黨能制定憲法，而公等并一紙約法而毀之，蓋知進而不知退，知有武力而不知社會力之控御，乃公等所以得天下而不能治也，不獨十餘年之往事如此，卽以近年廣東言之，事權不可謂不專

，財力不可謂不厚，而至今盜匪充斥，瘡痍滿目，其去中山所謂一省底定之日歷有年所，而成效又若彼，竊以爲循公等之言行而不變也，吾恐吾國之永沈九淵，不能自拔焉矣。



# 建國大綱質疑(續)

无 悶

## 第四節 直接民權

中山於其『民權主義』中，力主中國革新，須以強有力中央政府之成立爲前提，令出惟行，無所掣肘，成爲萬能政府，方可百度俱舉，若虛當局營私自便，則以直接黜陟之權畀諸人民，人民以爲賢，以爲能，自應極端擁護，人民以爲不賢以爲不能，則可直接罷斥之，有此救濟辦法，政府萬能，方無流弊，此中山民權論之要旨也。觀建國大綱第二十四條之規定，似與上說互相發明，茲照錄後條文句如左：

『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吏，有選舉權有罷免權有創制權有複決權。』

上述選舉權罷免權與創制權複決權並舉，明明指人民直接選舉直接罷免而言，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者，即中山所謂四權，是爲直接民權，與五權中之立法權，僅爲間接行使之民權，大有區別。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有云，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所



以繼代議政治之窮，亦以矯選舉制度之弊也。又案建國大綱第九條載明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複決法律之權，據此則中山主張之直接民權，先以各縣為起點，至國憲頒布後，乃推行於全國，程序分明，不可踰越。雖然推行直接民權制，以全國為範圍，果無窒碍否乎，直接民權與萬能政府果能並行不悖否乎，吾不得不博稽先例，詳加推論，以辨其利弊得失焉。

昔盧梭有言，民主政治惟十萬人之小共和國乃能行之，此蓋指直接民權言也，瑞士全國幅輳二十萬方華里，人口不滿四百萬，以行直接民權，較為適宜，故此制先在瑞士創行，其後美利堅之各邦各市頗多仿行，德意志革命告成，於其新憲中亦採用斯制，試先就直接立法之例言之，則國各殊塗，頗難合轍，瑞士人民行使其創制權複決權，對於國憲邦憲及普通法律，均可適用，蓋瑞士全國而積僅及吾國之一道耳，其直接立法之範圍最寬。美利堅則僅以邦或市為適用範圍，各邦各市且非一律。在德意志雖許人民對於憲典法律有直接解決之權，但其適用範圍較狹。我國廣土衆民，遠過德瑞，本部而積與美利堅相伯仲，而人口之衆亦遠過之，若如中山所言國家立法事項不論憲章法典悉由人民直接參預，試問立法程序如此繁重，曠日持久，尙有成立之望耶。且以複決權畀諸人民，將採自由複決制(Optional referendum)耶，抑採強制複決制(Obligatory ref-

breedung) 耶，如以後者爲根據，則凡議會通過之法律，須經由人民複決，方作有效，手續既極繁重，仿行更覺困難，即使採用前者，則有一部分人民對於議會通過之法律，不能滿意，提議請求複決，仍須交由全體人民複決方爲合法，如此則國家立法事業所受影響必非淺鮮，我國廣土衆民，罕有其匹，乃欲效顰而積人口僅及百分之一之瑞士耶，此有疑問者一。人民直接任免官吏之制，各國亦非一律，其在下級自治團體公職人員，必由人民直接選任，固無論矣，若在高級團體，則未必盡然，即如美之邦長爲邦議會所選出，非由人民直接選任也，至罷免權之行使，在美利堅爲極盛，人民行使此權，以對於市長或市議員爲最多，對於邦吏則較少，瑞士國中有數邦定例，其人民若不信任邦議會，對於全體議員一律撤免，另造新者，實即解散議會，與美制迥不相同；德意志雖以創制複決等權畀諸人民，然無直接任免官吏之例。惟國憲載明國會對於總統不信任，得提議經由國民投票公決去留，普魯士憲法規定人民得動議解散邦議會，觀上引各端，可知中央官吏由人民直接任免，在先進各國尙無其例，德憲雖有人民公決去留之規定，人民不能自行發議，必須由議會發議，提交公決，人民方可行使此權，亦僅限於總統。乃如中山所言，則中央官吏應由人民直接選任，且得直接罷免，所謂中央官吏者，將不論職務高低上自元首下至末僚均在直接任免之列耶，此有疑問者二。中山擬以全國爲範圍，施行直接民權制，夫以全國面積之廣人



口之衆尙可施行此制，則一省區域以內，當然在施行之列，且我國粵浙兩省曾訂省憲，其中有直接立法之規定，湘省制憲不但人民直接立法，並明令撤回省議員之例，湘憲實行歷數年之久，可見施行此制在一省以內，尙無特殊之障礙，乃中山抹煞此等事實，觀建國大綱第十四條載明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得選舉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代表會，第十六條載明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爲本省自治之監督，豈中央官吏可由人民直接任免，而省長一職必須間接選任耶，又直接立法制可施行於全國，豈在一省範圍以內，反不便行使此權耶，此有疑問者三。直接民權之行使，當然以各個公民爲本位，並無若何組織之必要，若另有一種組織臨乎其上的，則行使其權力仍屬間接並非直接矣，乃觀第二十四條載明國民大會對於中央官吏有選舉權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複決權等語，國民大會如何組織，中山毫未提及，姑可置諸不論，惟既云國民大會得任免官吏，則非由人民直接任免也可知，其立法職權既屬諸國民大會，則行由人民直接立法也可知，所最難索解者，若非直接立法，何以又稱創制複決，若非直接任免，則選舉罷免兩權與創制複決性質不同，何以四者連類而及耶，歧義顯然，混淆莫辨，此有疑問者四。

要而言之，所謂直接民權，必須人民直接行使，不能由國民大會代行，若由國民大會代行，則其立法任免等權便非直接民權，中山亦明知中央立法中央官吏之任免由人民直接爲之萬難實行



，姑標榜之，以資號召已耳，使中山而果有提倡民權之誠意，則治粵數年，正可小試其端，先從廣東一省推行，乃匪特不行而已，湘中試行直接民權，中山則反對之，粵省公團公訂草憲省案，其中有直接立法之規定，中山則視同廢紙。夫以同一主張同一政見，在他倡導之，不足邀其一盼，在己主持之，則認為天經地義，不可移易，夫使其所行者果能實踐其言，猶可說也，獨奈言行絕非一致，口惠而實不至乎。

雖然以上討論，不免詞費，中山真意何嘗在扶植民權，不觀『民權主義』第四講中所反復聲明者乎，一則曰民人應極端擁護其政府，再則曰人民應以大權託付於政府，人民不妨以劉阿斗自居，而推心置腹於諸葛孔明，中山之立論既如此，徵諸彼在粵數年一切設施，又無一不與民治精神相反，以彼知難行易之說衡之，彼實不知民權為何物，以與北洋軍閥相較，直五十步百步之差耳。

## 第五節 省與縣

建國大綱中關於中央與省之權限，果若何分配乎，省與縣之權限又如何劃分乎，曰中山主張，蓋以省為國家行政區域，不認為地方團體，而以縣為上級自治團體，可與中央直接，何以明其

然也，試就左列各條推論之：

「第十三條 各縣對於中央政府之負擔，當以每縣之歲收百分之幾爲中央歲費，每年由國民代表定之，其限度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不得加於百分之五十。」

第十四條 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得選舉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代表會，參預中央政事。

第十八條 縣爲自治之單位，省立於中央與縣之間，以收聯絡之效。」

由上述者觀之，所謂國民代表會者，與美國之參議院相彷彿，美國各邦議會各選參議員二人，組成參議院，以參預大政，中山所擬之國民代表會，則由各縣選出國民代表一員組成，以預聞中央政事，如是則縣之地位，不啻與美利堅之邦相等，又中央恃何等財源以充全部國用，未見有專條載明，然據第十三條之規定，各縣須負擔中央歲費，此項負擔適與清代及民初之各省解款相等，亦與舊德意志各邦對於中央分擔貢款相等，如此則將來縣之地位，將取省之固有地位而代之，夫省之固有地位，在臨時約法上雖未明認爲自治團體，然亦非單純之國家行政區域，今其地位爲縣取而代之，則縣爲最上級自治團體，而省爲單純之國家行政區域矣，觀第十八條載明省立於中央與縣之間，以收聯絡之效，其用意更爲明顯，省長特爲一承上啓下之機關耳，無特殊性質包含



在內，或曰據第十條所載，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時，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爲本省自治之監督，至於該省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等語，又第十七條載明在此時期中中央與省之權限采均權主義，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等語，據此則省長須由民選，中央與地方劃分權限，亦得平均，則省之地位似非單純之國家行政區域，殆兼含自治團體之性質耶，不知省長之產生雖由民選，而以其所處地位言之，則純爲中央官吏執行國家行政，並監督本省之自治，所謂監督自治者，即監督本省內各縣之自治，設使省爲一自治團體，則省長自身，即執行自治之人，安有自執行而自監督之理耶，且第十七條中所稱之地方，明明指縣而言，蓋縣爲最高級自治團體，而省爲單純之國家行政區域，省無固有之權，其所行使者，實即中央之權耳，中央與省無所謂均權，中央與縣則有權限之劃分，所謂不偏於集權或分權者，措詞未免模稜，究竟何者應歸中央，何者應歸地方乎，縣應有之收入，既列舉於第十一條中，則中央應有之收入，果僅恃第十三條所定之各縣解款乎，抑尙有他項財源乎，財政問題，容在次節詳陳，茲姑不論，要之縣行政項目載明於第十一條中，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公益爲主，則其活動權力自有限度，大抵在內務行政及一部分之教育實業範圍以內，軍事外交司法以及中央財政郵電路政幣制當然屬諸中央，在憲法未



願以前則由各縣選出之代表參預一切，由是言之，縣之地位似非法國之郡縣日本之府縣偏重官治者可比，然以面積狹小之縣，容許其自治，活動能力究屬有限，而省之一級既爲數百年前之產物，在歷史上已有相當根據，且世界之共和國，除俄美外，有若我國之幅員廣大者乎，我縱不必效顰俄美，地方行政區域不宜過狹，應以省爲最高級地方團體，予以較廣之自治權，若於中山所擬方策，以縣爲自治單位，則活動範圍太狹，人民所獲自治權能有幾何，明明畸於集權，而尙飾詞自辨曰，吾採均權主義也，此非掩耳盜鈴而何。蓋中山晚年志在專政集權，以聯省自治爲不便於己，深惡而痛斥之，故在建國大綱中規定縣爲自治單位，而于省之權限，則付闕如，雖存省不廢，已有名而無實，所謂分縣自治是也。分縣自治云者，實爲打破聯省自治之說而設，此說本無充分理由，然使能始終堅持，力求貫徹，尙不失爲強有力之主張，乃觀彼黨第一次發表宣言中，對內政策第二項有各省人民得自定憲法自選省長，但省憲不得與國憲相抵觸等語，夫按建國大綱所定設施順序，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選舉省長，及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乃開國民大會，公決憲法頒布，如此則國憲頒布，實在最後時期，設如該宣言中所言，則制定省憲，明明在頒布國憲之前，不能預知其內容若何，雖欲求免抵觸而不可得，且中山擬以縣爲自治單位，省爲單純之國家行政區域，制憲又奚爲者，制憲則



省必處於特殊地位，與美德之邦相等，彼湘省制憲自治，中山不啻竭力反對乎，是故省自制憲與分縣自治之說，如冰炭之不相容，枘鑿之不相入也彰彰明甚。近自彼黨內部分裂，政潮迭起，乃有人設法斡旋，倡分治合作之說，蔣介石等採用其說，設政治分會于粵漢汴晉四處。以握軍權者爲分會主席，許其於所轄境內有發號施令之權，蓋爲實現分治合作地也，所謂分治合作者，乃藩鎮式之割州而治，以求苟安於一時而已。聯省自治以省制憲爲前提，尙有幾分民意之表現，分治合作則老實不客氣，武人割據而已，其勢力範圍，涉及數省，可與唐代節度使近時巡閱使後先比美，乃猶口口聲聲曰吾按照建國大綱以謀建設，此非自欺欺人而何，夫中山政策不能適用，儘可視同廢紙而拉雜摧燒之，奚必假惺惺作態，以遮掩世人之耳目哉。

## 第六節 財政問題

中國現行制度，中央與地方稅收之劃分，大抵分爲二種，一爲獨立稅制，一爲附加稅制。地方稅目與中央稅不相混淆，是謂獨立稅制；地方收入以在國稅項下附徵者爲大宗，是謂附加稅制。其行聯邦制之國，國稅與邦稅畛域分明，絕無牽混，如美利堅之中央以關稅所得稅爲財源，各邦則恃財產稅爲主要收入是也，即在單一國家如英吉利亦採獨立稅制。今觀建國大綱第十一條



之規定，似採英制，第十三條之規定，則與德國舊制相近，茲照錄該兩條文句如左：

「第十一條 土地之稅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鑛產水力之利，皆爲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

第十三條 各縣對於中央政府之負擔，當以每縣歲收百分之幾爲中央歲費每年由國民代表定之。」

土地歲收，即指現行之田賦而言，在襲年定爲國稅，民國十二年北京參眾議員合開憲法會議，公布新憲法，其中明定田賦契稅爲省稅，今南京政府成立，劃分國地兩稅亦以田契爲省稅而與建國大綱第十條載明定爲縣稅者，迥不相同，豈認十二年所頒憲法有可採用之價值耶，抑以彼總理所手定者爲無足依據耶，此有疑問者一。中山於縣之財政規劃甚詳，而於省國兩方則毫未提及，豈除第十一條所列舉各項財源之外他項稅收均屬於省國兩方耶，省與國又將如何劃分耶，抑竟認省爲國家行政區域無劃分之必要耶，此有疑問者二。全國土地不論其爲平原爲邱陵，抑爲低窪之區，除官荒以外大抵悉屬民有，即在蘆茅叢生之水鄉，亦由人民承領繳課，所謂蘆課是也，今中山擬以山林川澤之息，爲地方政府所有，豈山林川澤自來均屬官有無一民有者耶，抑本屬民有者不妨奪而歸諸公家耶，此有疑問者三。各國現行之制對於鑛產所有分爲二種，一爲私有制，即地





主所有權不僅在地面，並涉及其地下，一爲國有制，即地主僅有地面之權，其在地下之礦產有得政府允許，便可開採，不必得地主同意也，今各國都行此制，我國礦產亦復如是。惟據各國通例，所謂國有者，並非禁止人民開採悉歸政府經營，今中山謂礦產水力之利，亦爲地方政府所有，然則以後人民將不能取得鑛業權耶，已取得之鑛業權，將奪而歸諸地方政府耶，且中山所擬新制，不僅以鑛業權歸縣政府獨占，其他天然富源亦將悉歸公有耶，此有疑問者四。

縣政府收入除上述者外，尙有地價增益一項，最爲重要，中山特定專條，載其辦法如左：

「第十條 每縣開創自治之時，必須先規定全縣私有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報之，地方政府則照價徵稅，並可隨時照價收買，自此報價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進步而增價，則其利益當爲全縣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各國對於土地漲價利益，按照課稅辦法，以其一小部分之利益化私爲公。中山所擬方案，更進一步，欲將全部分之漲價利益歸公，按大綱第十條所定辦法，與『民生主義』第三講所言者相照合，增價利益之一部分，屬於由加工或投資而得者，應爲業主所享有，中山於民生主義第三講中已明言之，可補第十條之遺漏，惟業主加工於其土地之上所需成本既須承認，則其歷年投資應得收益，亦須照償，方爲公允。又漲價利益歸公，將在移轉所有權時實行耶，亦雖未移轉，苟有漲價

亦必歸公耶，如依後者估計。地價雖已增高，地主尚未享受差價之利益，安能收歸公有，如依前者，則地主儘可設法規避，不取轉讓形式，或出租於人，或自建房屋，收其實益，應如何斟酌妥善，方可取而歸公，且此議之用意所在，將爲抑制土地投機起見耶，抑爲公家籌款計耶，如爲籌款計，則依中山之議以行，必至無款可籌，不能達其目的，蓋購置土地之用意，不外二種，一爲自用，一爲圖利，對於自用者，當然無歸公之理由，對於投機之輩實行此策，則地價無論如何增高，圖利者無利可圖，何必多此一舉耶，吾故謂此策爲籌款而設，必至無款可籌，爲抑制投機而設，似可達其目的，然而抑制投機之道，尙有多端，不必取此爲極端辦法，反有窒礙難行之慮。

以管見所及，爲抑制投機起見，可仿澳洲之例，特定一『空地稅』(Underdeveloped Land duty)法，凡地主有都會土地，不建房屋或供工商事業之用，而任其荒廢，均認爲空地，應按照原值課稅千分之幾，如此則地主爲免稅起見，勢必建築房屋或轉租於人供營業之用，市面逐漸發達，房屋亦見增多，而都會住宅問題，可以解決，蓋公家既無力盡買土地，居民住宅亦不能盡由公家代築，勢必希望私人投資設法振興市面，如慮微倖弋利之徒插足其間，可行上述之空地稅法兼參酌列邦成規，課土地增價之稅，行公用徵收之制，則於抑制投機，已可收効匪淺矣。

(未完)



# 青運平議

純士

國民黨以兩年之力，由廣東打出長江，最近且有一部分軍隊渡過黃河，使奉派不能不退出關外，雖說今日關內的形勢仍是四分五裂，但就懸掛青白旗子這一點而論，總不能不說已有相當的成功。國民黨得到這種成功的原因，固大半由於軍事，但利用青年以從事實傳與民衆的組織，其作用之大也決不能忽略。我們回想到民國十三年孫中山之所以決然容共，一方固在取得俄國的軍械與金錢，一方也未嘗不是想利用這一班共產青年的朝氣，一破國民黨積年的腐朽。

現在國民黨的懸旗工作既已告一段落，於是對此兩大工具——軍隊與青年——乃不能不有一種安頓的辦法。關於軍隊，最近已有裁兵及化兵爲工的種種方案；關於青年，也有最近四中五中兩次執監全會整頓教育與停止青運的種種擬議。可見今日當路在勢的所謂黨國要人，正在爲着他們平日憑藉以成功名的這兩種工具，大絞他們的腦經了。

可是軍隊與青年這兩種東西，看起來似乎是各有各的特性，但在今日這種政潮起伏陰謀百出的時局下面，他們却因年來國民黨的操縱利用，已養成了下述的同一性格：

第一，軍隊是一種有組織的實力，凡對中國政治抱有野心的人都是想利用牠的；青年也是一



和富有組織的可能性的集團，凡在政治上想得着民衆的後盾的，也無不樂與之接近。

第二，同時有甲乙丙丁若干野心者——想利用軍隊以攘奪政權，中國便立刻可以陷於混戰；同時有甲乙丙丁若干派系想吸引青年以接近民衆，中國便也立刻可以發生思想上，言論上，組織上……的種種糾紛。

第三，軍隊的本身是絕對盲目的，誰有地盤，誰有金錢，便誰也可以利用軍隊；青年的本身也幾乎是近於盲目的，誰有一套好聽的理論，誰有一種可歆羨的勢位，便誰也可以得其趨附。

中國的軍隊與青年已經成了這樣的一種奇貨，則年來一切野心者在中國所造成的種種動亂，莫不利用此兩種工具以爲有效的法寶，這是無怪其然的。

國民黨的各派軍人，在今日決無裁兵的誠意，本刊上期已痛切言之，現在姑且不說，本篇專就國民黨近來對於青年運動的態度作一種批評。

今日國民黨中的右派，大致是主張停止青年運動的，這一派對這個問題所發表的言論，可舉戴季陶蔡子民爲代表。戴季陶在他所印行的青年之路上面，曾說了不少關於這一方面的話，其自相矛盾處，本刊第六期當曾爲文駁之；其整個的可以表示戴君對於青年運動不滿意的，則見于由戴君起草的四中全會宣言中間的一段。戴君說：

「就今日受痛苦最大之點言之，無過于未成年之學生參加政治鬥爭社會鬥爭之一事。夫政治運動及社會運動，乃係人民實際生活國家實際利害之問題，參與此種運動，必須有實際利害之認識，與正確智識之判斷，未成年之青年男女，身體精神之發育未完全，基本之知識經驗未具備，即個人之私生活，尙不能離成年者之保護而獨立，何況國家社會之大事，乃放任于未成年者之自由活動，是不特將民族所可愛可寶之未來生命付之無代價之犧牲，亦直是以國家社會全體之生命，作兒戲之試驗品也。各國法律，在私法上規定行爲能力之年齡，未成年者一切行爲，不認其有法律上之效力，亦不科以法律上之責任，而國民之職權，則更有各種限制，此不特維持社會公共生活之秩序，國家之安存發展，亦所以培養青年保護青年者也。以目前中國之情形論，文化落後，國民之身體精神無不衰弱，所僅足屬望者，惟後起之青年耳。然當其應受培養與保護之時代，不教之以正當之學問，導之以正當之道途，使其身體精神得遂其自然而健全之發展，乃欲付以成年者所不能勝之重任，乃至已陷于錯誤，而禍害已波及於社會國家，然後不得已而科之以未成年者所不應受之嚴刑，此豈足以救亡，實所以召滅種之禍而已。」

蔡子民在本屆五中全會提案主張停止青運，其言較戴君更爲沈痛，并說明過去國民黨之所以



不能不激勵青年，其最大理由乃因：

「破壞工作在大多數有地位有家室有經驗者多不肯冒險一試，學生更事不多，激動較易，既無家累，而智識辨才適在其他民衆之上，爲最便於利用之工具。」

現在國民黨中的左派，雖以停止青運爲攻擊右派的武器之一，但平心而論，戴蔡諸君的根本精神我們並沒有什麼不贊同，不過由今日國民黨所操的方法，而想收到戴蔡諸君理想中的效果，乃爲不可能之事：蓋中國之有青年運動，來源甚遠，發端於五四前後蔡子明，陳獨秀，李大釗輩之鼓煽於北京，促成於李石曾吳稚暉輩無計畫的勤工儉學，（勤工儉學生，後來多數變爲青年運動的中堅人物，共產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各派均有，而所謂三民主義者獨不多），擴大於民國十三年孫中山之容納共產黨。自去年四月國民黨清共以來，一部分共產青年固已潰決而流爲實行殺人放火之反動；即一部分較溫和的國家主義者，亦以國民黨主張一黨專政之故，認爲忍無可忍，必與國民黨出於決裂之一途。所以今日的國民黨沒有真正的決心想引導青年入於軌道則已，如其有之，則決不是僅僅發爲慨歎之辭，或偶舉一二支支節節的辦法，甚至於如少數當局乞靈於空空洞洞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孔子之道所能有效的。其根本辦法，在





(一)打破一黨專政的邪說，使社會一切成年而較有能力者一一有正當的途徑，可以自獻於國家，不致彼此以攘奪青年爲武器；

(二)掃清黨化教育的謬論，使一時政治上的暗潮無由侵入學校，以減少青年對於現實政治的接觸；

(三)實行減政裁軍，擴充教育經費，充實一切關於學術建設的內容，使教員能安心講授，學生能安分讀書；

(四)引導青年的活力，使之少用於無謂的，消極的內爭，多用於計畫的，積極的對外。

關於(一)(二)(三)三點，都是目前急切的需要，可無待說明，對於第四點則個人以爲中國的青年運動既來源甚遠，而目前對內對外的情勢又如此其糟，想要使多數富有活氣的青年對於當前的國家大事絕對不過問，畢竟是不可能的事。那末，兩害相權取其輕，與其使多數有爲的少壯一用於對內以快少數野心者的利用與屠殺，則不如因勢利導，轉移青年的視線，使之竭全力以爲有計畫有條理的對外抗爭。今年五月濟案發生，全國教育界頗受甚深的刺激，即南京大學院亦曾通令各校加授國恥教材。研究日本近事，我當時很反對這種無計畫的臨時應付，因與教育界某君討論到這個問題，曾提出我個人的具體辦法，現在把牠錄在下面：

「(一)高級中學應加設日語一科，聽學生選習。兵法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日中國人要對付日本，至少應以了解日本爲第一步，其了解日本的程度，至少應該不下於日本人之了解中國。要做這種工作，當然非通習其語言不可。法國的中等學校，學生對於近代語的選習，除英語德語而外，有意大利語，西班牙語，中日兩國在亞洲關係的密切，遠較法國對於意西的關係爲重要，爲複雜，則於吾國高級中學加設日語一科，以樹立一研究日本的基礎，實爲合理，而且必要。近代的日本語已比較二十年前難學，但有四學期每週三小時的繼續，如教師得人，則看書與說話當不難粗告解決。這一着不僅是對付日本的基本工作，同時對於青年的求知方面，並可開出一新途徑，爲今日枯窘的教育界增加不少活氣。」

「(二)大學的文理學院應添設關於日本學術的講座。日本近六十年來對於西洋學術的吸收既不遺餘力，對於東洋學術的整理與開發，也有了不可磨滅的成績。現在的東京帝國大學既有「支那哲學科，」「支那文學科，」其他學術機關亦時有關於中國學術文藝的講述；其以研究「支那學」著名之學者，既不可一二數，最近更有支那學叢書之發刊，其執筆者之資格，實較平日普通研究中國學術或中國問題者，更爲嚴格。不僅在日本國內如此，即在中國，日本亦設有專門以上的學校，從事中國問題的研究，中國社會的調查，規模年年擴大，學生逐年增加，如近年上海



同文書院所出各種關於中國的書籍，即與日本以侵略中國之無窮便利。日本學術界對中國所采取的攻勢如此，返觀中國，則對於日本的研究非鄙夷之不屑道，即認為無足重輕，這種短淺的眼光，狹隘的態度，實在言之令人悲憤。現在中日關係的惡化，可謂已達極點，日本學術，日本問題，日本民族種種的研究，還值不得在中國大學的講壇上作為講題嗎？

(三)各高等專門以上的學校內，宜就學校所有之科系及學校所在的地點，創設各種對日研究會。譬如學校有經濟系或商科的，可組織日本經濟財政研究會，日本在華經濟侵略機關研究會，日本商品研究會……學校有史地系或文學系的，可組織日本史地研究會，中日關係研究會，日本文學研究會，日本文化研究會……其他如日本民族研究會，日本軍事研究會，日本新聞研究會，日本政治研究會，日本外交研究會等等，無一不可隨學校的性質與便利而從事組織。又如學校地點在中國東北的可組織滿蒙研究會，朝鮮研究會；在東南的可組織臺灣研究會，日本南洋勢力研究會等等。這種組織應該由一部分對於日本研究確有興趣的師生合作，而由學校予以經濟上的補助。每一個會的人數不必多，但要有一定的計畫，而期待一定的成績。

(四)各高等專開以上學校及師範學校學生，在畢業前或者假暑假宜斟酌學校經濟情況，多組織赴日視察團。我們要通習一國的語言，研究一國的學術或某項問題，非實地與其社會環境



多所接觸，必有許多隔閡。加以日本近代一切教育，工商，政治，軍事，種種設施，可資吾人參考者不少，可資吾人警惕者更多，留心觀察，既可與平日書本上得來者相印證，一旦到社會服務，也可增加許多把握。不過組織這種觀察團希望得着良好的成績，非事前有相當的預備不可。例如日本語言的練習；日本歷史地理的概要，日本社會的風俗習慣以及日本教育，政治，工商業等各方面的大致情形，都應該有相當的研究，否則短時期的觀察如墮入五里霧中，其觀念決不能清晰。此外更宜得着政府及私人多方面的介紹。並有一點熟悉日本情形者爲之指導，否則所得亦不多也。」

對付日本，僅僅是今日對外問題的一端，其他如對美，對俄，對英，那一方面不需要有能力有志願的青年去埋頭苦幹呢？

總而言之，改善青年運動，指導青年使他們的活力能得着一條正當的出路，這在今日確實是必要而且是亟待解決的，但僅僅是漫無畫計的停止青年運動，這不僅是不必，同時也不能，所以我們對於國民黨右派的停止說既不能完全贊同，對於汪精衛陳公博這班人的繼續利用青年，以爲個人攘奪政權的武器，更是絕對的反對。

# 英國現代政治學者賴司幾氏學說

立齋

一時代之政象，有其一時代之學說爲之後先疏附，以陸克之『民政論』爲十七世紀英國政治之代表，以邊沁、『政治零拾』與穆勒之『自由論』代議政治論爲十九世紀上半期英國政治之代表，則現代之政論家，可以代表英國者，舍非濱協會之槐伯夫婦，工黨之麥克洞納氏，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之柯爾氏，與新進學者之賴司幾氏外，無可他求矣。我所以獨好賴氏者，槐氏等專爲政治上一種主義鼓吹，而氏於賴政治學有全系統之說明，故承繼陸克邊沁穆勒之正統者，殆賴氏矣乎。

我與賴氏至今無一面之緣。一九二一年講學社擬聘歐洲學者東來，所開名單中有賴氏其人，託人詢之，謂方有事於著作，不願離歐。留美學者金龍孫張奚若徐志摩屢爲我道其形容與學說，志摩在美時贈我賴氏『近代國家中之權力』一書是爲我與賴氏神交之始。賴氏以二十餘歲之年，受美國之聘，講於哈佛大學，嘗以工人罷工，賴氏起而爲應援之演說，爲警吏所阻，旋返英，爲倫敦生計政治學校之講師，與工黨自由黨相過從，時參預其密勿，其著作之名與年月表列之於左。

1617 Problem of Sovereignty

新 路 第七期

三五

1919 Authority in the modern State

1921 Foundations of Sovereignty

1925 Grammar of Politics

賴氏政治典範之書既出，倫敦大學特設講座，擢之爲教授。近年又新著兩書曰馬克思，曰共產主義。賴氏之文，生氣躍然，讀之者若感觸電力然，雖以英國現代思想之先導言之，不如槐氏麥氏，然集合各派之長，而匯成一系統，非他人所能及也。

賴氏學說，略分節論之如下。

### 第一 多元主義的國家論

現代之政治思潮，反對主權論之思潮也，反對國家之強制權，反對主權之表示曰法律，反對國家在國際間主權之無限，其來源起於德國學者奇爾克氏(Gierke)及英國麥德蘭氏。(Maitland)

若追而上之，郇狄葛主義者普羅洞氏攻擊國家之論，遠在一八四八年之先，一九〇一年後無政府主義者哥羅伯德金起而發政府是否必要之問，於現代政府之專事壓制，言之尤爲痛切，故近代反國家之強烈言論，必以普氏哥氏輩爲先河矣。及一九〇〇年麥德蘭氏譯德國奇爾克之中世紀政治學說，於是社團人格說，社團離國家獨立說，大盛於歐，所以倡社團人格說者，卽所以壓倒



國家無上之主權，法有狄驥氏(Denis) 摩哥氏(Ricour) 德有奇氏荷蘭有哥拉勃氏(Kreiser) 英除麥氏及拔克氏外，賴司幾氏尤稱此運動中之健將也。

賴氏早年之書，皆以主權論名，專為攻擊主權而作者也。故其言曰

『近世之主權論，亦即為政治組織論。彼等以為一社會之內，應有惟一之最終決定機關，此機關駕乎一切之上，人民之紛爭悉依其一字一句為解決之券。然自政治眼光觀之，此種立論是否正確，大有商榷餘地，且權之來源，推本於一，易流於專擅恣肆，道德上之危險甚大。依吾人之意，此主權觀念，苟取銷之，政治上歷久不解之糾紛從此絕跡。』

自布丁輩以來，咸以主權為國家之要素，而賴氏獨為此取銷之論，豈故作驚人之語耶，抑自有其立言根據耶，曰理有三，一以社團為對象，二以國際為對象，三以個人為對象。

近世國家之中有種種社團或為宗教的，或為社會的，或為生計的，或為職業的，或為政治的，如工會工主聯合會，教員聯合會，律師公會之類，皆社團也，此社團應人民之需要而自然發生，故奇爾克言社團之人格為實在的為自發的，非因國之許可而存在，試證之事實，英之萬能國會，能取銷近日工人之集會權乎，能取銷天主教會之選舉權乎，夫既已不能，可知主權說之非者一也。

賴氏非大同主義者也，非各國平等論者也，其第六章中論世界今後之文化，曰國際機關應分兩院，一曰立法院，二曰行政院，各國之權力大小不等，故其在兩院中之位置亦不等，此出於英人承認國際不平等之事實，而爲此言也，然在兩院中之位置雖不等，而有關全體利益之國際事務，賴氏則斷然認爲應由各國公決，其言曰飛律賓之自治，非美國之事而全世界之事也，印度之統治，亦世界之事，非英一國之事也，如是國與國互相對待，其權之行使，自不能無制限，故賴氏曰國際機關之成立有一前提，曰主權的國家之消滅，或曰國家主權之否認，可以知主權之非者二也。

賴氏曰國家之運用，不離乎人。居於主權機關之政府之地位，自以爲無所施而不可者，其人不能久安於位。十七世紀英國之內戰與革命，一七八九之法國，一九一七之俄國，皆主權問題之極好註腳，蓋賴氏以爲國家果有最高無上之主權，即不應有革命，有革命即無最高無上之主權之証，是主權說之非者三也。

賴氏持此三義，於奧斯丁氏法律的主權論反對最力。奧氏以爲一國之內，應有特定機關，爲最終權力之源泉，此機關之權力爲無限制的，其意之所表示曰法律。以英國爲例而言之，其特定機關，巴力門中之英王也，此巴力門中之英王所頒布者曰法律，爲一切英人所當服從。然進



而深求之此巴力門敢於剝奪天主教之選舉權乎，決不然矣，敢於禁止工會之存在乎，決不然矣，誠如是，特定機關之無限權力安在耶。更攷之美國，中央政府之權有限的也，各州政府之權有限的也，全國之大決無一握有無限權力之機關，其能因是謂非國家乎。蓋全國之大，一職司的社會也，因其所標之目的，而各機關之權限隨之以定，權限與職司相對待，職司大斯權限大，職司小斯權限小，職司之運行常權限存，職司之運行不當權限亡，故國家機關之權限，因其外界之對待狀況而定，決非一成不易如奧氏輩之視法律的主權為超然於社會變化之外者也。

此主權排斥論中，即為賴氏多元主義之所存。一國之內，有種種社團，若教會，宗教的也，若工會，生計的也，若政黨，政治的也，所謂國家者，非能舉人類一切活動而概括之，乃此種種社團中之一而已。故拔克氏曰，國家者，非各個人為公共生活而組織之社團，乃各個人既相合於各種社團之中，因其有更廣大更涵賅之目的，乃形成別一社團曰國家。賴氏意以為既承認各社團之自主權，則以國家為強制式之社團之義，當在取消之列。其所想望者，在合此國家與各社團而為平均分權之聯邦組織，故曰一國之權力應為聯治的，即此意也。彼名其政治學說為多元的，猶之美國哲學家占姆士氏名其宇宙為多元的，意在打破此至尊無上之主權，而造成各個人各社團自發自動之習尚也。



社團地位重矣國家之性質果與之等乎，社團出於各個人之自由組織，而國家不然一也。社團之目的限於一部，而國家職掌之範圍甚大二也。爲打破主權無上之說，不能不降國家於社團之列，然主權之全部，即令施行職業自治地方自治等方法分配於各社團，而國家之地位，亦未必果與社團等也，賴氏於其早年著作，極端否認國家之地位，然於『政治典範』中已稍變其說矣，其言曰「國家者，明明一公共職務之法人團體也。所以與社團異者，他種社團之分子，可以自由出入而國家之人民不能一也，他種社團無領土而國家有之二也。大抵一國之民分地而居，須臾不可缺者曰衣曰食曰地方之庇護，曰子女之教育。其利益爲各人所同，其事不離乎一定之地矣。於是可知國民之所望於國家者，一消費者之利益耳，一鄰里鄉井之利益耳。凡此諸端，皆由國家爲之組織籌畫，使人民之所需，可以頃刻取求，不至匱乏。同國之內，各以人之資格相見，咸立於平等地位。人民與國家之關係，但問其是否爲國民，其爲律師爲礦丁爲天主教爲耶穌教爲工主爲工人，初不計焉。自社會理論觀之；可謂各人爲發展其人格計，有必需之某某職司，而此職司勢不能責諸人人之自舉，故惟有委之國家。此種職司，不論其組織之方式爲何種，其地位勢必凌駕一切而上之。如是人之所以爲人之需求，皆在國家掌握之中。」

夫曰國家之地位，凌駕一切而上之，又曰人之所以爲人之需求，皆在國家掌握中，則國家之地位不同於社團可知矣。賴氏於本書中以平均酌劑之地位，屬之於國家，是以多元主義者之資格，隱示對於一元主義之讓步矣。

## 第二，權利爲自我發展之條件

英自霍布士德自康德以來之學者，咸認國家爲法律之惟一源泉，謂法律由國家而生，國家爲制定法律之所，十九世紀中成文法主義之盛行，學者益傾於國家規定之說，除國家之外，不認法律之第二來源。

哲學家翁特(V. Wundt)氏云，法者全體規則之總名，其効力由於國家所造成，故曰國家後於法律，乃決無之理也。

雷松氏Lasson曰法律者國家之意志之表現於人類行爲之一般規定者也。法律之惟一源泉，曰國家之意志。

意林氏Moring亦曰國家者，法律之惟一源泉。

此所云云者，無異謂國家爲至高無上之主權之所寄，此至高無上之主權之表示爲法律，主權既已至高無上，法律安從而有第二來源乎。因而成文法家所以解釋權利性質者曰：

「權利者，國法所賦與之力也。」

或曰權利者，國法所賦與之利益也。

此亦權利不離乎法，不離乎國之謂也，賴氏之言，與此所舉者正反對矣，曰

權利非國家所造成，乃國家所承認。

國家與權利之先後問題，敢斷言曰，權利先於國家，意謂國家所以生存之正當理由，源於權利故也。」

賴氏既不承認國家主權，自否認國家先權利之說矣。蓋國家者，社會之一部，社會之所以成，有社團有個人，此輩常以其心力左右國家，則國家背後之動力自有所在，而權利之或來，亦別有所在矣。更有可注意者，十九世紀中重視人權，以力以利益解釋權利之性質，抑知以一方為有力，即以他方為無力，在一方為利益，即在他方為損失，社會之中，以此兩方之人相對待，其能長治久安乎。故賴氏一變其說曰：

「權利者社會生活之要件，缺之者，則人類不能發展其自我之最善之謂也。」人之所有權利，即以吾人為國家分子之故。人之所有權利，所以使吾人所特具者在此國家組織之下，得以貢獻於公衆。……我能為最善我之條件具備，即所以使我努力於達於最善我也。」



權利非法律所產生，乃其先決條件。社會之內，以各盡所長爲原則，國家深恐此自我之發展，有爲之妨礙者，於是設爲條件以保障之，此即所謂權利也。又恐有一部分人之不盡責，故設爲條件以強制之，此即所謂義務也。如是社會組織之條理，所以達於共存共榮之大目的，一道德的大團體也，豈有所謂有力無力與利益損失之可言哉。

賴氏以不認主權爲出發點，忽轉入於團體之道德基礎說，此言也，或非惟實主義之賴氏所樂聞，然事實如此非可誣也。賴氏曰

『法律家之論，曰法律所認者爲權利，因其以所認者，可以窺見國家之性質，至其所認者是否應在承認之列，法律家不加深究。……竊以爲立於法律之外，應另求一標準，以評斷所認權利之當否。』

國家於人格之所必需者，於人則許之，於我則拒之，是明明不以我爲公民而已。如是爲之，自否認權力之有道德的根據。』

一則曰另求標準，再則曰道德的根據，蓋吾人謂賴氏之國家論法爲社會論，社會含有豐富之道德成分也。

權利爲自我實現之條件之語，即賴氏學說中個人主義的彩色也。

社會之中，各有其思

想與言行，此思想與言行，即本於各個人之經歷，此經歷惟各人自身知之，真，非他人所得而越俎，故不徒許各人以自有所經歷也，同時須以解釋其經歷之權。賴氏曰

他人於吾人之失敗成功未嘗無一瞥之明。然其所以成所以敗之意義，惟有求諸吾人之自身，非他人所能窺見。即以此故，近世國家中，咸設定權利所由實現之最小限度之基礎。人之肯爲政治家，與賤而爲皂隸，要皆使其立於同一水平綫上享受同一權利，由彼自身尋其經歷之意義。此實承認個人在社會中之最高地位也。

賴氏更進而歷舉各種權利，曰工作曰適當工資曰合理工時曰教育曰參政曰被選爲議員閣員，曰財產，一一詳見本書，無取繁引，但賴氏於今日智愚之不等貧富之不等，言之尤爲凱切。

前爲公民職分下定義曰，各個人本其理智之判斷，貢獻於國家公善之謂。因是公民有應受教育之權利，使其智識充分發展，然能盡公民之責任。智識之種類多矣，若謀生之技能，若生活意義之瞭解。乃至心之所懷抱者，皆爲條分縷析之說明，平日所經歷者，能尋繹其前後得失之宜。居近世國家中，其至顯之鴻福，無過於甲方爲有智識之人，乙方爲無智識之人。……希臘之智士安梯風氏曰，世事之第一重要者，當推教育，豈獨希臘今世爲尤甚，號爲人類而缺乏教育常識，非爲奴隸不止矣。

其關於財產權之言曰

「我所有之財產，爲執行我之職務所不可缺者，則我固應有財產權。伸言之，我所有之財產，與全國公福相關聯，且爲公福維持之要件，則財產權固我所應享也。……故吾人之意，各人之財產所有權，以達於各人衝動之相當壓足爲止，此外則非所應享。蓋過此限界以上，其所以貢獻於社會者，不出於其人之人格，而出於彼之財產矣。」

賴氏以爲必國民之智識財產約略平等，然後可語夫政治生計上之自由平等，非然者，雖有美制，徒成具文，明乎此義，則治國之惟一方針，厥在國民地位之提高，此外無他妙巧矣。

### 第三，今後之新財產制度

古今學者念及人類之生存，不能離財產，故於財產制多辨護之詞，德詩人席勒有言，人類必有其屬於自我者，名曰我的，否則其人將從事於燒殺，此即流俗「有身家」之說也。財產權說因十八世紀之人權論而大昌，竟有視之爲絕對權，不可移讓權，德哲菲希德之子，意孟尼菲希德（Immanuel Fichte）曰所有權者直接權也，不可移讓權也，先法律而存者也。賴氏文中之言曰，陸克以爲國家者所以發展各人文治的利益，是爲生命，自由，身體之不可侵，與外物如金錢土地房屋等之所有，又曰工業革命之出現，正財產權之無限，財產權之確立之日。夫財產權之不可



侵，因陸克崙之自由主義而強固，誠然矣，至於財產之權無限云云，陸氏初無此主張。陸氏書明言不動產以一人能耕者爲限，動產以一人能取而不毀者爲限，故其言自有權以理性與衡平法爲限，其越乎此限，直取人之所有也，取一己之所不必需也。雖然陸氏個人主義者也，非社會主義者也，於財產公有之說，絕少提及，因此賴氏以財產權之鞏固，歸罪於陸克崙與邊沁等，固其所也。

自一八四八年後，形勢爲之一變，普魯東主張財產出於搶奪說，馬克思創剩餘價值說，路易白朗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名言，繼之以各國社會黨之組織，與第三國際之集會，其大書特書者，每日財產之公有。數十年來聲浪不爲不高，聲勢不爲不大，歐戰之後，卒有俄共政府之成立，與德國之革命，吾人但聞一片打倒資本主義之聲，絕不見有政治上實際之解決方法，德新憲雖規定生產工具爲國有，而至今未見施行。俄人進行勇猛，卒返於新生計政策，可以知此事解決之不易矣。賴氏受現代之影響，於貧富之不均，攻擊甚烈，然其持論非如社會黨或共產黨人專以呼號革命爲能事，常平心靜氣以研究其原理，事貴可行，不尚空譚，誠難能可貴之論也。

賴氏之出發點曰，權利與職掌相對待，惟我能有所施而後能有所受，不能有所施者，即不能有所受。故其言曰：

「既爲我輩備我之最善我發展之條件，我乃求所以自効，使社會之公共積貯因而增進。」此所

以自効者，必出於我之自身，否則不得謂自効。譬之我僅爲父母之子女，非自効也。我離羣而索居，亦非自効也。所謂自効者，必我之所作爲，社會公認有作爲之價值，然後我得享受社會上公認有享受之價值者。社會中之百業，若木土水泥匠，美術家，教育家，皆人羣所不可缺者，我能學其一業，即我所負於國家者得以清償。所以人習一業以償所負者，不啻謂我之得享權利，即以我之能盡職務故也。其不盡職務者，即不得享權利，猶之不者勞之不得食。」

其立點如是，社會上之不勞而食者，自在攻擊之列矣，其言曰：

「社會上擁有財產，而財產出於他人之勞力者，是之曰社會之寄生蟲。因彼等但知有享有，而不能爲社會生產也。因有財產，彼等遂有所恃以自道於社會生產力之外。」

夫不勞動者不得食，俄共產黨憲法之條文也，賴氏其爲最激烈之共產黨歟。曰非也，賴氏明知現社會之不公道，謀所以革新之，然以爲非革命二字所能了事，而貴乎有解決之法也，於是賴氏分三項論之：

第一關於財產之總原則，賴氏嘗舉三端：

一財產之出於努力者應聽其存在，如醫生航海家發明家之酬報之類。

二，財產與個人身心有密切關係者，可聽其保存，如個人玩好之書籍圖畫之類。

三，遺產之爲寡婦贍養爲子女教育計者，可聽其存在。

此三者賴氏認爲財產之合乎道德的原則者也。

第二關於各人之酬報 貧富之分之由來非徒財產之受授也，平日酬報之多寡，所關尤大矣，

賴氏先駁三說，一曰各人收入均等說之不可行，二曰市場高下說之不可行，三曰各人需要說之過於簡單，於是更進而創第四說，其條件有三：

一、立一最小限度之需要，爲一切國民所共享受。

二、非盡力於有用工作之人，不受酬報，而對於此盡瘁於有用工作之人之需要之供給，以三事爲標準，一曰健康之保持，二曰天才之發展，三曰一家衣食不虞匱乏。

三、除第一項最小限度之享用，爲各人所同外，視其所貢獻於社會之公善之多寡，亦得享受分別待遇。

賴氏亦知今日之出產力，不足供給多數人提高生活之需求，於是主張生產方法之改良，但在改良方法未經試驗以前，賴氏決不輕棄其最小限度之需要之說也。

第三關於工業組織 賴氏以爲酬報之制，即令改良，而工廠管理仍今日之舊而不革，則猶不



得爲自由之社會也，其改革之議三：第一廠主由所有主之地位，降爲領受股利之人；換詞言之，廠主雖投資於廠中，而不得有絕對的管理權，第二，工廠中規矩，分經理與司機工人之等差，按其職務之高下，定權限之大小，且由參加工業者共同預聞廠事，第三大工業之關係公衆幸福者，應歸社會所有，其管理方法應分多種，爲生產合作社可，爲消費合作社可，爲一九一九年煤業調查委員會之方式亦可。

賴氏於財產制度之改造，認爲至難之業，其小心謹慎之詞，可於本書中求之，嘗舉麥幾維里之言曰：「人類於親戚之死易忘，而財產之沒收難忘」。誠洞人心隱微之語也。惟其然也，賴氏對於財產之沒收，主張予以賠償，於改造後之工業，反對其悉隸屬於政府，與夫劃一方式之管理。此所云云，視白朗氏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空泛論，相去何如，視俄國之頃刻沒收，頃刻破產者相去又何如，要之在此條分縷析之研究中，乃有貧富不均之解決，而極端之號召，則已成過去矣。

#### 第四 政治及生計方面之改造

二十世紀，可謂政治上生計上之浪漫主義時代矣，各懷一新理想新計劃，期去目前之舊，圖今後之日新又新，俄憲其一例也，德憲其二例也，乃至學者之著書，如波爾斯之現代烏託邦，出於小說家者無論矣，槐伯氏之英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憲法，與夫柯爾之職業代表大會，何其近於理

想而違於事實耶。賴氏宗旨，簡括言之，曰國家社團個人三者，宜求其相對於中，國家非主權也，委之以平均酌劑之任務，個人則設爲權利系統以保障之，俾達於自我實現之境，至於社團，如教會如工會之活動範圍，有爲國家所不應侵入者，更許社團以選舉職業代表之權，俾得參與政策之決定，此三事同時盤旋於賴氏之腦際，故其立點自與槐氏柯氏之專爲社會主義運動計者，不可同日語，賴氏關於國家制度之意見，可分兩項論之。

第一政治方面 方今流行之語，曰民主政治流弊百出，曰代議政治已成過去，謂其不能代表民意而圖民福也，俄之蘇維埃制度，以無產專政相號召，德於國會外別立一議會會議於此種口實之下者也，於是柯爾氏倡爲職業代表大會代今日兩院之說，槐柏氏調和新舊兩制之同，謂宜設兩院，一曰，社會院所以代表生產者，二曰政治院所以代表消費者。賴氏不特不贊成柯氏說，并槐氏而亦反對之，其立言之理由有四，一曰領土的代表之必要，二曰普通選舉制之困難，三曰一般問題非職業代表所能議決，四曰職業代表易爲人所操縱。全國之人，居斯食斯，同享保護，同受教育，斯有其共同利害，而所以討論之者，莫若以領土爲單位，以分區代表，共議一堂，此近世各國議會所由以成立也，此其優點自有不應輕易抹殺者矣，其理由一。賴氏曰：

吾人之意，選舉基礎惟有以人爲本位，人之所以爲人，決非隸屬於各職業之總體系也，社會



生活之本題，亦非柯氏輩職掌之說所得而解釋者也。以全國人民直接選舉立法機關爲國家行動之出發處，衡之一切制度，恐難出其範圍之外。

賴氏進而述其理由曰：

以個人爲本位，因而選舉議會，其理簡而易曉，以職業爲本位，因而選舉職業代表大會，其理曲而難明，議會決於各人之票數，故去人之所以爲人者近，職業代表大會，以職業爲基，去人之所以爲人者遠……今日頗有評英之衆議院不能代表民意者，不知所以改良之法，不在乎否認區域的基礎。

以一人爲一人，乃普通選舉之基礎也，故曰簡而易曉，職業代表之數，以職業之強弱大小爲衡，則人之資格，隱於職業之後，故曰曲而難明，其理由二。賴氏曰

職業代表機關之用，在乎各業對於其本業之利害盡情發表，至以一般的社會問題之解決，期諸各業，不可得也。何也，以社會問題屬之各業聯合會，彼等自其本業以立言，僅一部分人利害之見而已，勢不爲人所重視，若棄其本業之地位，自遠大之點以發言，則又失其爲職業代表之資格。

此言乎職業代表不能討論全國之政治問題也，其理由三。賴氏又曰，以職業爲單位，因職業



而影響個人，則各個人地位之不等，爲其選舉法之固定前提，嘗舉英國工會爲例，謂其大政方針之決定，實操於少數人之手，與美國政黨之『布司』等，此皆職業代表選舉法之出發處，不能簡單瞭有以致之，然則求民意之直接反映於代表機關中，與其以職業爲本位，遠不如一人一權之利，輔之以政黨公開競爭之爲愈矣，其理由四。

賴氏本此四理由，力主國會制與普通選舉法之保存，更引德國新生計會議之不適以證其說，其言曰

『德國生計會議成立之年月，僅三年而已。由其三年中工作觀之，一般的問題之討論益小，特別問題之討論益大，全體大會之討論益小，委員會之討論益大。……此會議有發議而無實行之責任，人出一議，以爲立法之資料，而議題紛起。……各種和專家於一堂，甲之所言與乙無涉，乙之與甲，亦復如是，而此機關又爲龐然大物，無可運用之中心，則國事之獲益，能有幾何乎。……此會議紛向各部要求各種案牘，於是法人之所謂紙堆生活，乃於此見之。』

甲職業之所言，與乙職業無涉，乙職業於丙職業亦如之，乃至祇有意見，初無實行之決心，是職業院之大病，其所以不能取國會而代之者明矣。故賴氏斷言曰

『以全國領土爲單位，由普通選舉所選出，乃全國各種意志競爭中，求其最後決定之最良方法

也。此等會議按理論上言之，不能處於不負責任之地。第一此會議爲民意機關所造成，選民之智識愈發展，則立法機關愈不能不尊重民意。第二政府實行政策之先，不可不商之社會上有組織的意思。

然則賴氏其輕視職業代表，而不令參預國家大政歟，曰非也，賴氏以爲職業代表不必集合爲大機關，但就其有關係之利益，對於有關係之行政，爲專家之陳說斯可矣。其言曰：

「今後工業，誠欲置之於立憲軌道上，惟有設爲決定之諮議機關，先之以商議，而後爲政策之決定。」

有此機關而後有關係之利益，得自達於政府。彼等胸中所懷想者，得爲正式之陳說。既與政府相接觸，則政府政策之大綱細目，可以窺見。……就他方面言之，有關係之利益，得以其所積之真消息，報告政府，使政府中之立案者有所根據。……如是政府方針集合專家意見而後成，其所行所爲，庶可謂合於責任政府之原則矣。

吾人意中某職業之有關係者，立於政府各部之旁，爲其諮議機關，不可集合各種代表於一堂之上也。」

賴氏心目中之政府，視今日無大異焉，曰立法機關爲一院制，曰行政機關爲英之內閣制。所

以仍今日之衆院而不廢者，以其爲全國之代表，可以議全國公共之利害。若政黨之制，爲柯爾遜所一字不提者，賴氏以其職司在於明瞭選舉之爭點，使國民注意有所集中，亦爲立法中不可少之組織也。所以保持英之內閣制者，以其政府領導政策，集中事權，自勝於美之分權制與法之多黨制，真能貫徹主張而負責行之責任者也。

第二、生計方面 賴氏書中多攻擊現社會之詞，然就其所採機關言之，於舊制未嘗一切含棄也，其心力之集中，則在生計方面，財產制度既論之如前，更進而討論處置工業之法，第一類關於公衆利益而具有獨占性質者，第二類一般人之需要只可以盡一製造(Standardised)之者，第三類純粹私人營業，國家但立爲工資工時等之限制。

嘗攷俄德兩國之情況，而知國家干涉工業之不易矣。俄人採一般沒收之制，移時而後，工廠悉閉，工業掃地，於是採新生計政策，以一部還之人民，一部操之國家，其操之國家者，能否如私人營業之認真而節儉不可知也。德鑑於俄之覆轍，關於煤電工業之國有，設委員會以討論之，迄今徒有計劃，絕無實行之望。賴氏知其然也，知有公業而無私業之終不可能，於是分之爲如上之三類，而以下列之法處置之。

第一類關於獨占之工商，如礦業，鐵道，船業，銀行，煤油由政府以公債買收，設局管理，



中央設總局，地力設分局，每礦每廠設經理一人。惟其爲國有也，故立於議會監督之下。又恐官僚政治之叢脞也，故管理局中准公衆代表參加，且設工務委員會，以疏導工人意志。總之國有以後當求其事業之繁昌，一如私人經營時代，惟其利益所入，不以肥一己，而潤澤全體人民也。

第二類，人生日用必需之品，如衣服牛乳麵包肉食家具，可以大量方法生產之者，歸之於消費合作社，目的不在營利，而又合於生產事業之民主精神，故此類營業方式，賴氏以爲可以永久保存者也。

第三類，除以上二者外，下自一人自設之工廠，上至分利制之數千人之工廠，如德國耶納光鏡廠之類，要皆屬於私人營業者，國家應定爲條例以限制之。而其條例中所應保護者有三種人，一曰勞動者，使得享相當之酬報與安舒，二曰消費者，防止物價之奇昂，三曰投資之公衆，使其不至受辦事人之濫混。爲達此種目的計，董事部中，除經理人列席外，勞動者亦得占議席之半，每年盈虧之報告，向大衆公開，如逢意外奇盈，除股東紅利外，或以盈餘之一部歸之國家，或降低物品之價，以便一般人之購買。

賴氏自評曰，此種計劃，不合於共產黨之意甚明，以其非徹底的改造也，非能取資本主義一朝消滅之也。賴氏曰以革命方法達生計改造之目的，不特原有目的不達，且爲害有不可勝言者。

於俄且然，何況英國，蓋冥心孤往，視天下事易如翻手者俄人之心理也，腳踏實地得寸進寸者，英人之心理也。讀賴氏書者常覺其理想之標準，與對社會之指示，不殊共產黨人，而就其所提出之辦法觀之，無一非循序漸進之語，此皆英人心習之支配爲之也。

#### 第五 賴氏與英國傳統的學說

賴氏書成於二十世紀，謂其視十七世紀之陸克十九世紀之邊沁穆勒，絕無新說之發揮，斷不然也。若團體人格，若職業代表，若財產權之制限，與夫國營之事業，皆屬後起之說，爲從事斯業者所不能不解答之問題，賴氏書中所指陳，即賴氏對於斯學之貢獻也。然賴氏言，豈能盡出英國傳統的學說之外乎，則一國思想史之繼續性質爲之也。

蕭君公權著『政治多元主義』一書謂賴氏學說，以三種潮流混合而成，一曰邊沁之功利主義，二曰個人主義，三曰康德的背景。蕭君所分析者爲賴氏之哲學的立點，而我之所重者爲其與英國思想史之關係，本書顯然流露者亦有三點，一曰代議政治，二曰個人主義，三曰零星改良精神。

陸克者英政治學史上最有權威之一人，其學說之最影響於英國政治者，莫過於其以立法機關爲主權機關之說。議會爲英之定制久矣，英諺有巴力門除男變女女變男外無所不能之傳說，十八世紀末年內閣政治確立，益以促成議會多數黨柄政之局。自是以來，學者中祇有因時改良之說，



絕不開徹底改造之議。近年來國外有共產黨之攻擊代議政治，與夫俄國蘇維埃制之成立，國內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之主張，欲以職業代表大會代巴力門。而政治家如麥洞納不承認領土的代表制之廢止，學者如賴氏亦以爲領土的代表制爲代表人民之消費方面，決非職業代表所得而取代，因而主張國家之特殊地位，因而保存普選之制，因而維持國會與內閣之制，夫亦以議會爲數百年來之舊制，既已推行盡利，則亦不必更張耳。陸克之言曰：

『立法以號令全社會之權，屬之全社會……君主行使此權而不得其所統治之人之同意者，直專制而已，法律之不得公衆同意者非法律也。』

因是而徵稅募兵與夫其他國家大政，非得國民之同意不可，此英國憲政之恆例也，而賴氏書中習見之語曰審查之義務，其文曰：

『國家之保護人民利益，應普及於人人，不得厚於甲或乙，而薄於丙丁，甲乙丙丁同有審查之義務，問國家所以待我者是否有所未周，其未周之故安在，審查之結果雖直鳴其非可也。』

英人之政治論，有大前提，曰政權行使不受人民監督者，易流於專橫，惟有監督之後，乃有良政治，故賴氏曰：

『言乎權力，必有行使權力之人，而受法律委託以行使權力者常爲少數人。此問題之中心，不



在乎法律上操縱後決定者爲何如人，而在其所以爲此決定者，是否以最廣之歸納法，徵求全國多數人之同意。」

惟賴氏之意，在嚴防政府之權，故於國體政體之分別則否認之。昔人之言曰，主權之所在曰國體，主權之行使曰政體，而賴氏則曰國家何在，不可見焉，吾人每日所接觸者，獨政府而已。政治學中之問題，非國家主權之問題，而政府行爲之問題也。國民對於此少數人之政府，惟常常目在之，不容一刻怠忽，而後政府不至因私忘公。然則政府之良否，不在政府自身，反在於監督之之國民矣。於是個人之智識與個人之權利乃爲政治學中第一問題。

穆勒氏著『自由』一書，發揮個人特性之義，最爲深切著明，其言曰，各人之女性不同，發展之途，宜於甲者不必宜於乙，宜於乙者不必宜於丙，故國家應聽各人之自發自動，而後合此萬有不齊者以成社會。又曰人類蹈常習故，所以破舊俗之非者，賴乎特殊之個人，且真理因辨而尤明，因不辨而晦，甲方之反駁，適以促成乙方之猛省，故人持一說，正所以發明真理也。此等尊個人特操之說，穆勒於其書中往復不已，而賴氏之言如出一轍，賴氏曰：

『吾人所以爲國家之人民者，非達國家之目的也，乃達吾人自身之目的。凡爲個人必有其不易與人同化者在，斯爲獨知之地，獨得之秘，爲彼之所獨，他人不得而犯之者。……各人獨

得之處國家惟有聽各人之自爲，任其各適其適，若勉強侵入，不啻毀滅人之良心，而各人自信爲至真不易者，一旦盡失其憑依矣。」

此重個人輕國家之明白表示也，其與穆氏微異者，穆氏尊個性以發揮少數人之特長，賴氏尊個性以提高一般人之程度，其言曰。

「國家所有事，既在取資於社會經驗，以見諸行事，則經驗二字應爲至廣之解釋以期所以取用者益精益密。不論其人地位高下，應容其發揮所見。此卽民主政治之所以推行也。國者合民而成，國之爲性，視乎人民以其生活中求而有得之意義，貢獻於國家者而定，此一義也。國之爲性，既視人民之發展而定，則人民所處地位，應使其得以充容分析其經驗，以有裨於創造，此二義也。」

惟國家與人民相依之密如是，故選舉權不可不普及於人民。賴氏曰：

「他人之所感覺，決不能如我之所感覺。他人所得之印象，決不能如我所得之印象……惟其然也，以全國之立法，託之於惟一階級，安在其可乎。」

此言乎各個人之利害，惟各個人自知之，故應使其自行參預表決而後可也。欲達此人人自動之目的，則所以教育國人者不可不講。賴氏曰



「前爲公民職分下定義曰，各個人本其理智之判斷，以貢獻於國家公善之謂。惟其如是，公民有享受教育之權利，使其知識充分發展，然後能盡公民之責任。所謂智識之種類多矣。若謀生之技能，若生活意義之瞭解，乃至心之所懷抱者，能爲條分縷析之說明，平日所經歷者，能尋繹其前後得失之宜。居近世國家中其至顯之鴻溝，無過於甲方爲有智識之人，乙方爲無智識之人，權力之所聚，必在於能領會能分別意義之人，換詞言之，爲有智識之人。或者以爲人之智慮，乃天然之不平等等爲之，不知天生者雖非人力所能強同，而立爲最小限度之基礎教育，使人人得以共享，實人事之所常盡者也。蓋人自安於愚昧，政治變化，茫然不知，則事之關係吾一身之利害者，曾不能以吾之意思參加其間，故教育者教人以吾之意志參加於政治所成之果耳。希臘之智士安梯風氏曰，世事之第一重要者，當推教育，豈獨希臘，今世亦然，號爲人類而缺乏教育常識，非爲人奴隸不止矣。」

賴氏之重視教育如此，無非欲挽此蠢如鹿豕之羣衆，以自奮於是非可否之場，故謂穆勒爲特殊的個人主義者，則賴氏爲民主的個人主義者可也。賴氏既推尊個人，則窮至其極，非承認國民有革命之權利不止，蓋國家最終之是非可否，操之於個人也。賴氏曰：

「因分析國家之內容，在倫理學上迫我以不得不謀國家之傾覆。國家之行使其權，以合於所以



立國之原目的爲當然之理，今既不能矣，凡爲公民應有所覺察而出於抗拒。」

如此云云，遑謂賴氏爲純粹的革命黨則非也。何也，彼於政策上主張積漸之試驗，於學理乃詹姆士氏等實用主義之信徒也。試驗之於下文：

欲求生活平等，其爲共產主義之實行乎，其爲私人產業之監督，若利益分配，若勞動狀況，一一受國家之支配，使貧者稍免生活之苦乎，二者必居一於是。然依俄之近事觀之，共產主義之立國，決非短日月間所能實現。……廢止私產以達於平等之改革，決非旦夕之事，必期諸長時間之潛移默化與甲制乙制試驗之痛苦。

既曰長時間之潛移默化，又曰甲制乙制試驗之痛苦，其不如俄國共產黨之以革命爲惟一樂樂明矣。

賴氏常引詹姆士與杜威之語，其多元的國家之名，即本於詹姆士氏多元的宇宙之語，又曰多元的國家論之內容，即杜威氏之試驗主義也。意謂一切政治之施行，應驗之於實際，行之而合於民福者斯爲善，不合於民福者斯爲惡。故其於生計改造計畫中，小心謹慎，提出所謂改良方針，而於革命家之持論，則以爲不特不達目的，反以障礙之，此即所謂零星改良，即所謂淑世主義，而英美人之國民性在是也。

## 第六 賴氏之哲學的立點

我始譯賴氏書，金君龍孫於其主撰之英文報名『勛襲』Plagiarist 中曾有記載曰張某譯賴氏政治典範將使是書成爲康德化，將以康德之超越的統覺超越之。龍孫措詞原爲滑稽，然其言外之意謂我輩惟心主義者，奈何助賴氏張目乎。我初讀賴氏書，頗覺賴氏雖自命爲惟實主義者，然口聲聲不離道德與倫理，似兼採惟心主義之長，繼而讀蕭君公權書，乃知美人義律奧（Hollis）已在美國雜誌中指出『賴氏倫理的個人之康德的背景』（Kantian background of Lecky's ethical individualism）。金君之所以譏我儕者已有義律奧氏爲我作辯護人，義氏文余不得見，茲就我所見賴氏書中之惟心主義的彩色而論之。

哲學之惟心唯物兩派，名義雖同，內容則屢變矣，康德之惟心主義，異於黑智爾之惟心主義，黑智爾之惟心主義，異於今矮爾鏗柏格森之惟心主義。乃至以惟實主義言之，昔之素樸的惟實主義，與今日羅素氏槐德海氏之新惟實主義，尙有幾微之相類乎。就現代惟心主義言之，其謂外之自然界，出於我人之自覺性與古同也，其認爲人類社會中在現實之上別有所謂理想在，亦與古同也，其爲今之所有而古之所無者，則謂大宇實在，變而已矣，其進而益上，在乎吾人之努力，換詞言之，宇宙非完成之境，乃曰在行健不息之中，宇宙爲不完成之物，有待乎吾人之完成，不完

全者現實也，求所以完成之者理想也。

關於人事之哲學，常分人事爲二，一曰現狀，即目前之事實也，二曰理想，即道德上倫理上之當然者也（Ought to be）。人類不滿於現狀，而求所以改革之，其改革之主張，即當然之表示，即惟心之表示也。惟其如是即自命爲第一等之惟實主義者，要其工作不能限於現實，含進步或改良之主張而不道。故在自然界以內，惟心兩派，確有絕大分別者，而在人事上言之，斷乎不然，蓋程度之差耳。

夫兩派在人事哲學上，同不能不承認理想誠然矣，然兩派間有絕不相容之點曰政治中之總意，此爲惟心派所可，而惟實派所否者，曰客觀的道德標準，惟心派名之曰理性，曰善，起於先天，惟實派曰幸福，曰功利，起於後天。依此兩標準評之，賴氏之爲惟實主義者，無疑義矣，何也賴氏自言曰：

『如上所言，惟實主義者之國家論也』（第一章第四節）

『以上所云之國家之觀察可謂盡惟實主義之長矣』（第一章第五節）

總意云云，如何實現於一國之中，本爲疑問，以民主國之立法，但得多數同意爲有效，不問有全體一致之說也。然總意之所以可貴，不在乎同意者人數之多寡，而在乎其決議之是否合乎理



性，故康德之言曰：

「良法律之標準，不在乎各個人之實際的同意，而在此法律與理性上自由的個人之意志相合。換詞言之，公道之法律，在其合乎是非標準，假令礙於一時事實，多數人不能共表實際同意，而其同意在於可能之列者已不能不謂公道之法矣。」

惟其有此道德標準在，故先覺之士，常在世人不知不言之日，而先有所主張，此人類之理性爲之也。乃至今日多數人所不同意者，而認爲在他日尙有承認之可能者，亦人類之理性爲之也，惟其然也，賴氏之言曰（：）

「國家者立於勝任或不勝任之道德的測驗之下。」

「人民所以服從之根據，在公德上之公道。」

「國家所以行使其權力者在確保其權利而已。其合於此旨者曰善，反是曰惡，此即國家之道德性之所以分辨也。」

賴氏書中曰正當生活，曰合理工時等之名詞，充斥其間，試問不先有人同此心之理或道德，則所謂正當所謂合理者，安從而成立乎？既承認道德，而欲自遁於惟心主義之外，得乎？

錢律氏謂賴氏學說本於康德之倫理的個人主義，以我觀之，尙不止此，今日之世界，去國際聯

盟之理想甚遠矣，據惟實主義言之，則今之現實界中，尙無吾人所想望之國際聯盟機關，而賴氏一則曰廢止戰爭，再則曰軍備擴張非一國之私事，此種立論，苟以詢諸各國政府之陸海軍總長，鮮不謂爲書生之論矣。然賴氏敢於昌言者，夫亦以大同之境，爲人類最終之境，而理性之當然者耳，此種立論，惟在惟心論之立腳點乃能有之，決非達爾文之生存競爭論中或邊沁之功利主義所能產生者也，故吾以爲賴氏學說，不徒受康氏倫理的個人之影響，而同時受康氏倫理的人類主義之影響者也。

且賴氏自居於惟實主義，故文中常云吾人之所謂是非乃經驗中之是非，非先天之是非，又曰吾人心中無超越哲學之神秘概念，蓋自謂其學說建築全體於現實主義之上也，然吾人讀下列文字，覺氏之神秘，遠出康氏之上，其言曰：

如是，國人中果有自現其好身手者，亦視一般人所以爲之佈置者何如而後此輩乃能自顯其對於盤根錯節之應戰矣。此世界之於彼等，自外言之，若爲一大秘密，而自個人內心言之，彼等乃負有穿透此秘密之使命之人也。或合而言之曰，由犧牲之途而達於實踐亦可也。夫世界之使命，繫乎人羣之奮勇先登，非精神生活活動之表示乎？非人羣循腳踏實地之途，以潛達於創造的目的乎？非吾人應舍雞虫之爭而圖人事之遠且大者乎？



夫惟心主義者之歷史進化觀，不外曰精神生活，曰創造的目的，今賴氏亦既自認之矣，謂爲康德的背景，謂爲現代新惟心主義的背景，誰曰不宜。

雖然，現代之惟實主義與多元主義所深惡者爲英國之黑格爾主義，此派學說曰實在意志分於各人，而各人之所得無不相同，因吾人之實在意志即此公共意志之一部分，推至其極即爲國家，故曰自由之實現在乎國家，除國家而外，個人自由無由實現。然則拘捕與刑訊爲國家所有事，同爲國家之意志，將謂吾之拘捕，亦即吾之自由乎。此其說之弊在乎過於推尊國家，而忽視個人，故哲學家如占姆士起而力攻之，賴氏輩更拓占氏之工作於政治方面。占氏口號曰反對整塊宇宙，賴氏之口號曰反對至高無上之主權，其用意正同，皆所以圖人類創造力之自由發展耳。

孰知現代所謂新惟心主義者，起於反對物質主義與定命主義，以宇宙爲生之演化，以時間爲世界之實在，故時間進展不已，即爲宇宙之進展不已，而封鎖體系之說本爲其所反對，雖謂人生哲學方面新惟實主義之要求與宇宙觀方面新惟心主義之要求正爲同一可焉。此何等現象乎，以惟心主義者卜山圭定名之曰思想界兩極端之相遇，更以惟實主義者羅素氏言名之所謂心者，因行爲主義而大減其物的性質。然則吾人可以成立同一方式曰所謂一元或曰先天者，因新惟心主義而大減少一元或先天性，所謂多元或後天者，因新惟實主義而大減少其多元或後天性，而二者之交相爲



用，殆爲政治哲學新途徑乎。

新 路 第七期

六七

# 瑞士公民軍論

## 第三章 瑞士今日之軍制

瑞士軍制問題，無論其人民方面已成就與未成就者若何，自衛軍之編成，可謂得其解決矣；且也，其進行之間，亦未經軍國主義猖獗之患。余久居瑞士，日與其民相處，操其語言有年矣；益信徵兵制必生軍國主義之言之妄。夫瑞士之民，莫不有二重義務：第一，兵役資格之具備；第二，實行服役；斯二義務，瑞士自重之公民，則視為義無容辭，理有應盡之職分，雖可玩忽，雖可避免，而不願玩忽，不願避免之職分也。

(一)免除軍役之人在瑞士可免於軍役者，除身體殘廢，智力低下者外，實無有也。與內閣相等之聯邦行政院諸委員，及公立醫院院長辦事員，暨其他不可離職之三數官員，可不在軍中服役；然以上諸人，除身體殘廢者外，固無有不受軍事訓練者也。即身為僧侶之人，新兵課程，亦須習之；惟軍中牧師，得免於是耳。剝奪公權之犯人，及經訓練而不合格者，則不許其在軍中服役；由此可知軍役之非坦負而為權利矣，凡自重之人，無願被剝奪者也。及至一九一四年時，雖因身體

殘廢及以他故免役於預備軍或後備軍之人，亦課以六法郎之年稅，（指平時言）與以財產或所得爲比例之特別稅矣。

以上之軍務稅，始於一八七八年採行，至一九一四年時，則倍其數，稅之增，因歐戰延長瑞士武裝中立之特情使然也。

（二）人民之軍事義務 瑞士人民所負之軍事義務，非惟當教練時期或其所屬之部團赴邊境時，須盡其個人之兵役已焉，更應保存其鎗械軍服及其他軍需，且賽鎗會之每年射擊實習，定期軍需之點驗，亦須出席焉。若身爲騎兵，則又須負蓄養馬匹之任矣。

歐格利上校所著瑞士兵制一書（一九一六年出版，以下所言見原書第五一頁）述瑞士兵士所負責任中，有言曰：『瑞士兵士所負之責任，遠過於他國。凡非現役軍人，而須備有軍械或須練習射擊，徵諸他國，實不可得。彼法國人民之有軍藉者可如普通人民，放棄其位置，而了其軍役，此事在瑞士，則絕不可能者也。』

（三）瑞士軍官及兵卒之俸給 凡現役之瑞士軍人，皆有要求俸給糧食及先駐之權。試觀下列俸給表，其費用之節儉，可知矣。

現役期

訓練期



總司令(於軍隊動員時設之)	50(約二鎊)
總參謀長	40
軍需監長	25
軍團司令	35
副官長	30
上校	20
軍執法官	20
中校	15
中校大法官	15
小校	12
少校大法官	12
上尉(非騎兵)	10
上尉(非騎兵)	8

法郎

8	9	10	11	12	13	15	17	17	17	17	17	17
---	---	----	----	----	----	----	----	----	----	----	----	----

法郎

中尉(騎兵)

中尉(非騎兵)

少尉(騎兵)

少尉(非騎兵)

秘書(副官)

副官

衛軍旗之軍曹

軍需官

軍曹長(騎兵)

軍曹長(非騎兵)

伍長(騎兵)

伍長(非騎兵)

副伍長(騎兵)

副伍長(非騎兵)

新  
路  
第  
七  
期

0.9 1.2 1 1.5 1.5 2 2 2.5 3 6 7 7 8 8

0.9 1.2 1 1.5 1.5 2 2 2.5 3 4 5 6 6 7

戰地病院副伍長

現役期

訓練期

教導騎兵

法郎

法郎

護送兵(貨車夫)

1

1

其他兵卒

0.8

0.8

新兵

0.8

0.5

此外，軍官及士卒每日又可支伙食費一法郎。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之現役期，(即自動員以後)每人每日之伙食費，則增為一點二法郎。副官及下級軍官之俸給，恐不久亦將增加。

(四)瑞士新兵須具之資格 瑞士之民，人皆須服軍役二十九年，其役始於二十三歲之時。戰前之德國，軍役年限，亦定為二十九年，法國則定為三十年，意大利則定為三十八年。

瑞士軍隊，以士卒之年齡及其他能力，別之為三大類：一曰現役軍，年自二十至三十二之人屬之；(騎兵則始於二十歲)二曰預備軍，年自三十三(騎兵則始於三十一歲)至四十之人屬之；三曰後備軍，年自四十一至四十八之人屬之。其中有一要點存焉，瑞士軍中之升擢，皆以兵卒等級為起點，一也；各級軍官，皆須加入後備軍，迨至五十有二歲始退二也。一旦戰爭忽起，或國家瀕





於危急，政府亦得召集年至十八及十九之少年，任之以軍役。國尤有進者，編隸於預備軍之人，亦得強其編入現役軍中；而編隸於後備軍者，亦得強其編入預備軍焉。

新兵試驗，計有三次：第一次，試其教育程度；第二次，試其體力及敏捷；第三次，爲醫學試驗，所以定其體力及智力之總成績。體高亦有規定，最低標準，定之如下：步兵及軍醫，爲五呎一吋又半；騎兵，山戰機關鎗隊之兵，及輸送兵，爲五呎二吋又半；工兵爲五呎三吋；野戰砲兵，或要塞砲兵，爲五呎三吋又五分之四；重砲之砲兵爲五呎五吋；傳令兵，爲五呎又五分之三吋；乘自由車之兵，爲五呎又五分之一吋。

(五)瑞士之軍事預備訓練 瑞士之訓練新兵，爲時至短，其所側重者，乃在軍事之預備訓練。在校之兒童，則有強制體操之訓練；當其在離校及服役之中間，又授以隨意體操及放鎗之學，爲期約爲五年，此皆軍事預備訓練所有事也。離校之兒童，每週至少亦須習體操二時，由富有學識之人授之。

其始，學童強制體操之訓練，往往始於十歲之時，其時兒童在校已有三四年之久。初習體操之年齡，雖隨各邦之規定而異，然非至學童離校時，強制體操之訓練則不止焉，此乃通國皆然者；每週習體操之時間，各邦亦頗劃一，約在二三小時之間。

其次，凡身體強健之瑞士學童，則無有不加入候補士官團者，徵之事實，亦往往如是。昔日惟家境小康子之小弟能入該團，蓋因制服鎗械及其他供給之費浩大也。今則不然，雖貧寒子弟，亦能加入該團矣；蓋因各邦之政府及有公益心者，對此皆有補助也，候補士官團，實合砲兵隊，軍鼓隊，蕭笛隊，及軍樂隊組成之。

瑞士之體育會，滿布國中，以加重初級軍事訓練爲目的。該會不至流於窮兵黷武之害，且可專心致力，以培養一般少年忍勞耐苦之心，及長期步行之習。各地體育會之上，則冠以瑞士體育總會。總會之下，各邦體育會隸焉；邦體育會之下，區體育會隸焉，依次遞相隸屬，終至鄉村體育會而止，此其網狀組織也。會員之中，若有行軍頗著成績者，能行數千米之遠，該會必以證書授之；若演武而著成績，必獎之以橡樹花圈矣，其名更顯者，則必以桂花圈獎之。候補士官團，體育會，及其他組織之以初級軍事訓練爲目的者，兒童皆得自由入會，並不加以強迫。雖不強迫，然人民未達軍役之法定年齡，而從事於初級軍事訓練，已蔚爲全國之習慣，至今益形固定，此乃所以養之有道故也。

新兵學校，對於已受初級軍事訓練之人，與全無訓練之人，並不加以分別。因是，全無訓練之人，頗感困難，課程通過之難，求與他人並駕齊驅之難，往往感受之。瑞士近有初級軍事訓練



改爲強迫的訓練之運動，其事今雖未成，衆信其將有成功之一日也。一九一二年，瑞士須任軍役之少年，有三萬八百十八人，其中經體操試驗及格者，已達百分之九十一矣。

(六)宿營之時期 瑞士人之初級軍事訓練既有素，故正式軍事訓練之期甚短；步兵及工兵訓練之期，總計不過百五十有三日，定期演習時間亦在其中。(此即入現役軍及預備軍者所受之訓練

，)騎兵之訓練，定爲百七十八日，砲兵定爲百八十四日。至於新兵之訓練，步兵亦不過定爲六十五日或二月，騎兵定爲九十日，砲兵及要塞兵，定爲七十五日耳。

凡在瑞士軍中服役之人，政府則爲之保病險，及因服役所生意外之險。非惟此也，彼少年之受隨意初級軍事訓練者，在其訓練期間，所發生之變故，亦由國家爲之保險。

依余素所觀察之瑞士軍制，人民之從軍，實居次位，而以爲勞工爲技藝家爲專門家爲工藝家及其他業務爲首。雖然：瑞士軍制，實以數種要件爲之基礎，離乎此，其制即失其用矣。其一軍事

之訓練，始於兒童時期，即英國亦有一極良根基，所謂童子軍，與之相類，其次人民經過營中生活後，繼以每年一次之演習，及強迫射擊訓練，設或兒童時期既未得有軍事之正確觀念，正當軍事訓練告終之後，又不繼以每年一次之射擊訓練，而徒歷長久之軍營生活，則可畏之軍國主義生矣。

(七)瑞士軍隊之編制 瑞士軍隊，係據一九一二新法律重新編制者；合六軍團，要塞衛戍軍，軍



中散卒組織而成。此外復有山戰兵四旅，山步兵，砲兵，機關鎗隊，軍醫，輜重兵組織之。山戰兵之四旅，分隸於第一第三第五及第六軍衛中；其設備與訓練，率以山地戰爭爲目的。

據一九一一年之報告總數計之，瑞士各項軍隊之人，有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一人之衆。是年後，士卒之數，尙未公佈。

(八)瑞士軍隊之費用 一九一四年，瑞士軍隊費用最鉅之年也，全人口中每人之負擔，達於一一點九法郎矣。考其增加之率，實不能謂爲太速，徵諸一九零六年時，每人之負擔，已爲九點二五法郎，可知矣。吾人可依據者，只有瑞士軍費支出表其總數達於三千六百八十萬七千五百十三法郎（百四十七萬二千三百鎊）而動員費尙未列於其中。以百分數計之，適佔一九一四年全年歲費百分之二七點八九。雖然，瑞士軍費支出達其極限者，乃一九一三年而非一九一四年，其年之所支實爲四千五百八十四萬六千九百十九法郎，（百八十三萬二千六百二十鎊）佔全年歲費百分之二一點零三。由是以言，瑞士軍隊，可謂世界所費最低者矣；而美國軍隊，亦可謂世界所費最鉅者矣；一九一四年每兵之費用，實爲八百四十一點九五元。美國軍費爲數至鉅，其中原因，據其參謀長司各脫少將(Major General Hugh L. Scott)言之如下：美國工資極高，生活極昂，其一因也；兵卒之招募，須入勞動市場與其他雇用勞工之雇主，互相競爭，其二因也；鐵道非國家所有，軍隊及

輜重之運輸，須依尋常價格納費，其三因也；軍需費用昂貴，其四因也；最後尙有一因，即軍官常須更調，海外衛戍軍，每越二年須更換一次，皆法律所規定是也。

(九)組織軍隊之模範 瑞士人民，因盡其軍役義務之所得，與其因任軍役而暫離其本業或削奪個人自由之所失；兩者相較，得多失少此無可疑者。一九一四年八月間，總動員之迅速敏捷，乃試驗此制之良機也。動員之佈告甫於八月一日星期六下午發出，而至次週星期三下午，軍官及兵卒皆宣誓完畢，而四境則布置就緒矣。其所以若是者，人民予軍事行動以便利，固已；而亦兵卒之無騷擾不飲酒守秩序所致也。

義務兵役中所生之道德習慣，感化人心者至深，於壯年少年人均有大益，然英人終不願承認之者，實不可解矣。余每至英倫，遊覽倫敦及工業諸大中心，如北明漢(Birmingham)曼徹斯特(Manchester)設斐爾德(Sheffield)利物浦(Liverpool)格拉司哥(Glasgow)等地，每以爲此等人民能履行義務兵則彼等之受益甚大。強迫軍役不應視同與古代之兵役同科，或視爲侵害個人自由之不當行爲，此實愛國之職分，而自重之人所樂共盡，其不盡之者，一身之恥辱焉。對於長期宿營制加以反對，余則認爲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若極短期軍營生活後，繼以長期間之訓練，并此而加以反對，余則認爲毫無理由也。身居此境，品經性質日受薰陶，有益於身心，非淺鮮焉。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新

路

第一卷

第八號

THE NEW WAY

No. VIII Vol. I

15, May 1928



# 目錄

自法制上批評國民政府組織法

達人

百孔千瘡的國民政府組織法

力人

評陳公博的革命論

秋水

建國大綱質疑

无悶

意大利汎西司主義與其國中反對黨之呼聲

立齋

當代政治哲學之趨勢

立齋

瑞士公民軍論

南公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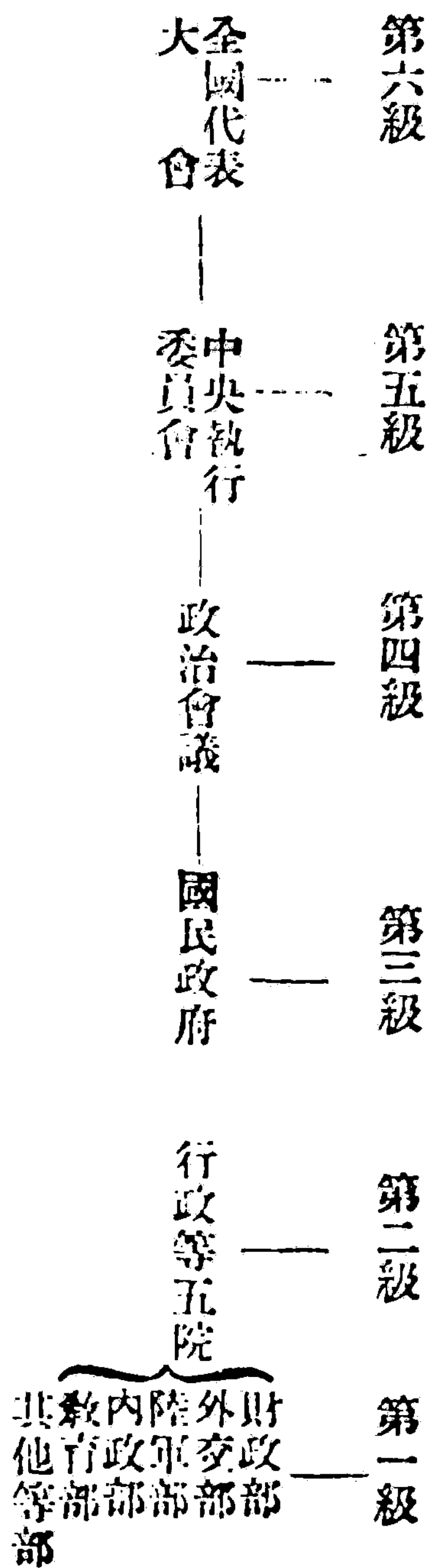
# 自法制上批評國民政府組織法

達人

國家制度之成立，各派之心理，各人之爭點，與夫立法者法律上政治上之知識可以概見，即後此治亂之機亦伏於此矣。國民政府組織法，爲革命軍底定全國後第一次重要法律，不可不鄭重批評之。

## 第一

政府者號令之所從出，爲國家最高機關，換詞言之，不容更有他機關之駕乎其上，譬之英皇與其國會，英國之最高機關也，美總統與其兩院，美之最高機關也，惟其居最高之地，而後事權統一，責任分明，功有所歸，過有所屬。今之五院制，其行政院明明曰最高行政機關，其立法院明明曰最高立法機關，關於餘三院之條文，亦有最高字樣；然考之實際，則行政院立法院等明明立於國民政府之下，五院之法律命令，須經國民政府國務會議而後決定，是五院尙得謂之爲最高乎？不止此也，攷之國民政府組織法，及訓政綱領兩項文字，則全部之統治機關之階級，約略如左：



依訓政綱領各條，領導國民行使政權之責，由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負之，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之日，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關於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指導監督之，在此重疊階級之下，所謂行政院者，從何而維持其最高之地位耶？

假令此六級之制，各級各有其特定之權限，某級管某某事，某級管某某事，猶可曰此各級之所以互相監視，應如是也。然除五院與國民政府之關係在條文中已有明確之規定外，所謂政治會議之指導權監督權，至何處為止，我人不得而知焉；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權限，至何處為止，吾人不得而知焉；至於全國代表大會為國民黨之太上皇，應有批駁之權，更不待論，然以何處為止境，吾人更不得而知焉。

既有分級之制，則各級中之人物，應彼此不同，而後各有其見地，以盡其由上判下之權。



今此六級中之人物總不外蔣中正，譚延闓，孫科，胡漢民，馮玉祥，李濟深，蔡元培等，吾不知人物既同，所以設此各級之用意何在也，毋乃藉此各級之制，故示政權所在之高深莫測，而實不外乎所謂三數人之朝三暮四之技而已。

依予觀之，此次組織法，仍不脫俄國共產黨之彩色，以其立法行政隸屬於國民政府之下，猶之俄國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兼有立法行政之權也。所不同者，俄政府只有一級曰人民委員會會議，而國民政府則有兩級，曰行政院，曰國民政府；俄政府之監督機關只有一級，曰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國民政府之監督機關則有兩級，曰政治會議，曰中央執行委員會；惟其然也，俄之中央執行委員會等於他國之國會，俄之人民委員會等於他國之行政機關，而人民委員會所對之而負責者，亦只有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已。此足以見俄國之執行機關與議事機關猶有重心所在。至若今之國民政府，行政院之上，冠以四階級，其對何種特定機關而負其責任，吾人苦無從知之，簡言之曰凌亂不堪而已。

## 第二

立法貴有一貫之宗旨，委員會一宗旨也，元首一宗旨也，宗旨既定，應一貫到底，而後此制度乃為良制度。委員制者，各委員立於平等地位，合議以行政，此不失為良制度之一也。元首之制

以一人握最高之政權，如美國之總統，亦不失爲良制度之一也。今國民政府組織法中所採者，二者之中爲何種，吾人百讀而不得其解也。國民政府組織法，設主席委員一人，委員十二人至十六人，是明明委員會制度也；既行委員會制，何以又令一二人居於特殊之地位，而握國家最重大之政權？諸君亦知瑞士之採委員制度者，其國內並師長軍長之名而無之，凡以防軍權之集於一人也。國民黨既以打倒軍閥相號召，奈何不仿瑞士之制，而反設總司令之名號耶？瑞士爲防止軍權之集於一人之手，其第二章行政委員會之職權中，有如下之規定：

因緊急事變，而國會閉會時，聯邦行政委員會得召集必要軍隊，並使用之；但人數超過兩千以上，軍隊之使用超過三星期以上，須立即召集國會兩院。

瑞士之制，關於行政委員，皆指行政委員七人之平等地位言之，未嘗特指一人而名之曰總司令也；且即因緊急事變，而有召集軍隊之必要，則有上文召集國會之規定，以限制之。今國民組織法明採委員會制，而偏仿美國之元首制，指定一人爲海陸軍總司令，此得謂爲立法上宗旨之一貫乎？毋亦因人立法而已。在今日國情之下各省名爲統一，猶是割據之局，原草案中有國民政府有決定陸海空軍之編制及其兵額之權，今因對於各省強藩，有所顧忌，而此條文竟不採入，以此等重要之權，應歸中央者，政府反謙讓未遑，獨於總司令之名義，不肯放棄，我不知主席之所主





者之爲名耶爲實耶，抑不過衆軍閥之一耶？

### 第三

國家設官分職，設一官即有一官之職權，瑞士既採委員會之制，不欲令此七人高拱於政府之中，而無所事事，於是以七人分任行政各部，合之爲委員會，分之爲各部，所以使一人有一人之職務也。今國民政府設委員十六人，其下又有各部部長十人，既以十六人之委員爲人才而用之，何不即以各部之事務委之？如其非人才而不可用也，何必畀以政府委員之虛名？苟其政府委員與部長能誠意合作也，則安置此十六人爲多事？反之而不能合作也，徒多彼此的傾軋而已。吾不知此疊牀架屋之制爲何用意，夫亦曰以政府位置爲分職之具，非爲國家設官分職也。

### 第四

吾所最不解者，則立法之名辭也，法律案之名辭也。立憲國中既有憲法，關於某種事項在憲法中規定曰以法律規定，或曰非以法律不得侵犯，於是有所謂立法事項。其次憲法中規定所謂緊急命令，或法律案中規定曰其施行細則以命令定之，於是有所謂命令事項。因有此鴻溝，立法機關所行者爲立法權，行政機關所行者爲命令權，二者較然分明，不容混淆者也。今國民政府中，無所謂憲法，因而無所謂立法權與命令權之界限，則立法院之權限，因何而保障之，是不能不質



間今之立法院長者一也。預算案所以監督財政，是為監督機關主要職權之一，今每月所入，不敷四五百萬，專恃借債度日，恐此後之預算案，亦永無提出之日，則議決預算案之保障安在，此不能不質問立法院長者二也。目前各省軍政財政大抵省自為政，試問南京所議之法案，能推行於漢口廣東洛陽耶，此不能不質問立法院長者三也。萬一南京與各省之間，因戰事而徵兵籌餉，且釀成戰禍，立法院能干涉之耶，此不能不質問立法院長者四也。總之，以吾等觀之立法機關既不出於民選，斯無國民為之後盾，同時以無憲法之故，因而無立法權限之保障，則其所謂立法院者，至多不過一法制局而已，有何重大意義之可言哉？

## 第五

如上所言五權組織之結果，略可想見，而其序文中所謂訓練國民行使政權，並促進國民黨奉還政權云云，有無達到目的之日，亦可得而知矣。一國實行憲政之必要條件有四：（第一）人民有發表言論批評政府之權；（第二）人民有選舉議員之權；（第三）議員有立法及監督財政之權；（第四）議員有組織內閣之權；能行此四者，則國民能力自有進步，不難步英美憲政之後塵。而國民政府組織法中，絕無與人民之權利姑且不論，即就其立法與行政兩院之對抗言之，決不能盡其監督機關應盡之責任，則與憲政相背者一也。委員由院長請政府任命，則本黨領袖猶之日本皇室之親



王，當然在被選之列，而其他人員不與焉，此與憲政相背者二也。今之所謂立法院，實不過國民政府之一部，決無監督權之可言，政府而善也，固不用立法院之信任，政府而惡也，亦非立法院所能推翻，不知政府交迭之權，國民安從而練習，是與憲政相背者三也。此三者憲政之原則，今無一而能實現，吾不知所謂訓練人民與奉還政權云云，安從而有達到之一日耶！此項法律所遺於國民心理上之惡現象有二：

第一 既採委員制，而於委員中之一人，奉之如元首，是爲因人立法。

第二 政府既有坐食之委員十六人，又有部長十人，是明以官職達朋分之目的。

更據其法律文字之疏忽處言之，如云各院得依據法律發佈命令，考試監察二院自有其依據之法律與命令，何能自發命令？至於司法院，自其審判方面言之，不得有所謂命令權；以司法行政言之，應劃歸行政院，又豈有所謂命令？若立法院而有發命令之權，是命令院非立法院矣；立法院長而有命令權，是立法院長變爲行政官矣；世界制度之可笑，孰有過於此者！其次各條中云，行政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司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考試監察兩院之規定亦同。意者此項條文由立法院議決之，故名曰法律，至於立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云云，實爲不可解之文字，以未組織之立法院安從而議其自身之組織法；猶之未出胎之孩童，而欲自定其一生讀書之課程，其可得

耶？凡此云云，徒見其以國事爲兒戲，漫不經意而已。

今後之憲政，無切實可行之準備既如是，而其訓政條文中，猶侈言瑞士直接民主政治下之罷免，創制，複決三權，其亦不慚也矣，其亦不慚也矣！





# 百孔千瘡的國民政府組織法

力人

吾們以爲這次革命的成績，至少能辦到兩件事：（一）統一全國軍政，（二）統一中央財政。

試問現在中央威權能達到漢口嗎，廣東嗎，乃至於北方各省嗎？像這種真正建國的事業，反沒有人來辦，而且國民政府要人也並沒有能拿出這種主張，本着『去就力爭』之義，來辦到這兩點。

這麼重大事情，沒有人來辦，反而來講什麼國民政府組織法，實在不能不說國民政府的人長於取巧。這個話是吾們局外人觀察的話，或者責備過分，不過我們拿國民政府組織法草案和公布的法案來比較一下，明明原稿上第三條云，——國民政府得決定海陸空軍之編制及常備兵額——到了公布的法案裏邊這條偏沒有了。由此可見國民政府裏邊對於我們所說統一的兩個目標，並沒有勇氣來辦來担当。在軍權不統一的國家，要講什麼組織法，絕對沒有用處，因爲一碰到像廣東張黃之變成像南京和漢口之戰爭發生，這紙面的空文，立刻可以毀壞的。這是我們對於國民政府組織法的總觀察，以下再論全文。

## （一）訓政綱領全文

這次頒布兩種法令之中，一是訓政綱領全文，一是國民政府組織法，在我們看來，這兩種之

中，訓政綱領還較為重要。因為國民黨向來主張一黨專政，因着這個條文，一黨專政更加以正式法律的根據了。我們上一期已經說過，國民政治能力的增加，要按國民黨訓政方法去辦，是絕對達不到目的的，有三種原因。

(一)真正國民的政治能力，是要養成他關於國家政策上獨立判斷。無論在中央在地方他有言論權結社權乃至於參政權，然後他的政治能力，才增加起來。現在件件事情以國民黨來替代執行，試問四萬萬阿斗的智識和能力，怎樣能增高呢？以淺顯的比喻來說，甲小孩不叫他讀書，叫乙小孩來替他讀，這就可以說甲小孩子的智識增高嗎？有這回事嗎。再比如說甲小孩子要學一件手藝，他自己不到工廠裏去，而叫乙小孩子替他到工廠裏去，甲孩子的手藝可以學成了嗎。

(二)凡政治能力的增加，是同責任心連帶的。譬如說既辦地方自治，當然市議會議員的發言，同時可以見諸實行，他的坐言，同時有起行的責任。這樣子他的言論，才是有責任的，現在把一切政權由國民黨代行，那嗎全國四萬萬人民，從何有負責任的言論與行事。

(三)政治能力是要經幾十年幾百年的培養，是做不完的。像英國憲政到現在已經千餘年了，歐洲大陸上各國的憲政也是近百年或數十年，你能說他們國民的政治能力，已經到家了嗎。可見國民使用政權的能力，是沒有限止的。但是只要他能選舉，能開議事會，能組織政府——



不管政府的年月，像去國那樣短，或是英國那樣長，

只要能議事，能組織政府，人民政治能力總算完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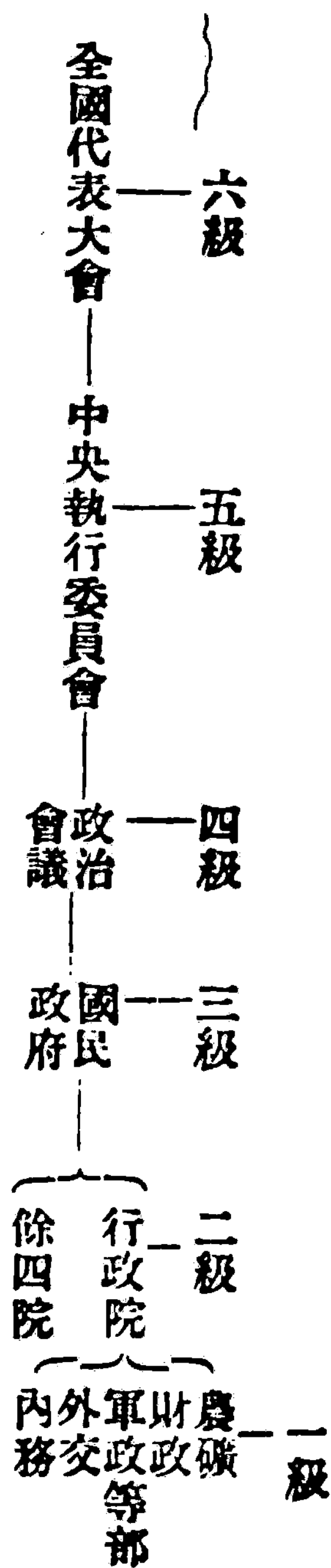
從今以後能夠像我們所說的統一軍政財政，全國的軍人不像從前督軍團的行動，我認爲現在中國，憲政就可以立刻開始，不必要什麼訓政。假定財政不能統一，軍人割據局面仍然存在，無論怎樣講訓政，憲政時期是不會開始的。從各國的先例看來，憲政是不必經過訓政的階級。從中國十數年經過看來，憲政障礙不是人民政治能力問題，乃是軍人搗亂問題。

照現在情形，訓政已經開始，軍隊仍是不統一，就是軍費不能裁減，行政上那有餘款來辦教育，國民那有安居樂業的機會，使他在政治上發生興味。總而言之，軍政局面不改良，國家永不能統一，那麼訓政時期永不能終了，那裏有憲政的開始，所以訓練國民行使政權的一套話，是完全空話。訓政綱領全文，是國民黨內部同國家的政府裝成一種表面上的聯絡關係，絕不能有養成國民政治能力的效用。我們看西方歷史，凡是一國的專制，非經過一次大戰或大政變，不會有政權交出的一天，要想拿一個專制的政府，來養成人民政治能力，而後再拿這個政權平平和和的交給人民，恐怕歷史上不會有這回事的。

## （二）國民政府組織法

照現在國民政府的組織法看來，裏邊至少可分爲六層，試以圖表之。





世界上凡是分級的政治，惟司法。法應有三級制或四級制，他按着審判的次序而分等級，實在是因為有分級的必要所以才分等級。試問現在國民政府的六級制度，是什麼意思。凡政治一定要機關簡單，然後責任才分明，功過才有所歸。譬如有議事權，同時與他對等的有內閣，議會通過案子，內閣去執行，責任既分明，局外人一看也就明白。現在弄上了六級，到底誰有議事權誰有執行權，我們局外人始終沒有明白。也就可見國民黨裏人並沒有拿議事權執行權完全交給某某，信任某某。一方以黨的關係，就不能不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政治會議，同時關於國家政府，又不能不設各部各院及國民政府等機關，這種情形無非表示國民黨內部不能統一，黨員不能服從首領，首領之間彼此不能相信，所以才有了這種六級制度的現象。要知道服從和相信，是執行行政權的要件，自己黨內尚缺這兩個元素，如何能拿自己做國民的榜樣，來養成國民政治能力呢。所以我們以為這之王院內制度，不過國民黨黨內分配各人位置問題，替國家並不能

立絲毫基礎，替人民不能養一毫的政治能力。

當討論國民政府組織法的時候，許多人談起各國的憲法問題來，我們認為很可笑的，因為這組織法明明是國民黨內部分贓問題，那配講憲法不憲法。簡單說來，這次的事情完全是兩個人做的事情，一個就是蔣中正取得國民政府主席，一個就是胡漢民取得立法院主席。組織法第一章第二條既說國民政府統率陸海空軍，同時又加上一條國民政府主席，兼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從此蔣介石取得中國元首的位置了，然以元首的大問題，不經過全國代表大會，而竟輕輕決定，這是何等快意的事。至於胡漢民所爭的在立法權之大小，他現在可以藉此機會，發揮他建設中國的野心了。但是我們看草案上第三條說國民政府可以規定海陸空軍編制及兵額，到了公布法案上這條文便沒有了。像這種中央應負責的事項，偏偏不敢明白規定出來，而陸海空軍總司令的名義，偏要歸於一己，那能怪我們對於國民黨首領務名不務實的責備呢。至於胡漢民，在那裏爭立法權，但是所爭到的，也不過是紙上空文。何以呢？因為政治上了軌道，財政才可以統一，才有預算案的提出，假定都像今天的財政永不統一，天天借債過日子，那會有預算案的提出的一天。不看十五年來的約法，不是天天在那裏說國會有議決預算權，但是那有議決過一次呢。至於說法案，你要知道凡有憲法的國家，才有法律和命令的區別，現在既無憲法，法律和命令



令的標準，從何而來，甲說甲是應用法律，乙說乙是應用命令，試問有何標準來解決。有憲法的國家，其憲法條文裏有一種規定說，「應以法律規定」或云「非以法律規定不得如何如何」這才叫做法律，並且既有法律之後，法律條文之末，還說「其細目以命令定之」此之謂委任命令。因有這種界限，才有法律和命令之區別，現在憲法既沒有，那麼你的立法權就靠不住了。況且譬如說戒嚴問題，立憲國因為人民自由是法律事項，所以戒嚴以緊急命令行之，現在國民政府組織法裏沒提到這一項，究竟還以法律來辦，或是以命令來辦。一旦國民政府主席，主張以命令來辦，豈不是立刻可以侵入立法院權限。而況以南京的立法院的立法，能對於漢口洛陽發生効力，吾們是始終懷疑的。

還有一點最不可解的，就是國民政府主席地位，除去他接待外賓兼陸海空軍總司令外，主席個人對於立法院及其他各院怎麼樣，却沒有一話提到，好像居於很高地位，而他對立法院無提案權，益令人覺得他是巍巍在上，同元首一樣。還有一點最可笑的，就是說各院得依據法律發布命令，行政院當然有發布命令權，難道立法院院長也有這權嗎，豈非是能發一種立法的命令嗎，豈不是世界上大笑話。司法院也有嗎，考試院監察院也有這權嗎。在立憲國家裏立法權屬於國會，命令權屬於政府，這界限是非常明白的；司法是解釋法律機關，那裏有什麼命令權。至



於考試院監察院爲何也有發布命令權呢。還有條文裏說行政院考試院等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據我們看來，因爲此項法律是由立法院擬定的，所以叫做法律。至於第三十二條說立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我們就不懂這意義了，在立法院沒成立以前，如何可言來議其自身所根據之法律，在成立之後，他所根據的，一定不是法律而是命令，因爲其時尚沒有法律，那麼法律兩字絕對不能成立。

最後我們不能不向國民黨人表示謝意，就是他沒忘記國民，沒有忘記政權應屬於國民，所以組織法序文中還說到促進本黨奉還政權於國民等話。我們雖然感謝，但是還要警告他們幾點。

（一）國民行使政權的能力，在人民安居樂業中養成的，現在兵匪滿地，國民能力又從何養成呢。（二）國民行使政治能力，在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之中養成的，現在除去崇拜偶像的三民主義外，國民能力又從何養成呢。（三）國民行使政治能力在建全教育裏養成的，現在還在那裏鼓勵青年，還在那裏講黨化教育，國民能力又從何養成呢。政治上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是當然的事，在種種不同主張之下，然後才能有國民獨立的判斷，現在拿三民主義大帽戴在國民頭上，在這種強制壓迫政府之下，說要養成國民政治能力，我們絕對不相信。且看看國民黨地方黨部怎樣，中央黨部怎樣，歷來五次全體大會裏邊的分派怎樣，假定你們國民黨實行幾年一黨專政，就



能使國家上憲政軌道，我們雖受喪失自由的痛苦，亦是可以的。據我看來這事情是不能在諸君手裏辦成，因為自你們從廣東出征以來，關於陸軍財政的統一，始終沒替我們辦到。總之憲政這事，是我們人民自身的事，不是自居主人翁的國民黨能替我們辦的。所以我老實說，對於你們的組織法，只認為多設幾個機關罷了，與憲政是毫無關係的。



# 評陳公博的革命論

秋水

階級觀感      宗法社會      三民國際

國民革命到了今日，無論國民黨內或黨外都表示出不能滿意的樣子，並且發出糾正革命的言論。有的不滿意，是從結果上看：打倒舊軍閥，新軍閥又來；打倒舊官僚的貪污，而新官僚的貪污更甚；這樣是革命後應有的局面嗎？有的從來源上看：覺得國民革命一開始，他的道兒便沒有走好，或者覺得他的鬥爭方法不高明，或者覺得他的革命目的不澈底，所以鬧到今日這樣有名無實，國民只受其害，不得其利。

革命評論的陳公博先生便是批評國民革命方法錯誤，目的不澈底的一個。據陳公博先生的意思，國民革命好像是應該另來過一次，但是還是由國民黨來包辦；不過不是用現在這個認誤了的國民黨，而是要本着陳公博先生的見地來改組過，方纔用得。怎麼樣改組法咧？是要本着陳公博先生的階級觀感去辦。怎麼樣革命法咧？是要能根本推翻宗法社會。怎麼樣完成革命的使命咧？是要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國際。

我們把陳公博先生近來新出一本兩本的小冊子讀來讀去，都是這三點內容——階級觀感，宗



法社會，三民國際——特別呈現於眼前；因此，我們要批評陳公博先生的革命論，便只得從這三點上要討論討論！

陳公博先生的國民黨是要建築在農工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上的；明白些說，陳先生的意思，便是中國今後的革命工作是農工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起而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宗法社會。

因此他特別著本「國民黨代表的是什麼？」來批評國民黨人的階級意識不明瞭；最近并著短文諷刺黨政府當局與帝國主義妥協了。國民黨的基礎究竟建築在那里？我們在那第六期本誌「評陳公博論今後的國民黨」文內已說得明白了，我們在此地只略譚譚國民革命是否要本着陳公博先生的階級觀感，然後方算得真正革命。

固然大家都知道革命是要先有個主體，即是革命的團體；這個團體不但要有一羣人在前面去做，還有一羣人在後面不斷的支拄着他，然後革命勢力方有根據，而壁壘也方纔能夠森嚴起來。

不過這個革命主體在理論上和事實上是不是純全本着同樣的經濟背景，同樣的階級意識集合而成，換言之，是不是純全由馬克斯先生和陳公博先生唯經濟史觀的看法，而只是唯經濟或唯物物的階級鬥爭的形式？這便有問題了！

我們知道，有革命的理論，不只從馬克斯起；有革命的事實，也不只從十九世紀下半期以後



；特別是如中國現在所號召的民主革命。我們試翻革命思想史一看，其發端而最有力的兩個革命理論是：進步思想與天賦人權。我們并且知道在事實上法蘭西大革命的推動力便是這兩個理論的力量很大；所以當時革命不但只是農工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聯盟，而且常常是貴族階級的開人出來作引導。歷史家的公論，當時開始革命，如果沒有這般貴族子弟願意出來犧牲，革命趨勢絕不會那樣的有力；他們何以敢甘冒不韙，出來拚命，都因是濡染於十八世紀哲家的進步思想和人權觀念甚深；因此法蘭西大革命的目的——載在「人權和民權宣言」上——無非是這兩個觀念，而民主革命的意義和要求，也就在這回大革命立出一個最明瞭的標點了！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都是基於政治自由，中間雖有不少的經濟革命的學說如巴白夫和蒲魯東等，但仍皆注意於自由一義，而未嘗提倡階級鬥爭。這樣的——一七八九到一八四八的——民主革命的意義與價值，就是馬克斯也承認的：不過他在「共產黨宣言」上稱這個民主革命為小紳士階級（*petit bourgeois*）的成績罷了。我們常常覺得馬克斯帶着他那副唯經濟觀的眼鏡去讀歷史，把許多的歷史事實和史事動因都故意裝作看不見一樣，陳公博先生生在二十世紀的現在還來上馬克斯當，老是只看見片面，真未免可惜！況且陳公博先生是口口聲聲贊成民主革命，安心要另外實行民主革命一次，那嗎，民主革命的意義與要求都在以往歷史事實上有了明瞭指示，何必定要本着馬克



斯的舊說纔算時髦呢？我們以為陳公博先生不信從馬克斯則已，如果要本着唯經濟史觀立論，要主張階級鬥爭，便應該更進一步，做馬克斯的忠實信徒——共產黨人——去否認民主主義的革命，而直接去做社會主義的革命工作。不然一面主張民主革命，一面信奉馬克斯的唯經濟史觀的階級觀感，陳先生將無往而不自相矛盾！

但是陳公博先生的民主革命是在根本推翻宗法社會。他自認為所以澈底而不同於今番的國民革命，也在這一點上。現在我們來略譚宗法社會！

「宗法社會」和「封建勢力」，陳公博先生常常如同許多共產主義者，把這兩個名辭同提并舉或交換着用。在共產黨人的意思，中國現有的軍閥的勢力是一種封建勢力，其所以成功這種封建的勢力，便是有宗法社會為之背景，所以要打倒軍閥，必得根本推翻宗法社會。但是宗法社會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社會，陳公博先生沒有給我下一個明顯的定義。陳公博先生既然屢次宣言他的立論和觀察是本「經濟觀」或「歷史觀」的，他的封建勢力或宗法社會的內容當與馬克斯和恩格爾斯的描寫相差不遠：

「封建勢力的存在，完全是宗族主義和鄉農社會為之中堅。鄉村生活的隔離散居，使村農對於長老及侯爺不斷的順從着。城裏的平民小商家也拜倒於市中長老之前。在一切的上





面，貴族階級驕傲他們戰爭的光榮，武士的兵力，收他們采地的所入，來過那種騎士情懷的空閒生活。家庭工業被保護於一種小範圍銷路的法律之下，老守着遺傳的製造方法和模式；家長對於他的家人和工人都行使一種父親的專制：在這時，家庭工場好像一大家人，家長的命令是神聖的。人們并不十分思想，而只是去遠遠的崇拜思想的人們：醫生，法官，教士，哲學家，藝術家，詩人。不道德行爲的機會甚少，而男女的界限是非常嚴格的（大意見

恩格爾斯的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in England*, p. 2 sq.）

陳公博先生的宗法社會的內容如果與恩格爾斯所見的一樣，我們便請陳先生注意：照馬克斯和恩格爾斯的意思，這種宗法社會的完全崩潰，是緣於生產工具的變遷，於是生產的條件不同，更於是社會生活的全體條件都隨之變遷。（大意見馬克斯和恩格爾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章中）我們姑不問中國現在的社會是不是與恩格爾斯所寫照的宗法社會內容一樣；即使是一樣，我們敢相信這個宗法社會絕不是國民黨的總司令帶着十萬大兵便可以推翻打倒。——本着經濟觀立論的陳公博先生總應該也這樣相信。不但國民黨的總司令（無論他傾左或是向右）再帶大兵南征北伐一次，終無奈此宗法社會何；就是共產黨殺人放火再加十倍，也把牠推翻不了。因為在我們的見地上，一種社會的根本變遷，不只是要待馬克斯所見到的經濟生活條件先行變遷，而且要待宗教，倫



理，思想等同時起了變遷，然後這個社會的根本纔會動搖，而容易推翻他。所以要譚社會革命，便不似政治革命那樣簡單。一個社會革命家在主張之前，便應該把他的觀察的方面放複雜一些。

即使把社會革命這四個字照狹義的看法，或照馬克斯唯經濟史觀的看法，他的內容只是經濟革命：或是中國共產黨現主張的土地革革，或是陳公博所主張國家經濟這種革命；并且假定這種經濟革命能夠相當的成功，（在小農社會的中國，生產工具并未變遷，社會條件完全不備，在我們看來，絕無成功的希望。）而宗法社會也不會立刻便隨着革命而根本解體，如陳公博先生和其他左派先生們所想像的那樣痛快。革命家的態度固然愈表示得澈底，愈能夠號召，不過陳公博一派先生們既然在革命評論上大譚學理，表示他們的觀察周到，我們不能不請他們更周到一些，馬克斯和恩格爾斯在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未失敗前，其革命論很是猛勇，在一八四八年以後，便有進化派(Evolutioniste)的趨向，特別注意革命條件的具備，立論頗反對卜朗基(Blaugui)一派的社會革命的盲動。我們也希望陳公博先生多多的觀察和思量！我們并不是要擁護那阻礙進化的宗法社會，我們覺得推翻他，不是左派先生們所想像的那種痛快。專發痛快的主張是無補於事的。

末了，我們把陳公博先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的國際——國民黨右派先生們亦有此主張——略批評兩句。固然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弱小民族都在要求解放，但要求解放，都便須信奉三民





主義，恐怕便未必然能？中山的民族主義，其立論根據多本於中國民族獨有的家族主義（陳公博先生不覺得中山這種根本觀念是宗法社會的嗎？）頗難使印度那種宗教民族了解，了解且無從，那裏說得上信奉。并且中山的民權民生等主張的內容，欲求一一行於中國已大是問題，何況安南，朝鮮等東方諸弱小國家。我們在這裏不願把三民主義的內容一一解剖，而論其能成國際與否，我們只告訴陳公博先生一句話：各弱小民族的起衰振廢，不是一付藥所能全體包醫。陳公博先生常自稱其所立論是本歷史觀的，我們便希望陳先生留意各弱小民族所以衰微的歷史背景，不要一味爲國民黨傳統的誇大狂所中，終爲識者所笑。

批評至此，我們在日報上看見陳公博先生的譚話，說他要出洋考察去了，并且聞說革命評論也遵從蔣總司令的意旨，而從此停刊了。我們不勝悵惘之至！但是同時我們希望陳先生此去考察歐洲各國，不要只帶着經濟觀的淡赤色的眼鏡，該當眼界放寬一些。不然，只懷着成見，抱着主觀，結果將一無所得，依然故我，而左派的旗幟亦將因之終不能獨樹起來。陳公博先生如能跳出總司令的範圍，而自此遠矣，我們對於陳先生的期望終是很大的。我們注意陳先生今後的言論罷！

十七年九月九日



# 建國大綱質疑（續）

无閱

## 第七節 官營業之範圍

建設事項，以何者為最要乎？中山則曰，第一須解決民生問題，故在建國大綱第二條中載明左列文句：

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之各式房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

上述辦法，與『民生主義』中所謂發展國家實業，製造國家資本之用意，正相吻合。蓋中山所懷理想，擬藉國家之力，興辦大規模事業，其事業範圍，不僅以近世各國之官營業為限，各國官營業如鐵路，電報，郵政等項，均有統一經營之必要，以民營業為不便，移歸政府辦理。此外則因財政上之必要，指定特種貨亦由政府專賣，如烟葉，鹽，樟腦等項是也。近自歐戰告終，國有公營之論大盛，然非漫無限制。惟蘇俄革命告成，一切事業均歸國有，其後雖頒新政策，仍設

國家托辣斯(State Trust)包羅百業，宏大無倫。中山醉心俄制，亦以人民日用所需非由政府越俎代謀，不克收利用厚生之效，在一般識解簡單者視之，必以中山胞與爲懷，具此宏願，今後之政府，得中山信徒主持其間，則人民足衣足食，大可鼓腹以嬉，而廣廈萬間，亦可盡庇天下寒士矣。夫未來成績，雖難逆觀，已往事實，灼然易辨。中山治粵數年，粵民享受幸福，果有幾何，僅就民食一端論之，粵中產米，年有四千萬石，向可藉此自給，乃自近十年來，政潮迭起，客軍雲集，農民爲兵匪所擾，不得安心耕作，加以容納共黨，赤焰高張，佃戶日與田主爲仇，農事益見廢弛。近年產米，開僅及原額三分之一，民食恐慌，乃不得不仰給於舶來品矣。此外民業，靡不受其摧殘，日就彫落，中山之民生主張，高唱入雲，而在其治下之粵民，求生不得，世人言行相反，蓋未有若中山之甚者也。雖然，匪特言行不相顧而已，即就其言論之，亦何嘗能成一家之說，試糾正其謬誤如下。

政府當與人民協力以足民食，裕民衣，樂民居，利民行，所謂與人民協力者，蓋以人民不能純恃自力足其生計，政府乃大興官業輔人民所不逮也。粵民棄田不耕，荒廢者達原額三分之二，他省情形，與此相類者，亦必不少，政府將設勸耕以維持民業耶？抑先將私有者入官，而後大興耕植耶？且化私爲公，將強制沒收耶？抑備價購置耶？如由前者，中山固未必有此主張，如由



後者，則田價又從何出？或謂中山足食之方，要在利用官產，廣墾荒土，與民業相輔而行，所關共謀農業之發展是也。夫中原腹地，土狹人稠，未必有整片官產，其在滿蒙邊疆，棄地雖多，儘可設法使民免租勸耕，無庸自任經營之責，倘移邊之民資力薄弱，可特設相當補助機關，（此亦不必盡屬官辦）貸以牛種，俾得力耕自給，政府所當盡力者，要在提倡保護，固不必自爲大地主，而後可謀農業之發展也。然而中山晚年宗旨，迷信政府萬能，觀建國大綱第二條，及民生主義第四講中，有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絲麻棉毛的農業和工業等語，可知中山所注重者，不僅在農業一端，其他製造興築，蓋莫不須政府經營壟斷，而後民生日用所需方可盡量供給，試問此種包羅萬象之官有事業，其資本安從出耶？將向民間籌集耶？今日民空財盡，固不足以語此；即使他年民間富有遊資，儘可自興事業，奚必勞政府代爲籌集？將告貸於外人耶？外債信用，喪失殆盡，外人聞告貸之舉，若非淡漠視之，即須提出嚴酷條件，當局縱願接受其條件，外人亦未必有借大遊資可供政府之盡量揮霍。衣食住等項姑置不論，僅就交通一端言之，二十萬英里鐵路之建築費，已非數百萬萬元不辦，中山所言，殆如過屠門而大嚼聊以快意而已，此不可行者一。中山所擬之官營業，其性質不能由政府獨占，如耕種紡織造屋之類是也。既非政府獨占，則官民雙方勢必出於競爭，政府爲求優勝起見，必與官業以種種特典，而民業無所憑藉，將處劣敗之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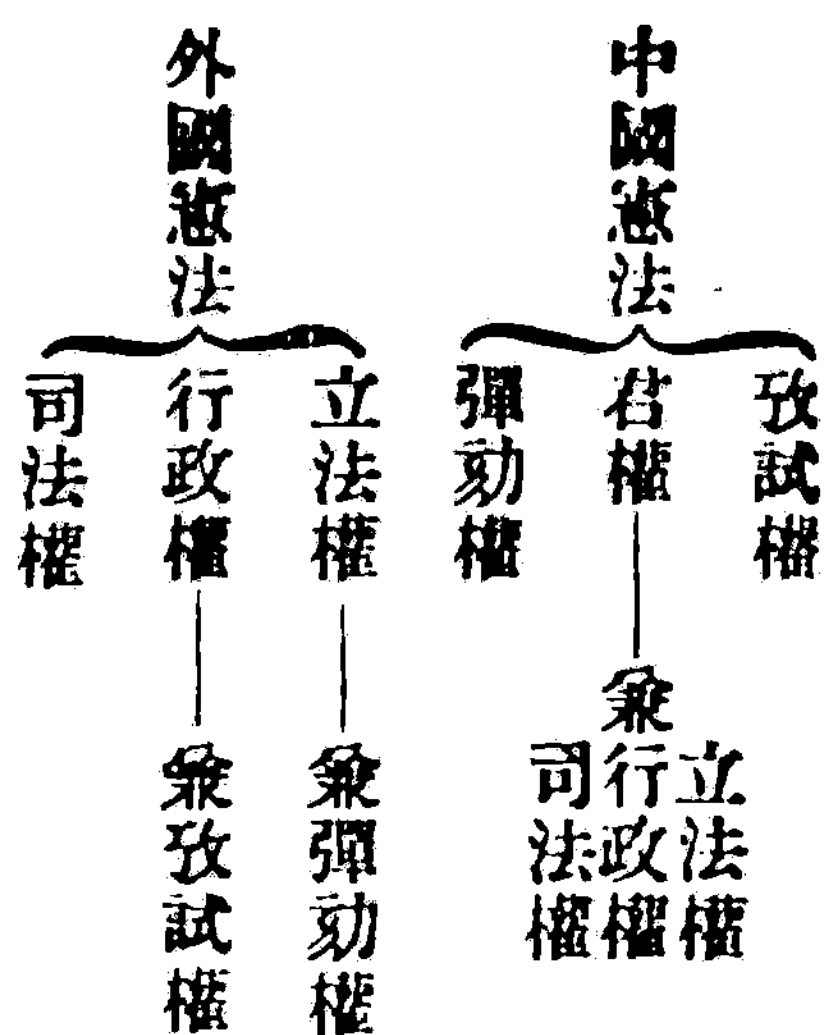


，所謂官民協力者，適以揚官抑民而已，此不可行者二。或謂蘇俄制度，固無足取，然在歐戰以後，新德意志倡電鑛各業公有之議，英國輿論，亦盛行煤鑛國營之說，可見化私爲公，爲世界趨勢所同，中山所擬計畫，得非順應潮流者耶？不知國營之說，公有之議，提倡已久，且其化私爲公之範圍，亦以特種事業爲限，非囊括一切而置諸政府經營之下也。使如中山所擬者行之，則人民日用所需，均須仰給於政府，民業雖與官業並存，究不敵官業之魄力雄厚，而一切物價，亦可由官吏任意操縱，消費者乃覺生活愈艱，有呼籲無門之苦矣，此不可行者三。若謂官民雙方同等待遇，官業固須振興，民業亦加保護，則官吏經營，成績不逮民間遠甚，學者早有定論，官業虧損，徒耗國庫，勢必招商承租，或竟售諸私人，仍爲民業，又與官民協力之本旨不符矣，此不可行者四。中山所擬計畫，匪特不可行而已，並且自相矛盾，中山不啻言耕者有其田乎？夫耕者須自有其田，所有權與使用權不能分離，有田者必自耕，所耕之田必爲自有，今欲使佃戶自有其田，將奪地主之田以予之乎？抑籌他法以解決之乎？此問題甚爲複雜，本篇不暇詳論，要之最簡捷之辦法，先將官有土地給無田者執業耕作，官有之地不敷分配，乃另籌他法，徐圖解決之方，如此，則官有土地將化公爲私之不暇，政府安能自爲地主，廣興農產。若爲自興農業計，勢必利用官荒，雇人耕種，或召承佃，政府雇耕辦法，固與解放農民之本旨不符，即募民佃種，承佃

者仍處於佃戶地位，不得自有其田。中山所標政策，自相牴牾之處不一而足，其不能成爲有系統之主張，固不待論，吾不知彼黨員將何所適從耶？抑擇其便於私者行之耶？

## 第八節 五權

三權分立之說，爲孟德斯鳩所倡，美利堅建國制憲，乃以其學說爲根據，見諸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機關，劃分權限，各不相侵，蓋可爲成文憲法之模範矣。雖然，就美憲詳加討究，三權亦何嘗真正分立，預算案由議會編製，對外締約須經上院同意，立法部非已涉及行政範圍耶？總統雖無提案之權，對於議會通過之法律案，得交覆議，若無列席議員三分二以上之維持原案，即作無效，此非行政部足以掣立法者之手耶？議會通過之法律，最高法院苟認爲抵觸憲典，得宣告無效，此非司法機關干涉立法事項耶？美憲如此，其他國憲三者間之關係，更覺參互錯綜，孟德斯鳩三權分立之說，蓋未見有嚴格適用者也。三權憲法之名詞，當然不能成立，乃中山特創新說，謂三權憲法，並非外國所專有，即在中國亦有之，特其內容不盡相同耳。彼嘗比較中外之略點如左表：（左表載五權憲法講演中）



世界各國之有憲法，實以一二二五年英國大憲典(Magna Charta)為嚆矢，蓋距今才八百年耳。

我國君主失政，人民起而反抗，祇有出於革命一途，從無要求權利之舉。中山乃謂我國亦早有憲法，其立說之無稽者一。我國向無代議之制，權利集於一人之身，君主最高無上，除君主以外，安有他種機關相為對峙，中山乃特提出考試彈劾二端，謂為各樹一幟，不隸屬於君主之下，試問考試設專官，諛議有專職，君主非可任意黜陟之耶？御史風聞言事，糾參百官，似可無所顧忌，然採納與否，君主自有權衡，明代忠鯁臺官，痛擊權貴，不啻飽受廷杖酷刑耶？夫所謂獨立者，固不必以民選為前提，美利堅聯邦法官，雖由總統任命，確能保持其獨立，蓋有必要之條件二焉：（一）行使職權，不受他方掣肘，如法官審判案件，無論誰何不得干涉是也。（二）地位有鞏固之保障，我



國試官言官，其地位果有保障否，行使職權果無牽掣否，此不待博稽史例已可作直捷之答語曰，否否。中山乃謂致試彈劾二端，能離君權而獨立，匪特無此事實，亦爲先哲夢想所不及，其立說之不合者二。至外國立法機關，兼司彈劾，亦有未盡然者，英國閣員受下院彈劾，由上院審判，此例自一八〇五年以後，久已棄而不用，所謂彈劾制度，早成歷史上名詞。德意志日本憲法并此明文而無之，事實之有無更不待論。法蘭西憲法雖有彈劾明文，然限於總統閣員。義憲則僅限於閣員。美憲規定下院可彈劾聯邦官吏，惟以叛逆受賄等罪爲限，且上院所能判決者，以免職爲止，此外應否處罰，仍由法庭審理。由上述者觀之，除美法等國以外，立法機關多未兼司彈劾，彼英德日本之大小官吏，既不受議院彈劾，將遂作奸犯科無人糾正耶？彼法國議院之彈劾，僅及於總統閣員，其他官吏，亦遂可暴戾恣睢逍遙法外耶？曰否否。英日閣員對議會負責，關於政治上措施，當然責無旁貸外，其他犯罪，則與大小官吏同受法院之制裁。議院雖不彈劾，決無倖逃法網之理也。夫法官有獨立地位，果能不屈不撓，行使其固有職權，官吏犯法，受其檢舉，雖不特設機關，專司彈劾，孰敢不恪守範圍耶？否則法官溺職，能保專任彈劾之職者必不溺職耶？要之，各國議院職權，並非盡兼彈劾，而大小百官，亦未嘗因彈劾無專職以致違法營私，無從糾正，中山所陳，與事實相去甚遠，此其不合者三。

或曰彈劾一端，祇就狹義之職權言之耳，若就廣義言之，是爲監察權，英日等國，下院雖無彈劾之舉，而常保持其監察權，英倫閣員所屬之黨，必須占多數於下院，法日等國下院亦有信任投票之例，議會對於政府，既有監察實力，不妨放棄其彈劾權，即無彈劾權之規定，亦於政治運用無所窒礙也。由是言之，中山籌議建設，注重於五權分立，而以監察權爲五權之一，誠有深意存乎其間，觀建國大綱左列各條，便可知其用意之一斑矣。

第一條 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

第十九條 在憲政開始時期，中央政府當完成設立五院，以試行五權之治，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法院，曰監察院，曰考試院。

第二十一條 憲法未頒布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任免而督率之。

所謂監察權，係指廣義之職權而言，尙屬言之成理，惟中山主五權分立，雖特設監察院，而仍不廢立法院，吾不知立法院之職權若何，將僅容許其有制定法律之權耶？抑於立法權以外尙能行使監查財政協贊外交等權耶？許其干涉財政外交，則彼職依然保留，於其立法本職仍有廢弛之虞，若僅限定立法事項，則其職權僅高法制局一等耳，其他協贊外交監查財政等權責，仍須另設機關，分掌職務，立法者方可專心本職，不至弊竇叢生，如此，則五權分立尙有不足，必須增爲六



權七權矣。且立法院不宜兼司監察，其理由果安在耶？如以議會政治，常與政黨相關連，議會中政府黨占多數，則與當局勾串一氣，否則議會掣政府之肘，使不得安於其位，而當局爲鞏固地位計，亦爲勾心鬭角，以操縱利用爲能事，凡諸現象，爲列邦所恆有，今欲採其末流之失，特設監察院以分議會之權，機關組織，雖見變更，政黨作用，依然存在，監察院取議會地位而代之，行使其不信任權彈劾權，則監察權將不免爲政黨之窟穴，政黨可運用議會，又安見不能運用監察院乎？夫先進國之議會政治，非一朝一夕之故，乃由彼邦政象，逐漸演進而成，近自歐戰告終，新國憲法，類皆採取直接民權之精神，藉以補偏而救弊，然於舊日議會制，固未根本動搖也。（蘇俄爲例外）中山所擬之監察院制，其任監察之職者，當然出於民選，果能名副其實，勵行監察職權，則監察院與行政院對抗，與舊日之議會無異，若易民選爲任命，如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在憲法未頒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任免而督率之，儼然爲大權獨攬之政治，五權分立云乎哉。

中山於五權憲法講演中，詳述考試一端，足以補救選舉之流弊，茲姑錄其言如左：

『凡是我們的公僕，都要經過考試，不能隨便亂用的。』

選舉亦很可作弊，單限制選舉人亦不是一種好底方法，最好底方法就是限制被選舉人。人民個個都有選舉權，這個就是普通選舉，是即近日各國人民所力爭的。但是普通選舉固好，



究竟選什麼人好呢？若沒有一個標準，單行普通選舉，毛病亦多。而且那被選底人，不是僅僅擁有若干財產，我們就可以選他，兄弟想當議員或作官吏底人，必定要有才有德，或有什麼能幹，若是沒有才沒有德，又沒有什麼能幹，單靠有錢，是不行的。譬如這種才德能幹資格底人祇有五十人，即對於這種資格底人來選舉。然則取得這種資格底人如何來定呢？我們中國有個古法，那個古法就是考試，在中國從前凡經過考試出身的，算是正途，不是考試出身的，不算正途。（中略）在君主時代，可以不用考試。在共和時代，考試則不可少。於是兄弟想加一個考試權。」

由上述之言觀之，有可發為疑問者六端：其一，不論大小官吏，均須經過考試，則大總統各院院長，亦在受考試之列耶？第一任考試官將受誰之考試耶？其二，普通選舉流弊甚多，人民程度不足，何以須行普通選舉耶？既行普通選舉，即承認人民程度已能勝任愉快，又安可設法以限制之耶？其三，被選人以應試及格者為限，此不獨限制被選人，並對於選舉人亦加以嚴重限制矣，選舉不能無弊，能保考試之弊絕風清耶？其四，各國官吏有政務事務之別，事務官就應試及格者中擇尤任用，政務官則否，即在我國，考試制度，雖極完密，儒生進身之階，固不僅考試一端，考試以外，薦舉徵辟皆可得真才之士，安可限於一途，束縛馳驟，反令志行高潔者裹足不前致

興野有遺賢之歎耶？其五，我國古制，鄉舉里選，採訪有德望才藝者加以甄用，後世考試制興，大抵尊重文藝，所謂詩賦經義制藝，皆屬文藝之類也。各國現行之文官考試，亦僅就學校肄習科目視應試者學識何若，至其德行才幹，豈能在試場匆促之間所可察驗而得者耶？其六，考試制度，中外從同，考試權獨立一節，則爲中山所首唱，其在五權憲法講演中，並未詳陳理由，其主張惟一之根據，則以我國古制，考試權夙與君權分立。夫在帝制時代，政治上權力集於君主一人之身，安有特種機關離君主而獨立之理，且行政部所辦事務，較考試更爲重要者甚多，考試一端，可劃出行政部，則其他更重要之政務，均須脫離行政部而獨立，雖增至八權十權亦無不可。要而言之，選舉雖非無弊，不能藉考試制度以糾正之，凡依國法規定公職須經民選者，不得節外生枝，以考試方法限制人民之選舉權，否則有瀆民權之神聖，尙安用選舉爲耶？中山既主選舉人須就應試及格之名單中擇尤選舉，乃又在建國大綱中規定中央政府一切官吏，均須經由民選，一面擴張選舉權之範圍，一面却加以嚴重之制限，彼此頗見抵觸，尙能成爲有系統之主張耶？夫民選一節，固不便對任何官吏行使，而考試辦法，亦以適用於中下級之職位爲限，此蓋各國之通例，亦爲事理所當然，至考試事務成爲獨立之一權，立論更無充分理由，無庸詳加駁辨矣。

## 第九節 憲政與黨治



中山以建國大業，非可一蹴而幾，須分爲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循序進行，其在前二期，革命黨憑藉武力，顛斷政權，至後一期憲法頒布，民選政府成立，憲政始告完成。夫革命黨人運用種種策略竭力破壞，幸而遭逢時會，取得政權，中華民國之統治權，既爲革命黨之勝利品，其將久假不歸矣乎？一般民衆馴伏於黨人積威之下，安敢有問鼎之心乎？憲政完成云云，不過塗飾耳目，藉售其愚黔首之術而已，此非吾之以意逆志也，試援建國大綱中左列各條以伸吾說：

第十六條 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爲本省自治之監督。

第二十三條 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頒布之。

第二十五條 憲法頒布之日，即爲憲政告成之日，而全國之民，則依照憲法，施行全國大選舉，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成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授政於民選之政府，是爲建國大功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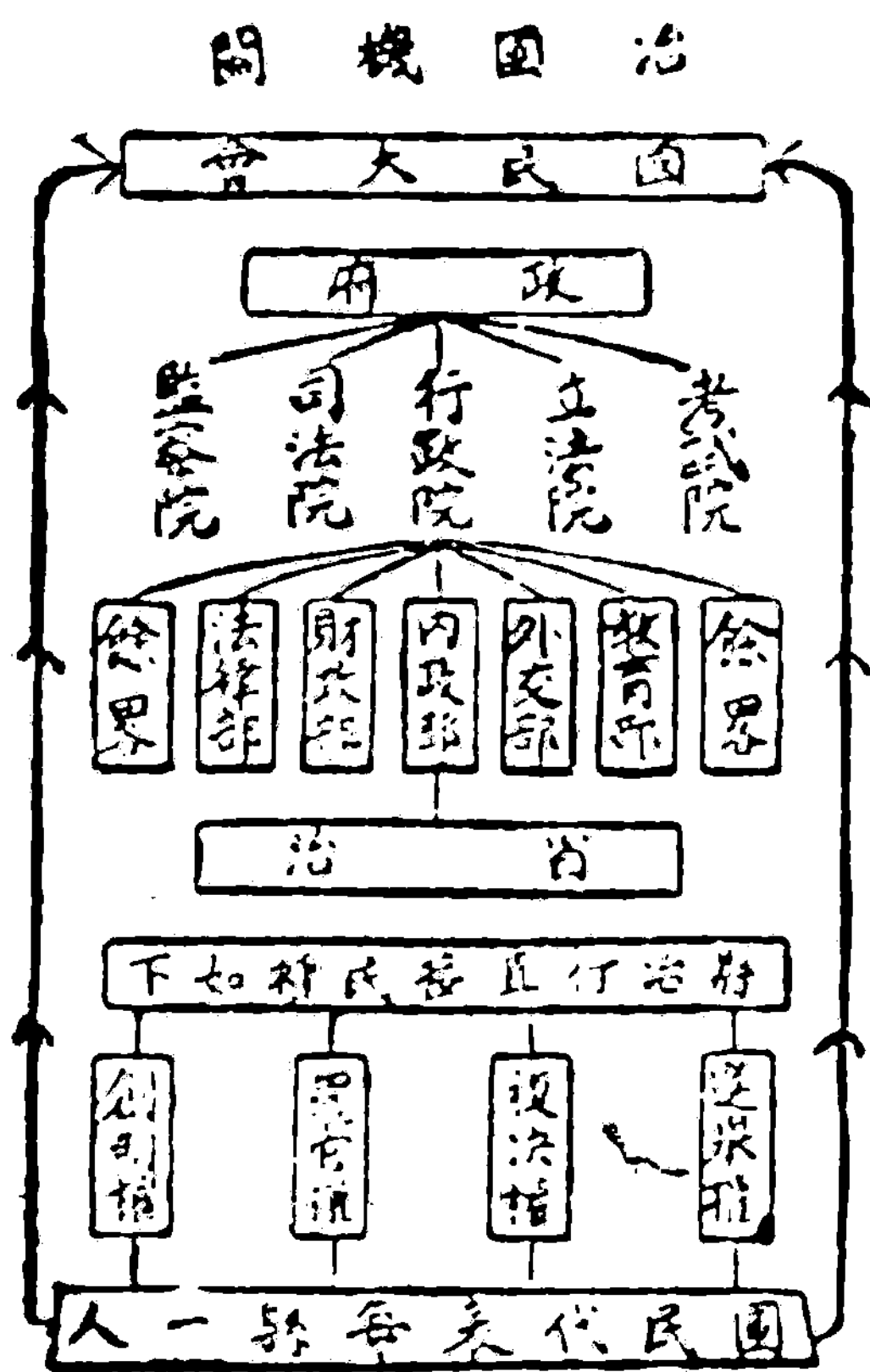
以常理論之，憲法頒布以後，人民依照憲法實行選舉，是爲憲政之開始，非憲政已告完成也。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國民代表會選舉省長，是爲一省民治之發軔，非全國憲政之



開始也。區區措詞失當，姑可置諸不論，要之自軍政訓政以至憲法頒布，皆爲過渡時期，至憲法既頒，民選政府成立，乃始達到目的地，然則在頒憲以前之過渡行程，果需若干時日乎？是固不可得而知也。夫憲政實行，當然在憲法頒布以後，憲法之制定及頒布，須由國民大會行之，而國民大會，須至地方自治完全成立之省在全國中有過半數時乃可開會，所謂地方自治完全成立之省，即在該省中全數之縣皆能遵照第八條規定，辦理自治，方爲合格，苟有一縣不合格，即不得謂爲完全也。各縣自治如何始爲合格，必須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土地測量完竣，警備辦理完善，四境道路修築成功而後可。然猶不止此也，其人民非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未具自治能力，雖飽受訓練而不能完畢其國民義務，暫行革命主義者，仍不得許其自治也。嗚呼，自治之難，有於登天矣，一縣如此，全省可知，一省如此，全國可知，自治完全成立之難若此，憲政開始之不易也更可知，國民對於憲政，企望甚爲迫切，不啻飢者之求食，渴者之待飲，然而來日方長，河清難俟，其將望梅以止渴，畫餅以充飢矣乎！

國民大會有制定憲法並頒布之權，在憲法頒布以後，國民大會握中央統治權，對於中央官吏，有選舉權，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複決權（大綱二十四條）據此，則國民大會之地位，甚爲重要，其職權亦最高無上矣。民權主義第六講中，所謂『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見在國民大會

上發表，對於政府加以攻擊，便可以推翻；對於政府頌揚，便可以鞏固。」此數語表明國民大會之地位，與建國大綱第二十四條正相脗合，惟吾人不能無疑問者，國民大會之構成方法，最關重要，中山始終未嘗明言，國民會議之組織概略，曾於『北京宣言』中述及之，然國民大會與國民會議截然兩事，不能張冠李戴也。中山殆以大會無組織之必要耶？凡屬國民，儘可隨地集合如在北京之天安門前，上海之公共體育場內，各集市民數千人，號稱國民大會，吾知中山疏節闊目，或不若是之甚也。彼理想中之國民大會，必非天安門式或公共體育場式所可比擬者也。然則其組織究屬若何，中山曾在『五權憲法講演』中述及國家機關一節，附列一圖，茲姑錄其圖如左：





據右圖，則國民大會殆即由國民代表組成者歟？建國大綱第十四條，載明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後，得選舉國民代表一員，以組成代表會，參預中央政事，然則所謂國民大會者，殆指一千數百國民代表所組成之團體而言耶？果若是，則又有疑問兩端發生：（一）國民大會既由各縣人民選出代表組成，與各國現行之議會制無甚區別！則人民對於中央官吏，並非直接任免，對於中央法律，亦非直接決定，仍屬間接民權，而非直接民權矣。（二）憲法草案，以建國大綱為根據，（二十四條）則制憲時之國民大會，與頒憲後之國民大會，殆為同一團體耶？果為同一團體，則制憲者國民大會，握統治權者亦即此國民大會，得無有壟斷之嫌耶？且建國草案，何以必須根據建國大綱耶？草案以建國大綱為根據，國民大會依照該草案通過，則所謂建國大綱者，非變相之欽定憲法耶？夫使變相之欽定憲法見諸施行，則憲法之成績若何，不難想像而得矣。

或曰，國民黨以黨治國，此軍政訓政時代則然耳，若至憲政時期，則黨治當然放棄，獨裁之制取消，子何鯉鯉過慮為哉？則應之曰是不然，一黨專政之制，與中山理想中之憲政固可并行不悖，不觀標榜黨治之俄義二國乎？蘇俄於革命初成，即頒憲法，依據新憲，組成中央蘇維埃，由此選出執行委員，再由執行委員任命人民委員，（即行政當局）此蘇維埃等各機關均由新憲法產生者也。義大利本係君主立憲，自莫索利尼執政，號稱以黨治國，然不廢固有之憲法，其議會固



依然保存也。此可知制度一端，有形勢與實質之別，由形勢上言之，有憲法，有國民大會，有五權分立之機關，固儼然立憲國氣象也，而察其內容，則一般人民恍如登場傀儡，挈之向右則赴右，挽之向左則趨左，提挈之推挽之者伊誰，則亦曰全國惟一之政黨耳，是故中山理想中之政制，人民行使其直接民權，政府却可成爲強有力，彼在『民權主義』一篇中，反覆敷陳暢發其理，蓋彼之心目中，有黨治以神其運用，巧爲操縱，在表面上雖由四萬萬個劉阿斗（係『民權主義』中語）推心置腹以信任諸葛亮，實則諸葛亮以劉阿斗爲傀儡，視劉阿斗爲機械，所謂諸葛亮者何，黨而已矣。黨在一國中，只可有一，不得有二，若有二黨存在，則阿斗將倏違於兩大之間，信任不堅，付託不專，諸葛亮亦將無所施其技，嗚呼，此中山所由醉心蘇俄政制，而奉列甯輩爲革命導師者歟？（完）

# 意大利汎西司主義與其國中反對黨之呼聲

立齋

世人但知俄國鮑雪維幾主義之殘酷，不知意大利汎西司主義之殘酷與之相類，鮑雪維幾者，紅色之汎西司主義也，汎西司主義者，白色之鮑雪維幾主義也。世界之政治以調和於進步與秩序之間爲最適宜，社會不能無共守之規矩，亦不能無與時俱進之道，其偏於守舊與求治太驟太烈者，皆不近人情，而失社會之調和者也。今世有扶社會進步之名，期於旦夕間，盡改舊制，恃其少數意志堅強之同志強全國以必從者，俄國之共產黨是也，其有以反抗過激主義爲名，挾秩序相號召，一切人權置之不顧，而亦歸於一派之專政者，意之汎西司黨是也，二者之方面不同，然同爲強權，同爲一黨專政，同爲反民主主義，則一而已。

## 第一 汎西司主義之由來

一九一九後之意大利，陷於兩種混亂狀態，一曰對外，一曰對內。意大利參加歐戰，抱極大希望，以爲可以擴張土地增進國力，孰知歐戰告終，意大利欲得非墨之地，在和會席上爲威爾遜等所阻，于是有詩人達農西亞氏 D'Annunzio (Sep. 1919-Dec. 1920) 占領非墨之舉，是爲意大利



人民對於戰事結果失望之表示而對外之混亂一也。一九二〇年北部意大利工人屢占領工廠，交通機關如鐵道電車郵電之類相繼罷工，各大市之電燈與糧食供給發生困難，是對內之混亂二也。

意大利歷史家薩爾扶米尼氏(Salvemini)形容之曰：

意大利處於不平狀態之下，如油鍋之煎燒然。軍隊日讀革命報紙，不復服從其長官，軍官亦不服政府，反擁戴遠處西亞。爲國務員者，失其號令國人之資格，即欲維持秩序，而無兵力以爲後盾。

共產黨之革命乎，保守黨之反動乎，始終不能免矣。

意之汎西司黨，起於一九一九年戰後人心惶惑，生活困難，社會革命迫於眉睫之際，共產黨以反對鮑雪維幾主義相號召，始之捐款贊助者，實爲大工業家大地主大銀行家，更推而至於小商人，爲其兵官者，均係曾參戰之將校，凡樂於保守國內秩序者咸紛紛加入，其所組織者曰自衛隊，對於各地之共產黨工會，盡力搗毀之而後已，社會黨之被選爲市長者，驅逐而去之，總之以自衛爲名，實爲一種不法(Lawlessness)動作而已。

時之政府及參謀部，陰助汎西司黨以軍械與金錢，以爲抵制共產黨之計，爲之首領者曰墨索里尼，墨氏本爲社會黨，以均產呼號於國中，一九二一年忽一變爲極端保守黨，以彈壓革命自任，



故論者謂墨氏一無宗旨之人，而善觀世變者耳。

汎西司黨之直接行動，始僅限於各地，及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有所謂向羅馬進攻之舉，墨氏率兵五六萬人，要求內閣總理法格達氏(Frattini)交出政權，法氏既無國會強固之後援，措施又不合人民之意，故軍人咸屬望於汎西司黨，墨氏抵京之前，五將軍爲之指揮，固早知意之武力無與墨氏爲敵者，法氏倉皇請意皇頒戒嚴律，而意皇拒之，於是意之政權遂歸墨氏手矣。」欲知汎西司黨爲何種性質，試擇其黨章之一二。

第一條 汎西司黨爲民兵組織。

第二條 汎西司黨爲上帝爲意大利服務，守下列之誓約，

敬對上帝意大利及意之先烈宣誓，

余盡余力謀意大利之幸福。

第三條 汎西司之軍服，所以表示意大利之男性的勇敢及黨中尊卑高下之序，此尊卑之序所以爲負荷意大利之任務計。

第四條 汎西司民兵團之效忠于意大利，本敬畏之精神不屈之意志雖犧牲一切而不顧

第五條 汎西司黨惟知有義務，汎西司之惟一權利，曰履行義務，享受義務。

第九條 汎西司黨排斥一切不純潔不忠實及叛黨分子。

第十六條 汎西司民兵團隸屬於政黨之下。

第十八條 汎西司民兵團分親王黑衣及預備隊三級。

第二十四條 汎西司黨之領袖，對於黨員要求最嚴之紀律，亦以嚴格之紀律約束自己。

惟其有此紀律有此精神，所以當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意之議會政治極脆弱無能之日，奮然以起矣。其所欲達之目的如何乎，墨氏嘗言之曰，吾人有治意大利之計畫，吾人設法免除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之硬化，而求一富於自信之國家，此國家非爲一黨而存，爲全社會而存。故此國家包含各部分，其有反對者鋤而去之。要知全社會者託名也，一黨專政其實也。

## 第二 汎西司黨與意之政局

汎西司黨之在意，與共產黨之在俄，同而不同何也。意王猶在，意之國體未更一也，意猶保持私產制生計上無新政象可言二也，意憲法亦存在，至今未廢三也，然制度之外形雖不殊，而精神則與前大異，試證之意前首相蒂尼之言曰：

意之元老院，由意皇任命，元老院之採任命制者惟意大利，此院本不重要，今之不足重輕，更甚於前。

意之代表院，由普通選舉而來，實爲代表全國活力之機關，此機關已等於廢止，一九二四之選舉，由汎西司黨所舉行者，實出於政府之任命，議員由政府指定，選舉亦由人民排布，不過以人民之名，掩飾政府之意志而已。

汎西司黨

三七五人

社會黨

四六人

天主教黨

三九人

共產黨

一九人

立憲黨

四五人

斯拉及德人

四人

共和黨

七人

其他小黨

三五人

以五百六十人中，汎西司黨占三七五人，其必出於一黨之專政，不待言焉。今又以改正下院組織法聞矣，無非以下院爲一黨一派之下院而已。

各市會昔由市民選舉，由市會再舉市董事，今則恢復奧大利時代之僕達司太(Councilor)之制，由政府任命一人，任期五年，執行市議會及市董事之職權。

政府爲壓制真正民選之代表制，取人民集會結社之自由而取消之，反對黨之集會，一律停止。

各大報由汎西司黨之組織潛入而攻擊之，其他報館由政府派員清理意在消滅之或買收之而後



已，記者之集會，有反對政府者，亦解散之。

官吏或法官之意見，有與汎西司黨不相合者，懲戒之開除之。

律師中反對汎西司黨者，取消其律師之職務。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卅一日之法律，政府得以命令規定法律，故人民之自由，掃地以盡。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之命令，意大利人民意欲違反或違犯社會民族生計的秩序者，政府得發往邊地，其他爲火山地或非洲之殖民地，以一年至五年爲期，今已遣至此地者有云一千人，有云一萬人，大抵皆意大利最有骨氣之人，不肯俯首於墨氏之前者，中有議員四十人云。

墨氏之所爲，不限於法制方面，其尤使人難堪者，則爲毀辱政策。共產黨也工人領袖也反對政府之人也欲鋤而去之，而苦於無藉口之詞，則令汎西司少年若干人入其居室，搗毀之，毆辱之，甚至殺傷之，與吾國今日市黨部或學聯會宣佈人罪狀或發表通緝令者，蓋同一手段而已。

丟林者，意之大市，人口四十萬，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七日其僑包商人某氏之二女，壹爲某少年所誘惑，某氏思報昔日之辱，乃唆使汎西司少年數人毆之，汎黨人不敵，反爲所殺，於是汎西司本部下動員令，實行報復，其地有總工會事務所，亦投炸彈而焚毀之，工會書記一人不及逃走，汎西司黨人曳之汽車之後以致殞命。

羅馬反對黨之報館及反對黨之會所，亦以同種方法搗毀之。

意大利知名之士如哥勞采氏(Croce)大哲學家也，賴勃里奧利(Liberto)著名生計學者也，勃賴哥氏(Becce)意之戲劇家也，家宅均被掠奪，賴氏勃氏之藏書，散失以盡。

薩爾扶米尼(Salvemini)所著意大利專政一書，更記前首相尼蒂家之被難情形云，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汎西司黨五百人集合於尼蒂宅前，一部人開始放鎗，警察干涉之，反爲羣衆所逐，既攻入其室，以巨棒毀其玻璃窗，逼求尼氏，則已他去矣。同時羅馬汎西司之政治書記宣言曰，羅京猶容尼氏居於其間，實爲羅京之恥，今而後汎西司主義當知戰鬥之期已不遠，而吾同志皆應決心準備云。

其殺人案中尤慘者，爲議員麥天奧普氏(Matteotti)，麥氏爲意之改良社會黨，專以組織工會協作職自任，於羅氏之所爲，恨之刺骨，嘗搜集汎西司黨之罪案，刊爲一書，名爲汎西司黨之暴露(The Fascistic Exposed)今其書已有華譯本，由英之獨立黨出版，是一九二四年春間之事也。

同年五月奧氏在議會中大攻擊政府關於選舉之暴行與舞弊，汎西司派議員大憤，而告之曰，汎西司政府之錯誤，在不能早日鎗斃此輩，昔之所未及爲者，今日尙能補救之也。同時議場上更有汎黨議員宣言曰，爲對付麥氏計，惟令手鎗發言耳。(With People like Matteotti only This



ing is to let the people speak) 於是不及數旬後，麥氏死於羅馬之郊外矣。『吾黨論之，世界各國之憲政，經戰事與國家大變而能不動搖如英法者，真國家之大幸也，其政治腐敗，對外對內多失策者，則在此等大變之中，舊制必不能保，而猖狂無忌憚之革命家因以發生，如俄是也，意大利雖爲西歐之國，自由政治，較俄之經過爲久，然大戰之後，外而失望於開疆拓土，內而無堅強意志之政府以保平和，於是一變爲汎西司黨柄政之局，意之人民平日本不好守法，梁山泊抱憤固之強盜，充斥於國中，且以爲美談而傳誦之，人民富於感情，稍有不平，則聲色俱厲，而躍躍欲試，是蓋頭腦不冷靜，理智不清晰，教育不普及，生計不安定之國民，難與言議會政治與政黨政治，而英雄流氓式之墨氏輩，因以奮起矣。繼今以後，意大利其長爲專政之國乎，抑亦有繼瑪志尼氏加富爾氏之遺澤而再造意之自由政治者乎，我人拭目以俟之。

### 第三 反對黨之言論

凡一國既入於專政制度之下，兵權財政盡在政府掌握中，獨有一二書生起而爲不平之鳴，雖欲取現政府而代之，譚何容易哉，然有此一二人，則今後復蘇之機即在於是，故嘗求之書冊或報紙之中，問意之反對現政府者爲何人，其言論爲何狀，乃於東隣西瓜中，略窺其言論之一二，倘亦反對專政之人所聞而起舞者歟。



杜勒蒂氏 *Ugnor Filippo Ivati* 意之社會黨議員，行年七十老人矣，因汎西司黨之毀辱政策，不安於國中求政府發護照往國外，而政府拒之，乃由薩伏那 (*Savona*) 逃至法屬之哥雪加島而往巴黎，其助之潛逃者朋友二人，爲意政府所捕，杜氏恐因一己之故，害及其友，乃致書孟哲斯德報以聲明之曰：

『我潛逃之後，賴勃里奧里等四人又繼之，大觸汎西司政府之怒。汎西司政府頒極嚴之法，防止一切非汎西司派之人員去國，凡不得護照去國者禁錮六年，罰金無限，其有越境潛逃而當場擊獲者處死刑。我以七十老病之身，必欲犯法而逃者，可知專政之制，使人不得安居者爲何如乎』於是杜氏又爲其友辯護曰：

『此行出於自己之決心，無須他人之援助，我本無罪狀可言，乃政府密探環伺，視同罪犯，此我所以逃也。若此濫用權力，拒發護照，皆反於文明國之通例與意大利之法律。故吾之行爲乃對於不法待遇之合法的抵抗也。』

林氏更述其希望曰：

『我熱望意大利早脫此政態。此政態之繼續，必致釀成相仇之內戰。此等政治必不能久存而不應久存，以其陷意大利生計的與道德的破產也。一人之本鄉直同囚牢，欲留不能，欲去不得，

非自由思想者所能容忍者也。』

尼蒂氏昔爲首相，今爲巴黎寓公，賣文自活，其著書曰『飽雪維維主義汎西司主義與民主政治』之首頁，大書特書曰：

『此書獻於我之祖父，燒炭黨黨員，自由主義者，因一八六一年之步逢皇室之反動，爲自由而死。』

『又獻於我之伯父，因一八四八年之案爲政府所拘審所流戍之人。』

『又獻於我之父親，自由主義者，少年意大利會員，瑪志尼所組織之神怪手足會(Sacred Phalange)之領袖，意大利獨立戰中加里波的部下之兵卒。』

『又獻於我之兒子，十六歲時爲意之志願兵，爲意大利之自由與民治而執干戈者。』

尼氏所以舉此先人與子孫之名者，其悲痛之情可以見矣。

哲學家哥勞采氏於一九二五年有論自由主義之文，文中未明斥墨氏政府，然抑權威而推尊自由，則意之所指，已在言外矣。其言曰：

『歷史上明示權力政府獨存於衰頹之民族中，不能久存於進步之民族中，壓迫政策，徒使人自由發展之能力抑鬱不伸，而一旦爆發，則有不可收拾者。社會主義與反動（一指俄一指

意）之二方式，不能與自由主義在同一平面上相提並論，以自由主義所以應付未來，而權威行為上處處含有暫時的過渡的性質也』。

哥氏之意，若俄之共產主義與夫意之反動的權威主義，雖戰勝一時，決不能久存，是預言墨氏政府之崩壞而已。

意大利之教授盧奇羅（Gurids de Ruggiero）著歐洲自由主義史一書，其關於意大利一章，痛陳意之保守黨之無力夫奇勞蒂（Giolitti）輩之徒知以術應付，乃以釀成汎西司黨之政變，其最後之結論曰：

今日各人自覺此事態之嚴重，即為未來覺醒之開始。舊式警察專制之復活助之以近世式之暴民的專制，大刺激日久沉淪之自由思想，使其復醒。此等發酵，已普及於各階級，此乃意大利歷史中新事實也，今日全體人民咸有在自由名義下共同奮鬥之覺悟，不獨少數智識階級也。

嗚呼，讀此數氏言，乃知意之為自由奮鬥者，非無人矣，語有之，兩軍相當，哀者勝矣，以墨氏之志得意滿，較之尼蒂氏呼號先烈之名者，哀樂之相去為何如也，吾不信瑪志尼，加富爾，加利波利三傑所手造之自由意大利，及墨氏而中絕也。





# 當代政治哲學之趨勢

立齋

千九百二十年蒲祿士氏『近代民主政治』出版，其序中有言曰：

現時人潛心於社會改造之概念與計畫，七八十年前民主潮流旺盛之際，所發生之政治問題，無復有人注意及之；我之著爲此書，似爲前代人說法，非爲當代人說法矣。前代人所重者曰制度，現代人所重者曰制度所欲達之目的。

蒲氏寥寥數言中，不啻將前後數十年政治思想之變遷，明白說出之矣。蒲氏之名著二，其一曰『美國民主政治』，書成於一八八八年，民國初年有人譯爲漢文，因日本人之譯名，名之曰『平民政治』；其二曰『近代民主政治』。前一書我在日本時讀之；後一書遊法時購置之，當時匆匆閱其書錄，心中暗嘆曰，此老猶持當年論調，恐已在落伍之列矣；蓋予方遊德歸，注意一九一七俄之革命史，及一九年德之革命史，故於舊式之民主政治視爲不足研究也。而蒲氏亦慨然自以爲未足，其序中有『似爲前代人說法，非爲本代人說法』之語，其書不合於現代政治之思潮，蒲氏固自知之矣。吾人主觀上對於兩書之興會大不相同，然兩書均不失爲政治學之名著。蒲氏重在制度之分析，現代人重在社會改造之概念與方法，其觀點本不相同，故我近來讀其書，已不似在法

時之一筆抹殺矣。

蒲氏一生著作，皆得之於實際觀察，下筆時十分鄭重，故其『美國民主政治』中之言曰：

凡人研究一題目尤久，對於此事之推論尤謹慎，余之第一次遊美在十八年前（即一八七〇），其時所攜歸者，無數大胆之概括推論，及一八八一年再度往遊，則前此之持論，已棄去其大半。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四年第三次遊美而返，第一次印象中所遺留之一半，復去其若干部分。第二第三次遊歷所得，非無新印象，然其數甚少，且視一八七〇年謹慎多矣。

其第二書序中，亦言著書之先，爲搜集材料計，曾遊美國，加拿大南亞美洲，澳洲，及新細蘭，一九一九年我遊瑞士，遇蒲氏於逆旅中，言某項問題尙未清楚，故重來一遊，可知蒲氏著中一字一句，皆考察中得來，非逞臆爲譚也。

然則前後數十年政治學說界所以不同之故安在耶？試先舉前後兩時代之人名及其著作如下：

一八八六 戴雪氏『英國憲法』

一八八六 安生氏『英國憲法之習慣與成文法』

一八八八 蒲氏『美國民主政治』

一八九六 羅威爾氏『歐洲大陸之政府與政黨』

一九〇二 奧斯脫羅奇斯幾氏『民主政治與政黨之組織』

一九〇八 羅威爾氏『英國政治』

以上我名之曰屬於舊派政治思潮之著作

一九〇一 狄驥氏『國家，客觀法，成文法，』

奇爾格氏『中世紀之政治學說』

一九一一 梅脫蘭氏『論文集』

一九一三 狄驥氏『公法之變遷』

費洪司氏『近世國家之教會』

一九一六 羅素氏『社會改造之原理』

一九一七 賴司幾氏『主權問題』

一九一八 羅素氏『到自由之路』

福蘭德氏『新國家』

一九一九 克拉勃氏『近代國家觀念』

一九二〇 槐伯氏『大英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憲法』



柯爾氏『再論基爾特社會主義』

一九二五 賴司幾氏『政治典範』

一九二六 霍金氏『人與國家』

蕭公權氏『政治的多元主義』

以上除最後兩書，反對多元主義外，我名之曰屬於新派政治思潮之著作。

吾人對於前代之思潮，名之曰政治的惟實的主義，以其重描寫政治制度之實際運用，猶文學上之所謂寫實主義也；現代之思潮名之曰政治的浪漫主義，以其懸人類幸福之目標，而以應如何改造爲出發點也。十九世紀之中葉，正爲各國憲法政治推行之日，各就其推行之狀而分析之叙述之，此所以有蒲氏之美國民主政治與羅氏美國政治之出版也。羅氏書之序文曰此時（指一九〇八年）英之新選舉法之行已及四十年，可以考查其第一次之效果何如，其他類於羅氏書者，皆本此精神而出者也。至於狄驥氏之書，不滿意於舊政治現狀，而力求所以改之，且以一種新學說如立言——張本，於是反對主權論，而主張互助說或職司說，皆以此爲立論之基，而講求全社會革命之道，故曰理想的浪漫的也。

雖然惟實與浪漫不過其總名詞而已，就其內容分解之，可得三點，試表而列之。

前代

現代

一、重事實

一、重理論

二、制度之描寫

二、改造之理想

三、歸納的方法

三、演繹的方法

蒲氏之言曰，我所勉力者，在免於演繹法之引誘，僅欲呈露本問題之事實，種種事實，以我之方法貫串之，且讓事實自顯其真相，不欲以我之結論強加於讀者。又曰我可直言相告，凡有哲學傾向之讀者諸君，在本書中求得事實，為其建築理論之基礎可矣，我不望其得已成之理論于本書中，此蒲氏惟實主義之方法也。羅威爾之著英國政治，亦有言曰：

我以所試為者，在描寫美國政治機體之現狀，與其所以維持平衡之種種勢力。

夫曰描寫者，即我所謂寫真主義也，反之賴氏幾氏之自序其「政治與範」曰：

本書之作，始于一九一五年，所以構成一種國家在大社會中所處之地位之理論。

羅素之言曰，想像人類社會中一種更良之秩序，以求免於今日破壞的殘酷的混沌之狀，非近世之新舉也，實起源於柏拉圖氏，柏氏之共和國，實後世烏托邦之人之藍本也。賴氏曰理論，羅素氏曰烏托邦，此其所以異於前代者一也。

蒲氏輩處十九世紀憲政全盛之日，初以爲已達完美之境，無須更上一層，且其時歷史研究法盛行，不承認一時代之社會，能脫出其環境而大有改造，故彼等所有事，惟憲法制度之解釋而已，政治運用之考查而已。自歐戰之後，不獨社會革命黨焉，即其持溫和主義者，亦抱社會改革之理想，其已見於實行者，則有推翻一切之俄國憲法，有明示改革途徑之德國憲法；其尚未實現者，則有槐伯氏之大英社會主義共和之憲法，此外雖不名憲法，而實爲國家組織之改造計畫者，如柯爾氏之再論基爾特社會主義，與夫賴司幾之政治典範是也。環境拘束人羣之說置之腦後，咸欲本其一人之理想，圖社會之改革，此其所以異於前代者二也。

蒲氏等注意於一國政治之真相，故下手處在材料之搜集，或重在全局，如羅威爾氏之歐洲大陸政象是也；或重在部分，如奧斯脫羅哥斯幾氏英美政黨之研究是也；其觀察須精詳，其立言須斟酌，常窮數年或十餘年之力，而後能成一書。至於今日之政治哲學則異是，彼等之總目的曰改造，所以達此改造之目的者，有總原則曰職司說，(Function theory) 以之施於國家，則爲否認主權之理論，以之施於社會則抬高國體之地位，以之改造工業則有工業自治之說，以之改造議會則有職司代表制之說，蓋當此團體人格說盛行，而事實上各種職團風起雲湧之日，以之爲出發點者，宜莫如職司說，而種種改造計畫，由之演繹而出矣。賴氏書之卷頭語曰





所謂大問題，非尋求國家現所規定者如何，乃問其所應規定者如何，蓋規定之反於人類良心者，決不能持久者也。

曰應規定，即前文所云應如何改造之謂，實道德之原則也，為前代之政治學者所不樂道，乃最近之學說，混道德說與政治論而為一，亦以改造之念至強，乃竟以之為出發點矣。

現代政治思想界主觀的演繹的主論，所以滿人意者，蓋有故焉，譬之甲地上已有房屋欲另加新屋則圖樣之適合與否，非先查舊況不可，換詞言之，乙地原為荒地，而主其事者曰，我能建輪奐之屋，則其地本無可供踏勘之資而旁人自易於聽信，換詞言之演繹的浪漫的可焉。今日人心不安于現狀而急求新組織，社會上不滿之空氣，彌復充斥，故新說易於乘隙而入矣。可知當人心力求改造之日，雖演繹方法亦得為政治哲學之根據，此今日之異於前代者三也

以上三者，就現代政治哲學立言之方法方面言之

（未完）



# 瑞士公民軍論

## 第四章 瑞士之射擊

昔在十四世紀，或更早之期；瑞士射擊會已告成立矣。距今六世紀前，甲地善射之士，往往敦請乙地善射者，作友情比賽，此乃當日之習尚也。昔者烏利邦之兒童射擊隊及射擊隊，嘗具一書，敦請琉森邦友人作射擊之比賽，琉森邦之友人，即慨然應其請；此書函爲斐德門上校之著書中所徵引。

如上所云，瑞士國之射擊，可以國技目之；斯技也，乃人人樂於參與者，若不之信，余將示其概焉。志願射擊社，各邦皆有之；一九一三年時，每村之射擊社，據云其數已達四千五十有八，共有社員二十三萬六千七百九十四人矣。考一九一一年之人口調查，瑞士全境，僅有人口三百七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當一九一〇年時，其中尚有外僑五十五萬二千十一人，由此可知強健瑞士人，加入射擊社之多矣。實言之，瑞士國中少壯人士之射擊組織，如網之滿佈於全國也。一九一五年之末，瑞士全國射擊總社之社員，已至十二萬三千二百九十四人，非惟此也，其他邦，城

，鎮，鄉，等處，亦莫不設有射擊社焉。苟有人焉，於春夏之際，環遊瑞士，或行大鎮之旁，或至偏僻之地，必聞射擊之聲，不絕於耳，此情此況，尤以星期日及星期六之下午爲甚；其人於此，可料定其爲某射擊社社員之實習，以爲通過強迫或隨意試驗之準備耳。

瑞士兵卒精於瞄準，習於命中之自覺心，自其軍官視之，乃所以激起其戰勝心之重大原因也。

因此瑞士人士，於固有之善射習慣外，其訓練時日之大半，所以耗於射擊實習者，實此爲之也。

如前所云，瑞士人之參加射擊社，實非出諸強迫，可知矣。雖然，政府強迫其民者，乃每

年須經之射擊試驗，此試驗繼續數年之久；政府及軍務官所最重視者爲鎗械之運用，與瞄準之正確。時至今日，瑞士士卒已知入社之利矣；一旦彼爲志願射擊社之一員，與未入社時較之，莫

有不感射擊試驗之通過，所費既少，困難又減者矣，故往往樂於入社。要之，此種自由會社，

率以軍事爲目的，而非遊藝而已；其中遊藝，僅居次要地位，爲軍事目的之附庸。因此，射擊往往用陸軍規定之鎗，即上置平安鎖，口徑爲七點五耗（點二九五吋）之穩倉鎗。（Nobreville）

至於步兵所用之步鎗，其藥彈室可容鎗彈五六顆；步行砲兵及工兵所用之Mitrailleuse及短

鎗，其藥彈室亦容鎗彈六顆。以上之鎗，乃最近所採用者；火力之速，遠勝舊來福鎗矣。

余首欲討論者，瑞士新兵須經之射擊實習也；其國家軍事訓練，與志願組織之射擊社，切切相關



，欲爲之釐析，劃一鴻溝於其間，實有所不能。言及瑞士之新兵，有一事當牢記勿忘者，即當其年幼之時，於射擊之事，已習其大半，此中情形，後當論之。苟此新兵，隸於步兵之伍，四十五日之訓練，又可望通過；則其人初所習者，必爲鎗之如何運用，及空彈射擊之訓練耳。二者習之既精，始可再習實彈射擊；凡經訓練十四日之人始習之，惟不以此爲通例耳。兵卒每人平均得領子彈五十顆，惟精者可少領若干，劣者可多領若干；然每人之射擊，至少須二十五次耳。靶之分類如下！（一米或爲六呎）

甲靶之圓，分爲四十圈，六十圈，百圈，百五十圈四類。（以英之尺度計之；爲十五又四分之三吋，每命中一次，計得四績點；爲一呎十一又二分之一吋，每命中一次，計得三績點；爲三呎三又三分之一吋，每命中一次，計得二績點；爲四呎九吋，每命中一次，計得一績點。）

乙靶爲周圍七十圈之圓，懸斜倚人像一，（二呎三又二分之一吋）命中一次，計得二績點，復有一圓周爲三呎三又八分之三吋，（一米）命中一次，計得一績點。

丙靶其靶爲頭與肩，懸斜倚人之像三，高五十圈，（一呎七又二分之一吋）射中其心，計得二績點。其旁有帶一條，闊約五十圈許，若射中，計得一績點。

丁靶靶以三跪人爲之，高一米（三呎三又八分之三吋）射中其內，計得二績點。

新兵射擊試驗之標準，教官曾爲規定；凡新兵於距靶三百米之處，（三百二十八碼）射擊甲靶六次者，即爲及格。射擊之或跪或臥，由其人自擇之；若射擊五次，所得積點尙不能達於十二，則其人須行繼續實習，待其及格而後已。

新兵通過以上之初級試驗後，則須受下列之射擊

碼數 每次射擊六次

甲靶 三二八 跪擊 鎗空懸

乙靶 三二八 臥擊 鎗倚於肱上

丁靶 三二八 立擊 鎗位與甲靶同

丙靶 四二八 臥擊 鎗位與甲靶同

凡爲軍官及副官之人，須入新兵學校，受此基本試驗固已；此外須習特別射擊，此乃排定，按週習之也。

瑞士各種射擊規則之訂定，率以下列二觀念爲基礎。人人皆須射擊，其一也。

若生而拙者，亦必時時習之，至能中而後已，其二也。

射擊之事，已略述於前；今所論者，瑞士士卒於其兵於其軍事訓練完畢後須經之每年射擊試驗也

。此事率由射擊社主持之，必習之射擊，由軍務部爲之編定。其試驗規定如下：

一、甲靶 地位或臥或跪 鎗空懸

二、甲靶 地位跪 鎗位如前

三、甲靶 地位立 鎗位如前

四、乙靶 地位臥 鎗倚於肱上

五、乙靶 地位臥 鎗位如一二三之勢

六、乙靶 地位跪 鎗位如一二三五之勢

規定距離恆爲三百二十八碼

瑞士兵卒若不履行其強制射擊實習，則必科以嚴酷之刑罰。以例言之，法蘭西種瑞士人如有犯此者，則治以拘留四月，剝奪公權二年罰金二十五法郎之罪。有人焉，不能通過最低命中之數，又不能得最低之績點，則須經三日之特別實習，而不予俸給。兵卒之努力於射擊而無進步者，其目力必經眼科醫士委員會之檢驗。檢驗之後，若無目病，其人則必繼續練習其射擊，待其精而後已。瑞士軍務部，非惟僅如余言，將射擊規則，交由志願射擊社施行而已；射擊社爲便利計，復將政府頒布之規則，與其社中規定各項實習之主張匯而爲一。其野外射擊分區比賽會，(Field Sch.)



tions Rifle Shooting Competitions) 除現因歐戰之故，須維持其武裝中立外，每年必舉行一次；其時邦內各處之射擊社，於同日舉行實習，每人於相距三百二十八碼之處，射擊乙靶，其所經之試驗如下：

每次六發

個人射擊 地位臥 鎗空懸

個人射擊 地位跪 鎗之安置與前同

快放 地位跪 時間一分鐘

野外實習之結果，加以品評，總成績最優之社，得桂花圈之獎。射擊社之重而要者，每年往往

舉行野外射擊一次，靶上繪以圖，依陸軍軍規設立之，距離大小無定。至頃近以來，瑞士射擊社之射活靶者，猶屬罕見；惟當歐戰前數年間，活靶及無靶之射擊，已大加獎勵，重要操場，亦有其設備。每年末次射擊實習，每定於適中節日舉行，其時並備獎品（非金錢之獎）以獎其最優者。

其在承平之時，所謂射擊節，多定於春夏之月；至於聯邦射擊比賽會，則定為每三年舉行一次，此乃邦國之要事，國人來者雲集，善射之士固與焉，觀者亦極勇躍。以上次之聯邦射擊比賽會言之，共支經費百十九萬六千六百零七鎊，歷十四日始畢，善射人士參加者幾及二萬四千人，可謂盛矣！

國運小康如瑞士者，每費鉅款，購置銀杯花圈銀牌手錶胸針證書之類，以獎勵射擊。彼聯邦射擊比賽會，非惟聯邦政府捐助鉅款而已，該會舉行所在地之邦，亦多所資助也。一九一四年之聯邦射擊比賽會，定於綠柴納(Lausanne)舉行，惟因歐戰之故，致無期延期。一旦和平恢復，瑞士國之射擊節，必隨之復起，可斷言也。

一九一三年，爲官廳統計可稽之末年；是年聯邦政之捐款，除對於善射人士之獎金不計外，用於志願射擊社者，有二萬四千八十七鎊云。（六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二法郎）

瑞士政府除供給射擊社實習應用之軍需外，若候補士官團，若軍事訓練預備班（亦係自由組織）若習兵操之人，則莫不予以津貼；於此可見政府非惟注重善射人員之培養，亦見其重視初級軍事開始之訓練及其維持於日後之用心。自由射擊社之監督官，亦領政府之補助金，射擊委員會亦然；當一九一二年及一九一三年之間射擊社之社員習完其規定事務者，亦有資助，任強制實習者則予以二法郎，在自由實習者則予以一點五法郎。射擊教官及其社員之有監督射擊實習之職而更須上課者，國家亦予以津貼。綜計以上各項費用，在瑞士彈丸之小邦，財政不裕之國家言之，其所費亦頗鉅矣。瑞士政府對於各兵卒，強迫其實習射擊，同時對於射擊社之社員，須予以子彈四十顆，供其使用；並予子彈十八顆，供邦射擊比賽及野外實習之用；此外，對於各人實習強

迫射擊者，亦宜少予以野外津貼，此費常交納於該員所屬之社。他若例行之射擊實習，國家亦予以便利，許其出低價購買彈藥，故在平時瑞士政府之預算，必列有損失一目，此即政府因子彈之購買及其發售於射擊社價值之差數也。一九一三年，此項損失，計有百零二萬一百九十五法郎。（四萬八百零七鎊十六先令）一九一二年用於瑞士軍隊之鎗彈，超於七百五十萬顆；用於射擊實習者，超於二千七百萬顆。

記載瑞士之射擊而不及其少年部（Jungschützen）者，則不能謂完全之記載；所謂少年部者，凡兒童期已過尙不能任軍役之人皆屬之，年齡恆在十七至十九之間。政府則予射擊社以津貼，俾可資助此輩少年，得免費而享其射擊訓練。此種訓練，或受教官（Schützenmeister）或受富有經驗善射者之監督指揮，並教以鎗械之使用，如鎗械之修理，架鎗裝彈，瞄準之類是也。少年軍之射擊，亦由政府嚴爲規定，每少年經此訓練後，其訓練之射擊社，除爲該少年向邦製造局呈領來福鎗外，得向政府領津貼費五法郎云。此鎗之責由少年向其射擊社負之，至於子彈，或由少年或由此社供給之。

瑞士之有候補士官團，已二十五年餘矣，據最近一九一三年之記載，其團員有七千八百八十三人，其少年部亦有二千六百十五人。童子軍亦組織告成矣。



瑞士候補士官團之團員，皆於中學生中徵募之。候補士官團純係自由組織，團員須衣制服，皆自備置，鎗則租自政府，其構造與軍隊所用者無異，惟稍小耳，亦給以日常之彈藥品。

瑞士之星期日，乃專攻射擊實習之日也，惟至祈禱時，則停止之。從重視射擊上觀之，射擊實習並無不敬神明之意；頃近以來，雖有數邦採用嚴格祈禱之義，然星期日之射擊實習，不以此有所妨礙也。

瑞士射擊社並資助來福鎗隊，舉行國際射擊比賽，此乃乃驗其射擊精否總成績之惟一良機，亦所以增高其地位也。自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四年間，共舉行國際射擊比賽十有八次，成績如下，可爲本章結論云。

年度	國際射擊比賽所在地	成績
一八九七	里昂	二、三一〇 第一
一八九八	都靈	二、三一〇 第二
一八九九	海牙	四、五二八 第一
一九〇〇	巴黎	四、三九九 第一

一九〇一	琉森	四、五六七	第一
一九〇二	羅馬	四、四八四	第一
一九〇三	佳氣城(Buenos Aires)	四、五九八	第一
一九〇四	里昂	四、五四二	第一
一九〇五	不魯捨拉	四、七三七	第一
一九〇六	米蘭	四、七一六	第一
一九〇七	沮利舒(Zürich)	四、八四八	第一
一九〇八	維也納	四、六一七	第一
一九〇九	漢堡	四、八四〇	第一
一九一〇	海牙	四、九一八	第一
一九一一	羅馬	五、〇一四	第一
一九一二	比亞利址(Biarritz)	五、一七二	第一
一九一三	坎珀(Campurè)	四、九五七	第一
一九一四	維堡(Vyborg)	五、〇二三	第一

瑞士公民軍論

國際射擊比賽十八次中，瑞士善射之士列第一者，十有七次焉。

六八



廣告價目表				定價表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普通	優等	特等	等第	預定期		
	正文中	正文前	底封面之外面	地位	全年	半年	時期
	正文後				二四	十二	冊數
	十五元	二十元	三元十	全面	二元二角	一元一角	國內
	八元	十元		半面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國外

零售 冊每一角 郵費 國內一分 國外二分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郵票二角以下者可以代現

書價連郵費

外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十五日  
新路半月刊第八期

每冊大洋一角

編輯者 新路雜誌社

發行者 新路雜誌社

總發行所 新路雜誌社

分售處 各大書坊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再版

民國史料叢書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二輯 新路半月刊

全一冊定價：精裝 新臺幣四〇〇元 平裝 新臺幣三五〇元

發行人：瞿

編者：陳

執行校對：朱

印行者：國

史文正韶  
館原茂華



承印者：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二段四〇六號  
電話：二一七五五六八  
郵撥帳號：一五一九五二一三號

地址：臺北縣五股工業區五權路六十九號  
電話：(〇二)二九九二〇六〇

ISBN 957-00-4793-3 (精裝)：NT\$400

ISBN 957-00-4794-1 (平裝)：NT\$350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二輯：新路半月刊／陳正茂

編。——再版。——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民 84。

面： 公分（民國史料叢書）

ISBN 957-00-4793-3（精裝）。—— ISBN 957-00-4794-1（平裝）

1.中國青年黨

576.23

84000460

封面人物：李璜

李璜，別名幼椿，號學鈍，清光緒二十一年生於四川成都，民國八十年卒於臺北，享年九十七歲。

民國二年，李璜赴滬入震旦大學，結識曾琦、左舜生等友，民國七年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民國八年留學法國，入巴黎大學就讀，民國十二年因山東臨城劫車案，反對國際共管中國鐵路議，與曾琦、胡國偉、張子柱等人在巴黎成立「中國青年黨」，民國十三年返國佐曾琦在滬創辦《醒獅週報》，積極鼓吹國家主義思想。曾任武昌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民國二十一年，組東北義勇軍奮起抗日，抗戰時期受聘為國民參政員，並參與「民盟」活動。戰後，調解國、共和談，失敗赴港。自是教書著述，作育英才。民國六十九年，抵臺定居，獲聘為總統府資政及「國統會」委員。平生著述頗豐，計有《國家主義淺說》、《國家存在論》、《國家主義的教育》、《學鈍室回憶錄》、《學鈍室論政選集》等書。

封面設計：朱文原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Vol. II

The New Way Bi-Weekly

Edited by  
Cheng-mao Chen



ACADEMIA HISTORICA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995

ISBN 957-00-4793-3 (精裝)

ISBN 957-00-4794-1 (平裝)

